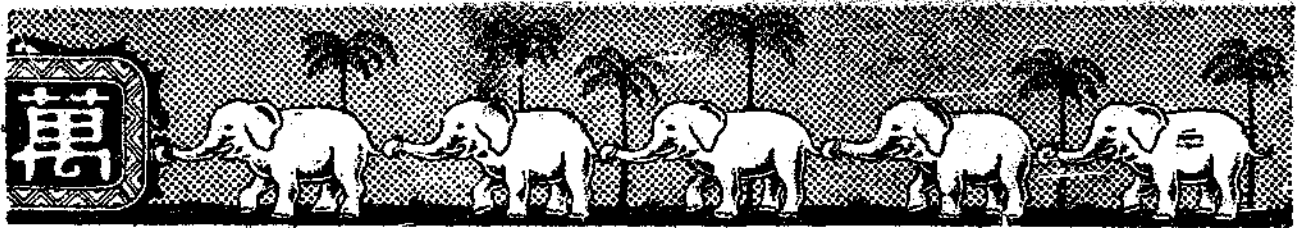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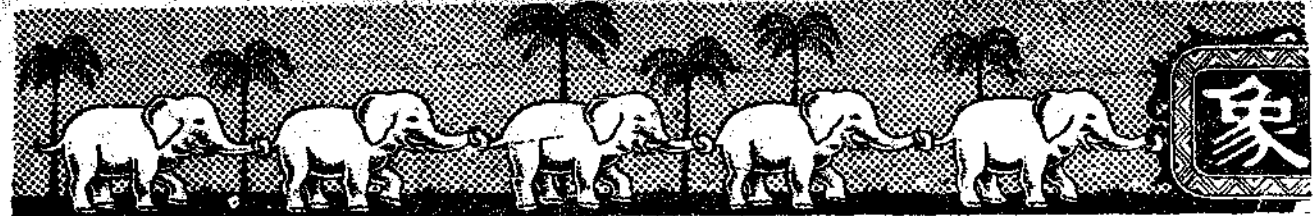
原件短缺

四月號 第一年第十期 目錄



夏威夷的心臟——奧胡島 (附圖).....	金叔琴	(一〇)
熱女郎葉玲玲.....	魏謀	(一四)
羅馬教皇的宮廷.....	史東	(二四)
穢紅軒近詩.....	周鍊霞	(三五)
張巡殺妾饗將士 (附圖).....	秋翁	(三六)
人造心臟.....	羅文	(四〇)
街車上的姑娘.....	陶秦	(四四)
乾冰.....	李信之	(四八)
信不信由你.....	程永修	(五一)
暖室裏的薔薇.....	施濟美	(五五)
電醫生.....	郭棟材	(五九)
植物的寶庫.....	周錚	(六三)
澳大利亞的水中動物 (附圖).....	沈翊鵬	(六七)
私底下的話 (附圖).....	王玉蓉	(七一)
吃飯.....	陳靈犀	(七五)
小說叢話.....	鄭逸梅	(七九)
兔子燈.....	汪霆	(八三)
郵票的掌故.....	卡倫	(八七)
古趣集.....	襟霞輯	(九一)
長篇創作 長江的夜潮 (四).....	丁諦	(九五)
狼女猿童.....	文苓	(九九)





兒童節.....白鳳 (二〇三)

黃宗霑的成功史.....張心鵬 (二〇七)

春日之憶.....王仲鄂 (二一〇)

長篇 創作 金鳳影 (七).....予且 (二一三)

法苑珠譚.....秋芝 (二一三)

記浪漫畫師盧世侯.....平襟亞 (二一六)

復活蛋.....季甫芳 (二一九)

潘巧雲畫傳 (續).....董天野 (二二三)

多餘的一個.....方任 (二二三)

長篇 創作 散花寺 (七).....胡山源 (二四一)

啊! 蘇珊娜馥絲德.....張直輿 (二四九)

電影 小說 黑鷹 (附圖).....俞輝 (二五五)

秋齋筆談.....秋翁 (二六四)

青春之液.....余愛淥 (二六六)

善意的謠言.....程慰宜 (二七五)

漫步.....嚴翀 (二八二)

長篇小說 胭脂淚.....張恨水 (二八三)

李阿毛外傳.....徐卓呆 (二九三)

希臘棺材 (奎靈探案).....程小青 (二九七)

大學皇后.....馮蘅 (三〇九)

石榴紅.....王小逸 (三二七)

(繪圖者：穆一龍 章育青)

常備四季糖藥房
康安永君保品出廠藥康丙



萬象雜誌主辦

學生文藝獎金徵文簡章

本雜誌為鼓勵學生對於文藝之創作興趣起見，特設立「學生文藝獎金」，茲訂定徵文簡章如下：

應徵資格：以國內各大學及高中之學生為限。

徵文體裁：以純文藝為主體，包括創作小說，譯作小說，報告文學等，以語體文為限，每篇不得超過六千字。

應徵手續：來稿請繕寫清楚，加新式標點，預留修改地位，稿末註明作者姓名，性別，年齡，及校名年級，並加蓋印章，寄本社編輯部收。

獎勵辦法：來稿一經錄刊後，當評定等級，甲等每千字獎國幣十元，乙等獎贈慎昌鐘表行之學生掛表一只（價值二十元），丙等獎贈中央書店書券十元，於徵文發表後第三日起，憑原稿印章向萬象書屋會計科領取。

附註：來稿不錄者概不退還，惟附有貼足郵票之回件信封者例外。

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證C字九三三號
上海法租界警務處登記證A字三四二四號



第四月號

第一年第十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再版

廣告價目

底封面(全頁)二百四十元

封裏(全頁)二百二十元

底裏(全頁)二百元

目錄前(全頁)一百八十元

文字欄(全頁)一百四十元

文字欄(半頁)八十元

文字欄(三分之一)五十元

定閱價目

零售

每冊四元

外埠經銷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 | 蘇州 | 無錫 | 常州 | 鎮江 | 揚州 | 徐州 | 杭州 | 嘉興 | 平湖 | 松江 | 安慶 | 立煌 | 成都 | 煙台 | 天津 | 北平 | 漢口 | | | | |
| 聚珍書局 | 新蘇書局 | 錫蘭公司 | 新蘇書局 | 世界書局 | 世界書局 | 大華書局 | 西華書局 | 昌明書局 | 大業書局 | 標新書局 | 韓世忠書局 | 北新書局 | 芳馨書局 | 東方書局 | 鼎隆文具社 | 成城書局 | 勵力出版社 | 自強書局 | 天盛堂 | 可芳照相館 | |
| 翰文書店 | 新興書店 | 新國民書店 | 日昇山房 | 文華書局 | 錫蘭公司 | 錫蘭公司 | 錫蘭公司 | 錫蘭公司 | 錫蘭公司 | 錫蘭公司 | 錫蘭公司 | 錫蘭公司 | 錫蘭公司 | 錫蘭公司 | 錫蘭公司 | 錫蘭公司 | 錫蘭公司 | 錫蘭公司 | 錫蘭公司 | 錫蘭公司 | 錫蘭公司 |

編輯人：陳蝶衣
發行人：平襟亞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六號
出版者：萬象書屋
發行者：中央書店
(電話)九〇七二二
本埠經銷處：百洲新書報社
中國圖書公司
南京分發行所：金門書局



「通廊」的北海岸海灘——威埃留阿 (Wainua) 海灘——上演習着；這海灘上沒有山巖替補做屏障，只建造着人工的壘壘，扼守着這夾在二山脈間的一「通廊」北端的海灘。

兵營近郊，隱關着一條偉大的地道，牠是化了二百萬美金，從堅硬的巖石裏開鑿轟炸出來的。一處軍火儲備庫，庫裏貯滿了炸彈，炮彈，和一切軍備品，這兵營是全島的中心，總指揮部的所在地，所以他們稱牠為「腹部壘壘」。

而這舉世矚目的珍珠港 (Pearl Harbor) 就在這「通廊」的南端。

珍珠港有二十哩半徑周圍的水面積，像一只展開着手指的手掌印在奧胡島的邊岸，而手掌的腕恰巧嵌在港口外面，牠手指的長度——港面——有二哩，三哩，四哩長，而在手指之間隆起着陸地，他們在這陸地上和沿着珍珠港內外，費去了三萬萬美金建設着各種設備。

港裏會費去了一千六百萬元的疏浚費，使牠能容納全部海軍調動時碇泊拋錨，沿港岸建着一所龐大的乾船塢，有十五哩長的鐵路，起重機，倉庫，各種零件工場，油池，和貯煤的煤艙。牠替艦隊加燃料，修理，改裝島；供給新兵員和一切服務。

港邊駐防着一處軍營，建設着一所醫院，一所海軍的研究院，還有四處有關基礎的建設物：軍火庫，無線電中心，潛艇根據地，海軍機根據地。

但這裏的海軍機根據地不够敷用，所以他們經營着另一處更大的根據地，在東邊庫雷山脈外的中部的開尼奧希海灣 (Kaneohe Bay)，沿海灣有着廣大的平原，面積約計一百四十萬方呎，建成了二百所左右的屋子，居住着三千左右的人民。每年修理裝換船隻和製造船具的



• 路公用軍的上的島胡奧 •



價值約計有一百五十萬元左右，這裏每月的經營費要一百萬元。

珍珠港近郊有最大的飛行場——赫亨飛機場 (Heikam)，牠是全夏威夷三處飛行場中最大的——（其他二處是灰婁 (Wheeler) 和勒克 (Luke) 飛機場），牠有一所轟炸機單獨的倉庫，一所其他飛機的倉庫，飛機總數佔全夏威夷的半數，這飛機場共費去二千萬元的建築費。在珍珠港外沿海岸，自西至東沿海岸經過檀香山 (Honolulu)，鑽石頭 (Diamond Head) 巴比角 (Barber Point) 包圍着海岸礮臺，鐵路和公路。

檀香山在珍珠港的東南面，和港口只有七哩距離，扼着歐亞澳海空航線交通的交點，是一處優美的遊歷勝地。在一八九八年前，本是夏威夷共和國的首都和商港；自從一八九八年作了太平洋海底電線的一橋樑——中站以後，同時爲了全島地勢和儲藏的優點，就開始給美國利用起來，而終於在一八九八年八月九日劃入了美國聯邦，取消了共和國的組織。經過了四十多年的開發和建設，把這古天塗染上了美國氣氛，綠鬱的椰林裏矗立着各種時代的建築，山巖凹凸的山坡鋪成了瀝青的大路；溫和的氣候，颯美的風景，種種美國化的娛樂旅店，吸引了很多的外人來這裏遊覽。牠的南面有一個海灘——威干干海灘 (Waikiki Beach)，是一片廣闊的海灘，鬆滑地佈着

金亮的黃沙，圍繞着綠密的椰林，是人們游泳的佳地。每值夕陽西沉，皓月升空，徜徉在黃沙灘邊，瞧着碧藍的海水衝擊着山岩飛濺出銀白的浪花，嗅着陣陣從椰林中發出的沁人心脾的椰香，倚着輕拂在海風裏的椰樹，清涼的海風裏盪漾起一聲聲甜蜜幽婉的「吉他」琴聲迷惑着神志，迷



• 勃熱達的上島胡裏。



• 奧胡島內部的植糖田 •

惑著一羣妙齡，熱情，奔放，嬌媚，豐滿的夏威夷少女，掛著五彩的花束，隱掩著高聳的乳峯，抖動著圍了纖薄的草裙的渾圓的臀部，旋轉在深黑的椰林裏融融野火的四週，合著琴聲，放浪地嬌吟著誘惑的情歌，是多麼的攝人靈魂，撩人心弦！這令人神往的熱情的古天堂底靈魂啊！

夏威夷羣島有三十六萬居民，可是夏威夷本島的人民祇佔六萬，其他是二十五萬日本人；其中十一萬三千是美國公民，五萬三千菲律賓人，二萬七千中國人，四萬五千西班牙，葡萄牙和其他國人，二萬七千高加索人種，夏威夷本島土人大都屬於馬來民族血統，而地處半熱帶位置，男女生理上成熟很早，民性忠厚，樸實，熱情。尤其是女性，多數是妖媚的，熱情的，很容易使人沉醉留戀。

島上因為由於火山巖變幻而成，所以煤藏和礦藏很豐富，糖田和波羅蜜，各種熱帶植物，差不多每年都有二度收穫，但糧食生產總數却只佔全島的百分之十五，爲了這個嚴重問題，所以近年來發行公債，竭力地開墾着二萬五千畝的土地，來維持他們的全島生活。

所以全島的地位，在軍事觀點上，牠是很重要的海岸線外的土地，牠的力量和地理上的形勢在全世界上也是僅有的一個，在牠的四千哩直徑的圓周裏，有著一千二百五十萬方哩的海面，沒有一點和大陸接觸。牠是美國在太平洋上唯一的財庫，而倚牠爲太平洋上的橋樑。但在牠的戰事實質上，祇不過是一處供應服務站，像汽車加油站一樣而已。



熱女郎葉玲玲

魏謀

齊林非大戲院的門口。裝着一人高的霓虹燈。一亮一暗地向黑夜示威，電燈綴成的一黑貓大歌舞班一幾個字，驕傲地出現在行人的眼前，穿着貂皮領大衣的年輕人，挾着他的密友擠在售票處買八時上演的正廳座券。

坐在售票處圓洞內的售票員，忙得透不過氣來，手像槍刺般的伸進來！抽屜內的鈔票，愈積愈多，在下一分鐘，差不多就要溢出來了。戲院經理留着一撮小鬍子，祇等座位表填滿的時候，吩咐小郎把「客滿牌」掛出去，照當天賣座的情形看來，有十成的把握。

戲院化粧室中，人很多，很熱，門上浮起一層水蒸氣結成的薄霧，黑貓歌舞班的演員，紛紛在打扮。那個飾小丑的矮子，正在用一種白色顏料塗在他的鼻上。

化粧室的一端，通入另一房間，這是歌舞班台柱玲玲小姐的個人休息室，她脫下二十元一碼的沖花呢大衣，掛在牆壁上，解開旗袍領口的鈕扣，開

始對鏡子撲粉。她厭倦的嘆了一口氣，記起台上的情形，要對付那麼多的無數道眼光，想在她身上找出每一部份的祕密。

門外閃進一個頭髮梳得很光的圓臉。

「玲玲，輪到你了。」

於是玲玲小姐把旗袍脫下，一面走過去把門鎖上，省得有魯莽的人撞進來，當心地把衣服換下，放在梳粧台旁的衣櫥內，再穿上歌舞班替她特製的服裝。在十二月的天氣內，祇許她穿極少的衣服。玲玲想：總有一天我會過着舒服的生活，不再在三十度的溫度下，袒露着身體了。

玲玲換好衣服之後，不禁向鏡子看了一眼，胸罩緊緊地縛在前面，堆成兩座突出的小丘，短裙下面出現兩條渾圓的大腿，玲玲下意識地扭了一扭身體，滿意地笑了一笑。不錯，她的年紀還輕呢。

二十個和玲玲年紀相仿的歌舞少女，跟着她在台上一上一下地揮着大腿，經過訓練的舞姿，純熟地由一種式樣變成另一種式樣。台上的音樂隊吹着

興奮的音樂，鼓手不停地擊着大鼓，發出「蓬蓬」的單調節奏。

現在輪到玲玲的最後一個節目。她穿了一條灑金的裙子轉動身體的時候，便像傘一樣地張開來。她手中拿的鏡子，向台前五六排照來照去。青年人看得有些迷惑了，掌聲像雷一樣的升起。在絲絨幕降下的時候，一個穿駱駝毛大衣的男子高聲在嚷：「恩攷兒！」（Encore 意為「再連一次」）

玲玲拖着疲倦的身體，回到休息室內，倒在套了白色套子的沙發上，兩腿發痠，腳尖隱隱作痛，玲玲禁不住詛咒道：「這口斷命飯，我不願再吃了！」但是她記起家中生着癱瘓病的父親，兩個整天在外胡鬧的兄弟，她覺得眼前一片黑暗。她想：「真的，什麼時候天會亮呢？」

戲院外面的車子漸漸散去，觀眾像撞到岸旁的浪頭，退了下去。玲玲披着她那件廉價的大衣，走出戲院，急急的走着，肚子餓得發慌，她恨不得一步跨到家裏，去吃用洋風爐煮的泡飯。

後面傳來一陣喊聲，玲玲回頭一看，後台監督陳保祿用跑百米的速度從戲院中衝出來。

「玲玲，慢慢走，我有一個好消息呢。」

玲玲的脚步略一遲疑，陳保祿已經和她並在一起。

「保祿，什麼消息？可是要加薪嗎？」

「不是的，我們先去吃一些東西好嗎？」

玲玲想：保祿平常難得請客，大約真有好消息吧？她沒有說一句話，祇點點頭。

兩人跨進皇后大廈，電梯把他們直送到六樓的美迪西菜館。

餐廳中疏疏落落的沒有多少人，宵夜已快落場了。陳保祿揀了一張近窗口的桌子，一面喊玲玲坐下。

陳保祿問：「玲玲，你歡喜吃什麼？」

「揀些便宜的吧！你不必為我化錢，我們不是很熟嗎？」

於是保祿揮揮手，穿白制服的侍者趕了過來，保祿選了一張最便宜的菜單：一湯、一肉、一魚、一點心，還有照例的咖啡與牛乳。

玲玲嚼着肉汁淋漓的牛排，一面說：「保祿，你還沒有告訴我好消息呢。」

保祿放下刀叉，用放在膝蓋上的飯巾抹抹嘴，做了一個手勢說：「我看你的命運要有轉機了。今

天晚場散戲之後，有一個中年男子，撞進經理室來找你，他穿得很講究，精工縫成的灰色厚呢大衣，配了一身英國貨的斯包坦克司常服，他的背心袋中的金鍊練，看起來很值錢。——」

侍者端來一碟巧克力烙餅，小心地放在桌上。

保祿又了一小塊，接下去說：「噫！那時候你已經走了，小鬍子經理說，有什麼話儘管同他說。那個中年男子却一定要和你面談。我立在旁邊，一看見他就知道他是不平凡的人物，便走到他的後面，拉拉他的袖口，輕輕說：「你跟我來！」——」

玲玲說：「你講得很有趣。後來呢？」

「後來我領他到戲院門旁的走廊中，對他說：

「玲玲和我最熟，你有什麼事嗎？」

中年男子皺了一皺眉，遲疑片刻，從花豬皮的鈔票夾內摸出一張名片交給我說：「下星期三下午四時，你叫玲玲照名片上的地址來看我。」說完，他不講一句話走了。」

說時，保祿從衣袋中取出一本雜記簿，翻出一張紙片，遞給玲玲。

名片很厚，精緻的印着三個仿宋體大字「郭吉士」，上角印着一行小字：「三星影業公司協理」

，下角註着公司的地址：「新外灘十九號威廉大樓」。

玲玲把名片翻過來，在三行英文字 "Chester Kwok", "Assistant Manager, the Stardom Movie Corporation" 和 "William's Building, No. 19, the New Bund" 間的空白上，填上會面的日子：一月十七日，下午三時。

她很當心地將名片放在手提包內。

保祿付賬的時候，他對玲玲說：「祝你好運氣，可是不要忘記我呢。」一面緊緊的把玲玲的手捏了一把。

這一天晚上，玲玲睡得很熟，朦朧中反覆咀嚼着保祿對她說的一句話：「我看你的命運要有轉機了。」

X X X

一月十七日的這一天，天氣很冷，從早晨起落着霏霏的小雪，近中午的時候，雪停了，太陽射出軟弱的淡黃的光線。玲玲向歌舞班請了假，飯後就開始打扮；明媚的面頰上，塗上一層三花牌胭脂，一切都弄舒齊後，最後披上她向人家借來的沖白狐皮大衣，遠看和真的一樣。

街上的行人很少，店鋪冷清清的開着門，難得有顧客進來。玲玲跳上公共汽車，車中疏疏落落的坐了五六个乘客，對座的一個穿花呢袍子的少年，不時向玲玲看，然而玲玲對他看的時候，他的頭却旋轉了。

二十五層的威廉大樓威武地立在新外灘，俯瞰着海面上成千的船隻。大樓門口的司閘捕很恭敬地在開門和關門，玲玲毫不遲疑地跨進去。

裏面的水汀很溫暖，打蠟的地板很滑，用名貴桃木鑲成的電梯和整塊大理石嵌成的牆壁，有一種高貴的氣息。玲玲想：這才是我要來的地方呢。

她在大樓入口處的行名牌上，找到了三星影業公司的房間號數，乘着電梯直上第十二層，一尋便尋到了。

總寫字間外面的休息室中，坐了許多人，一個鵝蛋臉的女職員，服飾很漂亮，坐在櫃台內正在寫一些什麼，不時的喊外面的人進去。玲玲走過去對她說明姓名，要看郭吉士先生。女職員並沒有抬頭，叫她坐在一旁。

牆壁上的克羅米圓形掛鐘指着三時的時候，女職員到裏面進去片刻後，出來向大家說：「今天不

見客了，請你們明天再來吧。」

室中的人失望地站了起來，陸續的出去。玲玲覺得這是不可能的，她再走到櫃台旁。

「哦！今天是郭協理叫我來的，請你同他說一聲好嗎？」

「今天他不見客了，許多人都這樣說。」

「可是他的確約我來呢。」說時，她在手提包中尋出郭吉士的名片，交給鵝蛋臉的女書記。

女書記向她看了一眼，說：「請你等一等，我到裏面去問一聲。」她又推門進去。

五分鐘後，女書記出來說：「玲玲小姐，郭協理說事情很忙，不能見你了。他叫你明天上午九時再來，一同坐車子到攝影場去，明天再會。」

「再會！」玲玲說着，懷疑地走出了休息室的玻璃門。

第二天再去的時候，女職員待玲玲很客氣，沒有多少時候，便招手喊玲玲進去。

郭吉士坐在皮面的寬大的安樂椅上，滿面笑容的站起來和玲玲握手。

「我想我們用不到介紹了，我是郭吉士，玲玲小姐的尊姓是——？」

「葉。」

「葉小姐，」郭吉士不許玲玲有說話的機會，一口氣接下去道：「今天很巧，公司要拍一張新片子，我自己要到攝影場去，假使你有空，我陪你一同去拍幾個鏡頭試試看。我的汽車已經停在外面，現在就走吧。」說時，便拉着玲玲的手，從寫字間的一扇側門中出來。

郭吉士的克雷斯勒牌跑車，漆成淺藍與乳黃二色，在陽光下發着光。和他們一同去的，還有一個滿腮鬚鬚的矮胖子，郭吉士告訴玲玲說，他是郝導演，是一個有趣的傢伙。

汽車駛出鬧市，田野漸漸在車子面前出現。佔地八十畝的三星攝影場，遠看好像十幾粒小黑點，慢慢擴大。車子開進大門，順着煤屑路開過去，一路經過十二座整齊的平房，兩座室內攝影場，和一座室外攝影場。

車夫用脚一踏掣動機，汽車突然停下，郭吉士陪着玲玲走進一間寫着試拍室的屋子，他溫文地對她笑了一笑說：「停一會你在這裏吃午飯，飯後拍些照片給我看。」一面對矮胖子道：「老郝，你好好地照料她。」

這一天下午，在那胖子的指導下，玲玲拍了許

多軟片，服裝由公司供給。其中立的，坐的，躺的，半身的，側面的，穿皮大衣的，穿游泳服的，一共有五六十張。從二時拍起，等到拍完，已經五時半了。

臨走的當兒，郭吉士要用汽車送玲玲回家，可是她不願他見到她所住的狹隘的街道，推說有事，在汽車駛到海格路的時候，便跳下車子。

老郭隔着汽車玻璃窗，對她說：「過幾天，我寫信告訴你試拍的結果，祝你成功。」

玲玲說：「我真感謝你的好意。」她的情緒很興奮，並沒有搭公共汽車，連奔帶跳的得得的走回家中，她在路上走的時候，老是撞在人家身上。

一星期之後，葉玲玲接到一封三星影業公司公事用的掛號信，信中很簡單，說試拍的成績很滿意，祇要董事會通過，馬上可以把她捧成第一流紅星，信末署名是郭吉士。在簽名之後，又有兩行潦草的鉛筆字：

「董事會定下月十日開會，你一定要來，我替你介紹一些重要人物，另附一千元支票一紙，你可以買一些零碎的東西。寶貝，我真不

能忘記你。又及。」

玲玲捧了信，呆了片刻，後來狂喜地倒在床上，她想這一次「幸運」向她微笑了。她後來又記起種種不快的事情，歌舞班主的兇惡，簡單的休息間，樣樣要自己動手的化粧，包賬制度下菲薄的薪水，可是現在，一切都過去了。她很高興地寫了一封辭職信給歌舞班主；請他另外選一個不幸的少女，做他的台柱。

董事會開會的那一天，玲玲約郭吉士開車子到聖喬奇咖啡店來接她，她換了一件新製的花豹皮大衣，不耐煩地坐在火車座式的位子上，呷着一杯麥克斯威爾(Maxwell)牌的細咖啡。

郭吉士這一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雙排鈕冬大衣，真絲的白圍巾很服貼地躲在大衣裏面，當他挽着玲玲的手臂出來的時候，她發現咖啡店內五六十人的眼光，全都集中在他們身上，玲玲覺得很得意。

在董事會的議席中，郭吉士替玲玲介紹了許多人。他們的服裝很精美，郝導演穿了一套花呢的游玩裝(Sportwear)也雜在他們中間大笑。

在匆促的十幾分鐘內，玲玲認識了戴單眼鏡(Monocle)的丁崧生，瘦臉的咬了一支煙斗的張涵

之，打着新型紅領結的鬚髮的秦薄，還有一個大家叫他老劉的中年人，和他的祕書馮子安。

郭吉士低聲在耳旁告訴玲玲說：丁崧生是退休的政治家，張涵之是銀行家，秦薄是價值二千萬的大通航業公司的承繼人。至於老劉呢，他是有名的投機家，聲勢赫赫的多頭。

玲玲在他們之間，周旋得很得體，大家對她的印象很好，因此等到討論聘請葉玲玲為新主角一案的時候，全場以多數票通過。接着又由郭吉士站起來報告公司營業的狀況，巨額的盈餘數字，像一塊朱古力，甜甜地溶在大家的心頭。

在以後的三個月中，玲玲的工作十分緊張。學表情，背對白，練姿勢，熱烈地和留着短髭的男小生接吻，還要演習展露大部肉體的舞蹈。

三星影業公司的宣傳部開始一次大宣傳，不同體裁的稿件，在各種雜誌和報紙上出現。醒目的標題，像子彈般的射到讀者眼前：

「三星影業公司發掘新天才」
「葉玲玲訪問記」
「熱女郎上演價值二百萬元鉅片」
「第一流歌舞明星愛吃軟糖」
「不要忘記定座」……

兩家最富麗的電影院，開映她的影片，連續客

滿六十二場。當天的報紙仍舊用特大的鉛字登着巨幅廣告：——「熱女郎葉玲玲主演「新羣芳大會」。

X X X X X

盒火柴，一根一根地折斷，在沙發旁的圓桌上，堆成一個小堆，可是葉玲玲還沒有來。

葉玲玲影壇登龍以後，緊接着公司裏又為她預備了第二部片子：——「戰地風雲。」

郭吉士對大家說：「像蜜司葉那樣的天才，不應該單讓她唱唱歌，跳跳舞，她應該有各方面發展的機會。」因此，他特地指定郝導演擔任這一張新片子。

一直到三時十分的時候，葉玲玲才坐着郭吉士的跑車趕來，她的戲服，已經換好，外面罩了一件大衣，因此，她把大衣一脫去，便露出袒露兩臂的晚禮服。

拍戲的那一天下午，郝導演穿了一件領頭敞開的方格襯衫，拿了一只傳聲筒，指揮着一隊臨時演員，背了槍，穿了軍服，在那裏演習，一次一次地終不滿意，佈景員搭出一座房間的內景，沒有頂的墻壁，掛着絲絨帘的窗，看起來像真的一樣。

郝胖子看見葉玲玲一到，便關照工人把水銀燈開亮。攝影師和錄音員忙碌的挑選最適宜的位置，好讓岳鵬與葉玲玲的鏡頭拍得最美滿。

男主角岳鵬，倚在沙發上，伸直兩條腿，啣着一支煙，不耐煩地等候他的鏡頭。他的黃色華達呢的軍服，已經換好，用棉花墊闊的肩頭，和三角皮帶，看起來很神氣。擦得發亮的長統皮靴，在水銀燈下一閃一閃地很耀眼。

岳鵬趕緊從沙發上站起，把軍服拉拉直，走到攝影場的中央。和葉玲玲站在一起。他的腰旁，掛了一枝考而脫牌(Colt)手槍，所以他抱住葉玲玲的時候，很感不方便，接連試抱了五六次，郝導演總覺得不合式。他用響亮的嗓子喊道：「岳老兄，你的表情要認真，你的眼睛，眉毛都要演戲——天曉得，我看你呆得像一塊木頭。成百成千的觀眾都愛她，她是一個願意為愛情犧牲一切的奇女子，——葉小姐，你暈過去，跌在他的懷抱中，假使他的手臂沒有托你，你便要跌在地上了。」岳老兄，你並不是一個教女太太游泳的體育指導，你是一個上前線作戰的絕望的戀人。——無數的觀眾都要看這

他把繡着金線的軍帽，神經質地脫下戴上，戴上又脫下。時間像蝸牛般地爬得慢，他順手摸出一

前線作戰的絕望的戀人。——無數的觀眾都要看這

一幕戲。他們須要愛情，刺激，和緊張的場面。你們的舉動要自然，你們要忘記我在這裏，要忘記你們面前的攝影機。——不錯，這裏祇有你們兩人，臨到難分難捨的一刹那，這裏祇有你們兩顆跳動的心。你是最漂亮的男明星，她是全國最美的熱女郎——也就是影迷眼中的新情侶——。不錯，你們的姿勢很好——不要動——開麥拉！」

X X X X X

「戰地風雲」替葉玲玲在影壇上打下更深的基礎。同時在三星影業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添上更大的盈利數字。

郭吉士覺得最高興！因為公司當局說他有眼光，因為他找到了一個追求的新對象。在他的提議之下，公司答應提出五千元，替葉玲玲舉行慶功宴。宴會舉行的那一天，軟洋洋的天氣，激起少年人青春的熱情。歐亞飯店的門口，停滿一排甲蟲似的汽車。十四層樓的餐廳內，穿白制服的侍應生，不停地招呼客人。擦得雪亮的刀叉，在白色的檯布上發光。

葉玲玲穿了一件粉紅軟緞的短袖旗袍，披了一件灑金的短大衣，在柔和的燈光下，看起來好像一

個天上的安琪兒。

郭吉士在賓客掌聲雷動中起立致辭，他講起怎樣和葉玲玲會面，怎樣聘請她主演「新羣芳大會」，倒出一杯香檳酒，擎在手中，對大家揚了一揚，說：「敬祝電影皇后葉玲玲的健康！」大家站起來，把酒杯中的餘瀝一飲而盡。

現在輪到葉玲玲致謝辭，這個命運的寵兒，這個一舉成名的新明星，用莊重的步子走到餐廳前方的麥格風前，她得意地微笑，向客人稱謝他們的盛意。不錯，她得到了名譽，地位，財產，她成爲每個年輕人夢中的情人。

接着，報告員宣佈跳舞開始，十一個人的樂隊，吹着各種流行的歌曲，祇求眼前享樂的男女賓客，暫時滿足了他們的慾望。

郭吉士要求葉玲玲跳第一支舞，她順從地答應了他。跳到舞池的中心，她發現一對黑色的大眼珠在看她，這是一對充滿怨意的眼珠，這是陳保祿的眼珠。

陳保祿擠到她身旁，張開雙手，斯文地對郭吉士說：「我可以同她跳舞嗎？」郭吉士不願意地皺皺

眉讓給他。

葉玲玲縱身投入陳保祿懷中的時候，舊日的情分，像一支已熄的火把，重新燃燒起來。假使郭吉士是她的第一恩人，陳保祿就是她的第一知己。

樂隊奏起「藍色的多惱河」這一支名曲，綿長的旋律，牽動年輕人的愁懷。陳保祿滿腔怨意的低頭向葉玲玲看了一眼，鼻中嗅到一陣髮香，他辛酸地說：「我祝賀你的成功。」

葉玲玲沒有響，停了片刻，她說：「一刻鐘之後，你到六百〇一號來看我，在那裏等你。」說着，她收回雙手，走近郭吉士身旁，他正在和一個留着月牙鬚的紅臉漢子高談闊論，唾沫四飛。

郭吉士一看見葉玲玲，便對紅臉漢子道了一聲「失陪！」重新跨入舞池。葉玲玲陪他再跳了一支曲子，推說頭痛，要去休息一下。他問她要不要吃一些頭痛藥片？她說：「沒有關係，祇要一個人靜靜地休息一會，便可以好的。」說時，她踱出餐廳，乘電梯直到樓下預定的休息房間。

陳保祿正站在六百〇一號的門口等她。侍役開了門讓他們進去。

屋中佈置得很舒適，厚厚的地毯，踏上去有軟

軟的感覺。絲絨的沙發，套着繡花的套子。臨窗的小圓桌上，放着一瓶玉蘭花，微風吹過，傳來一股淡淡的香味。

葉玲玲走到窗邊，在窗檻上坐下，陳保祿走過來立在她身旁，從她的白玉似的肩膀上，一直望到窗外螞蟻大小的行人和火柴盒子般的房屋。

葉玲玲說：「我是不值得你的愛的，你看我穿得好，住得舒服，用得闊綽，但是你要知道，值錢的並不是我，祇是我的衣服替我裝場面，我的周圍祇是一羣執樁子弟，和富家豪客，他們算不了什麼，全是些衣裳架子而已。總有一天，我要丟開這種奢靡生活，切切實實的重新做人。保祿，你能够替我在別方面找一個位置嗎？譬如像公司中的女職員，或者女打字員，你知道的，我最近已學會了打字，我的英文也學得不錯。」

陳保祿苦笑了一聲，說：「你用不到講這種話，你已經成功了！是不是？」他不知道要說什麼才好，他想說我非常愛你，跟我一同去吧！但是他不敢，他祇是低着頭，默數地毯上織出來的花朵。

葉玲玲說：「我沒有說謊，我的確厭倦了我的生活，我需要一些改變。可是我希望你不要誤會我

，我是不值得你的愛的，我的一生便這樣地完了。我祇怕掙扎不出包圍我的這一個圈子。」

侍役在門外敲門，用銀質的盤子，遞進一張紙條。葉玲玲一看，是郭吉士寫的。宴會已快結束，叫她到樓上去送客。

葉玲玲叫陳保祿先上去，她自己却站在室中的着衣鏡前，仔細地修飾一下。

陳保祿懊喪地跨出六百〇一號房間，讓電梯把他帶回餐廳，成百的賓客，零亂的散在各處，舞舞已經闌珊，樂隊的吹奏，已經不像先前那樣的賣力，他摸出一包香煙，讓細長的煙枝安慰他的寂寞。

十分鐘之後，葉玲玲再度在郭吉士身旁出現，陳保祿雜在人叢中走近他們身旁，耳中聽到一片告別聲：「密斯脫郭，再會！」「馬先生，明天見！」「葉小姐，什麼時候來看我？」

X X X X X

這一天晚上，郭吉士照例用汽車送葉玲玲回家。在車廂中，他從褲袋中摸了又摸的取出一只藍絲絨的小盒子送給她。她打開一看，裏面是一隻黃豆大小的獨粒鑽戒 (Solitaire diamond ring)，她隨手套在小指上，驚喜地放在嘴上吻了又吻。

郭吉士叫她戴在食指上，他說：「這是我送給你的訂婚戒。」

葉玲玲默然地把戒指換了一隻手指，郭吉士喜出望外的抱住她，在臉上亂吻。

他們計劃在雙十節訂婚，元旦結婚，當天下午，就乘飛機赴北平度蜜月。接着他們又商量買什麼傢具，租怎樣的屋子，葉玲玲還主張用一個北平廚子，會做各式好吃的點心。

十月九日的那一天，本埠新聞在顯著地位刊登郭吉士與葉玲玲締婚的消息，無數的癡心男子，傷心欲絕，一個二十歲的青年人罰誓不再娶妻子。

同一天下午，陳保祿接到一封署名陌生的掛號信，但是他一看便認出這是葉玲玲的筆跡，他用顫動的手，拆開信封，裏面是一頁短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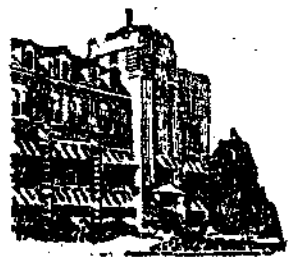
保祿：

我的身體嫁給了別人，我的心却永遠屬於你的，你待我的好意，我永遠不會忘記，請在這裏接受我最後的愛意，後面有X的地方，每一個X代表我的一個熱吻。祝你

幸運。

X X X X X X

知白 十月八日



羅馬教皇的宮廷

史東

Michael Evans 原著 • 譯自 American Mercury 十一月號

近來全世界的視聽，又集中於羅馬教皇的宏壯的宮廷——法迪坎宮（Vatican）了。

法迪坎宮素來被稱爲「有一千間房間的大廈」。可是據準確的估計，所有的房間實在還不止此數，這就是說倘使我們把小禮拜堂、著袍室、會議室、博物室、圖書室、美術展覽室等也都包括在內的話。

教皇的居室是在宮廷的東側。他的書齋極大，從那裏有一架蜿蜒的樓梯通到他的裝飾樸素的小寢室。

教皇在那大圖書室中消磨他大部分的空閒。那是全世界最奇特的圖書室。在這室中的匣子中及架子上保藏着五萬部原稿和自印刷發明時以來的近百萬之書籍。這裏有義大利著名詩人但丁的「神曲」之稿本，畫在羊皮上的僅存之羅馬詩人味吉爾（Virgin）的畫像，義大利美術家密克郎傑羅（Michelangelo）未發表的詩稿，聖路德的僅存之親筆簽名，義大利畫家刺弗爾（Raphael）的畫稿。

宮廷中共有五間博物室，裏面充滿着從世界各地搜集的無價的寶物。此外還陳列着所有著名畫家之偉

大的繪畫的美術展覽室。在西斯丁禮拜室（教皇私人的禮拜室）中有一幅密克郎傑羅所作的傑出的繪畫：「最後審判」，這是現存的繪畫中顯示耶穌爲運動家度的唯一的一幅圖。他跨立在上世界上，每一寸肌肉都極度隆起，把判罪者拋入百劫地獄。

宮廷中有數室牆上懸掛着刺弗爾親自設計的花氈，這在現在看來還富有生氣。據說這花氈在當時是由法國及荷蘭最著名的織機工人製造；因此其價值是不可以數計的。

宮中的那大樓梯（就是供教皇上下用的樓梯）是用堅固的大理石製成。世界上再沒有第二座這種樓梯了。從樓下伸到各樓共有八架大理石樓梯。

就連在教皇的私人花園中我們也能够看到富麗堂皇的裝飾和使人目爲之眩的綺麗。來賓中能够識別花園中所有的一切的人是很少很少的。這裏四面八方有開花的橘樹、葡萄藤、噴泉。這些奇異的噴泉之精華，就是在水上的所謂「美女廟」，這廟從水盆上一直到牆上和廟頂都雕滿着人體。

宗教遺物中最有價值的都保藏在藏寶室中。在極稀有的場合（例如每二十五年或一百年舉行一次的大祭典），它們才被取出展覽，並且也僅供少數特殊的來賓鑑賞。

寶物之一就是長矛。這長矛據說就是耶穌釘在十字架時，曾用以刺他的腰身的。它大約有六呎長，頂端用鐵製成。耶穌被釘死的十字架之一塊木頭嚴密地保藏於錦匣中。用雙層玻璃保護的架子中陳放着維洛尼加的手巾和另一塊手巾，那上面據說繪有聖彼得所畫的耶穌之像。關於維洛尼加的手巾有一段神怪的傳說。據說維洛尼加是一個少女的名字，她當時眼見耶穌背着十字架到法場去的光景，不禁生了惻隱之心，她走上前去，把自己的手巾交給耶穌，好讓他去揩眉上的汗，當她取回手巾時，她看到巾面上印着完整的耶穌之面貌！在歲月的消逝之中，面像自然已模糊不清，只留着幾塊黑跡罷了。

藏寶室中有一副遊行時用的十字架，有七呎高，是用金銀和珊瑚製成的。此外尚有由歷代帝王賜與的各種金鋼鑽和寶石，有的散放着，有的鑲在十字架上，又有的裝在王冠中。它們當然都是無價之寶。

墨索里尼有一次在演說中會這樣說：「法迪坎宮是粹純屬於宗教及精神之領域的不可侵犯的孤島，同

時它又是全世界最大的寶島。」這話是一些不錯的。在這一切富麗與莊嚴之中，至少在上一世紀，教皇們度着簡單而質樸的生活，任着教會的公僕而感到心滿意足。他們死後，屍體被置於形成三重的棺木中，暫時放在壁龕間，以便於地穴中的大墓完成後再行正式安葬。原來教會於他們死後連他們的屍體也在保存之列的。

然而使我們印象最深的還是：法迪坎宮的莊嚴和教皇的拘謹的生活。

懺紅軒近詩

周鍊霞

◆ 軋米

重愁壓損作詩眉，陋巷老貧又一年。相約前街平糶去，米囊還倩枕衣兼。

夢裏曾留雲鬢香，縷金絲繡紫鴛鴦。從知煮字飢難療，不作詩箋作米囊。

◆ 過奮居有感歸寫海棠雙燕即題

山河仍在事全非，惆悵東風燕子飛。回首已無王謝第，海棠花外又斜暉。



張
巡
殺
妾
饗
將
士

秋翁撰文
天野繪圖

冬殘夜盡，刁斗森寒，東方剛吐出魚肚白的曙色，胡騎已漫山遍野，向睢陽孤城挺進。站在城牆上的主將張巡，橫刀努目，向城外眺矚，但見四野裏濃霧瀰漫，不辨敵踪所在。耳邊廂只聽得萬馬躡蹄，襯着冰霜，如碎玉，如劈竹，瑟瑟作響。張巡立刻下令，命士卒準備廝殺。

一會兒，馬嘶聲與喊殺聲大起。敵踪已直逼城下。張巡便指揮士卒，引弩射住，一時濃霧中如萬片飛蝗，頓使喊聲漸殺。主將張巡，立命出城迎戰，自帥健兒千人，驍將十員，分爲數隊，橫刀躍馬，飛也似的直衝敵陣。主將張巡，切齒大喝一聲道：「——牧羊羯奴，送死的，來！頸血又將污老夫寶刀。」賊衆聞聲，人馬辟易，旗幟盡倒。主將張巡，揮刀率衆向前衝殺一陣，血花四濺，屍橫遍野。賊騎譁潰，殺數百人，擒數十人，一時軍威大振。主將張巡，兵還城下，將生擒者盡行殺戮，懸首雉堞上，頸血淋漓，暴於日光之下，作紺碧之色。

主將張巡，當引兵入城時，睢陽太守許遠，前來勞軍，見士氣旺盛，足吞河嶽，不覺大喜，爲主將道賀。張巡毫無驕矜之色，只向太守告慰。

太守許遠，又向張巡聲言道：「不想方張之寇，又來挑戰，幸將軍有兼人之勇，過人之智，剛從雍邱移軍到此，便一戰而寒賊膽，今士氣盛旺，睢陽雖孤城，有將軍坐鎮，自可無憂。後此，就請將軍代遠出戰，遠代將軍守城，凡軍旅調遣，由將軍主政，若軍需接濟，自當由遠籌劃，想將軍定然同意。」

張巡慨然稱謝道：「自當從命。我與太守，應合力堅守此城，待取援兵速至。否則，睢陽有失，江淮難保，江淮爲國家財富命脈所在，守睢陽，卽所以保江淮，江淮得以保全，將



來中興有望。因此，我們的保守睢陽，即為國家日後中興的張本，意義重大，一髮千鈞！不濟的話，自當將我張某頸血，灑於守土之上，以盡職守。」

太守許遠，聽張巡說畢，肅然起敬道：「張將軍是遠同志，遠與將軍，當生死相守，生則同生，死不獨死。」說罷，面現慷慨之色。

X X X X X X X X X X

這時，發難叛國的范陽節度使安祿山，早為其子慶緒所弑。慶緒稱兵犯闕，已陷了兩京。唐玄宗避難在蜀，太子亨，已收兵靈武，反旆而東。那時國內豪傑蜂起，如顏杲卿，袁履謙等，已不幸同時死節，李光弼，郭子儀等，正在力戰。慶緒命其同黨河南偽節度使尹子奇引兵十三萬，攻打睢陽。他奪取睢陽的目的，當然也在江淮財富上面，可是烏合之衆，遇了張巡，竟然敗績而回。

張巡，不過區區真源一縣令，沒有食過唐朝厚祿，也沒有受過皇上殊恩，可是，他深明大義，從忠肝義胆中，衝動着火一般的熱血，鍛鍊成鐵一樣的意志。他從雍邱開始哭廟倡義，練兵討賊。這時，令狐潮以縣降賊，嗾使賊將李懷仙，率衆四萬，圍攻雍邱。張巡出生入死，堅守危城，眼見賊衆我寡，兵力懸殊，可是他毫不膽怯，命令兵士盡數伏於城頭上，俟賊衆像螞蟻一般的攀援登城時，當將蒿草束了幾千百束，灌入脂油硫磺等物，燃燒着了，沿城牆投下，落在兵士頭上身上，燒成一片火鴉似的，燒得他們哭聲震野，連逃命也來不及，何能攻城呢？因此，他固守了六十多天，與賊衆交鋒，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傷再戰，終於，以少勝衆，非但城郭無恙，還殺得李懷仙大敗而遁。

令狐潮見李懷仙攻城不克，非常納悶，他企圖效蘇張片舌，說降張巡。憑着他平日與張巡有舊，因此，便輕車簡從地往雍邱城下去會見張巡。

「張將軍，您真勞苦功高了！在野故人，特來慰勞將軍，不知將軍還能如十年前同開十石弓時一樣的相待故人否？」令狐潮挂着似笑非笑的臉色。



「哦！想不到足下尚還記得，十年以前，當真在一處習藝——同挽十石強弓。那時，足下能開，巡亦能開，誰知十年以後，巡仍不能脫離弓馬，雖冰凍得手指僵落，還待日日開弓。足下呢，想也常開；但不知開誰的弓，又是爲誰而開？」張巡面無笑容，詞鋒如鐵。

「……」令狐潮訕訕地無話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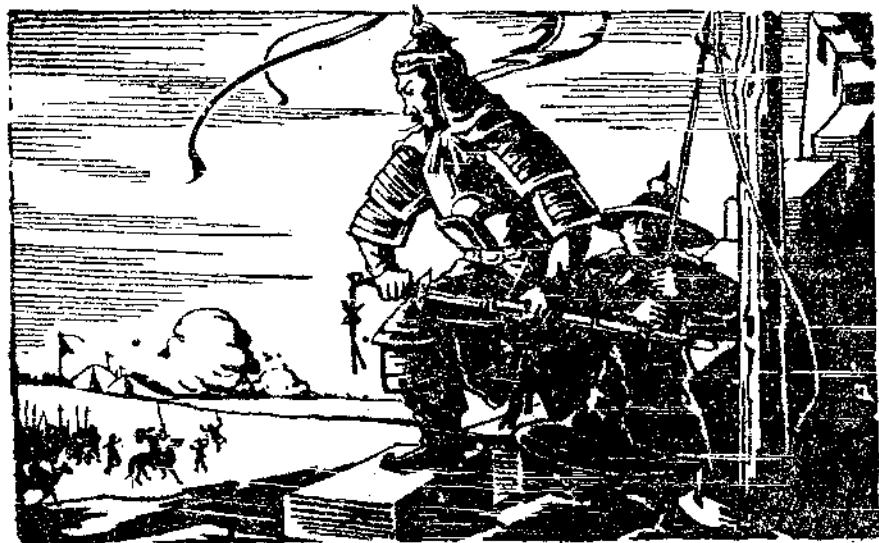
張巡又道：「故人難得有暇，在這兒相見，不知有什麼見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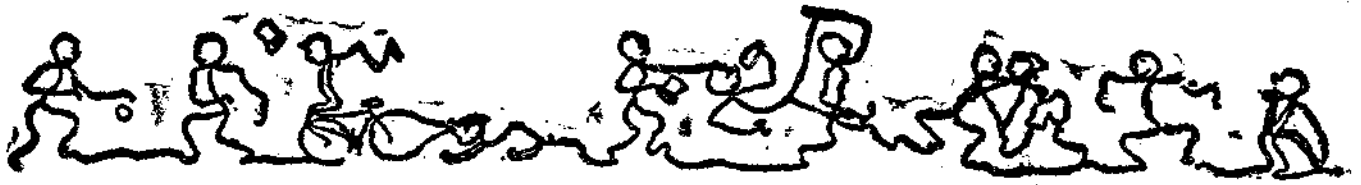
「蒙將軍不忘故交，僕敢進一忠告，當今天下，大勢已去，將軍猶鏗鏗不忘故主，拚着血肉，堅守危城，特不知將軍欲待誰來？」令狐潮居然單刀直入，向張巡誘說。

張巡正色道：「足下既稱在野之人，何出此言？且足下生平以忠義自許，向聞高論：『——守土之臣，當以最後一滴血，流於所守之土上。』今足下聞寇至，以城作贖，守土既失，未見流半滴血，反日謀流他人之血，不知用意何在？今日相見，原爲話舊，人各有志，幸勿多談。」說畢，悻悻然分別自去。

令狐潮見事不成，也只能悽喪而返。

日後，令狐潮又親自引兵圍雍邱，張巡守城益堅。經四十多天，與朝廷驛問不通。城中郎將六人，以上皇存亡不知，免使百姓塗炭爲詞，勸張巡降賊獻城。張巡假露允意。第二天在大堂上懸掛了天子畫像，親率將士深深朝拜。一時人人感泣，衣袂盡濕。張巡知人心未死，引六將至堂上，以大義責備他們道：「食君之祿，應報君恩，朝廷未負諸君，諸君何得背棄朝廷？在此千鈞一髮之際，苟信心不堅，將立見崩潰，諸君搖動人心，該當何罪？」六將





也各涕零，竟自刎在天子像前。從此萬衆一心，各抱城亡借亡之志。

一日，城中矢盡，張巡命令衆兵士們，束藁草一千多束作人形，替他們被上了黑衣，從城上縋至城下，故意使賊營細作窺見，飛報於令狐潮知曉，令狐潮急命兵士放箭，一時弩如飛蝗，張巡收藁人，獲矢數萬發，喜不自勝道：「這是三國時孔明遺策，不想行於今日，還能生效。」令狐潮知道了，深自愧怍。一晚，張巡真的從城上縋人而下，賊以爲僞，了不爲備，張巡因遣死士五百，乘夜直入賊營，縱火焚燒，賊衆大亂，自相踐踏而逃。五百士不失一人，大勝回城。

令狐潮心不甘服，捲土重來，圍城益急，且親來城下挑戰。張巡命令郎將雷萬春，登城辱罵令狐潮。潮怒極，張強弩射雷，雷面中六矢，還是屹然不稍動。潮一時驚疑爲木人，及近前諦視，方於嘆服。當向城上遙語張巡道：「僕往日深疑足下大言欺衆，今日見了雷將軍，方信足下號令嚴明。所可惜的，足下固執已見，不識大勢，未能爲識時務之俊傑也。」

張巡在城樓上，冷笑連連道：「識時務？歷來惟有詭黠之徒，往往假「識時務」三字，以行其大逆不道，不想足下亦復如此，真是可笑！」

隨後，張巡命令開城迎戰，身先士卒，直衝賊營。令狐潮攔當不住，隨戰隨逃，張巡以寡勝衆，一陣追殺，斬獲無算而回。日後，又連戰皆捷。張巡分別首從，凡胡騎賊將，一概斬首，脅從的民兵，一經擒獲，悉命歸田。十天中，令狐潮四萬之衆，消滅了大半，人民得各返其業。賊將見勢不佳，只得乘夜引兵而遁。

張巡既保全了雍邱城堡，移軍至甯陵，又戰敗了賊將楊朝宗。再移軍保守睢陽，與太守許遠，合力禦賊，首次交鋒，便戰勝了賊將尹子奇，使太守許遠，爲之驚服不置，願與張巡死守孤城，誓不放棄寸土。

天際飄下鵝毛似的雪片來，把沿睢陽城一帶的枯樹林，裝成了萬樹銀花，氣候凍結得河

X
X
X
X
X
X
X
X



道都變成了冰港，睢陽軍需接濟，便爾斷絕。尹子奇將一座睢陽城，包圍得水洩不通，準備餓死圍城軍民，這也是睢陽軍民的一劫。

張巡對將士們說：「巡受國家重任，守土而救兵不至，只有一死。獨念諸君捐軀力戰，將來或賞不酬勳，吾無以對諸君，用是痛心。」

雷萬春代表諸將士道：「將士出征忘家，臨陣忘身，日來正効命疆場，身早忘却，身外勳賞，絕不在念，惟願追隨主將，共為國家効死。」

張巡聽了大喜，吩咐椎牛饗士，全軍出戰。

尹子奇在營帳裏，望見張巡的兵不多，毫不在意，只命偏將應戰。誰知道張巡的部下，大家抱了同仇敵愾之心，士氣壯盛，莫不以一當百，只一小隊兵向賊營衝去，賊已抵擋不住，大潰而奔。

第二日，張巡又命出戰。這樣不分晝夜的鳴鼓嚴隊，出沒不常，隨戰隨休，屢進屢退，使尹子奇早晚戒備，不勝困憊。有時且只聞戰鼓，不見一兵。如是擾攘數日，張巡又命寢兵絕鼓，兵士偽作鼯臥之狀。尹子奇從飛樓上遙瞰城中，以為張巡部下，都已困憊，不致出戰，始放心讓兵士解甲休息。

不想待到夜深，張巡却悄悄地立命雷萬春南霽雲等十餘將，各帥五十騎，開城突出，直取賊營，一時斬將五十餘員，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尹子奇，苦不識其面，因削蘆葦為矢，射一賊將，將得矢喜甚，認為張巡矢盡，立走子奇馬前，告知子奇。張巡覷得真切，立使霽雲抽矢射之，中左目，血流滿頰。張巡又命圍攻子奇，猛殺一陣，子奇幾被張巡擒獲，踉蹌逃脫，潰不成軍。

子奇受創後，又向安慶緒呼援，增兵數萬，圍城益密。

睢陽城中糧盡，兵士日食茶紙樹皮，飢困得不堪征戰。那時許叔冀在譙郡，尙銜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他們都擁兵不救。張巡眼見兵士飢餓而死，一日數百，恐軍心渙散，當



遣南霽雲犯圍而出，往臨淮告急。進明見霽雲壯勇，設宴款待，犒以魚肉，更進美酒。

南霽雲放下了酒杯，向衆將哭泣道：「睢陽兵民，不吃粥飯，已經月餘，某在這兒獨嘗酒肉，諸君試想，某能下咽否？且大夫坐擁強兵，會無分災救患之意，同保唐室江山，苦樂懸殊若是，這豈是忠臣義士所爲？」說畢鬚落一指，呈於賀蘭進明道：「霽雲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一時座中將士，都爲之泣下沾襟。

南霽雲到甯陵，請得救兵三千，疾馳至睢陽城下，與賊兵枵腹而戰，終於摧毀了敵營。入城檢點兵士，三去其二，城中將士，眼見無濟，人人慟哭。

尹子奇圍城，雖屢戰屢敗，可是他知道城中食盡，離自斃不遠，因此不肯捨去。

睢陽城中兵將，食糲皮既盡，復殺馬而食，馬盡，更羅雀掘鼠以充飢。諸將議殺出重圍，棄城東走。張巡和許遠，計劃了一番，對衆宣言道：「睢陽是江淮的屏障，我們棄了睢陽，賊衆定要長驅入江淮，江淮一失，國家財富，蕩然無存，將來還有什麼中興之望呢？何況我們的兵衆，飢餓了好久，苦戰脫逃，走必不遠，終於一死，還不如與城偕亡，盡了我們守土之責。」

許遠也說：「古時戰國諸侯，尙且互相救恤，况目下羣帥，同爲了唐室江山，而且相距很近，見我們這樣的困守要害，不久定然有人引兵來救，我們與其出城送死，不如再堅守幾時，以待援兵的到來。」

那時，城中的兵士，見雀鼠都吃完了，餓得只有坐以待斃，不免露出怨望來，漸漸地有叛變之念。

張巡一時無法弭變，坐在營帳裏，頻頻嘆息，咄咄書空，一籌莫展。

張巡的愛妾，正在將淡黃色的泥土，搓成糰子，準備給兵士們充飢。

張巡見了，問道：「不成泥土也能充饑？我主帥不是哄騙他們嗎？」

「不吃泥土，還有甚麼東西吃呢？將軍，您到說說看？」愛妾面色如鐵，這樣回答。



「吃人啊！」
「吃誰呢？」

「應該先把我主帥殺給衆兵士充飢！」張巡辭氣堅決地說。

「主帥……主帥欲以一死卸守土之責嗎？」愛妾反駁他。

「……」張巡默然。

張巡的愛妾想了一想，立刻往廚房裏走去，洗淨了手，又走將出來，向張巡道：「照以身作則的例子，將軍應該殺身先饗士卒，但將軍還有守土的責任未完，當由賤妾身代，否則，將軍就難以收拾軍心了啊。」

說畢，伸手從張巡劍鞘中抽出劍來，引頸自刎而死。

X X X X X X X X

張巡大為感動，成全其志，親自烹愛妾之肉，分饗將士。三軍得悉真相，無不慟哭，叛念全消，一個個都願爲國家効死，因此又守了五天，可是援軍始終不至。兵士們在這五天中的食糧，全都是唯一的大葷：——清蒸人肉，紅燉人腿，炒人肉絲。

這消息給城外賊將尹子奇知道了，圍攻益急。

張巡引許遠等向西方跪拜，涕泗交流地說：「臣自雍邱起兵，轉戰四百餘陣，未嘗失利想不到今日被困孤城，死於飢餓綫上。咳！臣已疲莫能興，再難上馬殺賊，死後當爲厲鬼，以扼賊將之喉，使江淮不致糜爛。」

終於在大雪紛飛中，睢陽城被尹子奇攻陷，賊衆蟻附而至，張巡，許遠，南霁雲，雷萬春等三十六將，同時被執，盡了守土最後之責任。





尹子奇捧笑一聲，問張巡道：「聽得人說：張將軍每次臨陣，總是咬牙切齒，現在我要瞧瞧張將軍，還贖下幾枚牙齒？」

張巡依然切齒怒罵道：「羯狗！殺便殺，何必多言。巡志吞逆賊，但力有不勝，致饒倖了你。須知我唐室正多奇烈丈夫，殺我一張巡，尙有百張巡，早晚取汝狗命。」

尹子奇持刀扶開張巡的口腔，只見僅留着三四顆牙齒。當下三十六將，都被殺戮。張巡死後，面色不變，雙目怒睜，英氣勃勃，兀自像生前一般。

睢陽陷落後的第三天，援兵始至，一戰而奪還城池。又過了十天，郭子儀，李光弼等的大兵，也就恢復了兩京。安祿山之子慶緒，亦被史思明所殺，從此大亂逐漸救平。江淮的財富，終於保全，唐室終於奠定了中興的基礎。當論功行賞時，有人議及張巡之守睢陽，說他：「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張巡的老友李翰，替他作傳辯護說：「張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甚大，且張巡的所以要固守睢陽，是要待友軍之援救，援兵不至而食盡，食盡而食人，豈是他的素志。」上皇以爲李翰的話很對，也說：「設張巡守城的初志，便爲了食人；那麼他食數百人以全天下，朕猶以爲功過相掩，不要說其他了。」從此衆議始息；而張巡在歷史上，也終於成了一個大英雄。

筆者身經戰亂，飽嘗憂患，讀史至天寶安祿山之禍，深慨夫張巡之守睢陽，足當軍人樞範，真能以最後一滴血，流向守土之上者。考其戰略，與常人異，行兵不依古法，令士卒各自爲戰，或問巡，巡曰：「胡騎出沒不常，進退無序，我軍應敵，若動詢大將，則難收指臂股肱之效，故我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如手使指，如足應肱，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其意，殆與近世之「游擊戰」類似。故身經四百餘陣，未嘗稍挫其鋒，且器械甲仗，悉取於敵，能臨危應變，出奇制勝。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是以能堅守，巡真奇丈夫也。吁！碧血千秋，馨香萬代，行其史蹟，以弔忠魂云爾。

一九四二，三，一〇，於秋齋。



人造心臟

羅文

Madelin Blitzstein 原著·譯自 Panama American 雜誌

我們大家都

尼亞大學達到成功的階段。它在那

知道心臟對於人體的關係之重大。

裏已能代替從事十三隻患病動物的

倘使它一旦停止活動，我們就要嗚

全部血液循環。這些動物都是貓兒

的事。

呼哀哉了。怎樣使已經停止跳動的

，其中有數隻於施行手術將近一年

醫學界所謂「肺栓塞」病人的

心臟繼續活動？曾為數年來實驗室

後依然生存着，而其中之一於裝上

需要此項鋼鐵心肺，是顯而易見的

的研究人員所最感煩惱的問題。

這新器械的六個星期後生了一窠小

。為救護這種不幸之男女的生命起

發明，這工作已獲得新的希望。一

驗過。

見，吉本博士希望能夠把他的鋼鐵

一般人希望這新發明將把醫學引入一

這卓越的器械是本錫爾凡尼亞

脈上。

個新的境地——使永遠停止跳動的

大學外科研究部的吉本 (John H.

在施行此項手術時，速度是極

心臟繼續跳動，因而使死人復活。

Gibson) 博士，經數年苦心研究的

端重要，因為「肺栓塞」是突如其

直到最近為止，外科醫師的小

結晶。他認為這鍍鉻的人造心肺也

來的。這是一種極危險的併發症，

刀僅限於縫合受刺刀或其他創傷的

許在將來能够代人體血液循環一部

有時候因身體其他部分的施行手術

心臟，或對心囊實施手術。一般人

分之勞，歷二十分至一小時之久。

而發生。所謂「肺栓塞」實際上是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應用新發明的

人造鋼鐵心肺能够減輕心臟大

一種血液的凝結，在不知不覺之間

人造鋼鐵心肺之後，心臟內部受病

部分的工作。當心臟減去對於人體

，突然閉塞從心臟輸血到肺臟的動

損的瓣膜也可以醫治而恢復原狀。

的重要工作後，外科醫師就可以施

脈。

這新的器械已在美國本錫爾凡

行必要手術。鋼鐵心肺代替真的心

患者迅即死亡，有時甚至當場

逝世。吉本博士希望立刻把人造心臟裝在患者身上，而當他陷於昏迷狀態的十五分間，醫師能够設法把凝結去除，於是患者又獲得復活的機會了。

吉本博士從事此項實驗已達五年之久，他對貓所作的研究工作已獲得各方的讚許；本錫爾凡尼亞大學醫院的諾斯 (John Pavl North) 博士說：受實驗的動物之全部血液循環由體外的器械代勞而它仍能繼續生存，這在醫學界是破天荒第一次。

這器械本身形似金屬圓筒，每分鐘旋轉三百次。血液是從動物的頸靜脈輸入該器，於是旋轉的動作把血液經由一層薄膜貫入圓筒的裏層。薄膜可以輕易地吸收從頂端排入人造肺的氧氣。這程序和自然肺之小氣胞的裏層所發生的一切可說是一模一樣的。

於是充滿新鮮養氣的血液流入

人造心臟，再從那裏注入頸動脈。然後又倒貫入體內的心臟和其他各部。

吉本博士在從事人造心臟的實驗時，爲了要證明他的研究之實際價值，特地在貓的體中引起人爲的「肺栓塞」以觀人造心臟的功用。首先將肺動脈閉塞，而貓兒則依然繼續呼吸。

可是這呼吸是毫無裨益的，因爲現在已沒有血液通過肺臟。吉本博士能够在十分鐘間把人造心臟接在頸動脈上。

在人體上我們可以用手腕或手臂代替頸動脈。

吉本博士的實驗因爲在醫學界別開生面，所以值得特別注意。倘使人造心肺能够迅速裝上（吉本博士相信這可以不出十分鐘完成），醫師就能够拯救一個患「肺栓塞」的病人，這在世界任何一國的醫學史上是前無先例的。

父子醫院

門診部：

法租界甯波路六四號

電話：八二三五七

住院部：

康腦脫路第九八〇號

電話：二二四三八

心肺科

備有巨型X光機檢
查明晰凡有心肺病

如哮喘氣急咳嗽吐血脚腫胸悶
盜汗虛熱血壓過高等症均可澈
底檢查予以合理之治療暨指示
攝生方法檢查費每次二元

戒烟科

走戒每日六元起戒
時照常辦公毫無痛苦

苦住戒每日九元起限日戒絕永
不反癮

診例：門診一元 出診十五元
時間：上午八時起下午七時止

主任醫師張祖華



街車上的姑娘

陶秦

雖說是春天已到，楊柳枝，晨曦透出飽和的光輝，暖暖地像是在預示春天的來頭還沒有帶上一絲綠芽，桃花樹尖也沒有顯出半點蓓蕾，更沒有什麼明媚的陽光，和暢的風絲。天色是又陰又黑，不知道是黃昏是清晨，周圍的空氣祇是鬱悶，蕭瑟。偶而吹來幾陣風，却還保持着尖銳的餘威，刮得人臉上生痛。

整整地失眠了一晚，文蔚抱着隱隱作痛的腦袋，從家裏走到街上。他並沒有吃早飯，可是他沒有餓，他的心裏祇感到一陣陣的憂悶，事實上這陣陣的傷感已經在他心裏藏去了好幾年，可是現在却又很明顯地在他的腦際起着憧憬。

天氣是這樣的使人頹廢，情緒又是這樣的惡劣，他的足步比平時要慢許多。他已經走到了路的盡頭，這裏正有兩條路可以上他的辦公處去。可是他却決定究竟走那一條路好。

向北的那條路，在這個時候，正有賣菜的小販在那裏叫喊，情形是比較向東的一條路要鬧雜得多。可是這兩天來的遭遇，却使文蔚留戀起這條街來。

那是前天早晨的事，那天的天氣要比今天好許多

，晨曦透出飽和的光輝，暖暖地像是在預示春天的來到。他本來也是打算向東面走的，可是那條路上正有許多人圍着在看熱鬧，他不情願走過這人叢，就折向北面走去。

一筐筐的素菜山薯，一攤攤的鮮魚野味，擺滿了這條街道，陽光照在白色的魚鱗上，反射出五彩的顏色，那泥濘的路上受了陽光的照射，有幾處已經乾燥起來，祇是滑膩膩地仍舊不大好走。他蹣跚了足慢慢地走過去，低着頭在找尋乾淨的地點來安放他的足。沒有顧到他的前面正有一輛黃包車行來。直到那車夫發出了半怒的呵責，他方才覺到，立刻抬起頭來，雖說是短短的一刹那，他却很敏捷地把車上的姑娘深刻地印上了腦際。

這位姑娘是美麗的，長長的秀髮披在肩上，嬌豔的姿容在春光裏顯得更更嫵媚，兩顆烏黑的眸子靈活得像天上的流星，還有那深深的酒渦襯着那朱紅的雙唇。但是文蔚却並不是爲了她的美麗而印上這樣深刻的印象。

當她見到文蔚這突然止步，抬頭一望的神情時，

她的臉上堆上了一層甜蜜的笑容，這一個笑容正像是一腔熱力，能穿過每一個人的心房。但是文蔚却也並不因為這一笑，才留下這樣深刻的印象。

正是文蔚癡癡地凝望着的時候，那輛街車已經驚鴻似地馳了過去。那鵝黃色的絨線衫遠遠地還非常的奪目。

這一個偶然的邂逅，掀起了文蔚的思潮，他不能相信這是一個事實。

「世界上竟有這樣相像的人……」他迷惘地走到了辦公室。癡癡地像是在回憶些什麼，整整的一天，他就浸沉在這些思潮中，同事們對於他的態度也開始覺得有些奇怪。

晚上，他靜靜地坐在燈下看書，但是那一行一行的字却祇在他的眼際跳躍，沒有給他留上一個印象。

璐珊——文蔚的妻子已經走入了夢鄉，經過了整天的忙碌，她正需要這甜蜜的休憩。她那嬌豔得像海棠一般的臉頰，從粉紅色的錦被內半露出來，淡淡地留上了一個微笑。從燈下望去，顯得異常的美麗。可是文蔚的心裏却還在記掛着清晨碰見的姑娘。夜深人靜，萬籟俱寂，一切的回憶比日間更來得明朗。

那已經是七年以前的事了。文蔚正在大學裏念書，那年有一位從北平來的新教授，在那裏講授哲學。

他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兒，枯瘦的身體，藏在那古舊色的西裝裏，顯得異常的難看。光禿的頭頂，深度的眼鏡片，低澀的聲音，以及僵硬的手勢，沒有一處是足以引起學生的興趣的。在他的課上，寥寥地坐着幾個人，有氣無力地在聆聽着他的宏論。他是一個三十年前的留美生，在學界裏有很久的歷史，但是在上海講授，還是第一次。

然而對於文蔚，這一位老教授却並不是一個靠一個博士銜頭混飯吃的人，儘管他的講學枯澀無味，可是在每一小時中，祇少有一點是脫俗的高見，從他的低澀的聲音中傳出來，在文蔚的筆底抄上了筆記簿。

曾經有幾次，文蔚和同學們爭論過這位老教授才學，好許多人都說他是一個落伍者，可是文蔚却代他的老師辯護過。他說：——

「哲學並不是一個可以從表面上瞭解的科學，這是一個永久不易的理論，歷史在哲學上不過是一個用以作參考，作例子的材料，科學在哲學上不過是一個用以證明哲學的材料。根本談不到什麼落伍，哲學是沒有落伍的，這是一個永遠的領導者……」

可是這些，却並沒有引起什麼人的注意和同意。於是，文蔚永遠是那位老教授的信徒，而那位老教授也永遠認文蔚是一個得意門生。

老教授姓鄭，生性非常的孤僻，常常一個人在他的住所外面，向着校園裏的那顆大樹癡癡地望着。

一個禮拜六的下午，文蔚在校外溜躑了一會，在下午四時左右，就回到了那被同學們遺棄了的孤寂的校園。他一進校門，就聽見有人在喊他的名字。

他跟着那聲音望去，就見到了鄭博士站在校園裏向他招手。

「怎麼這樣早就回來了！」老教授很高興地望着向他走去的文蔚說；聲音似乎非常快樂，正像是沙漠上遇到了同伴一般的高興。

「星期六，怎麼不在外面多玩一回？」
「也沒什麼玩的，還是學校裏的空氣比較新鮮一點，您老人家沒出去？」文蔚說。

「老頭兒當然更不喜歡都市了，何況……」鄭博士沒有說下去，好像很感慨似地，但是立刻他又露出了慈祥的笑容，把一只手放在文蔚的肩上說：「你的家不在上海？」

「在上海。」
「那麼爲什麼不回家？」

「沒意思……」

「這什麼話，家庭是一個人的樂園，世界上再沒有比天倫……啊！你的父母都在嗎？」

「母親早去世了！父親還在！」

「那麼你爲什麼不回去看看你父親。」老教授像很奇怪，又像很不以爲然地說。

「父親並不要我回去！」

「父親不要兒子回去！你父親是瘋……啊！我太放肆了，對不起！可是，你告訴我是爲了什麼？」

「因爲姨娘……」文蔚並沒有說下去，他記起姨娘的好詐的可怕的笑容來了。自從母親死了，姊姊嫁了以後，他永遠是一個被姨娘虐待的可憐蟲。那初秋的暮風，更勾起他無限的傷感，癡癡地俯視着地下的黃葉，他的眼眶也潮溼起來。

「我懂了！來！」老教授扶着文蔚向自己的住所裏走。「到我房裏坐坐，我燒一杯茶給你喝！」

文蔚不願驚擾年老的教授，可是那熱誠的語氣，和慈祥的笑臉，却使他的足步跟着老教授走去。

這大學對於教授們的待遇是很優厚的，每一個教授有三間平房，作爲他們的住所，裏面佈置得相當的舒適。

文蔚隨着鄭博士走進了那間佈置得很淡雅的書房裏。

鄭博士很殷勤地從裏面盛了一碟餅乾，一碟糖，又在酒精壺中燒起咖啡來，像一個慈母般招待着文蔚

。文蔚的心裏祇感到單純的快樂，有一種溫暖的感觸透進了他的心房。

喝了咖啡以後，鄭博士說話了。

「我對於上海的印象並不好，本來打算半年以後就回北平的。」說到這裏，他忽然走到書桌旁，抽開正中的一個大抽屜，拿出一本厚厚的照相簿來。並肩坐在文蔚的旁邊，很快地翻開了照相簿，翻到了一頁，就繼續說下去：「但是，她却要來了。」

文蔚隨着他的手指瞧去，那上面是一個活潑美麗的姑娘，那甜蜜的笑容，從這一張紙上傳達了出來。文蔚沒有說話，鄭博士却說話了。

「這是我的女兒映霞，上星期給我信，說是要到上海來看我，……」

「她不念書嗎？」

「她在今年秋天畢了業，她是一個愛好音樂的孩子，她念的是琴科。我本來預備送她上意大利去的，可是……」他像不大情願說似地停了一會。他回過頭來，瞧了瞧文蔚凝着神想聽下文的神氣，終於嘆了口氣，又說下去：「可是不幸，她的母親在秋天裏死了。我的親人就是她一個人，她也不願意離開我上老遠的意大利去。」

「那麼爲什麼不跟着你到上海來？」

「我本來也不打算到上海來的，祇是在北平觸景生情的地方太多！我爲了要逃避這些悲傷的感觸，湊巧這裏來聘我，我就來了。映霞呢！爲了有許多她母親的喪事要她料理，就暫時在北平留着……」

文蔚從那老教授充滿着情感的聲音上，心裏也感到了陣難受，望着那老人潮潤的眼角，自己也好像覺得有些鼻子酸。

鄭博士的顫抖的手在那照相冊上翻閱，有很多的照片是這位姑娘，也有許多是一個婦人的，那大該是他的妻子了。

「鄭先生就祇有這一個小姐？」

「不錯！可是在六年前我還有一個男孩子，不幸在五歲的時候死了！」

文蔚不敢再說話了，他不懂這位老教授的身上，怎麼有這許多令人感傷的資料。他想用一句話，把這個淒苦的老人從悲感中挽回來，可是他始終想不出，這屋子裏變得和教堂一般的肅靜了。

這時候，老教授的照相冊，又翻到了那甜蜜的微笑，文蔚再注意地看着，他覺得她正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姑娘，他的眼睛竟在那上面留戀起來。

「映霞來了！也好解去我許多寂寞。」鄭博士的話，好像是在念詩，充滿着真情。

「鄭小姐幾時可以到？」

「大概下禮拜中可以到。」

這時候，夕陽西墜，從那扇朝西的玻璃窗中透進了晚霞的景色，紅紅地一片，把這屋子也照得有些發紅。一羣羣烏鴉在空中飛過，那一扇玻璃窗，正像是一幅掛在牆上的油畫。

教堂裏傳出了晚禱的鐘聲，打破了這寂寞的空氣。鄭博士是一個很虔誠的教徒，就站了起來，文蔚就先告了辭。

在回宿舍的道上，文蔚的腦裏起伏着那甜蜜的微笑，在心底發生了一種熱烈奇異的感覺。

這以後的幾天中，文蔚常常在想着那美麗的姑娘，很想有一個機會，再在那照相冊上多看一番。

那是星期三的上午，鄭博士上課的時候，拿來了——一疊白紙；奇怪得很，他的步履要比平時快，他的聲音要比平時響，一站上講台，就是一個飽滿的笑容。

「今天我有一點私事，不能照常上課，這裏有幾個題目，請諸位把它問答一下，做完以後，送到教務處去好了！」

說着，他就把題目和考卷分送開來，走到文蔚的面前，他帶了一個很快樂的微笑對文蔚輕輕地說：「映霞到了！我上碼頭去接她去！下半年課後，上我家

來喝茶，我替你們介紹介紹。」

文蔚也沒有答應，心裏也感到一種快樂。悵惘地低下頭去，就在這時候，鄭博士很輕快地走了。教室裏來了一陣大笑，都覺得這老頭兒太奇怪，文蔚對這一陣大笑，心裏發出一陣厭惡。他覺得這羣人是殘惡的，無情的。

那天的下午，文蔚走到了鄭博士住所的門口，但是他望着那門前的幾枝矮冬青，却不敢進去。他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但是他又很盼望進去。他的心裏這樣想着，他的足步漸漸地慢了下來。

正是這時候，屋子裏忽然跑出一只哈吧狗來，很快地在草地上吠着跳着，後面還跟着一個姑娘。文蔚一看就認得這是鄭博士的女兒，祇是比較那照相上的消瘦了一點。

「對不起，鄭博士在裏面嗎？」他終於鼓足了勇氣，走到了那姑娘的面前。

「你是朱先生？」那姑娘的眼珠睜得很大，靈活地在文蔚的臉上一掃。

「你是映霞小姐？」文蔚不禁笑了起來。映霞也露出了那甜蜜的微笑。

鄭博士也在這時候走了出來，三個人像一個團體似地走進了那屋子。那冷寂的屋子頓時像生了爐火一

般地發出了暖和。文蔚暗暗地替鄭博士快樂，同時，也感到自己空虛的心房裏像是抽出了一點嫩芽。

以後的幾天中，文蔚代映霞租得了一座鋼琴，還陪着她上各地方去玩，二人的友誼增進得很快。鄭博士望着這一對小兒女的快樂，老臉上也充滿了笑容。

二人由友誼進展到了戀愛，他們在屋子裏的時候，映霞常常彈着悅耳的琴聲，引起了文蔚對於音樂的愛好。在室外的時候，他們攜着手揀空氣新鮮的地方閒談。

映霞不喜歡上鬧雜的地方去，據她說那是因為她的肺很弱，污濁的空氣是不利於她的。

秋去冬來，學校放了寒假。在某一次的教務會議中，鄭博士因為意見不合退了席，當晚就寫了一封辭職的信。

在這籌備北返的時間裏，文蔚的心裏感到異常的難受。他不忍和映霞離別，映霞也不願和文蔚分離。最後的辦法是文蔚在修完這半年課程以後，轉學到北平去。這樣，他們的分離祇有半年，能熬過這短短的六月，以後就是光明和快樂的日子。

本來，文蔚可以跟着他們北上，可是文蔚在幾次向他父親的商求中都得不到他父親的答應，但是在他的父親的語氣中，似乎並不十分堅決，文蔚相信，祇要

在父親面前不斷的請求，這事情不是絕對無望的。所等候的，就是日子罷了。

映霞隨着老父回去的一天，天氣很陰暗，象徵着每一個人的感覺。文蔚送他們到了船上，三個人默默地坐在船艙裏。映霞的眸子變得像兩顆卵石，呆呆地瞧着文蔚。文蔚勉強地笑了一笑，倒反而引出了映霞的眼淚。老教授望了艙外的景色，嘆出了非常傷感的詩句。

在緊緊的鑼聲中，文蔚站起了身，和鄭博士攬了攬手，輕輕地在映霞的耳邊說：「映霞，保重自己的身體！常常寫信給我！再見！」

映霞像一個乖覺的孩子般點了點頭，文蔚再也遏制不住這淒苦的感覺，回轉身，下了船。站在那碼頭上，望着這無情的船纜解離開了碼頭，慢慢地盪了開去。

寒風一陣一陣吹上了文蔚的身體，他的耳邊隱隱地聽見那海水和寒風交織成的聲音，正像是映霞奏過的琴聲，一切又很清晰地在他眼前顯出。

每一星期，文蔚祇少要寫三封信給映霞，映霞大概每隔五天有一封回信，兩人的相思，全在這紙上傳達。每一封信的最後一句，都是在計算着日子，在人的心底都在期待着重逢的一天。

文蔚的父親經過了文蔚多次的請求，答應了他下學期上北平念書去的要求，這真太使他快樂了。他立刻就寫了一封信給映霞，告訴她這一個可喜的消息。那已是初春的時候了，樹尖葉梢都發出了油綠的嫩芽。文蔚望着這朝氣蓬勃的景色，心裏有說不出的快樂。

但是事情顯得非常惡劣，文蔚發了這封信以後，差不多有兩星期沒有收到映霞的信。在某一個早晨，他收到一封從北平來的快信，那是鄭博士寫的：

「……映女於旬日前突患肺炎，竟於昨日夭折，此後，余之身側，無復再有承歡之人。君之案右，無復再有映女之函。天道何其殘酷……」

文蔚的手再也握不住那薄薄的一頁紙，他的心頭感到一陣激烈的痛楚，呆呆地把自己的身體倒在床上，眼角上乾燥得沒有一點淚水。

三天中，文蔚像一個喪失了神經的癡子，沒有一點感覺，沒有一點趣味。在第三個晚上，他克制了情感，寫了一封給鄭博士的信。

這半年的歲月在文蔚是凄苦的，每逢良辰美景，他一定要在鄭博士住過的屋外散着步，希冀在這一切的回憶中，獲得他的安慰。每晚就寢之前，他把左手撫着心房，想着映霞甜蜜的笑容，希冀在夢中能會到

這美麗的影子，可是他是失敗了。

半年之後，他轉學北平，他先去拜望了鄭博士，他看見了鄭博士那衰老的樣子，凄苦的感覺又爬上了心頭。還有那哈吧狗，原來潔白的鬃毛已變得烏黑而污穢。

那一對久別後的師生，相對默默，再也沒有在上海時的情趣。

經過了文蔚的要求，鄭博士伴着文蔚到了映霞的墓上，黃土一坯，石碑一方，墓前的松柏，蒼綠非常，可是一切是這樣的死寂。文蔚摸着那石碑的一角，終於發出了哀號，淚水像雨般從眼角流到了衣襟。

文蔚還有兩年的大學課程，他就在北平修完了課程。每星期他要上映霞的墓前去憑吊一番。直到他畢了業，生活的重負使他離開了這蕭瑟的故都，在上海找到了職業。

在起初兩年中，他還常和鄭博士通信，可是不久就傳來了鄭博士死去的消息。於是這一切的事情和回憶都深深埋入了文蔚的心底。

在去年，他和璐珊結了婚，她也是一個很甜蜜的姑娘，婚後的生活是非常的快樂。

但是在那天，他却又接觸起舊情，爲了那街車上的姑娘，實在太像那死去的映霞了。

回憶度過了這寂寞的長夜，第二天，文蔚仍舊取道那條向北的路，希冀着再碰到那個姑娘。文蔚已經走到了街的盡頭，忽然他的眼角上覺得有一件鵝黃的絨線衫在他眼前閃過。他停了一停神，果然她又現在他的面前。

他的心裏起了一陣恐慌，但是他却捨不得這一個影子，於是他就跟着這姑娘走了一點路。正是那姑娘要轉灣的時候，文蔚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跑到他的面前。

「小姐！今天我想請小姐吃中飯！」文蔚自己也不懂怎麼會講出幾句話來。他立刻覺察到自己的行為是不正當的。同時從那姑娘的眼光中也射出了異常的驚詫。

「對不起，我沒有空！」那姑娘頭也不回地在那菜市裏走着，很胆怯地回答了這樣一句話。文蔚覺得自己是失常的，菜市裏的人似乎也對着他現出了驚詫的神色。方才的勇氣這時候再也沒有，立刻，他就回身走了。

於是他昨天晚上除了紀念映霞之外，他還勾引起另一樁心事。他考慮着早晨對這姑娘所說的話，實在太荒唐了。他覺得自己的行為正像是一個流氓對女工所做的行為，他懊悔着。他覺得一定要向那姑娘賠罪，

道歉。要不然的話，他不但對不起那姑娘，而且還對不起自己，更對不起已死去的映霞。

於是，他就拿了一張白紙，拿了一枝鋼筆，寫了一封信：——

「……我恨我們之間竟沒有一個互識的人，可以把我們正式地介紹一番。我更恨我自己會這樣荒唐：我要求得你的原諒……」

今天早晨，他的袋裏藏了這張紙，踏上了這條可以留戀的街道。希冀着能碰見這一個姑娘。

果然，那姑娘來了，她的手裏挾着一包東西，她老遠就看見了文蔚，臉上像是堆着一副厭惡的神氣，可是在這神態中，還不能掩藏去她的美麗。

文蔚走到了她的面前。

「小姐，對不起你！」文蔚很正經地說。

那姑娘忽然發出了輕微的笑聲，那聲音顯得非常的高傲。

「這封信，請你看一看。」文蔚很快地從袋裏拿出了這張紙。塞入了那姑娘的手裏。立刻回過頭來跑了開去。他也沒有知道這姑娘究竟看了那封信沒有。

文蔚的心裏却感到了一陣輕鬆。像是一個罪犯獲得了法官的饒恕一般。然而，這一個甜蜜的笑容却永遠在他眼前跳躍。

那一晚，文蔚很舒適地睡了。但是，當他在第二天上辦公處去的時候，他却仍舊取了那向北的路。他希望昨夜夢見的映霞，能再給他看見一面，他並沒有昨天這樣的情緒。可是他雖然走完了這條街，却仍舊見不到這姑娘。他很快地過去了一天。

這樣過去了許多日子，文蔚每天在這條街上走，可是那美麗的影子却永久消逝了。

有一個雨後的下午，文蔚從辦公處出來，低着頭向回家的路上走去，在同條路上，他看見他的前面走來了那個姑娘，文蔚的情緒又熱烈起來，他立刻回轉身來，跟着這姑娘走。她當然也見到了他，足步加緊起來。文蔚看見她走進了一個電影院，那裏正有一個女友在等着她。文蔚也走了進去。

那天映的片子是瓊芳登主演的「深閨疑雲」，全片的情節非常緊張，可是文蔚的眼睛却不在銀幕上，在那銀幕的反射的光線下，他遠遠地望着那姑娘的暗影。這使他記憶起當他和映霞一同看電影時的一切。文蔚的回憶又很清晰起來，他望着那銀幕上的一切，可是這些畫面上，都罩上了他的回憶。

兩小時中，文蔚是苦悶的。他覺得那街車上的姑娘實在是一個擾亂他情緒的惡魔，同時他又覺得她是一個映霞的影子，上帝把她送來安慰他的人兒。他愛

映霞，他一定也要愛她的影子。他覺得自己和那姑娘有結識的必要。

散戲之後，文蔚望着這姑娘和她的友人分了手，向火車站走去。他覺得他再也不能失去這一個機會，就立刻走到了她的面前。

「小姐！我有話和你說！」

「我看過你的信！」那姑娘無情地自管自走去。

「可是，我要說的話還有！」

「你爲什麼？……」那姑娘立停了，向文蔚的臉上注視了一下。可是文蔚的誠篤的神情，却使她發生了極度的同情。她收斂了那嚴肅的笑容，換上了甜蜜的笑容。

「我並不願驚擾你，可是……」文蔚把頭低下去說：「我們去吃一頓夜飯吧！」

文蔚終於把那姑娘邀入了附近的一片西菜館。兩個人默默地對視着。那姑娘從文蔚的驚異的目光中感到了極度的詫異。

「你爲什麼瞧着我！」那姑娘說。

「因爲你太像一個人了！她是我的朋友，可是她死了……」文蔚說這三句話是很簡單的，很誠實的。

於是引起了那姑娘的好奇。她要他把事實告訴她。

文蔚吃了一點菜，喝了一口水，就把這七年前的

回憶告訴了她。

「……………小姐能否和我做個朋友！我看見了你，像見到映霞一樣。」文蔚結束了他的回憶，同時提出了這項要求。

那姑娘被這一個故事吸住了整個的心靈，悲哀的地方，竟然代文蔚流下淚來。

「朱先生是個已經結婚的人，我也是一個有丈夫的妻子，雖然我很像那位小姐，可是於你於我，似乎都不宜再提起那七年前的舊事。」那姑娘考慮了一番之後，慢慢地說。

文蔚也明白二人的友誼將來一定會帶來許多煩惱。映霞死了！璐珊深愛着自己，何況這一個姑娘是一個已婚的少婦，那麼這一個友誼是絕對不能勉強的。心裏也覺得那姑娘的話是對的。但是他的心頭却是一陣一陣的痛恨。

「小姐的話極對，今天的會面已經使我非常的感激。但是，我有一樁事要求你。」

「你說，我能答應的一定答應。」

「映霞至死，沒有給過我一張照片，我記得我在信中曾經提起過這個請求，她給我的回信裏說，要到初夏的時候，才肯寄給我一張照片。然而誰知道這却是一樁不能實現的事。……………」

「所以你想要我一張照片？」

「不錯，你能答應嗎？」

「請你給我一個地址，我寄給你。」那姑娘很爽直地從皮包裏拿出一枝筆和一本精緻的日記簿來。

文蔚望了望那姑娘，心裏發生着極度的感激，顫抖的手寫下了他的地址，很小心地把小冊子還在她的手裏。真情地說了聲：「謝謝！」

從菜館裏出來之後，文蔚把那姑娘送到了車站，那姑娘突然用手緊緊地握住了文蔚的手說：

「我們以後，還是少見面的好！我自從收到你的信以後，我每天早晨上學校去的時候，就不再走這條路。此後，我請你不要再走這條路。因為我是一個教員，我不能繞道太遠，怕遲了時刻。」

「我知道。」文蔚快地說。

文蔚望着她上了電車，回過身來，踱着遲緩的步子，向回家的路上走去。他好像又到了那冷寂的墓前，他好像又聽見了映霞的琴聲。

矇矓的上弦月，躲進了烏雲中，文蔚把一切的回憶埋入了心底。

幾天之後，他收到了那街車上的姑娘的相片，他凝視了好半天，覺得有許多地方並不完全像死去的映霞。他的心裏感到了一陣寬慰。



乾冰

李信之

Dr. R. Quarendon 原著

譯自 Chambers's Journal

有許多物質埋沒數年後突然出現於天天下對人類作大規模的服務。乾冰就是其中的一種。技術上的困難或製造費用的高昂都可以列為發展遲緩的原因。乾冰的所以遲遲不能出世，主要原因是它的無法早日應用於商業方面。在近乎一百年間，乾冰的唯一用處是作為實驗室試驗的冷却物。現在乾冰的生產量每年達數千噸，而其用途之廣使常人與技術家同樣對之表示關心了。

那麼乾冰到底是怎樣一種東西？它和普通的溼冰究竟有什麼分別？

第一：它是一種凝固的氣體，而普通冰則是用水製成的。這氣體就是人們最熟知的二氧化碳。

第二：乾冰比普通冰冷零下一百四十二度，因為使氣體轉為固體是需要如此冷的溫度的。

第三：乾冰於處理時比較來得清潔，因為它並不溶解，而於遇熱時即轉為氣體。表面上看起來，它是一個壓縮的雪團。它好像發散着濃密的白氣，這並不是從乾冰中發出，而實在是懸垂於空中的一股冰結的小水點。

從以上各點，我們不難想像這固體的二氧化碳是極有價值的冷却物，而實際上這也是它主要的用途。可是當初準備將它大規模生產的時候

世界趣味

你由信不信

• 火油熄火
火上加油，當然燒得更厲害，但是有時火油反能熄火，而水却沒有這個效驗。例如縛得很緊的棉花包，中間射着了一個電花或火星，竟致燃燒了起來。這時候用水去灌救是無效的，因為水不能浸入縛緊的棉絮中。祇有火油澆上去時，却能源速地浸入，使火熄滅而決不會燒得更厲害，因為裏面缺乏氧氣。

• 永修

• 氣候大變
西伯利亞加可克地方，在一九二八年時，氣候發生劇變，寒暑表從零下一五四。四度升至零上一〇二。二度。

• 燈塔人

在他頭上穿個孔，再把點亮的蠟燭插在頭上的孔中，這是奇特的

47

，它的用途却並不在此。乾冰的發明是起因於印度軍醫部的一個醫師對威士忌酒和蘇打的愛好。

這位醫師名叫埃爾華綏 (Elworthy)，想要找一種較四十年前所用的圓筒更方便的保藏蘇打水之氣體的容器。如用固體二氧化碳，這氣體可以保藏於更小的地位中，圓筒的重量可以因此減免，同時飲料本身也將變成清涼而有味了。

埃爾華綏認為這發明是值得專利的，可是不幸就這樣地攔了三十年。是於有一位史萊特先生 (State) 想到固體二氧化碳應用於商業的可能性。他覺得把它用作冷却物必定有遠大的前途，而由於他的努力，第一家工廠在一九二四年創立於加拿大的蒙特里爾。

初時，這新的物質並未引起一般的注意。史萊特的意思是在長途火車旅行中用以保藏食物。他相信如作此用途，乾冰一定能够打倒普通冰。可是在這一方面它却歸於失敗，也許是因為它的費用太貴，並且太被浪費了。

這新工業開始衰退，並且也許已歸於沒落，如不是為了冰淇淋在美國的不脛而走。有一家紐約的商店試把一小塊乾冰裝在每包冰淇淋之中。結果獲得極大的成功。這一小塊凝固的氣體於冰淇淋拿回家後還能够將它保冷達一小時以上。並且它於完成使命後完全歸於消滅，絲毫不留任何不愉快的殘餘或氣息。

自從那時起，乾冰的銷路大增，從一九二五年的數噸激增為每年數千噸了。其他各國也對之發生興趣，而新的工廠開始在世界各地崛起。乾冰是極易製造的，因為它只需要二氧化碳的氣體（這每天有數千噸變

中國邪教徒，但是沒有更比在四川重慶的燈塔人的奇特了，他把七寸或八寸的紅蠟燭，插在頭頂的顛骨中，在夜裏來往於街道上，他常常為一般西洋旅行者做燈塔；照在重慶黑暗，陰鬱，狹小的路上。（譯



者按：這真是海外奇談了。重慶決沒有這樣的燈塔人的。）

· 最大的聲響

世界自古到現在，最大的聲響，要算那一八八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克拉加多島（在爪哇，蘇門答臘間）匹克潘包頓火山爆裂的聲響了。那島原有三哩長五哩寬的面積，但在那次爆裂後就剩了小小的一塊了。這次的爆發共計炸死了三萬五

成廢物)和廉價的電力。

上面曾說過：乾冰較普通冰有着更優秀的冷藏能力。如以一方塊為單位，乾冰的冷藏力實三倍於普通冰，而一小塊乾冰可以不用替換而歷一日之久。

冷藏法對於將更多而更好的食物供給我們實有極大的功績。冰冷的牛肉和羊肉當然是每個人熟悉的，可是應用乾冰使我們獲得的益處却並不十分為人所知。乾冰把低溫度的生產作有力的支配，並且又有它所特有的種種利益。

素以保守及缺乏冒險精神著稱的鐵道當局對於採用這新式的冷却物却頗為踟躕。事實上，如沒有他們的合作，乾冰決不會發展到今日的地步的。用火車運輸魚類是顯示這固體二氧化碳之用處的典型的例子，而最特出的實例是鮭魚的運輸。這美味的鮭魚之風味在夏季因從羅却爾許(Lochalsh)至倫敦的六百哩之路程而大受影響，結果鮭魚差不多從市上歸於消滅。於是該業商人設計一種火車用的特種隔離容器，而將乾冰裝在其中。現在即使在最熱的天氣，鮭魚也能完好地運到。

乾冰不但藉低溫度，並且利用適當的空氣使魚肉處於良好之狀態。若干二氧化碳氣體的存在阻止牛肉、猪肉、及鹹肉上黴菌的產生，並且又同樣阻止各種魚類的腐敗。於此可見乾冰實有一種異常重大的價值，因為它恰能發散所需的氣體，結果可供二種用途。魚類倘使放在普通冰中經十二天後即將腐敗，可是如放在有二氧化碳的空氣中則仍能使它保持極端的新鮮。

雖然食物是乾冰的最大消耗者，可是它的幾種最有趣的用途，却屬

千一百四十七人。

四立方哩的泥土被轟到一哩高的天空中，塵土簡直可說會飛到全球各地。那聲響在三千哩外的洛屈立塊士島上，也可以聞得。

一磅總

是一磅，可

是一磅羽毛

却比一磅金

子重，為什

麼呢？因為

羽毛是用

“Avordun

pois”常衡

制來計算的

，但是金子却用“Troy”金衡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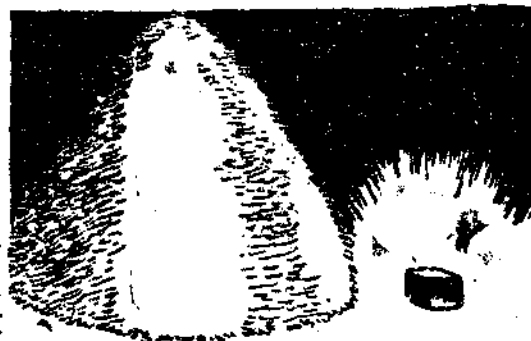
的。常衡制每磅十六兩“Ounces”

而金衡制每磅只有十二兩。

冬天的蒼蠅到那裏去的？

道嗎？

據美國農業部的調查，在秋季到春季的一個時期中，蒼蠅是沒有的。倫敦的衛生機關也做過三年的



於完全不同的門類。

例如：電影業最近利用它來製造霧了。不論怎樣濃度的霧，只要使蒸氣通過小塊乾冰，就可以迅速而輕易地產生。

機械業，尤其是汽車飛機引擎和火車頭製造商，把機件的一部分配於另一部分的內部時認為乾冰極有用處。向來的方法是對機件的一部分加熱，然後隨着它的冷卻把它壓縮於另一部分，或是把它們壓合。如用乾冰冷却，那麼同樣的手續可以更精美地完成。

橡皮物件極不容易切齊，因為不論刀子怎樣銳利，橡皮總使刀子溜滑開去。可是倘使把橡皮物品用乾冰冷却，那麼它們就會變硬，然後一用刀切，就能切得極為整齊。高而夫球就是這樣切圓的。

乾冰治療已經成為醫治某種皮膚病的通行的方法了。例如它可以除去黑痣。對局部作高度的冰冷，結果將消滅患部的皮膚。愛沙尼亞的搭圖（地名）的愛沙尼亞大學教授巴爾特洛克博士（Paldrock）聲稱，他能夠利用乾冰醫治麻瘋，方法是將傳染的內體組織，用極高的冷度將其生機滅殺。

乾冰的另一種極重要的用處是在安全方面。最新的滅火法是利用濃二氧化碳氣體籠罩火焰，使之無法與空氣接近，結果火也就不能繼續燃燒了，乾冰是最便於製造氣體的。倘使把它加在炸裂煤礦的炸藥上，它可以把常常引起慘事的礦內之可怕的爆發氣化為氣體，使之不至於加害於人。

乾冰輪機是極可欽佩的發明物，一般人對它存着極大的希望。乾冰在高壓力下產生的氣體會使輪機轉動，猶如高壓力的蒸氣開動通常的機

研究工作，在冬季裏簡直沒有找到一個蒼蠅，所以實驗可以證明冬天是沒有蒼蠅的。

就是在夏季裏，蒼蠅的壽命也是很短促的，一個蒼蠅至多祇有幾個星期的壽命。據實驗蒼蠅在適宜的生活環境下，最長的壽命是九十天。

• 長指甲

在上海，有個牧師，他留有二



十二英寸長的指甲，他留長那麼長的指甲費去了二十七年的光陰。

• 兩鼻人

法國從前有一個農夫名叫畢爾，他天生有兩個鼻子。

• 拳擊聖手

傑姆高培脫是拳擊聖手，曾連

器。乾冰輪機構造極為簡單，重量又輕，而效率頗高。另一種包藏於乾冰中的推動力的用處是用以推動魚雷。根據此項原理之空中魚雷及潛水魚雷已在德國製造成功。

現在甚至連氣候也處於這萬能的物質之範圍下了。以製造雨而著稱的范拉特教授 (Verart) 會利用它獲得空前的成功。他從飛機上把磨成粉的乾冰撒入雲中，形成濃霧，又凝縮成爲陣雨而降下。可是和許多製造雨的其他方法一般，這方法在目下，由於費用太昂，因此不適用於大規模應用。

我們差不多每星期可以聽到乾冰的新用處產生的消息。忽而家庭的主婦覺得把它用於打乳脂或蛋白頗有用處，因爲它可以使之更其漲大而堅實，此外它使果醬迅速凍結也很有幫助。忽而商人利用它作爲藏於棧房中之穀類的殺蟲劑。忽而又有染料、炸藥、和紙張的製造家向它求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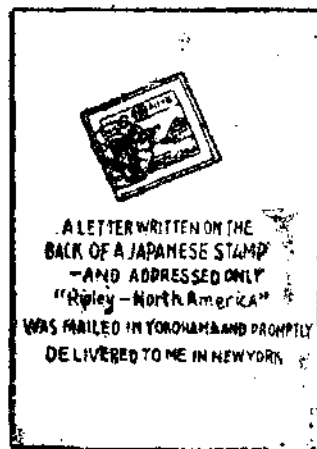
無疑地，乾冰的利用範圍此後還將更廣泛地擴展開來，成爲人類日常生活中恩物。

然而乾冰的如此多才多藝，也會引起自來火公司無限的煩惱。某一用戶的火表所表示的自來火消耗量實較火表內所投入的貨幣爲鉅。(按美國之自來火，使用時須由用戶將規定數之貨幣投入。)這種顯然的自來火之漏損繼續頗久，而公司的專家們都全然不知所措。最後他們再三請求該用戶公佈祕密，答應他決不對他採取相當步驟。他的說明是極簡單的。原來他在用着乾冰製成的一貨幣，而這「貨幣」則在火表中蒸發掉了。

獲優勝獎環十八年。他從未被人擊破鼻子或打腫眼睛。

• 一封奇怪的信

有一封信是寫在一張日本郵票的背後的，在正面只寫了地址，是“Ripley—North America、北美洲利泊萊收。這封奇怪的信是在 Yokohama 日本大坂發出的，而我却在紐約很迅速地收到。



• 聖經裏的字

聖經和猶太法典中，都祇有六千六百五十四個不同的字。

• 雙心人

尼泊爾人梅格塞發，生而具有兩個心房，倫敦醫學院曾出重金和他訂立契約，約定梅氏死後，得由該院解剖他的屍體。這個契約訂於一八九四年，當時曾有許多醫學雜誌記載此事。

暖

室

裏

的

舊

薇

施濟美

櫻脣上凝聚着天下的智慧，
眼波中流露了人間的聰明。

櫻脣眼波，終是夢痕，
聰明智慧，願你永存。

春寒料峭，依稀是雪在江南；我開始到上海來讀書，那是一九三六年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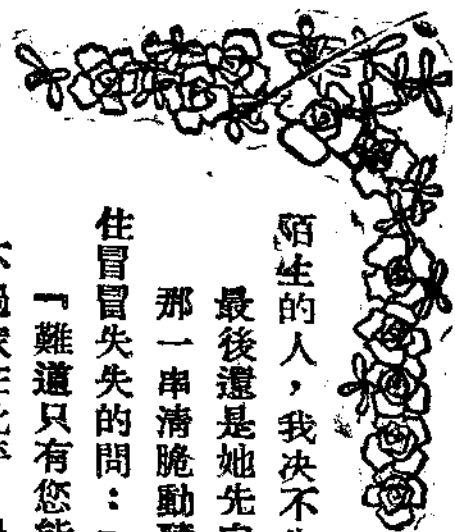
起初，我對於這一個新環境，感到無限的不快；原因是人地生疏，就有些想家；其次是女學校的學生，最愛分派別，我是插班的新生，在她們談笑風生的當兒，常常要感到「我獨向隅」的惆悵。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進學校原是爲了讀書，久而久之，這一種機械化的學校生活，也就習以爲常，最後，不但不惆悵，反而感到了愉快。

開學後的三個禮拜，教英文的丁老師介紹了一個新學生到我們班上來，這時候學校招生時期早已截止，她能破格入學，自然是一大有來頭，在這一點上，已足夠引起全班同學的注意；何況這位新來的同學又有着一副美麗奪人的姿容。

當她第一天來上課的時候，全班同學的幾十雙眼睛，竟會不約而同的集中在她的身上；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那天她着了一件棗紅色的旗袍，深青的外衣，頭髮用紅緞帶束在後面，一雙深邃明亮的眸子，一張小小欲笑的紅脣，走起路來，儀態萬方，非常動人。

丁老師替她指定座位，因爲我也是新生，旁邊位子空着，所以令她與我同坐；淘氣的黎芝，

還擲過一個紙條來，上面寫着「豔福不淺」，我禁不住失笑，連忙在後面加上四個字：「三生有幸」。一邊將紙條遞給黎芝，一邊我偷偷的向旁邊一瞥，瞧見她的書面上，秀麗的字跡寫着「歐陽丹娜」。



大概是真的三生有幸，歐陽丹娜不但和我同座位，而且還和我同寢室。不過我們一直沒有交談過，她似乎從不說話，而我的脾氣也相當執拗，陌生的，我決不先去招呼。

最後還是她先向我開口：「您可以將前三個星期的筆記借給我抄一下嗎？謝謝您！」那一串清脆動聽的北平話，真有些出人意外，我總覺得姓「歐陽」的應當是廣東人，禁不住冒冒失失的問：「怎麼您也說北平話？」

「難道只有您能說？」她噙的一聲笑了，長睫毛閃動得那麼厲害：「告訴您，我是廣東人，不過家在北平。暑假咱們一塊兒回家好嗎？」

「好！好！」我點點頭。

「筆記到底借不借呢？」她歪着頭在笑，長睫毛老是那麼一閃一閃的，帶着三分溫柔，兩分俏皮。

我也誠心騙她說：「不借。」不過同時我却將練習簿整理一下，遞到了她的手中。晚上，從自修室回到宿舍，她將筆記還給我。

「都抄完了嗎？這麼快！」我真佩服她的敏捷。

她笑着答道：「有什麼希奇呢？不費心思照抄就得了。」

我們沒有再說別的話，還是像平日一樣的緘默。

熄燈以後，她忽然問我：「方洋！您在這兒念過幾學期啦？」

「我嗎？比您早來三個禮拜。」我在朦朧中回答她。

立刻是一陣動人的嬌笑：「哎喲！早來三個禮拜就會擺出舊學生的架子，看見新同學來，連理都不理，了不得！」

「我的歐陽小姐，由你說罷！明天和你算賬。」睡魔纏繞着我，懶得和她拌嘴了。

從那天起，我們漸漸的相處甚得；歐陽丹娜不但是天生麗質，而且天賦她超人的聰明，上課不聽

講，課後不用功，考試起來，分數竟很好，先生們都在奇怪；同學之間，自是免不了嫉妒，恨她的人都說先生偏心歡喜她，我聽見很是生氣，她却一笑置之，不放在心上。

她富於幻想，重情感；愛熱鬧，却不愛胡鬧；愛清靜，却不愛冷靜。

每逢禮拜日，總看見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出去。有一次我獨自在校園裏散步，看見了老師挽着她從校門外歸來，在薔薇花架的前面兩人分手了。

我輕輕的叫了一聲：「丹娜！」

她翩然的走過來，紅暈着臉兒，像薔薇花一樣的嫵媚。

「缺德！」很有些忸怩的樣子。

我朝她笑笑，扮了一個鬼臉：「缺德，簡直該打，是不是？咱們說正經，丁老師是你什麼人？」

「表哥。」她答。

「表——哥？」我搖搖頭，拉長了聲音反問她：「恐怕關係不僅這麼一點兒？」

「表哥就是表哥，什麼叫做這麼一點兒那麼一點兒？我不懂！」她又笑了，笑得那麼溫柔，俏皮，長睫毛不住的閃動。

「幾時請我吃喜酒？」我問她。

「喜酒？不容易。」她搖搖頭，一本正經的樣子：「我不贊成他的志願。」

「是什麼？」我急於要知道他們的情形。

「航空。」她緩緩的回答，凝眸看着薔薇花外，從那熱情的眼波裏，我知道她深深的愛着她的表哥丁老師。

我們在晚風裏徘徊，丹娜對我訴說了她的期望，心願和痛苦。我暗暗的替了老師幸福，有這樣一個聰明美麗的女神鍾情他，同時，我又擔憂着他們的結合不能成功。

日子過得很快，轉眼放暑假了，學期結束的時候，丹娜的成績是全班第一，我真佩服她的聰明，超人的聰明。



她並沒有和我一塊兒返北平，原因是她的全家回廣東了，於是放假以後，她到了南國。

漫長的一個暑假，丹娜的消息沉沉，像她那樣的嬌小姐，自然懶得動筆寫封信，我雖是很惦記，但也不高興先寫信給她。

秋季開學，小別後的重逢，丹娜似乎比以前清減了些，丰韻却分外動人；在教室裏她還是與我同座，宿舍却分開了。

上課以後，我發現英文教師已換了別人，於是悄悄的問她：「丁老師呢？可是學航空去了？」

她黯然的點點頭。

「你們真是一對，英雄與美人。」我還毫不知趣的調侃她。

「別胡說！」她皺着雙眉：「我和他吹了，他偏要學航空，我偏不贊成；那種提心弔膽的日子，我過不來。」

我真有些爲他們惋惜，禁不住說：「你不是很歡喜他嗎？」

她點點頭，但立刻又搖搖頭，使勁兒咬着下唇說：「我甯願做他的情人，不做他的夫人。」

「丹娜！你真有點——」我笑得說不出話來。

「有點浪漫，是不是？」她又俏皮的笑着，長睫毛不住的閃動。

從此以後，丹娜不再提起了老師的事情，不過她一天總要看好幾次信箱，我心裏想：也許丹娜還希望了老師沒有忘情於她，然而她每次都是失望。

這一學期，她被選爲級長，自治會主席，文藝股幹事，此外又加入了歌詠團，話劇組，校內的工作固然是極其忙碌，校外的交際也頻繁許多，我幾次到宿舍裏去找她，總是不在。

小考的成績發表出來，丹娜的分數，大不如人，她自己雖滿不在乎，我却替她可惜，同學之間更是飛短流長，胡造了不少的謠言。

聖誕節的時候，她和一個姓梁的同鄉青年訂婚了，兩家都是社會名流，盛況自是非凡。我一連好幾天沒有看見她的影子，心裏却老記憶着她和丁老師的那一段情誼。

那天黎芝瞧見我，劈口就問：『丹娜怎樣了？近來歌台舞榭間常常有她的足跡，你應當勸勸她。』

「她忙得很哩！成天連影子也瞧不見，怎麼勸？」我說。

「其實勸也沒用，一言以蔽之，聰明害了她，財產誤了她！」黎芝大刀闊斧的說了出來，我只有點頭的份兒。

停了半晌，她又開口了：『真可惜！我知道她是不會墮落的，不過，這麼一個聰明人，平平凡凡的度過一生，未免太埋沒了。』連淘氣的黎芝也禁不住一聲長嘆息。

黃昏的時候，我看見丹娜從校外歸來，連忙到宿舍裏去看她，這回真出人意料之外，她臉上沒有溫柔俏皮的嬌笑，長睫毛上掛着晶瑩的淚珠。

「怎麼啦！」我連忙問。

「我也不知道怎麼啦！」她嗚咽着說，同時遞給我一個信封：『這是他剛寄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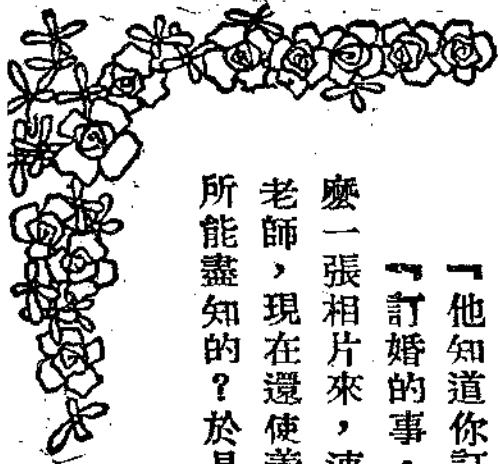
信封裏只有一張四寸相片，是一個英姿煥發的軍人，我一看就知道是丁老師，後面寫着：『Love me little, and love me l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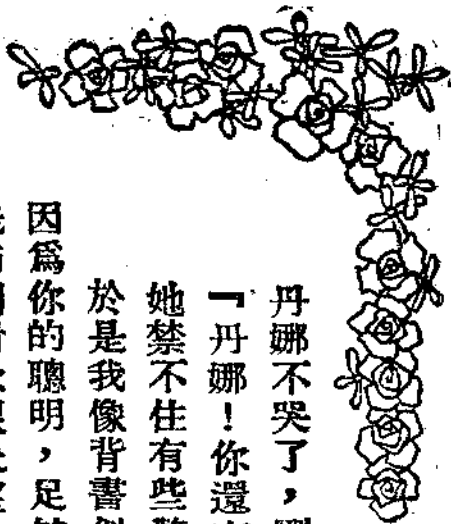
「他知道你訂婚的事嗎？信上可說了沒有？」我真替他們難受，好奇心使我忘了冒昧。

「訂婚的事，我還特地叫人瞞着他的，因為怕他傷心，現在也許被他知道了，你瞧！寄了這麼一張相片來，連信都沒有一封！」她放聲的哭了起來；我可有些不以爲然，是她自己對不起丁老師，現在還使着嬌癡性子，何況丁老師根本就沒有使她怎樣難堪！可是這些事情，豈是局外人所能盡知的？於是我只好說了兩句不着邊際的話：『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方洋！你說得不錯，我實在太對不起他；」丹娜擦乾了眼淚：『不過，他也太剛愎自用，一句話都不肯依我。』

「你現在後悔嗎？」我試探着問。





「不後悔，我幹什麼都不後悔；自從他決定學航空以後，我壓根兒就不再和他好了。」她說得那麼堅決，可是我才不相信哩！

丹娜不哭了，剛才的事情好像已經遺忘，她打開化粧箱，面對鏡子，曼聲唱着曲兒。

「丹娜！你還有別的事嗎？我想和你說幾句話。」我一本正經的望着她。

她禁不住有些驚異，却又嘻皮笑臉的說：「有話請說罷！我洗耳恭聽。」

於是我像背書似的說了一大套話：「丹娜！我覺得你近來改變得多了，我並不勸你用功，因為你的聰明，足夠和那班書獃子競爭還有餘；不過，你似乎太隨便一些，這回小考的成績，老師們對你很失望，懷恨你的同學，還造了不少的謠言；這是何苦來？你只要稍為留意一下，就不會失敗了。而且，你有這樣天賦超人的聰明和智慧，為什麼不努力幹些有意義有價值的大事業呢？別把戀愛看得太重要，那不過是人生過程中的一支插曲，並不是必經的道路。」

「你懂得什麼？幾時學會了演說的？」她眉毛一揚，還是笑得那麼俏皮；舉起一雙纖纖玉手，指甲上塗滿了猩紅的蔻丹：「你瞧這顏色好看嗎？」

我真是滿腔的不快，黎芝說得不錯，聰明害了她，財產誤了她，勸也無用。大半天我沒有開口，她越是笑得俏皮，我心裏越是氣得厲害；最後我實在忍不住了，大聲的對她說：「你用不着笑我！以後決不再向你說廢話！」

我頭也不回的就走出宿舍，重重的脚步，踏在地板上，咚咚作響。耳朵裏只聽見：「方洋！方洋！我跟你鬧着玩的……」

可是我發誓從此不再理她，飛也似的跑回了自己的寢室。

從那天起，我不再和丹娜說話，好幾次她望着我笑，我總將眼睛瞧着別處，只當沒有看見。

大考近了，她似乎用功起來，既不出外，又開了兩次夜車預備功課；我心裏很高興，她畢竟依了我的話。不過我還是不愛理她。

學期總成績發表出來，我們班上的第一名，仍然屬於歐陽丹娜；對於她，我除了又崇拜又惋惜以

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放了寒假，日子匆匆的在北風裏逝去。

開學以後，丹娜一人來得最晚，我還是不和她說話，自然，她也不會再向我借筆記抄。而且這學期既不和她同座位，更不和她同宿舍，因此我們互相疏遠了。

那是我們中學的最末一學期，不論是誰在功課上都加緊些；可是丹娜却仍然一貫作風：平常她還是忙着交際，及時行樂；考起書來，仗着她的聰明，智慧，仍舊是出人頭地。

我真惆悵：上帝既賦予她那樣美麗的生命，爲什麼不再給她一個美麗的靈魂？上帝既賦予她那樣聰明的才華，爲什麼不再給她一個聰明的思想？她正像一朵暖室裏的薔薇，受不了風吹，雨打；只是嬌媚地在溫馨的花房裏供人欣賞！

一學期過去了大半，她老是那樣的愉快，我老是那樣的惆悵。

偶然我病了兩個禮拜，住在醫院裏，同學們都在忙着功課，無暇看我；於是成天只有用模糊的睡眠，消磨那最難消磨的病的生涯。

好像是星期日的黃昏，一陣輕柔的笑聲，將我從昏睡中喚醒，朦朧間睜開了眼睛，她穿了一件淺綠的綢衫，捧着一束嬌豔的薔薇花，亭亭的站在我的床前。

「丹娜！是你？」我不禁喜出望外地喊起來。

她微笑着點點頭，將薔薇花放在瓶裏，隨手拉了一張椅子，坐在我旁邊，輕輕的說：「還生我的氣嗎？幹麼老不理人，今天看你和我說話不？」

「偏不！」我笑着說。

「不理我，我只好走啦！」她笑着站了起來，看着手錶告訴我：「上自修的時間到了哩！我真該走了，醫生說再停兩天你就可以出院，我來接你，好嗎？靜靜的休養休養，畢業考試就在眼前了。」

她嫻嫻的走了出去，目送着她的背影，我深深的感到她的友情，親切而可



愛。

出院以後，我不再和她鬧彘扭，恢復了當初的友誼。

好容易才考完了畢業考。

流水帶去了落花，任憑千萬片榆錢，也買不住殘春。告別言旋的時節終於來臨。

她拿出 Autograph 叫我留字，我想起了幾句話，不知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一時却記不起來；提起筆，不加思索的寫着：

櫻脣上凝聚着天下的智慧，

眼波中流露了人間的聰明；

櫻脣眼波，終是夢痕，

聰明智慧，願你永存。

寫完，她接過去看了一遍，輕輕的說聲：「謝謝！」這回她沒有笑，瞧着遙遠的雲天，如有所思，那一雙眼睛，流動時像天空飛走的明星，凝眸處似不起波瀾的大海。

分別的時候，我們還約着同考一個大學哩！那是一九三七年的殘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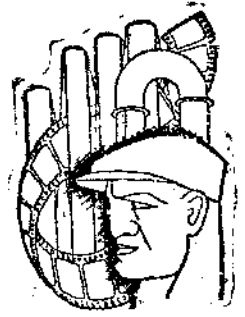
然而，烽煙起了；五年來：多少事滄海桑田，多少人東飄西散。誰能知道重相見是何年？何月？何日？

如今，又是料峭的春寒，又是雪在江南，我忽然接到丹娜從南國寄來的信。

信上寫得很簡單，却報告了兩個消息，一喜一悲；喜的是她已經與梁結婚，生活優閑而舒適。悲的是兩年前丁老師在一次激烈的空戰下犧牲了。

雖然往事像輕煙淡霧般的易於消逝，可是回憶起來，那一雙深邃明亮的眸子，那一張小小欲笑的紅脣，我永遠也不會忘懷。這一朵暖室裏的薔薇，已找尋着溫馨幸福的歸宿，我却無端的爲她惆悵；那鷺才，那絕豔，那奪人的聰明與智慧，都平靜的在人生之流裏無聲無息的流了過去。

提起筆，展開信紙，打算寫封信寄到遙遠的南國；可是我該爲她祝福呢？還是爲她傷感呢？



電 醫 生

郭棟材

H. Dyson Carter 原著 · 譯自加拿大「雜誌文摘」九月號

今日的醫學，已進入了有驚人發展的境界內，因為醫生們已在歷史上第一次找到了一疾病是什麼？」的答案。

早在巴斯德氏之時，我們已知道了疾病是由於病菌的攻擊而起。可是實際上，疾病却是病菌在人體內居留後所釀成的損害。

平常我們就在就診時，你先告訴醫生你的感覺如何，然後就尋覓其他你沒有注意到的徵象，這二者加起來就擬就了一條線索，因而推斷出你的病狀。

現在，已有一種奇特的電氣裝置發明，於是顯得向來所沿用的捉迷藏式的診斷方法是太幼稚了。這個新發明，實際上就是一具將疾病在指針與刻度盤中記錄下來的東西。

這個新的診病機可並不是實驗室中的玩具，它是早已在從事製造了。許多優秀的科學家都參加這個工作，它已能夠測驗一種最令人困惑的疾病——肺炎，這個「電氣醫生」能在各種症象出現之前指出肺炎的來臨，它能正確地告訴你危機在何時到來，它能指出

一種含硫的藥劑能否醫療這個疾病。並且，它能在一個醫生絕不敢估斷猜測之前回答一個可怕的問題——生或是死？

在我們聽來，這好像是求神問卜一樣的不可靠，然而這種新工具却是根據極端精確的原則。在科學的各種部門中，極少能夠及得上電化學這樣準確精密的，這個「診病機」就用電力來搜索疾病中的化學的祕密，這種診察並不是揣測，那機器並且能將診斷結果「寫下來」，所以更能避免錯誤。

在這種臨床診病的奇蹟發現之前，醫生們固然也應用許多工具：X光用來透視內部情形，顯微鏡用來鑑別各種微生物，電力心臟跳動記錄器用來記錄心臟的動作……但是這些只不過是幫助診斷而已，它們並不能確實地斷定，因為人類的眼睛，腦筋，以及意識，會影響到它們所得的結果。

由於上述的原因，診病機即應運而生，當它說出你有病或是無病時，這並不是欺騙，所以它顯然是有別於現在所應用的各種器具。

病菌如何能使我們起病呢？沒有人知道。美國的格魯斯來博士(Dr. M. L. Crossley)以為病菌是人體內的怠工者，它們使幾個體內的主要中心受損，當疾病一感染之後，體內的化學系統即為之混亂，疾病就是細胞中化學元素分解所得的最後的結果。

一細菌所做成的化學損害是什麼？這或許是太複雜，不易為人所把握。但是，沒關係，只要有任何的化學變化，就一定有各種方法去把它探察出來。「這是格魯斯來博士說的。

我們只要想到一次空襲的情形，當炸彈爆發，烟及火焰升騰起來，那時飛機的駕駛員就會報告說：「這個大火就指示說我們已擊中了一個油池。」

格魯斯來博士主要的意思就是想找到一些方法，能迅速地看到病菌襲擊的創痕，指出這化學的「烟和火焰」。雖則是沒有機會可以得到一個近影來仔細觀察，但却要指出了這化學的「烟和火焰」的所在。

回溯至一九三八年時，格魯斯來博士會到巴拉圭遊歷，得以看到海洛夫斯基(Heyrovsky)和勃狄卡(Bridica)對於「偏光記錄器」的研究工作，這裝置的主要部分是一個水銀的小噴泉，將水銀噴下到一小管水中，然後將電流從這管水中通過，電流通過多少都記錄在一張照相片上。

用不同的化學藥品加到水中，海洛夫斯基和勃狄卡在照片上獲得了各種規定的波形，每一種化學藥品所得的結果前後永遠相同。有一天，他們就用人血以代化學藥品，最初是用一滴健康者體中的血液，其次又改用一個患有癌病的人的血液，這二者根據照片上的指示出的是二種極不同的波形。

這個試驗給予格魯斯來博士以一個啓示，經過了長期的計劃之後，他自己開始了對肺炎的試驗，他不敢用人類來作試驗，因之僅能用狗來代替，將這可怕的疾病使狗感染，於是肺炎就在一種特別的方法下開始了，使狗得到了同人類一樣的疾病。

未曾將病源放入之前，先將每只狗的血液在偏光記錄器中試驗過，它們所得的波形是完全相同的，然後將這可怕的疾病每分鐘注入狗的肺中，並經常將結果記下，那個偏光器並非與狗相連接，而且每隔一會兒就將一滴血採去試驗。

格魯斯來博士所希望得到的結果，只不過是僅要得到一些偏光記錄器表示疾病發生後血液的波形的變動情形，但是竟得到了超過了希望的結果：

在任何一隻狗都未曾在外表上表現一些病象時，偏光記錄中的波紋已開始上升，波形是穩定地向上爬，到那條狗發熱及喘息時，狗的血液中所測出的波形

已有了極劇烈的變化。接下來，即試驗出二種令人困惑的發現：第一個是當他將含硫藥劑給予病狗以助其殺菌時，偏光圖中並沒有表出血液中的化學成分有任何改變，這一點是極端重要的，它證明了含硫藥劑並不能幫助身體反抗疾病，它只不過是一種殺菌劑而已；而殺菌與抗病則簡直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

第二：這電力診病機在肺炎的過程中能極密切地指示出病況的發展，遠勝於其他任何的方法。我們一向所用的 X 光透視肺部，僅能在疾病的危機已過之後方能顯示出來；但是當 X 光透視報告說病人已恢復正常的康健狀況時，偏光記錄器則仍指示出，病人仍在危險之中。所以格魯斯來博士說：「在偏光圖指示出痊癒之前，那條狗已顯出良好的狀況。」

在另外幾個較悲慘的試驗中，格魯斯來博士注視肺炎症使狗致死的情形。當病菌數目大增時，肺部的血管被塞住，氧即不能達到身體中的細胞內，極重要的化學作用因此即停止，結果使血液中主要的蛋白質改變了，於是血液即被破壞。

這就是那極度敏感的水銀噴泉所能偵察出來的！它將它底電力的手指，按在幾處化學的脈搏上，它注視着並報告着身體對於化學破壞作用的制止的情形，最後它警告壽命已盡，經過了這一步之後，體內生活

的細胞已被擊敗，這樣就使化學的分解工作完成而進入死亡的道路。以上的一切，偏光記錄器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它。

格魯斯來博士的功業自然是最動人的，因為它能在任何的現象出現之前即指出肺炎發生的狀況，並且能告訴我們病菌是否已經消滅，所以這功業實在是診察病症法的革命的信號。可是這並不是已經馬上能夠應用，在醫院的各種器械中添設這個「電醫生」之前，還必須對動物或人類的患者作更多的試驗。

令人感奮的將是偏光記錄器將來的進展。格魯斯來博士並不很樂觀地以為他的發明可以告訴你這種是什麼疾病，那種是什麼疾病，這工作可讓顯微鏡來做，但是他以為它却可以預先指出疾病的情形，而這種能力可以大大地增進它。由於這種關係，因此將來可以有一種正確的方法來決定每一個病人所應用最良好合宜的藥劑，以及治療所需期間的長短。

在科學上我們所希望的此項設備，雖然不久就可以實現，但是那偏光記錄器在現時終還是簡單，這正如最初發明時的那副簡陋的顯微鏡一樣，而生物學家今日對於血液中究有何種變化方使它底波形變動的這問題也不能解答。不過，更精確的儀器不久終能發現出來的。



植物的寶庫

周 錚

一株株的樹木，矗立着，放出撲鼻的香，配着綠色的葉，色彩是異常的明媚，供人欣賞，精神上頓時增添了無上的樂趣。

生着虬曲的枝條，年年萌發翠綠的葉片，開花而結實，當種子隨風飄去，把它們的子孫移植到遠遠的天邊，繁衍它們的種族，便完成了它們唯一的使命。大自然的打擊，環境的挫折——風吹雨打，雪壓冰凍，把它們鍛鍊得異常的充實，威武地兀立着，樹幹隨光陰的逝去而日漸膨大，到得長到合抱大時，那知人們已換了好幾代了。要是人們投在樹陰的懷抱之中，就是把頭顱橫臥在頸端，還不肯讓我們窺見它們的樹梢，僅僅看見一大頂蒼鬱的綠傘，好一片偉大的景色。

一盆盆柔弱的花草，雖約束在這樣狹小的區域中，仍能開出鮮豔的花，放出撲鼻的香，配着綠色的葉，色彩是異常的明媚，供人欣賞，精神上頓時增添了無上的樂趣。

樹木的向榮和花草的豔麗，這是自然界合乎邏輯的現象，不過形成這種現象的資源，當然是仰給於它們的寶庫——土壤，來供給它們生長的原動力，因此土壤與植物當然發生了極密切的關係，好似人們與衣食住行的關係一樣的重要。

植物的寶庫中貯藏的却不是金銀珠寶，而是一些我們意想不到的賤東西，然而這些賤東西對於植物却也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功效，那麼寶庫中到底貯藏着些什麼東西呢？

細細地把那寶庫檢點一下，便可知道完全是由各種大小不同的團粒所組織成功的，這種團粒中又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土粒子，大的像粗

砂，小的像灰塵，它們所以能結成團粒，完全是靠膠體物的黏着力。土壤因土粒的粗細，可分成礫土，粗細砂土，泥沙和黏土六種，土壤的性質也因這六種成分的多少而決定，礫土的成分多，土質便變成極鬆；若黏土一多，便變成黏性了；

有的植物喜歡礫土，有的喜歡黏土；猶如我們人類的口味也是各人不同，有的喜辣，有的喜甜，是一樣的道理。團粒之間當有空隙，被水分佔居着，一旦水分出去，便換了空氣；團粒大，空隙也大，蓄水雖

很多，排水也很便利，所以全賴無數小空隙把水分含著得很飽滿，植物的根鬚包圍得密密地，並能發出一種微妙的吸力，把那些水分吸收

去了。在土粒中還含有其他寶貴的東西，那就是植物十分需要的肥分，肥分在黏土中頂多，礫土中最少，所以黏土很肥沃，礫土很瘦瘠；

肥分的形成便是動植物的尸體，經

過了細菌的分解作用，把它們製造成很簡單的物質，土壤便是這種簡單物質的貯藏所，植物若感需要，土壤就毫不吝嗇的供給它們，植物即能欣欣向榮起來，土壤也算盡了保姆的責任了。寶庫中還有各種的礦物質，這是我們肉眼所不能瞧見的了。廣物質也是植物生長所必需的資料，土壤中礦物質的種類可算很多，土壤的顏色也變得很繁複，共有三十二種之多，紅，黃，白，黑，棕，橙等單色，還有各種的混合色，一種土壤中就有各種色彩，那是表示含有各種的礦物質，也就形成了一件很複雜的工作，讓化學家細細地分析吧！寶庫中既含有這麼許多植物的一「財產」，那麼和植物有什麼關係呢？

第一：土壤能供給植物的生長和種子發芽所需的水分，種子缺乏了水分，便不能發芽，也不能繁衍它們的種族，所以土壤實在是植物

傳種接代唯一的一「保護人」。種子與土粒接觸得很近，當種子開始吸收水分，土粒便盡力的供給，水分吸足，種子便可萌出兩片微弱的子葉來，葉片日長夜大，根鬚朝伸晚延，一線的生機才可挽救過來，百年的參天老樹，也是經過這步手續的。若在這萌芽的當兒，土壤要是把水分吝嗇起來，那種子惟有嗚呼哀哉的一途，可是土壤若含有水分的話，斷不會幹出這種絕子絕孫的禍事來的，所以植物情情願願的終生生長在土壤的懷抱之中。

第二：植物的生長和種子的發芽，不單要水分，還要氧氣，可惜空氣中雖有很多的氧氣，植物的莖葉沒有本領來吸收，只「可望」而「不可即」，惟有土中的水分能把空氣中的氧氣「抓住」而吸收，根鬚便把水分吸收，也「討得」了氧氣。土中的水分不可老是停留在一處不動，水分不動，便妨礙到土中

空氣的流通，因此細菌便猖獗起來，使根鬚和種子害了疾病，便起了腐爛的作用，消失了它們的生機。

第三：土中還含有肥分和各種重要的化學原素，是植物生長和種子發芽的必要因素，這化學原素由水分攜帶而滲進植物的根鬚，再到植物體的各部分，供給它們應用，植物之能長大，大半是依賴它們。

第四：植物繼續不斷的需要水分和氧氣，要解決這種需要，須在植物根部活動區域的土壤，有特殊組織，俾使空氣和水分有川流不息的機會，這就是需要土壤的空隙。若空隙過大，空氣雖能通達，而水分不容易容納起來，而迅速漏盡；若孔隙過小，水分雖能容納，而空氣不能流通；前者像礫土和粗砂土，後者像黏土和泥沙；這都不是理想的土壤，所以真正適宜植物生長的理想土壤，便是空隙足可使空氣流通，又可保蓄水分。

植物的寶庫雖源源不絕的供給植物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資料，正是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之感，然而在這個宇宙中，決不有這種無窮盡的現象，終有發生「坐吃山空」的一天，植物的寶庫當也是合乎這個原則的。

天公若不作美，不肯下雨，加以炎日當天把火燄一般的光芒直射到地上來，土中僅有的一些水分，當化汽而飛逃，土壤中便乾燥起來，土面常有發生龜裂的現象，植物的根仍殷殷的向土壤「討取」水分，可是土壤的本身這時已乾渴異常，當然是愛莫能助了。植物的根鬚吸不到水分，只得還報地面上的枝葉，於是枝葉頓時倒垂下來，這是一「哀求上天，快賜甘霖」的表示；土壤表面的龜裂，這因為平時土粒的周圍包有一層水膜，水分愈多，水膜愈厚，若久不下雨，水分難得，可是地面水分的蒸發，照常進行

，真是入不敷出，水分漸漸的蒸發而減少，水膜也因而變薄，於是土粒因失去水分，而漸收縮，因此在土壤比較微弱的一點。發生裂痕，便形成了龜裂的現象，龜裂當然是表示「水分拮据」的明證。地面上的植物要是是花木的話，那一定是有人栽培的，那不用擔心，聰明的人們一見花木的萎垂，立即把清水送過來，讓他所心愛的花木飽「飲」甘露而蘇醒轉來，才使那個種花木的人眉花眼笑起來。

土壤如過於潮濕，土粒當膨脹起來，空隙也被脹沒，土中到處都是水分，空氣當然被排擠出來，若被人們的腳踐踏一下，便受到了外部的壓力，結果土粒便膠結得更緊密，土粒凝成的團粒組織也破壞，便成了膠塊。植物的根鬚也無力伸展，膠結在土中，若時日過久，土中細菌開始活動，根鬚便起腐敗，那株植物也如生了殘疾一般，枝葉

稀疏，怪可憐！這時全賴聰明的人們如何來改進？如何來耕作？栽植那一種的植物能抵抗黏性之土質？這是都需園藝的專家來研究的。

土壤雖是植物生長的立足點，而且還密佈了昆蟲的蹤跡，蚯蚓的寓所，螞蟻的國家，地蠶的公館，還有其他不知其數的小蟲潛伏其中，真够熱鬧。可是土壤實在是不大歡迎它們光臨的，這因為它們是害多利少，把土壤弄得七穿八孔，「體無完膚」，而且還要蝕食土壤唯一的寵兒——植物的根鬚。當植物種子發芽的當兒，那些寄居在土中的害蟲更形活動，要是種子的生命受到損害，土壤倒擔起心事來，其實這責任當是由播種人來擔負的。

總之，植物寶庫中的「財產」是很複雜，不易清算，不過在我們人類看來，真是賤得不可再賤，可是對於植物方面，却和我們現今將白米視作珍珠一般的寶貴呀！



澳大利亞的水中動物

沈翊鷗

節譯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澳大利亞的大柵礁 (Great Barrier Reef) 真可說是自然界的奇觀，綿延於澳洲大陸的東北海岸，長達一千二百五十哩，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這裏的一切形成了一個有趣的對照。有的動物美麗可愛，有的醜得可怕；有的碩大無朋，有的渺小非凡；有的大胆兇猛，有的柔弱纖巧；在自然的光影中鳴奏着亂彈之音，為澳大利亞增加了許多動人的傳說。

• 珊瑚中的奇異動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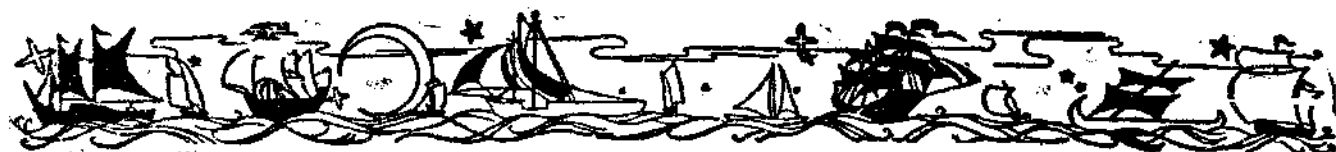
自然大柵礁中的特色還是珊瑚本身，差不多有無窮盡的種類，形狀和顏色。但它並不是鮮明燦爛的，它的美表現在濃淡適宜的調和光彩中。

大柵礁海港中有一種魚，可以算是世界上最難看的魚，也是最毒的。它叫做「石魚」(Stonelish)，真是一種令人厭惡的東西。牠的溼滑的身體恰如一團疣瘤，牠的寬闊上傾的嘴內帶一種病態的綠色；牠在水中游動時遲緩拙劣，缺乏其他魚類的輕快，美麗。不特此也，人一觸到牠，必將痛苦的死去。

牠的背脊上有十三根脊骨，尖如細針，每根含有兩支毒腺，但外表望去則為肉瘤，然一觸即發，挺然直立，毒液即向傷口鑽入。其毒無比，沒有什麼解毒藥可醫，傷者遭長期之苦痛後，終不免一死。



大柵礁沙灘上發現的黑鰐石，與昆士蘭的鱷魚同屬一科。



「泥針魚」(Mudskipper)或「行路魚」是大柵礁最有趣，最滑稽的一種；有趣是由於牠的時間消磨於陸上者多於水中；滑稽則爲了——想想看，一條魚用頭上的一隻眼睛直瞅瞅的盯住你，同時牠轉動另一隻眼睛觀四面望八方，你能不把這種魚歸入滑稽的一類嗎？

在陶格拉斯港東面的小島上，不時可見到泥針魚，因爲落潮時，那裏的泥沙灘上的海水即退去，於是便有許多泥針魚羣集於上面，有的甚至伏於熱帶常綠樹的斜根上。如果沒有人去打擾牠們，泥針魚輒藉側鰭慢慢前進，同時藉骨盤鰭的前衝力平衡身體。但，如果有誰碰到牠們，牠們便以驚人的敏捷姿態躍過泥灘，歸至水中。

但，何以泥針魚能在陸上活相當長的時間，而其他魚類則不免枯斃呢？自然還有一種「肺魚」，牠的空氣囊可行使肺機能，不過泥針魚却沒有肺，乃由於鰓後鰓上的擴大空洞之故。因爲它既能吸入水又能吸入空氣，所以它周圍的細胞組織便得以從空氣中吸收氧氣。

若以頂兒尖兒來論，我們還可以提一下最懶的魚，即爲印魚 (Pomora)。牠真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最懶的一種魚了。在熱帶海中時常可見到這種魚；雖然牠也是游泳的好手，頗能自立謀生，但牠「游手好閒」，每日祇懶懶的貼伏在其他大魚的皮膚上，如鮫，如龜，自己則毫不費力，誠可謂魚類中唯一的「汽車階級」了。

印魚長而紅，約有三四呎，頭上有一個橢圓盤，是鰭變化的結果，當牠貼伏在其他大魚上時，就憑藉橢圓盤之助，牢不可拔。印魚向前一躍即入水中，毫不費力，但若想從後面把牠拉下來，實在休想。所以大柵礁的土著就靠了印魚捕捉大魚及龜，其法是用一根繩索繫住印魚，用沙或手摩挲圓盤，以刺激牠的伏着本能，在看見了龜時便拋擲過去，只要繫印魚的繩索不卸下，牠便貼住龜不放。曾有一個土著應用此法，捕獲重達四十磅的大龜一隻。

·「美人魚」的廬山真面·

航海的人是多幻想的，他們織着美麗的夢，於是我們有一些美麗的故事和傳說，說是一個夕陽無限好或明月照汪洋的刹那，「美人魚」(Dugong)出現在波平如鏡的海上……。



• 魚人美的中想幻家海航——牛海母 •

的一對游泳器官之助，相當於哺乳動物之前肢。後肢的形跡已不可見了。

• 海鳥成羣 •

在夏天航行於大柵礁的藍色水面上，你將會看到遠處的珊瑚島上籠罩了一片黑雲，同時有一種奇特的，微弱的聲浪傳入你的耳鼓。

漸漸的，你把船駛過去，於是黑雲都成了飛鳥，成千成萬，不可以數計，飛翔於樹端，遊於雲中。你所駛近的島嶼大約是燕鷗的產地，一片黑雲實是黑燕鷗，又名「廣知鳥」，性喜活躍，為他鳥所莫及。

在較冷的季節中，海鳥在太平洋中度日，但春天却把牠們帶到了大柵礁中的各島上，牠們配偶，牠們營巢，造物也並未忘了鳥類，所以牠們也享受到春天。

西北島方圓僅二英里半，但其上有海鷗一二百萬之多，結果於那上面的燕鷗也有五十萬到一百萬之譜，所以真可說是鳥島了。牠們都不是小雀子，海鷗約如小鴨子般大，燕鷗略似鴿子。只要閉目一息，啾啾之聲即不絕如縷。島上的每一方呎，都有海鷗營居，而燕鷗則結巢於樹

但是我們如果一睹牠的本相，則一切浪漫幻想必飛至九霄雲外無疑。牠與象同屬一科，長約九呎，體重約為半噸。雖然是一個龐然大物，却不殺生，終年吃素，賴海藻為生。

印度洋中也有人魚，而大柵礁沿岸則到處可以發現，但人們並不稱牠們為海中的女神，而是一個不很中聽的雅號：「母海牛」。牠的顏色從紅灰到橄欖綠，參差不一。牠賴一條強有力的尾游涸，或許還憑藉肩側

上，真也可算得「上下客滿」了。

• 蟹兵蟹將 •

大柵礁的蟹也不少，有巨人蟹，有侏儒蟹，還有由誕生到死頻頻搬家的寄居蟹。有的蟹善於裝死，有的蟹殼如花圃，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而我們現在所要特別提起的是一種軍蟹。

要找軍蟹實不費吹灰之力，因為每逢落潮時，沙灘上便有成羣結隊的蟹兵蟹將，是皆軍蟹之屬也。軍蟹一名的由來，也是爲了牠們行時必列隊成伍，有如大軍過境。忽成單行，忽成大隊，忽向左轉，忽向右轉，真如軍隊操練一樣，很知道「維持秩序」。

但軍蟹全屬老爺兵，少爺兵之類，中看不中擊，你如迎上前去，牠們立即向後轉，毫無鬥志，而且爭先恐後，自相殘殺，烏合之衆也。不過牠們也有天賦奇能，善於「土遁」，原來牠們找到了一塊潮溼的沙灘時，用腳向下挖掘，不數秒鐘就蹤影俱無，不是土遁了嗎？

• 奇異的縫葉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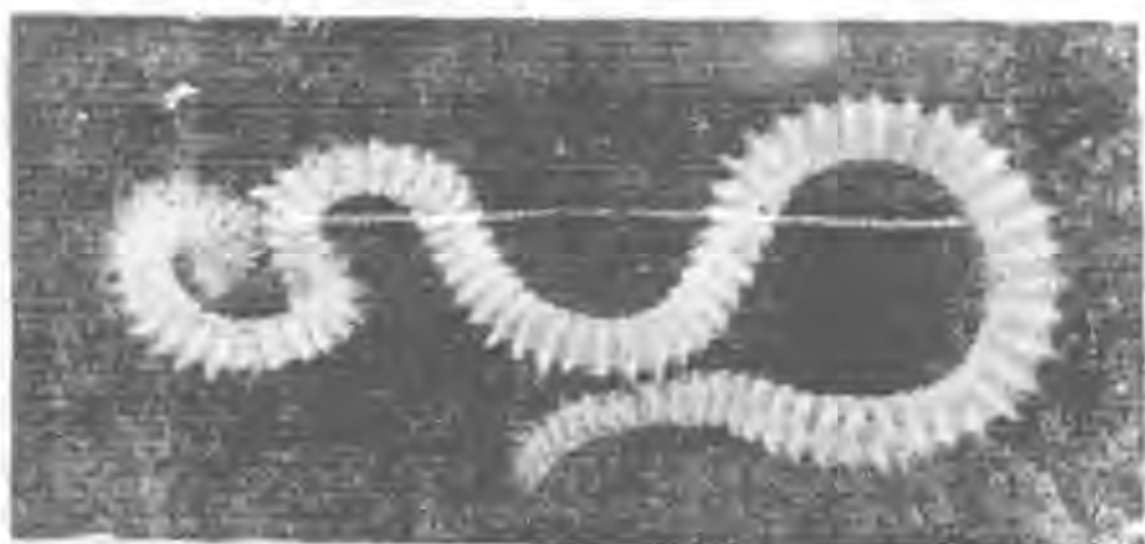
在大柵礁的許多島上，你常可見到用樹葉結成的一束一束東西，約如足球大小，這便是島上一種奇異的昆蟲之家了。牠是綠樹蟻，或叫縫葉蟻。不論以好鬥，或勤勞來說，美麗的縫葉蟻都可算做同類中的佼佼者。

若是誰胆敢鹵莽的敲破牠家的前門，牠們便一個一個的衝出來，落在牠們敵人的頸上，頭上，手上，兇惡的咬刺着。但何以這種昆蟲要如此出死力的保衛牠們的家呢？

如果你有耐性而又細心的話，或者你有幸運觀察這類勤勞的動物工作。牠要保護一己的卵和幼蟲。牠要使牠們舒適，不受雨打，所以便把樹葉聯起來，造了一個溫暖的家。如果你仔細



○ 寄居蟹由生至死，頻頻搬家不止。



。套手皮穿刺能，比無銳尖，刺針滿生身混蟲毛剛

觀察，便可以發現各片樹葉是用堅固的絲結起來的。但，或許有人要奇怪，因為縫葉蟻並不能造絲，牠們從那裏得來的絲呢？原來是從牠們的幼蟲身上，幼蟲之於牠們，恰如梭之於織工匠一樣有用。

• 剛毛蟲 •

剛毛蟲約有一呎長，但却是混身剛毛，尖細無比。即使戴了皮手套，剛毛也能刺穿，如果是不熟悉大柵礁情形的人，一定要大上其當。牠雖然沒有毒，但刺着手指也不免不舒服，而且一時難消。

• 蜘蛛釣魚 •

大柵礁中有一種蜘蛛，名為「紡績之后」，或叫大蜘蛛，每於夜晚結網於兩樹幹之間，而牠却懸浮其上。於是撒下了一根很結實的絲頭，端上有一個非常膠黏的球，稍上一點還有一二個較小的球。這便是牠的釣竿與魚餌了。牠用一隻前腳握緊「釣竿」，靜待魚兒來上鉤。說也奇怪，這種魚餌對於蠶魚像是有無比的誘惑力，不待片刻，就有蠶魚游來。這時大蜘蛛靈活地搖動牠的釣竿和魚餌，因為蠶魚也和許多魚一樣，偏嗜搖動的餌，牠碰着餌，就緊緊的被黏住了。

蠶魚上鉤以後，大蜘蛛拉起釣竿，向捕獲物射一滴毒液，於是便有佳肴可餐了。其手法之精，連釣魚專家都要自嘆不如！

• 珍珠紐 •

大柵礁的富源甚多，但珍珠紐也是一種大宗，每年行銷各地。但這是一種危險的行業，終年潛入海底，總不能長壽，據說是很少活過四十歲，亦云慘矣。

大柵礁實在是集合了自然界奇觀之大成，珍禽異獸，奇魚怪蟹，數不勝數，計不勝計，世界的奇妙，有時實超於我們的想像之外啊！

·私底下的話·

蓉玉王

時間過得真快，我自從民國二十三年來到故都，屈指至今，已經整整七年半了。在這裏，連今年在內，一共過了八個新年。不過，社會上的習慣是很難得在短時間內完全更改，所以舊歷的新年仍然以「春節」的名義存在着，「過年」的觀念仍然在大多數的人們心中佔據着。因此，在趣味上，「過年」的意味還未能在新年十足濃厚的表現出來。

廠甸，是故都新年的熱鬧點綴之一。據

久居此地的老年人告訴我，在前清的時候，北京大眾化的遊玩地方不像現在這樣多，所以每年一度的廠甸，熱鬧無比。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彼時平日一般人很少娛樂的機會。（交通不方便，夜間燈火不明亮都是主要的原由。）到了新年，時間上，經濟上都比較平時充裕，所以娛樂場所特別熱鬧。

新年的時候，從一日起到十日止，廠甸由各種攤販，各類遊人造成一片繁盛的地區。男女老少在這裏都可以各自找到他們興趣

不同的目的。也有琳瑯滿目的圖書

，也有輝煌燦爛的珠寶，也

有五花八門的玩物

，也有種類不同的

食品。我因為寓所

離這裏很近，也曾去過幾次，而且很感覺興趣，因為

廠甸可以說是本地風光的綜合的遊玩處所。

看電影是我主要的消遣，可是新年這幾天一次也沒有去，因為這幾天各機關學校都

放假，電影院家家都是擁擠非常，我真不願意在這時候去湊熱鬧，倒是因此多溜了幾次

冰。

說到溜冰，我覺得在故都真是一件痛快



·影兩蓉玉王伶女名·者作文本·



• 藝遊頭街的年新都故 •

事，住在南方的人多少免不得羨慕罷。北海，中南海，中央公園，這些寬闊的天然冰場，在優美的環境中，更使在那上面馳驅的人們感到快意。我的溜冰技術不敢說怎樣好，可是興趣很大。所以在冬季裏，溜冰幾乎成了我的一節日課了。

我的日常生活，盡量使之規律化。除了有戲的時候到館子去以外，每天必定要作的事像吊嗓，練把子，到王老供奉（瑤卿）家中去學習等，差不多便佔了一天的大部分時間。

除此之外，每天還要勻出一些時間作一

點增長知識的事情，比方說看看報，讀讀書，學學畫。書籍方面主要的是北平出版的以及上海寄來的雜誌，「萬象」便是我愛看的雜誌之一，此地出版的刊物像「三六九畫報」「立言畫刊」，上面都有很多關於戲劇理論的文字，對於一個以舊劇為職業的人是不可忽略的。除去各種刊物以外，小說要算我的重要讀物了。像還珠樓主的「青城十九俠」「蠻荒俠隱記」，真是引人入勝的作品。我這幾天正閱讀着曹禺的新作「北京人」，這部劇本聽說北京劇社正在排演，大概不久便可以演出了。

我曾經跟顏伯龍先生學過畫花鳥，又跟葉仰曦先生學過畫人物，所以也時常把時間用在這上面，我覺得作畫的確是陶冶性情的「好工作」。

玩的方面要算以電影為主了。故都的電影業，在近二年來非常發達，大大小小的園子很多，離着我家最近是「新新」和「中央」，所以到這兩處去的時候較多，不過要想看一點外國片子便不得不跑到較遠的「芮克」或「真光」去了。

我到王老供奉家去多半是在下午。老師的家中每晚真是高朋滿座，勝友如雲，除了諸同門外，像陳墨香先生等諸位劇學家也常在那裏，所以因此而獲得藝術上的知識實不在少處。

老供奉家中最近有兩件值得記載的事

情：第一件是王小姐鐵瑛和青年藝人黃楚寶（黃潤卿之子，黃桂秋之姪。）訂婚了。王小姐是老師唯一的掌珠。藝術上盡得老師的真傳，家學淵源是不用說的了。她又是一位非常聰明能幹的姑娘，老師家中的一切事情她都照料得很好，老師因此可以省許多心，而把精神多用於訓導衆弟子。老師本來捨不得女兒離開自己，可是姑娘大了怎能不出嫁？所以老師絕不肯因為捨不得而就誤了女兒的青春。這幾天古瑣軒中真是喜氣洋洋，這件王黃訂親的事成了大家談話的資料了。



· 隔一的古城門德哈 ·

另一件是王三少（幼卿）預備改唱老生的事。他現在每天吊嗓子，由二少（少卿）替他操琴。他的嗓子很亮，字眼也很講求。原來在十幾年前他本來學的是老生，後來才改的旦角，現在決定改回老生，每天用功。他自己說改老生有三年計劃，唱是一定要唱了，不過不到成熟，有十成把握的時候是絕不貿然從事的。

大約我這篇文章在「萬象」上刊出的時候，不但國歷新年已過，就是舊歷新年也早已消逝，而是春風煦拂的時候了！不久，我也許將回上海一行，一來探視探視我的舊家，二來看看素來關心我而經時不見的許多親友，作一個短時期的逗留。上海是我的故鄉，我不能忘了我的故鄉呀！



吃飯

陳靈犀

坐到飯桌子旁，捧上了飯碗

，有時會對着飯碗裏的一滿碗白飯出神發怔，兜上心頭來的是一個極複雜極玄妙沒法解答的問題：——人爲什麼要吃飯？

「爲了肚子餓，不能不吃飯；不吃飯便無法生存下去。」算是把我的疑問打破了吧？可是奇怪的事還有，還是無從擊碎悶葫蘆。

人在世界上，爲了要生存，不能不吃飯；但世界上又怎會長出飯來，來滿足人類的需要？人類是永恆的需要生存下去，飯便也永遠不斷的生長出來，使人類得以永恆的繼續生存下去？於是我又覺得做人需要吃飯的問題，從書籍上還可找到答案來；倒是世界上怎的偏會長出人類唯一需要的飯來？是爲了

世界上有飯這一類東西，人類才感到吃飯的必要呢？還是爲了人類要吃飯，世界才生長出這適應人類需要的飯來？如果世界上要是沒有飯這一類東西，人類是將會形成怎樣的一種現象，世界是否會不因此而毀滅？我真不敢想像！

「飯是從何得來的？我也會想到這問題，並且我也還能知道是由稻而穀，由穀而飯。可是田裏又怎會長出稻來？又未免有點茫然了。雖然我也曾誦過「荷鋤日當午」，一粒粒皆辛苦」的詩，終於免不了不知稼穡的譏笑。

其實倒不是把我的生活浸淫在琴棋書畫中，對於柴米油鹽的事，一向是不會加以多大注意的；要不是這兩年來受了實生活的教訓，我真不知米價是幾個錢一升，更不知

米於人生，是會有多大的影響。這種學問，是我讀了廿年書所還不會懂得的，如今才得使我恍悟，而且恍悟的還不止我一人。所以從吃飯上，我又悟到在書本子上未必會得到多少學問，有許多學問，是要從生活體驗上去發掘，決不是書本子上所能告訴我們的。

「飯是那裏來的？」我捧着飯碗，驀地又想起這個問題，便戲問孩子們，也能回說得來嗎？明知他們未必懂得，祇是問着玩。

七歲的小孩子一陽，告訴我是姊姊從米店裏軋來的，然後淘淨放在鍋子裏，用煤球煮成的。說得他的哥哥姊姊，都笑做一堆。可是笑雖笑，「飯是那裏來的」的問題，他們也不能回答。是啊，生長在都市裏的孩子祇能識得一個田字；田是怎樣的形狀，他們從沒見到過，那裏懂得田裏會長出稻來的事？即使知道米是從田裏產出來的，却不

知怎地耕種？

想起了一則類似米是從米店裏
軋來的故事，便說給孩子們聽：

「宋蔡京諸孫，生長膏粱，不
知稼穡，一日，京戲問之曰：「汝
曹日啖米！試問米從何出？」一人
曰：「從臼子裏出。」京大笑。又
一人曰：「不然，我見從席子裏出
。」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故也
。」——見兩般秋雨盦隨筆。

孩子們一陣大笑，連一陽也掩
着嘴，他們都知米決不是從臼子裏
出，也不是從席子裏出；雖然不能
知道米究竟從何出，却也比蔡京諸
孫懂得多了。這也許不是我家孩子
比蔡京諸孫聰明，委實是比不上他
們的「生長膏粱」，所以還能知道
是從米店裏軋來的，要是家裏有得
堆上十包廿包，說不定一陽會告訴
我是從麻袋裏出來的呢。再從另一
方面說，我家孩子，也正及不來蔡
京諸孫，他們那會知道臼子裏，席

子裏，都會出米，連臼子席子是怎
的東西，他們都還不會見到過呢。

和孩子胡扯，却也有趣，我便

又出題目，問他們「怎樣才有得飯
吃？」為了一陽鬧過笑話，大家都
相視而笑，不敢回話。我催問着，
結果還是不懂事的「一陽」首先答說：
「是拿錢去換來的。」這話不能說
錯吧？我便又追問：「錢是那裏來
的？」我猜想到一陽將會告訴我「
鈔票是從銀行裏去取來的」，不免

先自暗笑着；可是一陽正啃着一方
肉骨，沒有回話，他的小姊小娥，
便搶着道：「是爸爸寫了稿子去換
來的。」他的哥哥雪兒，也接嘴說
：「要吃飯，必先要學有本領。」
「不差，要吃飯，必須先要學
會吃飯的本領。」我替他們解釋着
。「決不是有了錢便有得飯吃，試
看許多有錢人家的子弟，照算他們
的家產，坐吃十多年，也吃不光，
可是淪為乞丐，過着討飯日子的人

也很多，便是爲了沒有吃飯本領的
緣故。」

「可是有了吃飯本領的人，便
能有得飯吃嗎？却也未盡然。要不
然，那些很有學問，很有本領的人
，都得有飯吃了，又何致有許多人
還是掙扎在饑餓線上，混不到一口
飯？」我是更進一步把這吃飯問題
，告訴孩子們：因爲這是人生的第
一大問題，要在世界上生存下去，
不能不吃飯，要吃飯，對於這個第
一大問題，不能不深切的加以研究

探討。可是孩子們也許不能懂得箇
中的奧妙，便又指着躲在我身旁的
阿花——一頭小狸奴，問孩子們道
：「阿花又怎麼有飯吃？牠又不和
爹爹般的會寫稿子，可以拿了稿子
去換了錢來糴米。」
一陽覺得這話很好笑，便又吃
吃的笑着，雪兒忙道：「牠會捉老
鼠，人家要牠捕鼠，便不得不養活
牠。這捕鼠便是阿花的吃飯本領，

有了這本領，自然有得飯吃了。」這話祇可說道個半着，捕鼠固然是阿花的吃飯本領，可是阿花却和旁的貓有着不同的享受，每當我在吃飯時候，我總沒有忘却了阿花，祇要桌子上有阿花嗜吃的東西，我總要夾些給牠吃，因此牠也很乖覺的，見我在吃飯時，便已跳上椅來，躲在我的身邊，簡直是和我食同桌，要是食時不見阿花，我必叫人找牠來；這天要是沒買魚腥之類，我必掏出錢來買牛肉餵牠，牠是怎樣的博得我這般優渥的厚遇，要孩子們給我下個轉語來。

這可難住了他們，都回說不出，一陽去問他母親，要他母親代答，他母親也攪不清我的話意，給一陽纏着，便隨口笑說道：「祇因你爹爹喜歡牠，所以把牠當做心肝寶貝看待。」一陽問我這話可對？不過話該掉過來說，不是爲了我喜歡牠，是因牠有討人喜歡的地方，所以我會喜歡牠，要給牠飯吃，魚吃，吃得比普通的貓來得好。

因而我便從人類爲了要生存，不能不吃飯，推論到要吃飯，不是單靠有錢有本領便行，還須要有阿花那般討人喜歡憐愛的地方，人家才肯給飯牠吃。阿花的討人喜歡，是盡職能捕鼠，是整潔，不同別的煨灶貓，是規矩不偷吃，不隨處便溺，是靈巧解人意，不惹人厭惡。講到做人，所以能够博人喜歡憐愛的，是有高尚的人格，廉潔的操行，要有義氣，要有仁心，忠於職守，篤於友情，不傲慢，不欺詐，要有禮貌，要懂好歹，心地要正直，態度要誠懇，那麼才能博得人們的尊敬憐愛，才不致就心沒噉飯地。譬如一陽能用功讀書，能有禮貌，能敬事父母；做父母的自然高興，給你做新衣服，買糖菓吃了。譬如交朋友，你能忠誠待人，人家也自然以忠誠待你，你能熱心幫助人家，人家自也會熱心幫助你了。到了你沒有飯吃的時候，朋友自也不忍眼見你活活餓死，要想法來幫你打破難關了。推而廣之，你能愛護一鄉一村的人如家人骨肉，那麼一鄉一村的人，也都把你當做家人骨肉了。你能貢獻你的力量爲社會國家盡義務，社會國家自也會給予你以更優厚的權利了。做人做到這個地步，還愁沒得飯吃嗎？換句話說，做人必須做到這個地步，才能有得飯吃。

再說阿花，要吃飯，牠還可以偷來吃，不照樣也可吃個快活嗎？可是牠如果有了偷吃的劣行，人家早已防備着，不會給牠偷吃到嘴；非但偷吃不到，爲了引起人家的厭惡，連牠應得吃的，也都不願給牠吃了，何況偷還要挨打？

再說阿爺的飯是寫了稿子去換來的，如果真是祇靠稿子上去換來的一點飯，那是怕餓阿花還不飽呢

。不瞞你們說，阿爺在這生活高潮下，還得有口飯吃，不致餓癟了肚皮，都是得到朋友們的助力；因爲阿爺不會做過什麼對不起朋友的事，所以朋友們還能樂於幫忙，而阿爺之所以不能吃到一碗更腴美的飯的原因，便是阿爺不能多做一點工作，多盡一點義務，無論對於朋友，對於社會，對於國家。因爲你要吃人家的飯，便得具有博人尊敬憐愛的條件，人家才樂於給飯你吃；講到寫稿，區區一支秃筆，那真愧煞人，怎能算得吃飯本領？

仔細想來，惟有博得人們的尊敬憐愛，才是吃飯的真本領，不惜金鍼度與人，寫出來以供吃飯的先生們做個參考，也是一有飯大家吃的一點微忱。如說卑卑無高論，那麼吃飯原本是件極尋常，極平凡，極稀鬆的事，談不出什麼大道理來；又不是玄學哲學，可以弄玄虛，也不是魔術戲法，可以掉槍花。

小說叢話

• 鄭逸梅 •

曹鵝雞編有「清代小說選」一書，將雁樓集之汪十四傳，西照堂集之湯琵琶傳，笠翁一家言之秦淮健兒傳，壯悔堂集之李姬傳，澄江集之費宮人傳，北野緒言之圓圓傳，漁洋文略之劍俠傳，邵村雜記之武風子傳，青門集之閻典史傳，觚賸之記英六奇將軍事，奇器目略之黃履莊小傳，懸榻編之奇女子傳，山齋客譚之聯貴賈禍，公案偶紀之兄弟訟田，小倉山房文集之四不論先生，游梁瑣亮儕，章實齋文鈔之孝豐知縣李夢登事，櫻花園文集之四不論先生，游梁瑣記之王天冲，諧譯之蝶螂城，崔東壁遺書之漳南俠士傳，右台仙館筆記粵中李氏女等，彙爲一編，並加註釋。彼莘莘學子得之，不但可增興趣，且可爲行文之一助也。

世人以著「牡丹亭傳奇」之湯顯祖，喻之爲中國之莎士比亞，其偉大可知。據錢牧齋列朝詩集謂：「湯窮老踰躄，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賓朋雜坐，雞埘豕圈，接跡庭戶，蕭閒詠歌，俯仰自得。」身後享盛名，固非始料之所及也。故吳霜崖有詩云：「一事平生差得意，案頭七種牡丹亭。」牡丹亭有如許之多，足見霜崖蒐羅之博。

天虛我生所著小說，常署桐園，或蝶仙，晚年撰「桃源夢」小說，署名默翁，則僅此一見。殆以世變方亟，欲爲金人之三緘歟？

星海不知何許人，著有奇情長篇「換巢鸞鳳」，書叙辛亥革命之際，某軍官之豔史，離奇曲折，變幻不可思議，而文筆亦極風華婉約，予曾窺其一斑，惜未讀竟其書也。

周亮工書影云：「葉文通名畫，無錫人，多讀書，有才情，留心二氏之學，故爲詭異之行，或自稱錦翁，或自稱葉五葉，或自稱葉不夜，最後名梁無知，謂梁谿無人知也。當溫陵藏書焚書盛行時，坊間種種借溫陵之名以行者，如四子第一評，第二評，水滸傳，拜月亭諸評，皆出文通手。」葉文通之水滸評，未知坊間尚有存否？頗欲一讀以爲快也。



兔子燈

汪 雲

過了「聖誕節」，學校中不久便放假了，然而生
活在寂寞中，小明的心中却覺得更空虛起來。

「聖誕節」彷彿一團耀目的夕照，又彷彿一條五
彩的長虹，它帶着燦爛的空虛的歡樂到人世間，却又
那樣迅速地默默消逝在時間的巨流中，只使人們感覺
時光的步伐走得太快，給失望的心頭多鑄上幾點惆悵
的黑斑。

放假本來是小孩子們最歡迎的事情，他們可以不
必再帶着凍得通紅的臉到學校中去，可以不必再天天
看到一些嚴厲的教師們的可怕的面孔，可以不必再為
一個艱難的算術題目而担心着明天的命運；他們可以
無牽無累地像小鳥一般自由地玩——他們可以儘情地
「打彈子」，「捉迷藏」，「堆雪人」，……一直到
天色晚了，才帶着一雙泥污的手，兩條疲倦的腿，和
一顆愉快的心回到家中。

然而這一些孩子們的自由的幸福，我們的可憐的
小明是完全被剝奪掉的，因為他有一個太富有的家庭
，和一對過於溺愛的父母——爸爸竭力要使他學得像
一個「上等人」的模樣，所以一步也不許他走到外面

去玩，說是恐怕學了別的孩子們的「下流」腔調；媽
媽則怕他受寒，怕他奔走得疲倦了生病，又怕他弄髒
了漂亮的衣服，終日把他像一個囚犯似地關在溫暖的
富麗的房間內。於是小明覺得寂寞了，便只能在每個
溫暖的房間內，或者在那些長長的烏黑的走廊中獨自
走來走去——他沒有一個朋友，他只能對僅有的一對
小狗和小貓說說心裏的話，或者對他的那些永遠是在
沉默中的玩偶們說說心裏的話。

在這種最難受的時候，臥室中沿馬路的那一扇長
玻璃窗，便成爲小明的最好的同伴，他倚着它時常可
以看到許多和他年齡相仿的孩子們在下面有趣地做着
各種遊戲；有時是「打彈子」，有時是「捉迷藏」，
如果逢下雪天呢？那麼更常會有一個臃腫的大雪人，
歪歪斜斜地跌坐在寂靜的人行道旁，圓圓地睜着用桂
圓核或者別的什麼菓壳做成的烏黑的大眼睛在傻笑。
他時常會應和着他們高興的歡呼獨自輕笑起來，然而
跟着也立刻會爲他的失去的自由流着眼淚。

他懷念着克勞斯——那身穿紅色皮衣，閃爍着晶
瑩的天藍的眼睛的可愛的小老人來！他回頭向壁爐看

看，壁爐中正輕細地爆裂着烏黑的煤塊。

「小明！可肚皮餓，要吃蛋糕嗎？」媽媽把他拉近身邊，用手輕輕撫摸着他的頭髮，溫柔地問。

「不，我不餓！」小明搖搖頭，他用眼睛看着媽媽的面孔：「克勞斯再會不會來呢？那穿紅衣裳的小老人——聖誕老人。」

媽媽的面孔像一朵漸開的鮮花似地笑起來了。

「又想起那個夢了吧？傻孩子！」她愛護地輕輕拍一下他的頭頂。「不要瞎想，你要常常想着的應當是「上帝」！是「上帝」賜一切東西給我們的。你要常常想着他，你才會得到幸福，否則，他便要發怒，他要降一切災禍到你的身上來！」

小明半懂不懂地聽着媽媽的說話，他想：「上帝！上帝一定是個很可怕的老人，他一定不會像克勞斯那麼和善可愛的，他也許比學校裏教算術的趙先生還要可怕吧？一定的，一定！」

他在疑問中挨過一段長長的差不多難以忍受的時光，隨媽媽走進那寂寞的陰暗的餐室，跟着唸過一段簡短的照例的禱告後，於是進一餐雖然豐盛可是滋味毫無的晚餐。

× × × ×

晚餐後，小明隨媽媽坐在臥室的壁爐旁，壁爐噴

吐着一陣陣令人困倦的舒適的暖氣，彷彿三春時的似酒的和風，使人忘記窗外還有凜冽的隆冬在散佈着濃暗。

媽媽靠在沙發上編結絨線衣衫，一面給小明講述着聖經中的關於「上帝」的故事；然而那些故事絲毫不能使小明感覺興趣。越講得多，他越覺得可怕，他確定媽媽口中的「上帝」是個易怒而可怕的老年人，他一定有一個鐵青的永遠扳着的像趙先生那樣可怕的臉形，他也動不動要發怒，要「責罰」人，正像趙先生責罰他的同學們一樣。

「上帝是不是也用一條像趙先生那樣的可怕的「戒尺」呢？」他想。

一想起趙先生的「戒尺」，小明便不由打一個寒噤。他低頭默默注視着面前的爐火——爐火像熱天的狗，不住伸舐它鮮紅的舌尖，又一剝剝地發着乾咳，他覺得有一絲恐怖蚯蚓似地爬上了心頭。

「媽媽！上帝大概很兇，他會不會愛我的呢？他是不是常常要發怒的？」

「不，他是愛着你的！你穿的這衣服，你吃的這蛋糕，以及其他許許多多東西，都是他賞賜給你的，所以你應當聽他的話，常常想着他。有不聽他話的人，他便要發怒的，他要降下許多非常的痛苦去責罰他

們，譬如：使他們沒有東西吃，沒有衣服穿。……

小明心中想：「我吃的東西，穿的衣服，不完全是媽媽買來的嗎？怎麼說是上帝賞賜的呢？」

然而他不敢說——正像在學校裏他不敢和趙先生分辯。恐怕上帝聽見了要發怒。

他懶懶垂下頭，再注視着爐火。他希望媽媽早點叫他去睡，因為他懷念着克勞斯，他想這小老人今夜也許會來的，他要詳細的問問他，上帝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是不是比趙先生還要可怕呢？——他猜克勞斯是一定會知道的。

窗外有一聲悠長的汽笛的尖叫在夜空中劃過。媽媽看看壁上的鐘，對小明道：「到窗邊去看看，是不是爸爸回來了？」

小明走過去拉開深棕色的絲絨窗簾，貼近凝結着一層水蒸氣的長玻璃窗，向外面看去：天空中正在下着濛濛細雨，有一輛汽車的電光劃破夜暗，風似地馳向模糊的遠方。

他不由又懷念起克勞斯。上次他們不就是從這扇玻璃窗的隙縫間走出去的嗎？——（見一月號「聖誕夜」一篇）他看看下面籠罩在隆冬的黑暗中的花園；樹木毫無聲息地，都在沉沉的酣睡中。

他又抬起頭來向馬路那邊看去。在花園的鐵柵門

左近，他看見有一堆黑影，彷彿一個沉重的包裹，在蠕蠕轉動。

他確定這不是克勞斯——這黑影比克勞斯的身體大得多。那倒像是一頭可怕的野獸，披着黑色的毛衣，它的身體在雨絲中閃閃地發光。

這是什麼東西呢？是不是一個人？不會是趙先生吧？不會是「上帝」吧？

他嚇得面色轉白，慄慄抖了起來，奔回去一把拉住媽媽的衣裳：

「媽媽！一團黑的東西，在走過來，發光，在花園裏，——」

媽媽也恐怖地站起身子，走近窗邊看了一下，回身慌張地按着電鈴，對走進來的張媽道：

「叫阿福他們去看看，花園的鐵門關不會關好，那裏好像有一個人，恐怕是小偷，叫阿福趕開他，但樣子不對，千萬不要先開門！」

一陣混亂的脚步聲在這富麗的「公館」內走動着，夜的靜默立刻被打碎了。

× × ×

小明跟着媽走進客廳裏——他並不冷，可是依舊在慄慄地抖。

客廳裏站着好幾個傭人：張媽，王媽，廚司長庚

，圍了阿福，……

阿福正在裏面粗聲大氣地說話，看見他們進來，便向媽媽走近一步，減輕了一半喉音說：「現在給他吃了一點熱水，差不多可以說話了。」他用手指一下躺在地毯上的一個人。「大概是一個小叫化，凍倒在那裏的。」

小明看見一堆雜亂的頭髮細草似地生在一個瘦小的頭顱上，骨突的兩頰旁深深陷了進去。面孔下面被遮蓋在一堆濕淋淋的破爛的衣服中，身旁放有一塊污黑的油布，雨水還在那上面晶瑩地發着光。

小明看着地上這可憐的孩子在艱難地呼吸。漸漸因為得到室中的溫暖，他睜開衰弱的疲倦的眼睛，用乞求的聲調喊着：「餓！肚皮餓啊！」

「我去拿點蛋糕來給他吃好嗎？」小明看看媽媽說。

媽媽看了他一眼，回過去對張媽道：「領他到廚房去，弄點冷飯給他吃罷！」

那孩子的眼中射出喜悅的光芒，他掙扎着爬起身子，拖着疲軟的蹣跚的雙腿，便跟隨張媽向裏走去。

立起身來，小明看見他和自己差不多長短，穿着濕淋淋的污黑的單衣褲，膝蓋的所在已破碎了，露出一塊蠟黃的皮膚來。

看見這戰抖的身體從面前走過，小明覺得彷彿有

一股凜冽的寒流，突然透入他厚厚的羊毛衫褲。

「張媽，拿我的衣服來給他換一換罷！」

「你去找幾件小明穿不着的舊衣服，等吃好後，再給他換上。」媽媽想了想後說。

那孩子感謝地看了小明一眼，便跟隨張媽走向廚房中去；小明也想跟進去和他說幾句話，却被媽媽喊住了：「廚房裏冷得很，回房裏去罷，等會叫他進來了好了！」

小明回到房裏，忙着把他的許多玩具搬出來：小火車，小刀，彩色的積木，以及許多大大小小的玩偶——連那個別着金色小胸針的「秀蘭鄧波兒」也在內。預備和新來的小朋友一同玩。

媽媽照舊靠在沙發上結絨線，看見小明在搬出這些玩具來，笑了一笑：「小明！你歡喜這孩子嗎？」

「我很歡喜他，我去叫他來玩積木好嗎？」小明說，預備走出房去。

「我已叫過張媽，等會領他進來的。」媽媽用手拉住他。「你覺得他可憐嗎？」

小明點點頭，忽然想起似地問道：「上帝大概是歡喜他的了？」

「這是因為他自己不聽上帝的話，所以上帝發怒

了，罰他受寒，罰他吃苦！」媽媽看完小明的面孔說：「你敬愛上帝嗎？你聽不聽他的話？」

小明心中更怕，他只好再點點頭。

過了一會，臥室的門一響，張媽果然領着那孩子走進來了。

「叫！這是太太！這是小少爺！」張媽吩咐說。

「太太！少爺！」孩子很有禮貌地鞠了個躬。因為食物和溫暖的調養，他的精神差不多已恢復過來。

他穿了一套小明的半舊的棉襖褲，臉上大概張媽也叫他洗過了，雖然顯得瘦削，可是頗清秀，兩頰給壁爐的熱燄一照，透出一陣可愛的紅暈來。

「你叫什麼名字，今年幾歲了？」媽媽微笑着問他。

「我叫何國樺，今年十歲。」很清脆的北平話。

小明拿眼睛看看媽媽，想叫他來玩積木；可是媽媽却似頗有興味地一句一句繼續問下去。

這孩子流利地告訴出他自己的悲慘的故事來。原來他早已亡故了母親，爸爸是一個小學教師，這次因為戰爭關係，攜着他遙遠地從北平跑到上海來，爸爸依舊在一個小學校裏廉價地出賣着他的精力，掙扎着維持父子倆的最苦的生活，可是飛漲的物價繼續在他們肩上壓下更重的生命的担子，終於，年老的爸爸在

貧病交迫中，像一頭力竭在沙漠裏的駱駝樣死去了，而這不幸的幼穉的孤兒便開始流浪在街頭，在二整天的飢餓後，他也終於被一陣寒風的重拳把他擊昏在花園門外了。

小明聽着他說話，覺得眼眶中漸漸潮潤起來。媽媽也似被這悲慘的故事所感動，沉默了一會，然後抬起頭來對張媽道：「你帶他去睡吧，讓他在這裏住一時也好！」

她揮揮手，在小明尙來不及說什麼話以前，張媽已答應一聲，把這孩子領了出去。

X X X X X

小明很早便醒過來，他恐怕驚醒媽媽，輕輕穿好衣服，便走下床去。爸爸還在那邊床上發出沉重的鼾聲，他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回來的，看看隨手放在沙發裏他的上衣上有一堆嘔吐的污漬，他猜想昨天晚上一定又是喝醉了酒回家，和媽媽淘過氣來的，媽媽的枕頭上不是還分明有着一大塊未乾的淚痕嗎？

他不知道爸爸那麼大的人爲什麼還常常要和媽媽淘氣？他不是常常告訴自己要學得有禮貌，不要和同學們淘氣嗎？爲什麼他自己喝醉了酒回來，總要對媽媽顯得那麼粗暴呢？

他記得爸爸從前並不是這樣的，那時爸爸還沒有

現在這樣鬧，他們還沒有搬進這座富麗的住宅，那時他對媽媽說話終顯得那麼溫柔的神氣，也從不到這末夜深才回來。聽張媽他們說，爸爸現在是「發財」了，他有着數不清的許許多多錢——他不知道這末許多錢爸爸是用什麼方法去弄來的，他也不知道要這許多錢來做什麼用處。不過他覺得，假使爸爸因為有了錢才變得像現在這末粗暴，他是甯可不要爸爸有錢的。

「上帝愛不愛爸爸呢？」小明想：「大概他是歡喜爸爸的，因為爸爸常常提到他，所以他歡喜了，於是他賞給爸爸那末許多錢！」

恐怕驚醒了爸爸要發怒，他輕輕掩上房門，便走向樓下的廚房裏來。

「小少爺！怎麼這早便起來了？」張媽關心地攙着他的手。「肚皮餓嗎？要吃粥，還是吐司？」

「我不大餓，給我吃兩片吐司吧！」小明掙脫了她的手掌，用眼光在廚房裏找尋着。「昨天那孩子呢？」

「阿樟！」張媽用低啞的喉音向灶後喊。

小明看見那孩子從灶後走出來，他似乎對這陌生的環境已顯得較為熟習了，但仍然不安地先向小明笑了笑，才走近他們身邊。

「阿樟！」小明跟着喊，過去捉住他的手掌。」

我們到花園裏去！」

「地上還是透濕的，不要到花園裏去！」張媽阻止他們，對阿樟道：「把這吐司和牛奶給少爺送到餐室裏，就在裏面玩一會罷！」

他們攙着手走到餐室裏，小明硬要阿樟和他分吃了自己的早餐。他喝乾最後一口牛奶，看看窗外的天空，對他的同伴道：「你是什麼時候起來的？比我還早。」

「早？一點都不早呢！」阿樟笑着回答——在孩子的純潔的心靈中，人類的階級觀念是最容易泯滅的。他現在好像一切悲痛的記憶都完全忘記了。「前些時候，我每天要去「軋米」，都是半夜裏就起來的。」

「軋米？」小明新奇地問。

「就是買米，」阿樟解釋着：「遲了買不到，一定要天曦曦亮就去等着，給巡捕編好號碼，然後一個一個地買。有好幾百人呢！排成長長的一大列，也看不到底——比這花園裏的樹木還要多！」

「那一定很好玩！」小明高興地問：「可惜媽媽不許我出去，否則，過天我們也去試試！」

「吃力得很呢，你沒有氣力，弄不來的。」阿樟搖一下頭說：「巡捕要打，背後又有許多人要擠上來

；你要用力，這麼緊緊擠着，才寫得到號頭。爸爸本來也不許我去，可是他白天要到學校裏去，晚上又要改卷子，有時要到天亮才睡，所以只好讓我去了！」

小明覺得心中有點難過，他走近一步，拖住阿樟的手，道歉地說：「我們來捉迷藏吧！」

小明掏出手巾來自己紮住眼睛，正要「捉迷藏」，忽然聽得門被粗暴地推開來，有一陣沉重的足聲踏進這餐室。他扯下手巾一看，進來的正是爸爸。

「爸爸！」他輕輕叫了一聲，看見爸爸的面色不好看，便坐向一旁的沙發上去。

「張媽！張媽！」爸爸大聲喊，看見張媽走進來，便發怒地說：「你管點什麼事？讓小明和這種孩子在一起玩，鬧成什麼樣子？」

他用眼光可怕地對阿樟掃射一下，便對張媽道：「把他領出去！」

小明看見阿樟低着頭，淚水在他的眼眶裏流動着，倏地斷線珠似的墮下地去，他覺得心中像有許多螞蟻在爬行似的難過起來，走過去對爸爸道：「阿樟是個很好的孩子，他——」

「我不許你跟他一起玩，回頭學了他那下流腔調！」爸爸大聲的喝着，小明嚇得幾乎要顫抖起來了，眼睜睜的看着阿樟一步步的走出去。

X X X X

自從阿樟來後，小明的生活變得有生氣得多，他不再覺得寂寞，不再常常在那長長的陰暗的走廊裏獨自走來走去，或者倚在長玻璃窗前呆望了——他已有遊戲的同伴。一等爸爸出去後，他便去找着阿樟一同玩；或者在臥室中堆積木，開火車，或者瞞住媽媽的眼睛偷偷地跑到花園裏去「捉迷藏」。

阿樟是個聰明的孩子，他不但是小明的玩伴，而且常常是他的教師。他認識許多小明所認不得的字，他懂得許多小明所演不來的習題，而他的課本以外的豐富的智識，在小明看來，更是非常驚人的——他似乎懂得比一個「大人」懂得的還要多。他懂得怎樣去「軋平米」，他懂得怎樣去生旺一隻火爐或煤球爐子，他只要看一下便知道每一隻菓子的生熟和好壞，他叫得出花園裏每一種樹木和花草的名字，……這些都是小明從來不會聽過和做過的，甚至學校裏的一切教師們也從來不會給他講過一句的！

而且阿樟還講給他聽許多有趣的故事，譬如：阿利伯伯和那四十個強盜，愛拉亭的神燈，彼得潘和一條叫「鐵鈎」的鱷魚的戰鬥，孫行者怎樣一個筋斗翻十萬八千里，……那些奇離的情節深深地吸住他的心，他覺得比媽媽講給他聽的許多關於那易怒的可怕的

上帝的故事有趣得多，那彷彿都是一些另一個離他很遠很遠的美麗的星球上的新奇的事。

他們很快地便混得那麼熟，那麼親熱，像一對最要好的親兄弟一樣，雖然爸爸依舊不歡喜阿樟，依舊不許小明和他在一處玩。

可是這成人的成見並不足以疏遠兩顆天真的心靈的接近，小明還是躲開了爸爸的眼睛去找阿樟一同玩，時常把自己的美味的糖菓和點心分給他吃。

沐浴在純潔的真正的友誼的溫暖中，小明忘却了可怕的寂寞，好些時候，他不再覺得鐘擺的滴答聲特別響，也不再時常去探望那彷彿並不移動的指針了。

可是，像一陣風那樣，寒假却很快地過去了。於是小明又得去看趙先生的可怕的臉，和許多纏得人頭昏的算術習題。

早上，爸爸用自己的新汽車送小明到學校裏，可是小明坐在那廣闊的教室中，却覺得心內奇怪地空虛，彷彿這地方特別陌生似的，而趙先生的鐵青的臉色，和嚴肅的聲音，也使他覺得彷彿比從前更可怕起來了。

他像一個囚徒似地默坐在教室中，教師的枯啞的聲音在耳邊響着，却一句也沒有聽進去。好容易挨到最末一堂課的鈴聲響了，他才高興地走出校門，被阿

福領回家裏來。

一到家，他便去找阿樟。

「你玩過積木嗎？我一個人人在學校裏，真氣悶得不得了！」急急地問。

「沒有！我也覺得氣悶，我一直站在門口等你回來。」

小明便詳細地告訴他學校裏的情形，那一個先生最兇，那一個新同學的樣子最可笑，說了一會，他最後堅決地告訴阿樟，晚上一定爲他去要求爸爸，明天送他們一同到學校裏去。

阿樟高興地點點頭，他們便一同去玩積木了。

今晚爸爸回來得很早，晚飯後，小明看見爸爸躺在沙發上在聽無線電，便走了過去，然而一看見爸爸抬頭，他的心中又突突地跳起來，但終於鼓着勇氣說：「爸爸！讓阿樟也到我們學校裏去罷，他是很聰明的，他一定跟得上——」

「這種孩子也叫他到你的學校裏去？」爸爸乾笑一聲。「他不配！」

「然而他可以免費的，只要爸爸去和校長說一聲——假使不願爲他付學費。」小明用最大的勇氣再懇求。

「他又不是教徒！」爸爸大聲說，堅決地拒絕道

：「總之，我不要再和你在一起！」

小明走到廚房裏，看見阿樟默默地獨自坐在一條矮凳上。

「阿樟！不要難過，過一天讓我再對媽媽說，叫他答應送你去，」小明安慰着他。

他回轉身去面對着牆壁，發出差不多是哭泣的聲音，小明把他的肩膀扳過來，看見那瘦瘦的臉上塗滿着眼淚。

X X X X X

阿樟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可是他也是一個倔強的孩子，因為倔強，使他失去了許多人的好感，以致在這座屋子內，除了小明之外，便沒有第二個歡喜他的人。

因為爸總罵他是「野孩子」，不許小明和他一起玩，所以長庚張媽等幾個傭人也常常要欺侮他，他們叫他搬很重的什物，叫他不停地奔來奔去購買東西，小明不在家的時候，他們更禁止他走出廚房，到別的地方去，有時逢到長庚吃醉了酒發脾氣時，還常常將他的粗大的拳頭打在他背上。

有一次小明把皮球擲到了棚頂上去，要他拾下來，他下來的時候，不留神，把姊姊的一件新衣服踏污了，於是他被抓住痛打一頓；又有一次，那條花狗

Deck 走來撞倒了他們才搭好的積木，他受小明的吩咐把它踢了一腳，不料又正好被爸爸撞見，Deck 是爸爸所歡喜的，因此在爸爸的盛怒下，他又被用鷄毛帚痛打一頓，……

他的身上被鞭打的創痕漸漸多起來——臂上常常像雜亂的蜘蛛網似地，交織着紅紫的花紋。

可是在被打的時候，他永遠只是默默忍受，實在打得重了，則跑回廚房去低低哭泣一陣，却從來不說一聲告饒的話，或者說出別人的名字來，希圖脫卸或減輕自己的罪名。

小明因此更感激他，但心中也更感覺不安，然而每當他走向他謝罪的時候，阿樟總是這樣說：「爲什麼我要說出你來呢？即使我說出你來，他們也還是要打我的，那麼讓他們打我一個人好了！」

於是，這純潔的友誼便溶合得更密切起來。可是那不幸的結局也終於跟着到來了——而且到來得比任何人的料想中還快。

那是在開學後不過兩星期左右的某一天傍晚，小明回來後在廚房裏找不到阿樟，於是他問張媽道：「阿樟呢？」

「阿樟已給老爺趕出去，以後沒有阿樟了！」張媽冷冷地回答。

小明向張媽臉上望望，知道她並不是在說玩話，阿樟一定真給爸爸趕出去了。

他的心猛烈地一跳，然後沉甸甸地直往下垂，下垂，……他覺得自己的胸膛中彷彿一下子變得空洞了起來。

「爲什麼爸爸要趕他出去呢？」他慌亂地問。

「不知道。」張媽簡單地回答，走向外面去了。

他知道即使再追出去，張媽也終是不肯說的，於是只好含着淚，默默地踱向花園中來。走近一棵梅樹底下，看見阿福正用一把很大的剪刀在修剪花枝，他便過去拖住他的衣袖，焦急地說：「告訴我，阿樟爲什麼被爸爸趕出去的！」

「因爲他沖撞了老爺。」阿福似也不肯多說。

「不，你說得詳細一點，到底爲了什麼緣故，阿樟到那裏去了？」小明用彷彿哭泣的聲調懇求着。

於是阿福在樹下的一塊假山石上坐下來，拍一下身上的灰塵，然後輕輕地說：「聽說是這樣的：是今天早上，阿樟不知怎的偷偷跑到花園裏，把老爺昨天才買來預備「過年」用的一盆「湘妃竹」折斷了幾枝，躲在廚房裏做什麼兔子燈，是張媽看見了去告訴，被老爺用鷄毛帚打了一頓，打得倒也並不重，他哭了一會，也就好了，過了一會他又端早點到餐室裏去，

恰好老爺在做禱告，聽說老爺倒忘記了剛才的事，起先好好的對他說：「你也跟我做做禱告罷！」

「那知阿樟不識抬舉，他不但不肯禱告，而且說了好些反對信教的話，所以老爺發起火來，又打了一頓，一定要他禱告，他却死也不肯，以致老爺最後氣極了，叫長庚立刻趕他出去，他在門外還哭了好一會，才走開的！」

小明呆呆的聽他說完，他的眼淚突然像簷溜似地掛下來，無聲地滴落到黃昏時的花園的泥地上。

阿福忽然低下頭來，再湊近小明的耳邊道：「不要哭，阿樟還留給你一件東西呢——他走出去時對我說，那「兔子燈」原是做給你的，他已做好了，就放在廚房裏的一口碗櫥內。」

小明揩乾眼淚，獨自走進冷靜的廚房，打開那口長久不用的塵封的碗櫥，看見裏面果真放着一隻精巧可愛的「兔子燈」，用美麗的翠竹扎着骨骼，外面糊着一層燦爛的包糖菓用的透明的紅紙。

他不敢哭出聲音，可是對着這隻精巧的「兔子燈」，他的眼淚又山泉似地流下來了。

黃昏的黑暗逐漸加濃，用它玄色的輕紗包裹着一顆受傷的幼穉的心；窗外的寒風大聲呼嘯，小明覺得彷彿處身在一片萬里無垠的空曠的沙漠上！



郵票的掌故 · 卡倫

譯自 The Hongkong Sunday Herald

普通一般人，大都以為郵票只是一張花紙，可以用來寄信而已。但在美國，至少有一千五百萬以上的人當郵票是寶貝。這些小紙，雖然現在只值幾分錢，但將來也許有一天會使它的執有者變成富翁呢。

美國有一個叫做丁喜萊上尉(Tim Healy)的集郵家，組織了一個郵票會，這個會利用無線電交談，會員有四百萬人左右。據丁上尉說，每一張郵票都有它的來歷。大約在一百年前，各國就利用郵票做廣告了。

郵票會被人們當作招攬遊客的邀帖；紐芬蘭在一八九二年印了一套風景郵票，結果招來了不少的旅行者。一八九八年加拿大有一種郵票這樣寫道：「我們的版圖比以前的大了。」括底馬拉(Guatemala)這個小國在郵票上滑稽地寫道：「世界上的咖啡要以我們的為最好了。」

丁上尉說：「有很多人都想知道郵票會值錢的理由。譬如說，英屬幾亞拉(Guiana)的一種「一分紅票」本來不過一分錢一張，現在已值四萬美金了；理由是現在世界上這種郵票已只有一張。」

「印錯了的郵票也會變得值錢。美國在一九一八年初次發行航空郵票，把上面的飛機印倒了，後來收回重印，但已經賣出的就變得非常可貴，現在每套十張竟值美金二萬五千元了。在第一次歐戰時，土耳其自以為可以征服埃及，印了一種金字塔郵票，土耳其戰敗後，這種郵票就被收去，已售出的郵票的價格就高漲了起來。」

古趣集

· 襟霞 ·

◆平天冠

唐明皇坐勤政樓，見釘鉸者，呼之曰：「朕有一破損平天冠，汝能釘鉸否？」對曰：「能。」遂整之。既如常，上曰：「朕無用此冠，即以送卿。」其人惶恐不敢受。上曰：「無妨，俟夜深閉戶，獨自戴之，甚無害也。」其人却走，終不敢受。

◆降黃巢

唐王鐸鎮洛宮，以禦黃巢。赴任時，率姬妾自隨，留夫人於家中。一日，忽報夫人離京還來，已就道。鐸大恐，語從者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將北至，且夕情味，何以安枕？」幕僚戲曰：「不如早降黃巢。」公亦大笑。

◆奔馬入都

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致闕某宦之道。宦執而問之曰：「何事而惶急若是？」其人曰：「某赴「不求聞達科」，遲恐額滿見遺耳。」宦大噤。

◆葉衡罷相

丁上尉又以爲現在是收集郵票最佳的時候，因爲有許多國家在戰爭中消滅，有了新的郵票，舊的郵票就變得值錢了。如果將來這些國家再度建立起來，一定會廢除那種過渡時期的郵票，發行新的，於是那種過渡時期的郵票又會變得值錢了。丁上尉又說：『波蘭在一九三八年印了一套郵票，其中有的上面有聖徒，有的有童貞女等，當德國勢力侵入波蘭後，在上面加印了鷲與卍字；這種郵票將來當然是會值錢的。』

集郵者對於偵探也有幫助。間諜如果想利用郵票來傳達消息，簡直不大可能，因爲集郵者的靈敏的目光和一種化學藥水能把郵票上的隱語清楚地顯出來。

上次大戰時，英國情報處得到一個消息，說有大批郵票要寄到荷蘭的一個「黑鎮」去（「黑鎮」是指敵方的間諜總機關），他們立刻就嚴厲檢查起郵件來。丁上尉當時發現有一張紙上一點沒有寫甚麼，只貼了兩張郵票，一張是英國的二角五分一張的，一張是法國的一角一張的，他曉得那時有二萬五千英軍和一萬法軍要調上前線，就用一張歐洲的透明地圖覆在那張紙上，發覺貼郵票的地方正是軍隊的目的地。

在一八四〇年。當英國初次有郵票時，郵票上印着維多利亞女王的像，女王的寵臣以爲在她的腦背後黏上膠水有損尊嚴，他們都用迴紋針把郵票別在信封上；這給郵差增加了許多的麻煩。

最後，據丁上尉的意思，集郵者最好從小處着手。或者先收集印有皇帝，皇后，總統的像的，或者收集印有世界各地的風景的，或者收集印有地圖，花草，鳥獸的。無論你收集那一種郵票，你最好去加入一個集郵會，這可以叫你的收藏豐富起來。

宋葉衡罷相，日與布衣飲酒甚歡。一夕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但未知死况佳否？』一士人曰：『甚佳！』葉驚問曰：『汝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耳！今見一去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座皆笑。

◆决乾太湖水

王荊公爲相，日講天下水利，時有獻策决乾太湖水，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非笑，荊公因與客話及之。時劉貢父在坐，遽對曰：『事易爲也。』荊公曰：『當如何爲之？』貢父曰：『但就其旁，別開一太湖納其水則成矣。』荊公大笑。

◆臍中有毒

趙伯公體肥大，夏日醉臥，兒孫緣腹上嬉戲，以李子納臍中，累累八枚。既醉醒，了不覺。數日後始腹痛難忍，尙不知李子潰爛，以爲臍癰也。見流汁如膿血，懼死且近，與妻子處分家事畢，泣曰：『一生無過，安得腸爛而沒。』及數日不死，見李核出，始知爲兒孫所弄，皆大歡樂。

長篇創作

長江的夜潮
丁誦

灰色的夜影中，混和着蔚藍的天，在半里外，一座破敗的石牌坊的輪廓有力地撐空地站著；下邊是拱形的並不過高的石橋，橋旁河水照着靜靜的月光，悄無聲息。

照例的狗聲又叫起來，尖厲的悽慘的吠聲，點綴着這一片荒涼的境界。

門口是一排籬笆，地位恰巧就在這小山岡的下面。靠左一排窗還亮着燈光，那說明這屋主人還沒有睡。

是的，這屋主人心裏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興奮和緊張。他直到此刻還沒有睡。桌上的小鬧鐘指到十點了。平時老早到了他睡的時候，可是今天無論如何他睡不着。他伏在書案上寫一封信。

寫這封回信寫了有一個鐘點了，原來很早可以寫好，以他的文學才能寫一封真摯的感情的信，抒寫真實的歡欣和靈魂的呼號是只有比寫一切創作更快的。然而，事實不然！他寫得很慢。從九點寫起，看來快一個鐘頭，他還不過寫下了幾行，不滿一張信紙。他感到心裏還有許多要說的話沒有說出。他聽到一聲犬吠，心上便突突的一陣跳。他不知道今天為什麼會如此懼怕，他並沒有做下什麼虧心的事，可是他却像一個偷東西的賊，白天躲在房裏聽到門外皮靴的搭搭聲也會無形中戰慄起來。

窗外面黑色的天空，給電燈光襯着分外暗。初夏的天氣了。可是到夜裏也還有點寒。這位屋主人幾次拿起筆，心勃勃地跳起，寫不下去，他站起身來有幾次。

倚在窗口，眼光又無意的落到一張攤在書案上的信紙。信紙是淡紅的，照在燈光下，特別顯得嬌豔。無疑的那是屬於一個可愛的少女的手筆。

我的愛！

人說我們將要訂婚了。也好，我們就何妨訂婚呢。我覺得把我的心獻給你，是時候了。你的意思怎樣？你不會叫我失望吧。

等候你的覆音！

知名不具



有幾次他把無意的眼光掠到這一封信上。這一封信是使他感動的，這偉大的幸福是要激動出歡喜的眼淚的。然而也許是太歡喜了，他拿起一枝筆的手有點發顫。

他不知道自己是怕還是過分的興奮。

倚在窗口，一顆心沐浴在無盡的夜。

這時狗叫的聲音更兇了。一處狗叫，遠遠近近的狗也跟着附和起來，連成一片。被這可怕的聲音囂亂着，夜更像蘊藏着一種不幸將要來臨時的恐怖。

在黑的帷幕中，一盞燈光！……再細細的看過去，那裏搖動着一個人的影子。

是燈籠的光。……一個胖胖的燈籠，左右地搖擺；大約是風吹撲着火燄吧，不但是左右的搖，而且還上下地跳，一高一矮地。

遠地方的犬吠漸稀，靠近的狗叫却又分外來得猛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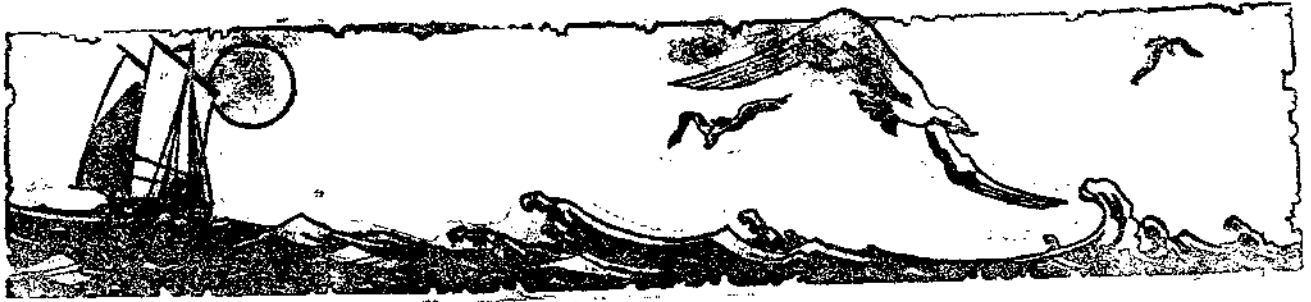
聽着這吠聲，還望到黑夜中的燈籠，這抓着筆寫信的青年手更抖得厲害了。他頹唐地倒在椅子上，對着燈喃喃地自語道：「這是鬧什麼怪！」

一會兒門口響起敲門的聲音，敲得很急。開開門後，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樣子慌張，臉上紅通通的掛滿了汗滴，說話的聲音也許是因為路跑得過快了，很喘很急。依她說是有緊要的事要當面告訴她老師。

「田先生呢？田先生呢？我有話要告訴他。要緊得很。」一走進門便東張西望的，完全失却主張。

因為看情形很急的，立刻便有人把她帶上去。但是她一看見老師，一句話說不出來了。好容易才急急巴巴地說：「他們……他們……要想抓你……說你行動有嫌疑，你趕快就離開吧。」

老師一看這小女孩狼狽的形狀，趁大黑夜趕來，事情的確是有點棘手了。她跟自己的感情最好，她是不會欺騙自己的。而且她的態度那麼急，張口結舌的就差不多要用手來抱



自己了。

「田老師……我的話是真的，我的表哥到錢廳長那裏去過了。今天晚上，康先生范先生都在我們家裏談話的。……」她手上的燈籠光還亮着，在電燈下特別顯出昏黃的光芒。……握在手上簌簌地抖動。

「他們說要對我怎樣呢？」聲音急而抖。

「說是要給點苦頭……苦頭……給你吃。我想，生命也許不會有什麼危險，可是，……田先生，你還是快點離開此地吧。……你犯不着跟這些魔王拚的。」

「可是我總不相信我和他們有這麼大的仇。」經過一番考慮，又變得鎮靜了一點。

「哼！表哥却把你恨得入骨了。他說你們就要在明天訂婚。所以今天晚上說不定就來捉你。」

小女孩說過後，看看他還不十分相信，便忿忿地氣急敗壞地加重她的語氣，說：「怎麼你還不相信喲！我是假說到一個同學家裏去，特地好意來報告你的。……隨田先生避不避吧，我不能再就攔了。我就回去了。」

「你就走了麼？」躊躇了一會：「好！我相信你的話。」

小女孩提着燈籠走了。

這以後，這一個屋子便忙起來。女人低低地啜泣。翻箱倒篋的聲音，來回的無聊散步的聲音，這年青人預備了一個小手提皮箱，把幾件衣服，盤川錢，和壓在寫字檯上的一張女友照片，和那一封熱情的信箋都納了進去，他還對那張照片吻了一吻，便走到屋後面的小園裏。

他並不打算真的就避開，小孩子的話究竟還不十分可靠。他打算今天就在園子裏混一夜。

測驗動靜的方法，是聽狗叫聲音，這在荒原，鄉村都很適用。他便也適用這種聲音。



他豎起耳朵來聽這靜夜的聲響。

什麼聲音都沒有。夜是靜的，無邊的，無邊的靜。

偶然有兩隻小蟲躲在樹根間，草叢裏，發出稀疏的鳴聲，那也是偶然的。風不大，吹動着園中的樹葉，照在牆上的黑影子便搖動起來。

雲，沉默地，緩緩行動在空中。半圓形的月亮，吐不出多大的光彩。他攀在牆上，瞭望遠處，看不大清楚。他接着便又爬到一棵樹上。忽然看見從橋那面移動着人影，似乎是朝這邊方向走來了。這時還有一閃閃的白光照耀在路上，那彷彿是電筒的光。

……犬吠聲又響了。

「小孩子話不一定可靠。我並沒有打算明天訂婚，而且我和他們也沒有這大的仇。」存了這個心，他一時還不肯走開。跳下樹，又從新倚在牆上。恰好牆裏邊架上有一堆紫籐，他便憑了這紫籐和竹棚子的遮蔽，躲藏了自己。

忍不住的心跳得更厲害了。

他想，再等一會，看這一羣人果真再向小山岡上轉彎，那他真可以從園後門脫身了。再遲的話，他會要感到湊手不及的。

決定了以後，他看人影子轉過彎，電筒光也變得更顯明，他飛快的向後門走去。那兩扇門早已拉開鎖，是預備好的。

走出小巷，他走上寂靜的馬路，依他預定的計劃，他僱一輛黃包車拉到車站。剛好五分鐘後有一班夜車開到上海。他買好票上了車。

小女孩的話一點也不錯——

那一羣夜行人在幾分鐘後，手電筒便亮到人去後的屋裏。把個屋子差不多快要翻坍了，尋不着個什麼。

「田子文，田子文，……怎麼他竟逃了？」



吆喝了一陣，後園裏尋也沒有尋，便一窩風似的走了。

「田子文！田子文！」

當這邊屋子裏被檢查的時候，趙汝誠也在心底裏掛念着。他是挺有把握也挺快活的，因爲：

「抓來了給他吃點小苦頭，抓不到把他嚇走了也好。」

一一

坐在火車上的五個鐘頭，田子文的心一直被悲哀，驚恐，和憤怒襲擊着。他看看左邊的，右邊的，甚至於一節車廂裏的人都有點瞌睡了，他呢，一點睡意也沒有。這顛簸的跳舞，搖籃般的震動，還夾雜着有節奏有規律的轟隆轟隆聲音，應該是可以催眠的。何況這初夏的夜，風涼又溫和，吹過田野間的芳香，更可以催旅人入夢。這些是甜蜜的，靜謐的，然而，對於田子文呵，成分一點不存在！牠是痛哭，是淒涼！

以往的一幅幅甜蜜的回憶，在眼前攪出一片波瀾。他想：自從他認識王娟雲以來，他們的友誼是怎樣的一天天地進步，他們有崇高的純潔的相互的認識，愛護和了解，他們是怎樣的羨慕江上的沙鷗，怎樣在靜默中欣賞河邊的明月，想不到生活過分美滿，結果竟然碰到這樣的缺陷。人世的好刁，和惡劣，想不到竟然會存在一個文學集團中，而因爲那麼細微的妬嫉，竟然也會給自己這麼一個巨大的打擊。這是他想不到的。

儘管車身飛快地向前面駛行，蒙在黑夜面紗中的郊野不住地向後邊退，月亮却總是隨時隨地掛在天上。

望到月亮，田子文心底更有一種感觸。他想，有一次在河邊公園的夜，也是這半規月，可是陪伴着他坐的有王娟雲，還有從她口裏發出的美妙的口琴聲。

他有一種癡想：假使月亮能帶個信息給王娟雲是多好！她這時還不知道自己到了上海



呢。這自然是癡想。他自己也知道。看到月亮冷冷的樣子，他又灰心了。

他坐在車上，既不是疲倦可又不是清楚，胡思亂想一陣，居然也不覺得時間長，他提了小皮箱走下站，先落下一個北站小旅館。

下午他第一先去訪的是中學時代的同學劉爾康。這劉爾康在學校時和他很契合，他們兩個人曾經同住過一個宿舍，同在一起自修，同在一起散步。他們的性情嗜好相同，甚至吃菜的口味也很相同。原來兩個人都是對人倨傲不羣的，對於那些成績遠遜，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同學都不大高興理睬，只有他們兩個人談話很談得來，而且一談總是幾小時，一直談到熄燈鈴打過，別人聽得討厭噁咕起來，往往才肯打停。中學畢業後，田子文讀的文科，劉爾康讀商科，雖然兩個大學把他們分開了，可是在星期日，或其他假期，只要一有閒，他們還是常常的見面，不是你找我，就是我找你！田子文決意找劉爾康在車上便決定了。因為他感覺到自己帶的錢並不多，常住旅館太浪費，他需要託劉爾康弄個一榻之地安身下來。那麼第二步還要再想法謀職業，王娟雲的環境太惡劣，也必須要把她接到上海來住。

依照着通訊地址，他並沒有多費事，就找到了劉爾康服務的銀行。但是，恰巧這時，劉爾康到經理室去了。他被茶房招待到一個小房間裏。小房間佈置得相當精緻。只有兩張寫字檯，一隻大的，一隻小的。在大的寫字檯的玻璃磚下壓着劉爾康的照片和名片。由這種情形推測起來，大約劉爾康的地位不見得過低。

正當他用眼睛四面瀏覽的時候，劉爾康進來了。他一看見田子文會跑來找他，真是他夢想不到的。他顯得精神抖擻地，向前邁步幾跨，握緊田子文的手說道：「你好！什麼時候來的？」

「今天早上到，在旅館裏睡了一忽便來看你。」

「怎麼？早上到？你是坐的夜車？」劉爾康自己也坐下了。遞給田子文一枝烟，自己



也取了一枝。

劉爾康以前是不抽煙的，想不到現在也抽煙了。田子文看着劉爾康，想不到幾年不見，簡直和畢業以前完全變成兩個人。不但是抽上香煙，而且自己也穿起漂亮的西裝，頭髮梳得很光亮，舉止也比以前油滑得多。

「我是不抽紙煙的。」田子文把紙煙遞到他手裏說：「你忘記了麼？」

「我也是不抽紙煙的，」劉爾康說：「可是這兩年偶然抽着玩玩，也就抽成功習慣了。」

談了一會兒，有幾次人來找劉爾康，電話也不住地打來，顯然他的事很忙，田子文覺得不便多坐下去，他站起身來，劉爾康也不堅留他，他祇說晚上來會他，問他住的是個什麼旅館。田子文不願意告訴他，因為他覺得那個旅館太髒了，雖然是很熟的朋友，面子上也有些不大好看。

「這樣吧，我們今天吃晚飯，在西區沙利文。地點你知道麼？」劉爾康看他既然一定不肯，就改換了一個辦法。

田子文在上海是蹲過的，可是隔開有幾年，一切都變得陌生了。他只有囁嚅地回答：「沙利文，我知道。是不是南京路的那個沙利文？」

現在兩個人站在一起，完全是不同的兩個人了！一個是活潑輕盈，一個是書呆子的樣子。一個容光很煥發，一個面色很憔悴。他們都在大學讀書的時代不同了。

劉爾康看到田子文這樣，心裏暗暗覺得有點好笑，可是他却用關顧的樣子把牠掩飾過去了。他告訴他這個沙利文並不是那個沙利文，這個沙利文的地點是在靜安寺路麥特赫路脫路。

約定了時間，他們便各自分散。

回到旅館裏，看一會兒報，睡了一會兒，到電燈亮時，他便又會見劉爾康。



在富麗輝煌的華座中，田子文沒有一點快感。憂鬱包圍着他的心。

看到他的憂鬱的態度，劉爾康很不放心；同時在問到他這次到上海來的動機時，田子文的眼淚便流了下來。

「我早知道你一定是有不快意的事的，而且你這次告訴我是坐夜車來，我尤其疑惑。」劉爾康說。

田子文聽了，不立刻回答。眼淚的光蒙住眼睛；馬路對面的霓虹燈光射過來，變成了紅的模糊的一片。他彷彿能從這光中，看到一個憂愁的少女的臉。

靜默過二三分鐘，田子文勉強把感情平抑下來了。他舉起杯，喝乾裏面的白蘭地。酒性是強烈的，對於他這一個不大會喝酒的人并不相宜，但是因為他的心震動極了，不能訴說出這過去的刺心的往事，他必須憑藉一點興奮，才有力量。

於是他訴說了。把在文學集會上結識王娟雲的經過，一直講到逃走的昨夜爲止，他詳細地述說一遍。有幾次眼淚從眼眶裏滾出，都被他硬擠了下去。他說話的時候，像是有刀扎在他胸間，使他很痛苦，然而又好像魚骨哽在喉嚨，不得不吐，特別是說給一個知己聽，是特殊的有他的快感的。

對田子文的訴說，劉爾康十分同情他。他勸他暫時不要回去，住宿的地方他可以代他設法。最好他謀到一個職業，能够把王娟雲也接來。

一一一

田子文走了以後，第二天：——

康先生和范先生都得到田子文逃走的消息，他們正爲這件事紛紛討論。

「爲什麼把這傢伙放跑了呢。真是膿包！」范先生說。最恨田子文的范先生。他們倆在學校裏是死對頭。他們曾經吵過一次架。田子文罵過這一句話，最使范先生傷心。「不



學無術的東西就教教勞作好了，還要想弄文學！」

他范先生是要弄文學的。他天生就歡喜文學！

康先生也覺得奇怪，他和范先生是一樣意思：這一次發動可以說是迅雷不及掩耳，結果却還是被他逃脫，這裏面一定有蹊蹺！

他們不得不研究研究——

於是他們便在下午五點多鐘到趙汝誠家裏，提出這疑案來和他討論。實在說來，這些事儘管在康先生范先生很注意，一定要捉到田子文甘心，可是，趙汝誠却全不注意的。他祇希望田子文被嚇得走開，沒有人阻礙他對王娟雲的角逐，心裏便很滿意。所以在他們兩個人來的時候並不歡迎。他已經叫鄧綺芬約王娟雲去了。聽到田子文的消息她或許很擔心，說不定她會來向自己懇求釋除對田子文的仇視。那麼康先生和范先生在這裏徒然是贅疣。

儘管康先生和范先生接口連聲的說是這裏面有怪，趙汝誠却一點沒有聽到腦筋裏去。還是他在送客的時候，站起身來無意間看到鄧綺芳躲在門角落裏，康先生和范先生說的「有怪」的話陡然浮上意識，像一陣風吹過來。

「綺芳，來！」他在把來客送走了以後，這樣地叫着。

聽了喊，鄧綺芳便走到趙汝誠跟前。

「前天晚上你可曾出去麼？」他嚴厲地問道。可是想一想後，接着便又把話自己回答去：「我記得你是出去過的。你是到什麼地方去的？告訴我！」

「到同學家裏。」鄧綺芳想不到趙汝誠會問她，祕密就這樣很容易的戳穿了。到底是小孩子！她熬不下去！她簡直抖起來。臉通紅的，像要哭的樣子。看了這情形，也不必再問下去，趙汝誠胸中透底的明瞭了。可是他還要嚇她一嚇教她才肯服。他拍一拍書案，板住鐵青的面孔，還從鼻孔裏發出冷笑聲音——「哼！」他繼續的說下去：



「你不必再說假話，公安局都已經曉得是你通的風。不是我給你保護，你早已被抓去了。現在，你只要答應我一件事，你就可以無罪。就是停會王娟雲來的時候，我告訴她說前天晚上是我叫你偷偷去報告田子文的秘密消息的，你只消點點頭，你不可告訴她，說是你自動去的。聽見嗎？」

眼淚滴下來，鄧綺芳不開口，只是點點頭，勉強地，負屈地。

「我爲什麼要說謊話呢？」肚裏這樣想，嘴裏不敢說出來。她一口氣跑到自己牀上，忍了好久的眼淚便像山峽的奔泉，無止境地流下來。

她覺得，自己真是一個孤獨的孩子，沒有父母親。最親愛的應該是姐姐了。然而姐姐待她不好，還比不上田子文這一個老師。……老師呢？老師呢？……他今天就到學校裏來了。趕走了她的老師的是表哥和姐姐。他們爲什麼要做出這不合仁慈的事呢？他們不但是趕走了待自己很好的老師，而且還破壞王小姐的幸福。在鄧綺芳心目中，田子文和王娟雲明明是舉世無雙的一對，她的小小的一顆心，極願意他們能够順利地成爲一對嘉耦。現在呢，圓滿的友誼遇到挫折，是鄧綺芳的心裏認爲十二分悲傷的。她忍不住爲自己爲他人而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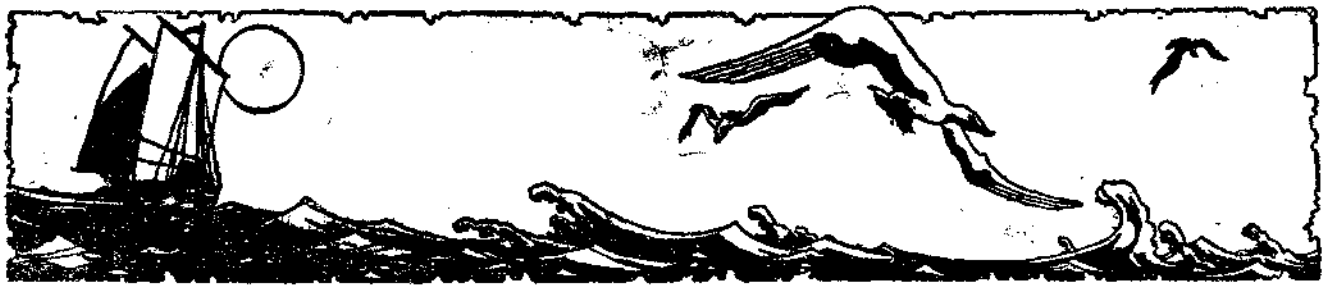
模模糊糊的，哭得睡熟過去。醒來時，聽見趙汝誠在叫自己，她揩了揩眼睛，跟趙汝誠走進會客室。她看到王娟雲也坐在那裏。

鄧綺芳一走進來，趙汝誠便把她推到王娟雲的面前說：「你問她，是不是我叫她去的？」

王娟雲臉上很憂鬱，便真的問鄧綺芳道：「你表哥說陷害田子文的是康先生和范先生，不是他。他還暗地通風給田子文，叫他逃脫，是不是有這一回事？」

點點頭，鄧綺芳不點頭又有什麼辦法呢？……急忙的回到房間裏便又哭起來。

王娟雲的一張臉，美麗而又憂鬱的臉，使她看了很難過，她更因此想念到田老師也有



一樣的痛苦。「他不知道怎樣的想念王娟雲呢！」她想。

這邊，趙汝誠却特別的活動起來。他看到王娟雲美麗憂鬱的臉，越覺得可愛，便越增強他對她的佔有慾。

田子文已經走了。沒有田子文，王娟雲便沒有精神的寄託。也許在起頭她不一定肯死心，也許會憎恨自己，她要堅持一向對田子文的愛情，然而趙汝誠是始終相信自己的策略的。他不信自己不能俘虜一個柔弱的女子。

第一王娟雲來了，這便是她還須要仰求自己的證據。第二他對王娟雲，應該用的方法，是消除掉她對自己的惡感。然後再用濃厚的感情籠絡她，日期一久，原有的印象漸漸變淡，他取得王娟雲是沒有問題的。

鄧綺芳來對證過了，使王娟雲有點相信趙汝誠的話。

「你想想，我何必要陷害田先生呢？你和田先生是好朋友，我跟你，自己相信也還感情不錯，雖然過去你對我有點誤解，說起來我們大家都是好朋友呀！我們有什麼仇恨呢？這都是康先生和范先生做出來的。他們本來就跟田先生有仇恨，加以這次因為選舉的關係，心裏很有點不開心。我深怕結果有危險，田先生會真的被抓去，所以特地打發鄧綺芳報告他去。不是我，他那裏會悄悄地跑開呢？」

當趙汝誠說着這話的時候，他並不過分躁進。今天，他祇是用誠懇的態度，光明磊落的向王娟雲分析這一件不幸的事變經過，把責任完全推卸到康先生和范先生身上去。

「可是，能不能請趙先生疏通一下呢？」王娟雲焦躁不安地說。

「怎麼一回事？」趙汝誠冷冷地問，故意裝不曉得。

「便是說把這案子訪一下根由，撤銷了好讓田子文可以回來。」聽了這話，趙汝誠心裏不由的冷笑道：「你應該想想，我怎麼會歡迎他回來呀！」他嘴裏可不這樣說，改成關切的語氣說：「可以，可以，讓我來訪訪看。我為這件事也很急。」



狼女猿童 (Wolf-Girls and Baboon-Boys)

文萃

Lois Mattox Miller 原著 • 譯自 "Science News Letter"

自從羅馬的神話致證家羅麥

勒斯和雷墨斯 (Romulus and

Remus) 兩人，發現狼、熊、無

尾猿等動物，能哺養人類的嬰孩

之事實後；頗引起後來科學界的興趣。有許多實在的

事例，可以證明動物的知識雖然不及人類，但是牠們

照樣也能哺養人類的棄兒，代盡父母的責任，這種現

象是非常普通的。現在舉兩個實例可以證明走獸哺養

人類嬰兒，並非虛語：一種是在印度密達南波 (MID

napore) 地方的「狼女」，另一種是南非洲的「狒狒

孩」。

一九二〇年十月，基督教傳道師省罕 (Rev. J. L.

Singh) 主持印度密達南波地方的孤兒院。某日，他被

鄰人喚去看附近山谷中發見的「人鬼」，省罕就糾集

若干人去把守該山四圍，在薄暮的時候，他們看見坑

道中有三隻兇悍壯健的狼蹣跚而來，後面跟着兩隻小

狼，走得稍近的時候，他們又看見兩隻彷彿人形的小

動物。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翌日破曉的時候

，他們都到山中去開掘洞穴，他們發見一羣動物正毛

茸茸瑟縮成一堆，那正是兩隻小狼和兩個孩子；——

都是女的，一個約摸八歲，一個約摸一週歲半，兩個

小孩子竟比小狼都兇猛！

若要將這兩個奇異的「狼女」設法恢復「人性」

，當然是非常困難的。省罕夫人和孤兒院中人都叫她

們凱瑪拉 (Kamala) 和阿瑪拉 (Amala)，她們可以不穿

衣服。長而密集的頭髮，散披在肩頭。她們的口與下

顎生得很特別，牙齒尖銳而又外突，不食蔬菜，愛喫

生肉。她們不能直立，祇能爬行，速率是相當驚人的

。日間熟睡不動，晚上便四出掠食，她們不喜歡人類

生活，祇愛與狗羊等動物為伍。

漸漸地，她們對省罕夫人的好意有所感化而萌生

「人性」了。她很耐心命她們練習筋骨和用雙腳走路

。然而十一個月以後阿瑪拉竟不幸死去。

阿瑪拉死的時候，那年長的凱瑪拉，像人類一樣

嗚咽啼泣不休，有好幾個星期，她盤纏在死去的阿瑪

拉所坐臥的地方。以後她和省罕夫人更形親近了，並且對別的兒童也感到興趣。不久之後，她也會直立，着衣，還學習記憶四十個字。走路來總是生硬不自然，而且步子略快，便要回復四肢爬行的姿態。

受了九年的薰陶，凱瑪拉差不多已盡失低級動物的特性，而變為一個可愛的雅馴的孩子。然而，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也竟爾不幸逝世了。

醫生以為對於這兩個狼女所困難的，便是食物問題，因為她們所喫的祇限於生肉、牛乳、要是哺養得法，也許可以完全恢復人類的本性。

一九四〇年，騎兵軍曹却爾斯霍爾蓀 (Charles

Holsen) 與警察隊長文塔 (J. P. Venter)，服務於南非洲，他們在一羣嬉戲的狒狒中，擒獲一個無尾猿模樣的野孩子；利齒如大熊一般咯咯作聲，也用四肢爬行。他生就一副猴子脾氣，喜動而好惡作劇，不懂人語，不喫東西，祇嚼生穀和仙人掌等植物，他坐下來一口氣可以喫八十個有刺的梨。

這個「猿童」交由斯密司 (Smith) 的兄弟看管，他們叫他勒格司 (Lucas)，使他成爲一個有用的農夫，現在他已將近五十歲了。斯密司氏相信他必定是在襁褓時被狒狒偷去的，他的手指等部份完全與人類無異，可知他是後來加入狒狒集團的。

勒格司學到少許英語，他把和狒狒在一起生活的情形，竊取鳥蛋等告訴給他們聽，他指指頸上的癢痕說：「這是去偷駝鳥蛋而受傷的。」

此外，還有不少「人猿」的實例；一八五〇年威廉司禮曼 (Sir William Sleeman) 曾在印度目覩若干「人狼」和一些受走獸哺養的孩子，他在蘇丹坡 (Sempur) 地方的山洞中，捕獲一個受狼哺養的孩子，另外又養過一個「狼孩」，然而四個月後便不見了。

對於這種現象，現代的科學家研究甚是透澈，像密達南波的「狼女」和「人猿」等稀有的事實，確是聳人聽聞的！

戰時的利器

• 同 •

自戰火燃遍了整個世界以後，處身瀕上，舉凡日常用品，皆須力求節約經濟，如剃鬚面所用之保安刀片，以及各種刀剪利器，來源中斷，欲待新貨裝運來滬，一時無此可能，是以用鈍刀片利器，皆應上油珍藏，勿使生鏽，即能利用機器重行磨利，經濟持久，捨此莫屬！鋼質，至少可經機器七次以上，由先施新麗華三大公司五金部等經理，業經三載，經驗豐富，新式牌號，茲又添置各種新式磨刀機械，舉凡各種用鈍刀片以及剃刀指甲剪等，均經機器磨利，立即可修，磨利如新。且缺口斷頭之指，較之新刀尤為完美適用。當此戰時艱難，來品來源不繼之際，各種鈍刀片利器，實應上油珍藏，切不可遽行棄置也。



兒 童 節

鳳 白

小露大清早就嚷着要起來，把爸和媽從夢中驚醒，恨得爸把頭鑽在被內，暗暗地詛咒。媽却含糊地應着，可是她的眼睛却始終不肯張開來。

小露的教師，昨天在教室裏曾經對她們這樣說過：「小朋友們，明天是兒童節！那是你們一年一度的快樂日子，今晚早一點睡，明天早一點起來。如果天氣晴和，拖着媽陪你上公園去玩，如果媽不肯去，你們可以說：——「今天是兒童節，媽疼我，就該陪我去！」這樣，你媽一定不忍拒絕你，肯陪着你去。別忘了把衣服換得清潔一點，女孩子的頭上不妨打一

個花結，男孩子的衣襟上不妨插一朵紅花，要知道清潔就是美麗。在上公園去的時候，你如果看見有什麼玩具，有什麼糖菓，你可以請你媽買一樣送你。如果媽不肯，你可以這樣說：「媽，今天是兒童節，你買一塊糖我吃……」或者說：「你買一只球給我，讓我做個紀念！紀念！」這樣，你媽也一定不忍拒絕你了。

不斷地在他的小腦海裏浮沉着。她還記得教師在黑板上寫了五個大字，是「兒童節」和「紀念」兩行大字。

小露對於教師所教的五個字，很快地記憶了，同時她也開始瞭解到這五個字的意義。

如果小露能够錄筆記的話，或者甚至編字典的話，她一定會這樣寫：

「兒童節——四月四日，在那天孩子們可以大大地快樂一下，能玩公園，能討糖吃，能穿新衣服，能買玩具……而媽決不會拒絕，祇要你告訴她：「今天是兒童節。」」

還有，「紀念」兩個字，小露是這樣解釋的：「紀念……是一句說服媽不肯買糖菓買玩具的靈咒！」

所以，昨天小露回來，比平時要聽話得多。媽沒有給她預備好什麼點心，就祇幾塊餅乾，她也很快樂地接受了。不像平時，要這樣要那樣地扭作半天，鬧不清楚。

晚飯也吃得很好，不像平時祇吃小菜，不吃白飯地耽延着時間。

晚飯之後，她聽媽說了一個故事。這也並不是她硬要媽講的，而是媽自願講的，這是每晚必修的功課。

小露把教師的話，每一句，每一字都刻上了腦際。

。她在平時總嫌媽說的故事千篇一律，不是黃牛吃草碰見了狐狸，就是老鼠精搬家碰到了貓兒。可是今天她却很靜地聽着，一點兒聲音也不發。

媽結束了故事，小露就自己向爸和媽道了：「明天會！」竟然自己提議要上床去睡。媽的心底發出了一種快樂的感覺，小露懂事了，她不會再叫忙碌了一整天的爸和媽，威脅利誘費力地哄她上床了。在小露的額上吻了再吻。抱着她上了小床。

可是在爸的心底，却發生了一種恐怖。小露是一個很聰明的孩子，她知道用什麼法子來騙得父母的疼愛，得到了父母的疼愛之後，她又知道怎樣去利用這疼愛，提出了許多要求。譬如說，那放在客廳裏的小汽車，不是被她用計策買來的嗎？

有一個禮拜六，爸和媽帶了小露上公司去。小露在路上吵吵鬧鬧，害得同去的爸和媽都累得不得了。直到她看見了那輛汽車之後，她的態度忽然改變了。

「媽，這紅汽車是給誰坐的？」小露指着那輛汽車問媽。

「孩子坐的。」媽不經意回答她。

「那一種孩子配坐這輛好看的車子？」小露目不轉睛地望着那輛車子。

「乖孩子，好寶寶才能坐。」

「啊！」此後的小露和來時簡直完全兩樣了。靜地跟着爸和媽。大概做爸的對於自己女兒的聽順的行動感到太滿足了，心裏頭發出了一陣快樂，把小露抱在手上。小露知道這是機會了，就立刻提出要買汽車的要求，而做爸的似乎也不忍去拒絕她，就把車子買了。

像這種事不知道發生過幾次，做爸的對於這一點已經得到了豐富的經驗。所以昨晚上一見到小露那聽順的樣子，正像是雷前的電閃，雨前的狂風，知道什麼事一定要發生了。在那調皮的小腦海中一定又在籌備什麼請求了。

小露一上床就合上了眼，帶着可愛的微笑睡去。今天一清早，聽見了電車駛過門前的聲音，小露

就把媽喊醒了。小露乖了一天，她知道媽決不會對她生氣的，小臉堆着笑容，在想像着今天將來的快樂，同時她還回憶到昨天晚上夢中見到的一切，她曾經跟着媽去看過「綠野仙踪」，那裏面有黃金鋪成的大道，翡翠築成的房子，還有那美麗的仙子，昨天晚上她都在夢中碰見了。她明白自己雖沒有這樣幸運，可是今天的快樂一定是可以期待的，因為今天是兒童節——四月四日，在那天孩子們可以大大地快樂一下，能逛公園，能討糖吃，能穿新衣服，能買玩具……

紫紅色的窗簾緊緊地拉在一起，室內暗暗地不知道外面是紅紅的太陽，還是陰黯的天色。小露對於這一點突然引起了憂愁。她急於要起來看一看天色，她回過頭來，看了看大床上的媽，却還是閉緊了眼在做着好夢。

弱小的心靈上，突然想出了一條狡獪的計策，她知道一次二次地嚷着要起來，會引起媽的反感的。於是她換了一種呼喊的法子。

「媽！我要撒尿！」

果然，這一個呼喊驚醒了半睡半醒的媽。她最怕小露把小便溺在床上，今年的春天又多雨，被褥洗了，不容易乾，這是椿非常麻煩的事。爲了怕麻煩，她不許小露把小便溺在床上，爲了避免這件事，小露要撒尿，就不得不起床。於是小露的妙計成功了。媽把她立刻從小床上抱起，這樣，她起來了。

爸當然也醒了。

「把窗簾拉開！」爸向媽說；小露暗暗的快樂。

窗簾慢慢地拉開了，灰色的天空，從玻璃窗中透進了小露的眼底，她的心裏起着一種恐慌。

「媽，有還有下雨？」

「沒有！」

小露總算沒有全部失望。她希望的是天能晴，太

陽掛得高高地，照耀着那初春的大地，現在雖是個陰天，總算沒有下雨，這樣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上公園去不是椿不可實現的事。

是梳理頭髮的時候，小露要在上面打一個花結。

「到學校去，幹麼要打花結？」媽提出了反抗。

「今天不上學校去，媽，今天是兒童節！」

「啊！……」媽笑了，好像在怪自己智識的淺薄，又好像在笑小露老練的口吻。

媽從抽屜內取出了大花結，把它結在小露的頭上。

小露的心裏暗暗地奇怪這「兒童節」三字的靈驗。爸上公司裏去了。王媽在掃屋子，媽和小露都吃了

過了早粥，媽從抽屜內拿出了絨線，又預備進行日常工作了。小露不能坐視時機的失去，正是她想開口的時候，媽忽然喊起王媽來。

「王媽！吃好早飯，去叫我縫來！」

王媽應着走了。小露立刻插上口去。

「媽！你陪我上公園去好不好？」

「陰天，上公園去喝西北風？今天不去，過幾天

等爸爸陪你去！」

「不！媽！今天是兒童節，小朋友們都去了！你

疼我，就該陪我去。」

媽又笑了！她漸漸地站起了身，走到了窗前，望

疼我，就該陪我去。」

媽又笑了！她漸漸地站起了身，走到了窗前，望

疼我，就該陪我去。」

了望天色，看看不像會下雨。就從衣櫥內拿出了小露的出外衣服和自己的大衣。小露在旁邊看着，把個小指頭咬在口內，心裏暗暗地快樂。她覺得「兒童節」實在太偉大了，她不懂爲什麼一年祇有一個兒童節。媽回過頭來，小露立刻把手指從口內拔了出來，一跳一躍地走到了媽的面前。

公園離家並不遠，媽攙着小露向公園走去。從小露的回憶中，知道在這條路上有幾家糖菓店，也有幾家玩具店，她故意攙着媽的手沿這幾家店舖的一面人行道上走去。眼睛不斷在望着有沒有到了目的地。

在街的對面，有一家很大的米店，那店門前正列着一行長蛇陣，其中老的像小露的祖母，小的像小露這樣的也有，在巡捕的呵責下，緊緊地胸疊背，背靠着胸地立着。那枯老的手和那紅紅的小手中都拿了一只白白的米袋，在那裏靜靜地等着。

「媽，他們在做什麼？」小露開始好奇起來。

「他們在買米。」

「買米爲什麼要像操體操那樣的排着隊？」

「買米的人太多，要一個一個地買，排着隊，守

秩序。」

「爲什麼買米的人這樣多？」

「他們沒有米吃，所以要買米。」

小露覺得這些題材太枯澀了。她忽然看見那隊伍中有一個像她這樣大的孩子。

「媽！你看：這個小朋友怎麼也在買米。」

媽覺得要回答這問題太不容易了，就裝做沒有聽見，把小露拖進了一爿糖菓店。

「媽！她爲什麼不上公園裏去？今天是兒童節！她爲什麼要排着隊買米？」

媽還是沒有回答，買了兩包糖塞在小露的手裏。

「不要多說話！好好地跟我上公園去！」媽終於開口了。小露拿到了這兩包糖，一切的疑問都拋到了腦後。緊緊地攙着媽的手走了。

公園在望，高的大樹，蒼鬱地立着，在那花花的牆頭上還有一朵朵薔薇，嬌豔地停在那上面。

小露的脚步加快起來，一跳一躍地希冀着幾分鐘後，在艸地上奔跑，在鞦韆架上搖蕩的快樂。

在這個時候，小露的小手中，忽然覺得受了一個打擊。裏面的兩包糖不知道上什麼地方去了。媽也覺得了，小露看見有兩個衣衫襤褸的小乞丐，在前面飛過。小露立刻明白了，她的糖是被他們搶去了。急得臉紅紅地，要不是媽立刻俯下身來在旁邊安慰她，答應她再買兩包給她，她幾乎要哭出聲來！

小露走進了公園，那裏都是一羣羣和她一樣快樂

的小朋友，快樂充滿了這大大的園子。小露也忘去了
剛才的遭遇，開始她快樂的消遣。

在回家的道上，小露舊地重過，記起了剛才的遭
遇。她向媽問：「媽！先生說搶人家東西是壞事，爲
什麼他們要壞？」

「他們沒有先生對他們這樣說過。」媽的回答很
簡單。

「他們爲什麼要搶？」

「他們沒有媽買糖給他們吃。」

「媽，今天是兒童節，爲什麼他們的媽不買糖給
他們？」

「他們沒有兒童節。」

「先生說兒童節是每一個孩子快樂的日子，他們
爲什麼……」

「不要多說了。」媽似乎有些不耐煩了。

小露點點頭回到了家，她開始懷疑起自己對於「
兒童節」的定義了。「兒童節」並不是每一個孩子都
快樂的日子，他們不能逛公園，不能討糖吃，不能穿
新衣服，不能買玩具。就是你告訴他們的父母：「今
天是兒童節。」也歸無用。

小露在晚上的情緒和早上的大異了。她打算明天
去問一問教師。



大衆歡迎 金山牌 著名國產

高抽醬油 鎮江醋 滴江醋 金波美酒 什景醬菜

• 滋養豐富 • 品質精良 • 健身和味 • 馳名四方 •

家庭必備 每飯不忘

恒順醬醋廠

上海總發行所 愛文路三號



靜安寺 八仙橋 檳榔路 分店：
電話：八三三五五
三三九五七
三三七六六
六一四七五
電話購貨 隨接隨送



好萊塢華籍攝影師

黃宗霑的成功史

張心鵬

Martin Lewis 原作·譯自“Coronet, Chicago, Illinois.”

好萊塢的華籍電影從業員，除了黃柳霜 (Anna May Wong) 之外，第二個享盛名的恐怕祇有黃宗霑了。他可以說是一個十足美國化的中國人，生於華盛頓派司古 (Pasco) 地方，初進影壇時僅充助理攝影師，以「自由萬歲」一片而崛起，現為華納第一國家公司的基本攝影師之一，週薪一五〇〇美金。

黃宗霑的英文名字是“James Wong Howe”，親密的朋友都叫他「傑米霍威」(Jimmy Howe)，他喜歡喫中國菜，每晚在好萊塢附近的「慶和樓」喫宵夜。

——譯者

每個影迷都以爲好萊塢是「美人窠」，其實是幻想，好萊塢並沒有閉花羞月沉魚落雁的美人，雖然在銀幕上，她們個個是天仙化人般的美麗，可是實際上，她們都有一些二缺憾，這都是因爲化妝師和攝影師技術高明的緣故，好萊塢有一個小小的人物，他對於女明星的攝影特別有經驗，他使不美麗的人美麗，使美麗的人更美麗，——那就是

黃宗霑 (James Wong Howe) ——傑米霍威 (Jimmy Howe) 了！

好幾年以前的某一天，傑米霍威長途跋涉來到派拉蒙公司，找尋開麥拉工作，他們就用他爲攝影師的隨從，主任亞爾文約可夫，命他隨侍大導演西席地密爾，週薪十美金。

不到幾個月工夫，傑米的好運來了！那位「大刀闊斧」的地密爾

累得滿頭大汗。

，對於製片一向是不惜工本的。這次，他預備用兩架攝影機同時開拍，所以傑米就由隨從資格，一躍而

爲約可夫的副手，居然能在鉛製的

第二天拍戲未及片刻，約可夫咆哮了，因爲攝影機已損壞而感光，格勞麗亞史璜遜 (Gloria Swanson) 那幕戲，勢非重攝不而。約可夫說道：「我們得重拍了！」

「是誰負責的？」大導演怒叱着。

「是我！」約可夫答。傑米却在一旁戰慄；這事，傑米一生也忘不掉，然而這也正給他一個極好的殷鑒，他跑去對約可夫說，請他停生意罷。

「不！你留在此地，你應當照我告訴你的做去，將來我也許給你一個攝影師位置。」他又給霍威五塊錢，亦可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矣。」此後，傑米天天抽出幾點鐘工夫來練習搖那不用的開麥拉。

有一天，那位大導演地密爾，要用五架開麥拉拍戲了，不是兩架，所以攝影師不够支配。他問傑米能不能担任開麥拉？這在傑米有如此的好機會，當然是喜之不迭的，而且還意外得到五塊多錢。

以後，他就坐了攝影師的第二把交椅，在“Burning Sands”一片中，有一幕沙漠的夜景，包括有駱

駝和愛情場面，然而天空是黑暗的。「如果天空中點綴幾顆星……」傑米想。所以他走進實驗室中，用東西在紙版上洞穿成顆顆的星星，幸虧那架開麥拉被另一架開麥拉所遮蔽，所以沒有拍進去，否則又非重拍不可；而且他的一生，恐怕也就此結束了。

「我不知道我們拍那幕戲，何以會有星兒出現？」導演抓抓頭髮，表示疑惑的態度。

「那裏有過？」霍威說。

他對於為女明星攝影，似乎特別擅長，經過他的開麥拉，就變成美麗了。有一次，曼麗麥爾絲明脫請他代為化裝，他覺得軟片對於藍色感光特敏，而她的眼睛又生得不美，所以他在距她數武的地方，放

一塊黑色的天鵝絨，使這光反射到她的眼睛裏，會發出蠱惑的光采，沖晒出來，果然是驚人的漂亮。她問他道：「你能在銀幕上使我變成

如此模樣嗎？」他答道：「當然可以的！」三個月之後，曼麗麥爾絲明脫在銀幕上，果然是以新面目出現了！

「你真是個了不起的攝影師！——他們說。」

一九二九年傑米決定回國一行，此次他帶回不少電影題材，他並計劃為中國創辦有聲電影，那時有聲電影在好萊塢正風起雲湧；結果幾瀕破產。

那時，他頗不得意，祇是拍幾部短片，後來福斯公司的導演惠廉霍華來聘請他，但他堅持週薪非四百元一月不幹，結果這事「吹」了。幸而過幾天，惠廉霍華又來請他，兩人合作“Trans-Atlantic”，非常成功。

當時傑米隸屬於米高梅公司，在開始拍史本塞屈賽與茂娜洛埃合演的“Wipsaw”，他為茂娜洛埃改進化裝的面目，誰知次日竟大受指摘

，所以他亟願與公司解約，監製人惠廉霍華邀他到英倫去拍「海上爭雄記」"Fire Over England"。

那抱負不凡的霍威，到英國以後，盡力服務電影。製片巨頭亞歷山大柯達，因為該片中缺少一位女主角，為男角勞倫斯奧立維配演，所以比爾霍華，就慫恿傑米去物色一位。最後，他發見了一顆明星，他可以抵此缺任。

「她的名字叫費文麗！」
「啊！老天！她早已和我訂過合同呢！」柯達先生記起來了。所以，她就和勞倫斯奧立維合作了這部歷史好戲。

傑米霍威，這位中國的小偉人，他正在惦念着新生的祖國，一切的新建設，在他的理想中進展。恐怕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故事！有許多人看過傑米的影片的寫信給他，告訴他中國電影事業的蓓蕾，即將絢爛怒放，希望他能夠為中國的電

影事業開闢光明的路線，為他的祖國効力！

下面是他為各女明星攝影的經驗談，是非常有價值的：

「蓓蒂黛維絲最動人的是他那雙大眼睛，因此也成了我攝影的目標，使她的雙眼在銀幕上奕奕有神。」

「希迪拉瑪的漂亮，在影城盡人皆知，雖然她的領生得不大相稱，但是，我特別注重她的眼和唇，使觀眾在銀幕上不能發見她領部的缺點。我還把她的眼皮塗成弧形，使得和眼一樣平坦，然後用暗光把她前額隱去，再以黑色做她黑髮的背景。這樣，她的美點都攝進鏡頭去了。」

「瑪黛琳卡洛兒的臉蛋，一半美，一半壞，所以拍她的特寫鏡頭，須用四分之三角度，把她瘦的一面變成正常。」

「安秀麗丹右頰微胖，鼻子生

得不好，所以先當用美容術把鼻子整好，攝影時要特別注重她的唇與肩。」

「拍攝茂娜洛埃時，應該把燈光減低。」

「左琳娜在水銀燈下跳舞時，必須用特別光線照射，否則攝進了鏡頭，她的身材便會變得非常矮小的。」

「我認為潘麗茜拉蘭最上鏡頭的，其次是洛麗泰揚。」

「希迪拉瑪的眼，費文麗的鼻，瑪琳黛德麗的唇，生得最美，也最上鏡頭。」

•• 青鸞傑作 ••

相思草

洋裝 一冊 二元五角
優待 讀者 七折
實收

• 一元七角五分 •

中央書店發行

春 日 之 憶

鄂仲王

昨天把一件厚重的棉袍換了，身體頓時覺得輕鬆得多，經過了蕭瑟和凜冽的兩個季節，在披上這一襲春衫的時候，開始感到和煦，絢爛，和明媚。真的，即使撲面吹來的風還不免料峭，但是排列在人行道上的樹枝，已萌發嫩綠的幼葉，人家庭院中的柳條也在抽芽，藏潛於心底的歡喜，正如禁錮在黑地獄中的囚犯重見光明一般，該是無盡的。

年年此時，常常要令人想起一支歌曲，寶貝白玲所唱的「河上虹影」。這輕快的調子，宛轉的節拍，聽來真足以撼人心扉。也許這是我個人的私好，爲了在六年前的一個早晨，明耀耀的陽光照遍了大地，坐在傍河的公園椅子上，忽然從天外飛來一片活躍底歌聲：「當河上有虹影底時候……」不禁令人神往。這情景永遠印在腦海中，因此每年在日暖花香的佳日，就會把當年公園聆歌的情景，閑閑地自記憶之海中浮起，重溫一次舊夢。

那是屬於「好的舊日子」時代，蟄居在都市中的人們在此花嬌月媚的令節，計劃怎樣去渡週末假期。不怕跋涉的預備上黃山，溯富春江，有的願意到近一點的靈巖山或龍頭渚去透透氣。報紙的宣傳，旅行社動人的廣告，朋友口頭的傳述，把出游這件賞心樂事，逗得人心癢癢地，可是經過了再三考慮，覺得年年壓綫，無法脫身，讓人家去

湖山訪勝吧！「春風都屬富家郎」，誰教你勞人草草？更何況，在此時四郊多壘，卽如富家郎，也無法背了萊卡鏡箱，和素心侶登山玩水，於是在心頭重溫一次「河上虹影」的歌聲，真令人低徊不已了。

此時元宵節早過，花燈都已收藏起來，正是一個最想要的季節已經來臨，當一枝桃花透露出最初的穠豔時，於是你將盼望到一個明媚的日子，雖然在此萬方多難的時代，而多少總予人以鼓舞。說起桃花，似乎有不少故事跟着連帶想起來，它的命運可也悽慘，盛放才不多時，接着就要落英繽紛，當一片片落紅逐水飄蕩去，無情的詩人還要貶爲「輕薄」。其實花草總要凋零，正如人壽的有限，如何惜取有涯的生命，去欣賞，享受，施捨——不是給一二角錢與乞丐的意思，那時爲人羣努力的施捨——才是不負年華。所以聰明的先生要說「好花看到半開時」，依現代的語彙來說，那是好花底全盛時代，此後就是凋謝開始，我們不忍再有心境去欣賞。

有時春天的一大半都給無情的雨水使人昏悶不堪。似乎王爾德寫過一篇散文，名「旅店遇雨」，寫無聊和寂寞，使你在天氣明朗的時日讀之，亦會覺得窗外有淅瀝的雨聲。「這種陰黯是有傳染性的！」他在文章中寫。這樣說，春天下雨最令人不快了。有時也並不。設想你有一座竹樓——這當然只能設想了，偶然灑半天微雨，悉悉率率，像碎玉聲，這是無韻律的和諧底音樂。或者你在夜半夢回時，忽地聽得細雨敲窗，這情境會使你想起「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真的，在江南水鄉的故里，常

有女郎踏着泥濘的石子路，在清晨賣花。這時，臨風招展的楊柳每經一次雨露的滋潤，就以新綠的裝束，在霧水迷漫的天氣中，透露出一抹明朗的色彩，這不是夠興奮嗎？

有一次，也是雨天，清明時節，我家喚了一隻快船，到鄉間去掃墓。船艙中兩對面都有三扇小玻璃窗，窗外細雨濛濛，望到田間，耕農披上蓑衣，戴了笠帽，在田畦上來去，好像不啻這細雨一回事。這情景，忽使我想起前人的詞句：「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真是寫實的作品。如其我會繪畫，定要提起彩筆，描畫這個風景；可真不惡。這些，掃墓等等，常是承平時代的賞心樂事之一，名義上去看看墳地怎樣，松楸好不好，其實等於一次短時間的旅行。家人們讓墳客挑了一担祭品，跟着他迤邐行過阡陌上時，總是左右顧盼，看這邊田塍上的豆苗肥嫩，那邊的青菜壯大，向墳客買二三斤，成為晚上的盤餐時蔬。因此清明祭掃是主，而以深居簡出的太太們藉此「游春」是賓，至於過土地堂三官廟燒香，跋涉隴畝間買時蔬，足見興致的在此而不在彼。記得幼年以跟隨父親母親等去上墳為最高興不過的事，甚至興奮得晚上失眠，其原因不外乎我們可以去游山玩水。「一權碧濤春山路，過盡曉鶯啼處。」這境界不是最好不過的嗎？我家最遠的一處墳地乘了特僱的「當熱快船」去當天不及趕回，只能在船上權宿一宵。河流悄然無聲，一天清麗的月色，照在這難得光顧的客船上，愈覺得夜色的靜穆。偶然有一聲欸乃，跟着「噠噠」的小鑼聲，敲出莊嚴又單純的音調。劃破了沉靜已久底太空，那是一艘駛往城廂的夜航船，我們便要從被窩中

起來，自船艙的玻璃窗中目送這航船的一點燈火，消失在黑幕之中。我記起一次電影上看到，蓓蒂黛維絲乘了一艘夜航船由倫敦到巴黎來，那船上也是打着小鑼，到了碼頭也要吆喝呼喊，恰與我們在春夜掃墓時所遇的情形差不多；中西習俗底巧合，有時真是難以理喻的。

在都市中，這種鄉村景色成為白日夢的懷想。上海唯一可以稱道的，該是兆豐公園。單講這兆豐二字的題名，就包括雍容和吉祥雙重意義，我們姑不必在此時想起「華人不准入內」等等不愉快的回憶，在馬嘶風和的時日，能有機會去公園中散步一回，也聊當涉足山林了。你可還記得去年園中的五色小花，絢豔有如狄斯耐氏的卡通畫面？你可還記得湖中的玩具白帆船迎風飄蕩，有如在裏西湖的一葦容與？你可還記得林蔭夾道，布穀鳥啼着「不如歸去！」有如你到鄉間去掃墓時聽得的一般？你當然還記得一對翁仲，肅立在如墳堂屋般的一圍紅磚牆前面，於是你知道就是在這個都市裏，——可憐它已如一個落難底舊日王孫——還是有春光的，那末我們又何所戀戀於故鄉的桃紅柳綠？

願惜此大好春光，在都市裏的人們和故鄉的人們。我願在兵荒馬亂之後，想望中有這末一天，在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爲了我有一枝梅花笛，且能擺弄「河上虹影」的調門。不知道你可有這豪興不？



介力

精神大即

青年是國家之柱石

肺病攬奪青年乃國家之大蠹

大時代青年，負興盛重任，乃國家之柱石，不能不有強健之體格。肺病攬奪青年，削弱國力，是國家之大蠹也。任何人皆有責任起而撲滅之。

介力（即大蘇精）。有強肺殺菌之天然功效。服之可使肺部強健，抵抗肺菌侵襲於無形。已患肺病者，服用本品，亦能獲得良好之治效。在短期以內，可使病患消失，健康重復，克享人生之真正幸福。願肺病青年，為國珍重，早服本品，早覓健康目的。（公司藥房均售）

上海宇宙藥廠

上海英租界四馬路七十四號 電話二一七二九





這是美君爸爸在將死的前一天黃家的情景。張先生的居心的確是很可怕的。他因爲美君當時既不要他的愛，又沒有答應他向黃老太借錢，他便做好了圈套放美君進去，美君要是借錢，她就得進入圈套，倘使不借錢，她簡直有被綁的危險。

美君走的是第一條，她向黃老太借錢。

黃老太是準備好了的。她在美君很爲難的提出借錢的話之後，便笑說道：「這是你的
一件新衣，條子花的。看見你，使我真的不能不想起我家的金鳳。」

「我是常在您面前的。」

「你不走？你還是在我家裏教書教下去嗎？」

「自然的，我向您借了一筆錢，總得要將這筆債還清。」

「你家裏還有什麼人？」

「還有一個媽，一個吃奶的弟弟。」

「那他們是要靠你的。」

「不，此地的房子，我們也租不起了，媽媽帶着弟弟回鄉下去。」

「那麼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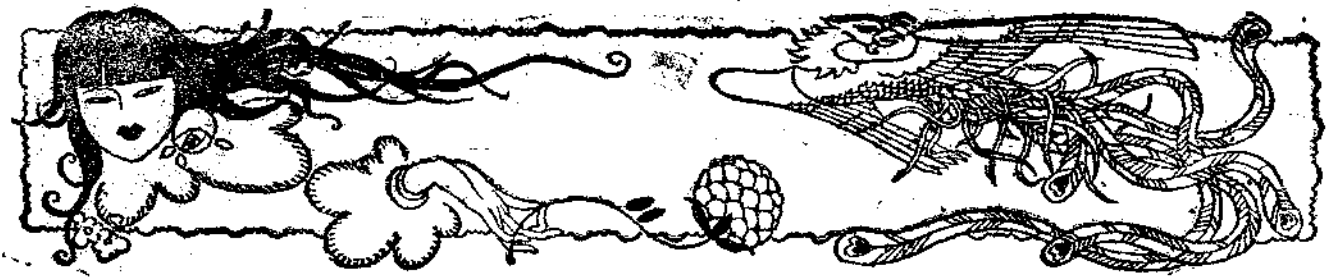
「我想這裏有便的話，就先求您讓我在這兒住住。」

「晏小姐！」老太陡然的叫出來：「這正是我日夜夢想不到的呀！在此地住，一點也

不要遲疑，你就在此地住。」

「不過我下午的課想移到晚間，下午我也許要到學校裏看看先生同學，晚上去是不便
利的。」

「好了，好了。你一切的事我都答應。只要在我這裏住。至於錢的事，你放心，我



叫張先生送過去，我不但叫他送錢，還要叫他幫忙，務必把你的事弄的妥貼。那我總放心。你先回去，我隨後就叫他來的。」

張先生因此就到了晏家，他這一次去，不單是看出媽媽的冷淡，女兒的着急，舅舅的無能。而且知道晏家除去這幾個人之外，就更沒有別的人，這些人真是一毫不足畏懼。

他在事體辦了之後，便替她了結房子，同時叫美君收拾些動用的東西，一次就把它送到黃家，這些事在媽媽和舅舅眼中看來，簡直是迅速，偉大，爽快，有力得無與倫比，他們只是口呆目瞪的不敢贊一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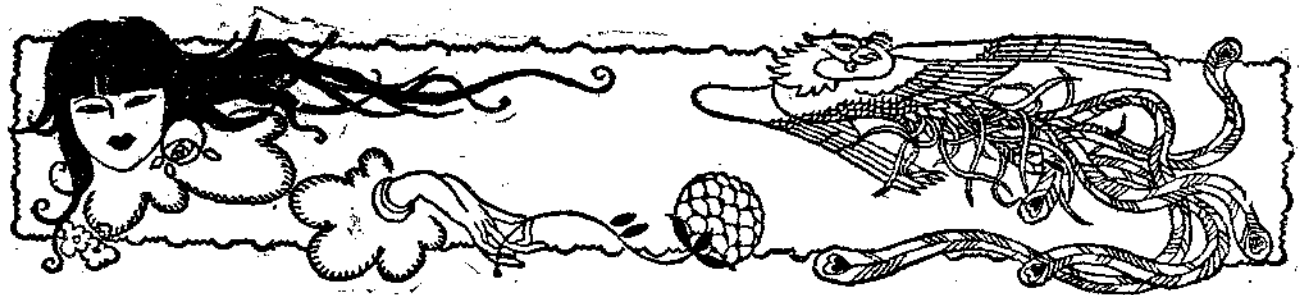
她搬到黃家的第一天下午，除了出去問一個卦，回來寫了一封信之外，什麼也沒有做。晚間，應鳳寫了字之後，老太便進來了。以前，老太進來之後，總是老太說上許多話，今晚却是美君先說話了。

美君在未說話之前，她先對老太磕了一個頭。她的眼水就像斷線的珠子，簌簌的流下來了。

老太將她拉起來，撫慰她真像自己的女兒。並且一面還在說着：「你就是我的女兒，簡直是我的女兒。我女兒曾經戴過爸爸的孝，你現在也是戴着爸爸的孝。」她的兩眼直望着天花板，好像竭力抑壓着自己的心情。良久，她放了美君，叫美君去睡覺。

美君經過了數日的疲勞，在理，上牀應該熟睡的。然而她一上了牀，已往的印象，又復在她腦中現出來了。她記得那枝金鳳，記得那天電燈的復明，記得牆上帳上的鳳影，記得老太掀帳子的可怕。她睜着眼睛望着等着，老太始終也沒有再來。她聽着那鐘聲已經敲過了午夜後的二時，也更沒有什麼響動。她想：「這大概是因為我來住的緣故，又因為她稱我為女兒我沒有拒絕，所以纔放了心，不再做什麼花樣的。倘使我再能遷就她一點，她那裏會是一個可怕的人？」

她越想越覺得這位老太並沒有一點可怕。也並沒有什麼神經病。母親不能不想死去的



女兒，因為想女兒而看不見女兒，自然要把女兒心愛的東西保存着撫摸着，這是人之常情，不是神經病。

「倒是這個姓張的可怕。」她繼續着想：「他的胆子既大，手段又辣，辦事很能幹，可就是不忠心。」她猛然想起以前姓張的向她說的幾句話：——

「考慮，自然是你的自由。可是我得向你說，在她的面前，我固然是不如你，但是酒杯在手的時候，她也許就會聽我的話！」

她覺得這幾句話有意思。

「考慮？我何嘗考慮過的呢？我雖然是借過錢，却完全爲了爸爸的喪事，並沒有給他。在這一點上，他一定要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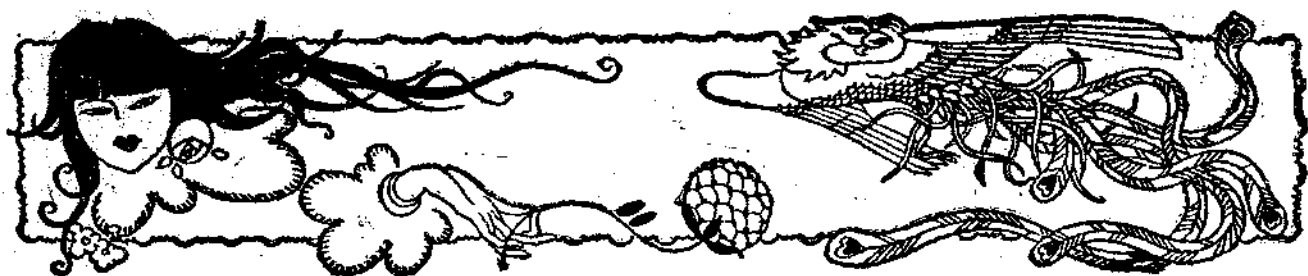
「張先生恨怎麼樣辦？」她的解決方法却不是去消除它。她以爲現在她和老太的情感無論如何比張先生和老太要來得好。老太終究是一家之主，握有經濟的權威。張先生是什麼？不過是一個僱用的人罷了。我能得老太的歡心，還怕什麼僱用的人？

「酒杯！酒杯在手！」她獨自在被中笑起來。

「酒杯在手，也不過是一時的罷了。人總不能刻刻拿着酒杯，時時喝酒呵！」她想通了。想通了之後，立刻就睡着了。

一一三

美君這個計劃，是兩路分兵的計劃。只可惜她沒有兵，僅有自己一個纖弱的身軀，沒有錢，沒有勢。拿自己這個纖弱的身軀東邊送給人做妻子，西邊送給人做女兒。妻和女在社會上也不是容易做的，常會被人欺壓，而美君却巴着去做，還生怕人家不喜歡她。她的計劃就是這麼一個計劃，仔細替她想一想，她的生活實在是含有一副委曲的心情，一把辛酸的眼淚。



第三天上，孝存的回信來了。美君非常的喜歡，趕緊拆開來看，上面只有簡單的幾句話：

美君：

尊大人仙逝，聞之極爲傷心。節哀順變，古人所重，即望善體此意，好自珍攝。驚遷事後告知，能無遺憾，所幸者彼此下午無事，可多多會面談話耳。明日午後二時可往寒脉公園自得亭一晤。

孝存

美君在拆信之前，心中真是歡喜的。看過了之後，「遺憾」兩個字，使她呆了好半天。

「我搬地方爲什麼要先告訴他？」

一種自強的心理使她將信向桌上一丟，無意中却看見了那信好像是被人拆過的。

「誰拆過這封信？」她這樣自問着。

「也許是他自己拆開來重封的，信裏面曾經塗沒了幾個字呢？」她懶得再去抽開看一看，就把信收了起來。

今晚，老太婆又沒有來吃飯，霍媽也不在。李媽說她們又到鄉下去了。所以今晚美君的睡眠比往常格外滿足。第二天起身，她的興致尤其好，她今天加意的梳洗，準備下午去到寒脉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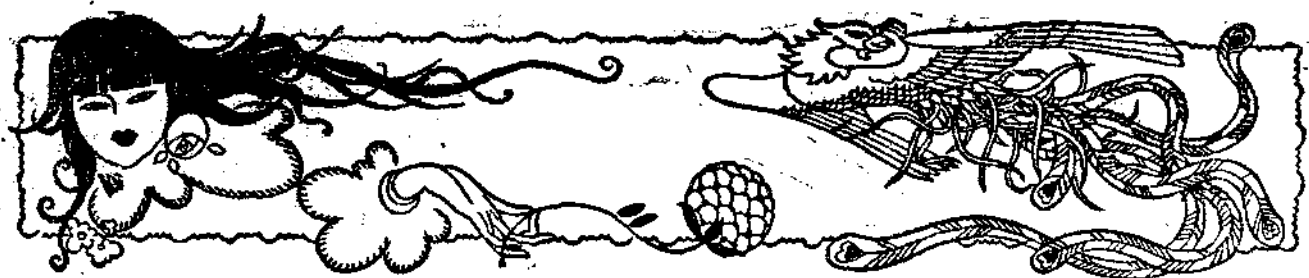
她既有了這重心思，便覺得時光過的特別慢，她恨不得馬上就到了下午兩點鐘。

今天的午飯，老太婆仍是沒有來。美君胡亂的吃了些，便又去重新化裝。她是一點鐘出門的，出門時就看見一輛汽車，車門正開着，裏面坐的是老太，外面站的是張先生。

老太一見美君便說：「晏小姐，我正用車子來接你，請你到我那新修的房子裏去看看呢！」

這是美君完全料不到的，她說：「今天有事，改一天罷！」

「我特別用車子來接你的。去罷，有事回頭再來做也不遲。」老太這樣說着，加之張



先生又在旁邊勸，美君無奈的上了車。車子馬上就開動了。

美君坐在車中，沒有絲毫的笑容，只有一肚子的疑慮。她想這一定是張先生弄的玄虛，孝存的那封信，一定是他拆的。他知道我今天要去會他，故意叫老太弄個車子來接我的。她偷看老太的臉，老太的臉上有陰沉的笑容，再偷看張先生的臉，張先生臉上沒有笑，但比笑容格外來得可怕。

不用說，車子既是開動，目的地總是要達到的。他們達到目的地了。這目的地是一個廣大的園，園的四圍有籬笆，籬笆裏面，有很多高大的常綠樹。人在園外面，是看不見園裏面的。

美君和他們一道下了車，車便開走了。他們一同進了園，穿過一個活動小木橋，橋下有水流着，風景很是清幽。

過了小橋就看見一座房子，房子一共是兩層，粉飾得很新，但是式樣仍是很陳舊的。他們又走了一程，已經來到門口了。老太說：「晏小姐，你看我們這所屋子，怎麼樣？」

「當然是很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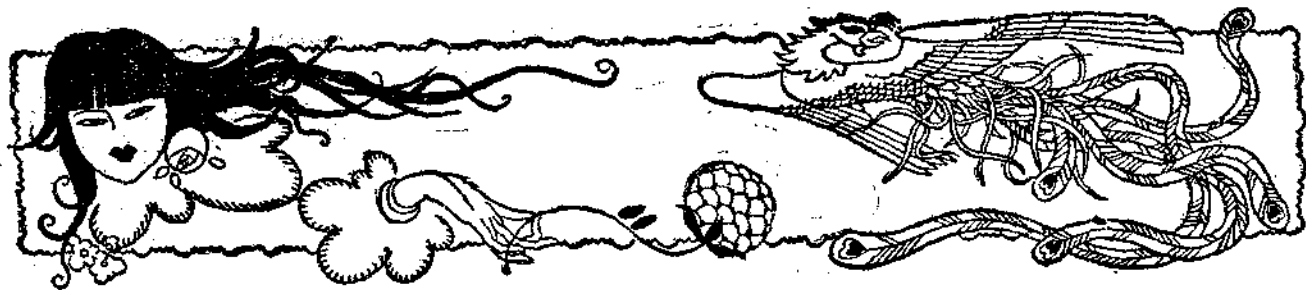
「我引導你把幾間房看一看罷！」

老太首先引導她看的是樓下的一間大客廳，廳是個長方形，中間隔開，三分之二是西式的陳設。三分之一是中式的陳設，有几，有坑，有椅子，有盆花。第二引導她看的乃是一個地窖，窖裏藏着許多罐的酒。第三引導她看的乃是廳旁一間小客室，這個客室裏，佈置的非常精雅，裏面的傢具，全是紅木製成的。

這幾處地方看過了之後，老太便帶美君上樓了。

張先生道：「我也要上去嗎？」

「等一會兒你從那面梯子上來罷！」



張先生點了點頭，便走入小客室中去了。這裏老太引了美君上了客廳後面的一個很大的樓梯。上了樓就看見霍媽，霍媽笑着，站在那裏說：「晏小姐，我們早晚的想你來，今天你可真是來了。來了就多住些時候罷！」

美君聽了心中不覺一驚。她們信步穿過了一個狹弄，就聽見後面的門砰然一聲關起來了。

美君心裏不覺又是一驚。暗想這究竟是什麼緣故，難道想把我關起來嗎？我也沒有錢，什麼也沒有，關我有什麼用？她心裏這樣一想，脚下就變軟了。

她回頭一看，霍媽已經慢慢地跟來了。老太說：「門關好了嗎？」

「關好了！」

說着話，她們已進了一間大房間。美君心跳的厲害，脚也軟的厲害。她實在沒有勇氣走了。她急得跪在老太面前，請求老太放她回去，不要將她關在這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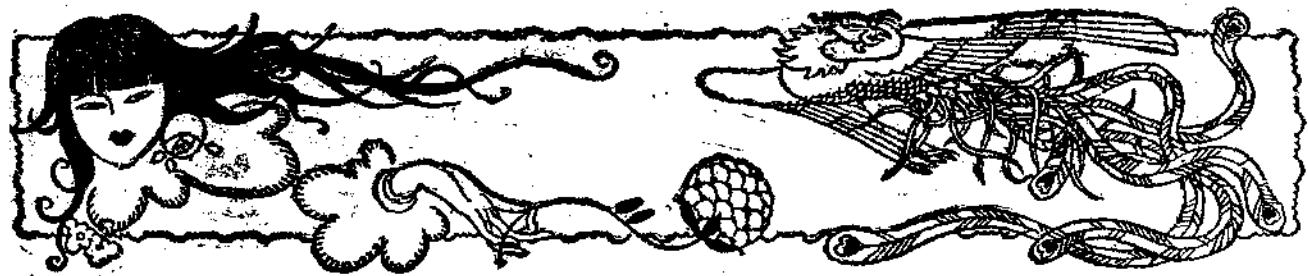
老太道：「我並沒有把你關起來，不過我要你永久和我在一塊兒生活。我女兒死了，不能回來了。難得找到了你，我是不能把你放走的。」

「我願意永久在您面前，做您的女兒，只求您不要在鄉下住。」

老太冷笑了一聲說：「在城裏，你是隨時都可以飛去的。我有什麼方法能捉住你？我不看見你，我心猶如古井，是不起波瀾的。既然是已經看見你，波瀾就已經起來了。你知道，水的波瀾一起，隨便什麼東西都不能使它靜止的，除非它自己靜止。否則你越是激動它，它的波瀾就要起的更大。」

美君放聲大哭起來道：「這是您的過慮，我是不會走的。我是一個窮女孩子，我還欠了您的錢，我走，我又能到那裏去呢？」

她哭的真是非常傷心。老太却一點也不為之動，反而冷笑的向她說：「如果今天不要你來，以後要你來也來不成了。你和外面人通信，找人給你幫忙，一旦你找着了幫忙的，



當然你要遠走高飛。你是好了，我呢，這重痛苦我可受不了。」

美君仍舊是哀哀地求她，她決不答應。直弄到哭的天翻地覆，老太說：「我家金鳳也照你這樣哭過的。但是，哭又有什麼用。」說着她掉轉身軀向牆上一推，一扇門忽然開了。她帶着一臉怒氣走出去。這裏丟下了美君倒在地下痛哭，霍媽站在一旁也陪着流眼淚。

半晌，霍媽說：「小姐，你歇歇罷，不要再哭了，再哭，就要哭壞了身子。」

「我要這個身子有什麼用！有什麼用！」她說着，兩腿在地上亂舞。

「你不要這個身子，太太却要的。你不保留你的身子是不行的。」

晏小姐一聽，她真的不能忍受了。她想一死，也不過就是這回事，她倏然由地上跳起來，閉着眼向牆壁上一頭撞去，那知牆壁就撞開了，她竟跌在一個人的身上，這個人不是別人，乃是張先生。

張先生笑微微的說：「晏小姐，我們早就料到你這着的一的。你知道一個人謀生固然不容易，求死也是一件很難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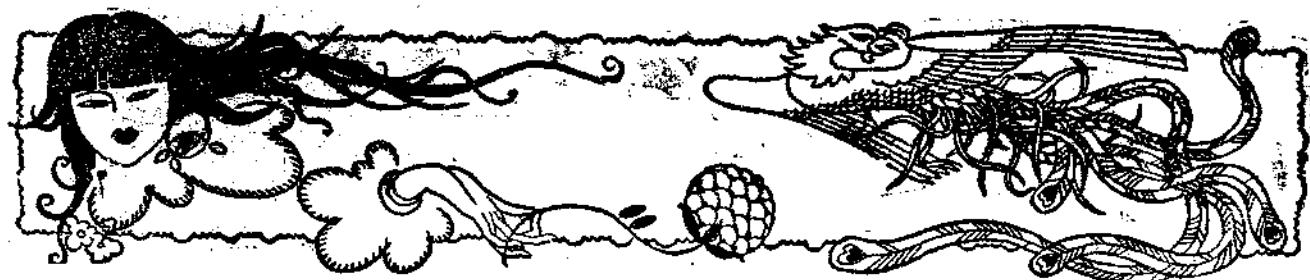
「你這個人面獸心的東西，害我這樣一個孤苦伶仃的女孩子，於你有什麼好處。」她一巴掌打到張先生的臉上去，張先生一閃，乘勢就將她那隻手接着一擰，美君一聲叫着，就閉着眼睛躺到地下去了。張先生向她望了望，發出一聲冷笑。便又從牆壁上那個門中退出去了。

二四

在鄉下的晏小姐遭遇是如此如此，在城裏的趙孝存呢？

他在飯後真的修飾了一番，準備去到寒脉公園自得亭。他寫的那封信，媽媽和妹妹都看見了的。他向媽媽和妹妹說，也許晚間約她來吃飯。

「又到浮綠居，打個電話把我們騙出去，讓媽給你會賬？這一次我們可不上你的當了。」



孝存道：「這一次和前一次不同了。這一次是事先有意的，一請準到。所以是在家裏吃飯了。叫菜的事，哥哥就付託給你！」

妹妹笑着看他出了門，嘴裏說：「哥哥！祝你成功呵！」

「別忘了叫菜！」

他非常快樂的走出了門。一直來到寒脉公園的自得亭上，步履都是十分輕鬆的。

他坐在亭上等着，等着，等了大半天，心裏有些焦急了。他想：「她爲什麼這時候還不來？」

她看了看錶，已經是兩點三刻了。遠望着園門好半天，那裏有美君的影子。

他心中十分焦急，在亭子上走來走去的走個不歇。直等到那些游人對他發生了興趣，他纔無可奈何的坐下來，望望天，摸摸欄杆，低頭嘆了一口氣，再看看錶，已經是三點一刻了。

照他心頭的怒火，他馬上就要奔到黃家去，將她拉出來問個明白。但是這終究過於魯莽，也許是她在路上有點耽擱呢？他下了亭子，在亭子的四周，又走了好幾回。

她還是沒有來！

他無可奈何的挾了一片失望的心情，像一隻戰敗的雄雞，無精打采的回了家。

「客呢？」這是妹妹見面的第一句話。孝存一響也不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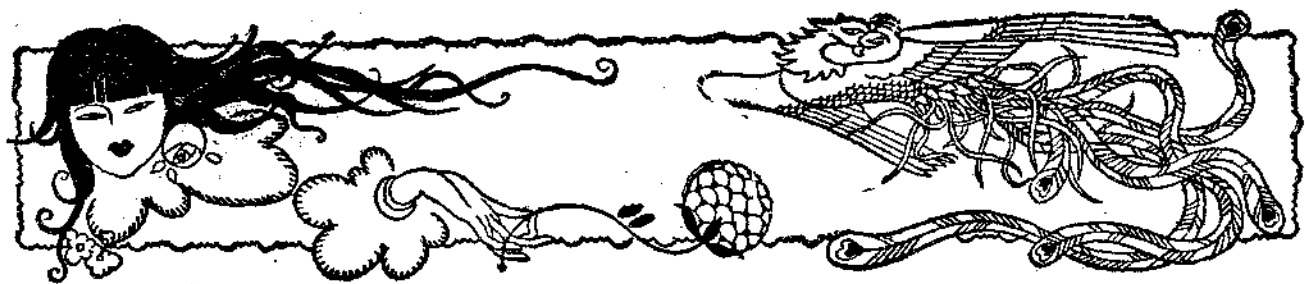
「這一次是事先有意，一請準到的呀！」妹妹又頂了這一句。

哥哥可忍不住了。他大聲說：「請你不要說話，好不好？」

「不要說話，我還替你叫了菜呢？叫了菜自然要問客人幾時來。」

「你是真的叫了菜？」

「爲什麼不真？這是哥哥付託給我的差事，臨走還說別忘記叫菜！」



「那一家，馬上我去回掉它！」說着他要走出去。妹妹就大笑起來了。

媽媽說：「不要急着走出去。真的她爲什麼不來？」

「我沒有看見她！」

「沒有看見她？」

「哥哥的話是假的。我們還預備看她是抬着頭進門還是低着頭進門呢？」

「我爲什麼要在媽面前說謊？」他很氣的往沙發上一坐。

妹妹說：「坐得快，氣虛！」

哥哥的臉都氣青了。

媽媽笑道：「她要你約她談話，你約了她，她又不來。那是你信寫的不好。」

「原是啊！」妹妹接着說：「什麼遺憾不遺憾的，人家搬個地方住，爲什麼事先要告訴你？」

這倒使孝存有點懷疑了。他想也許是遺憾兩個字寫壞的。繼而又想，她不至於如此的駁字眼，而且這兩個字用的也不過分。他說：「誰像你，專門喜歡駁人家字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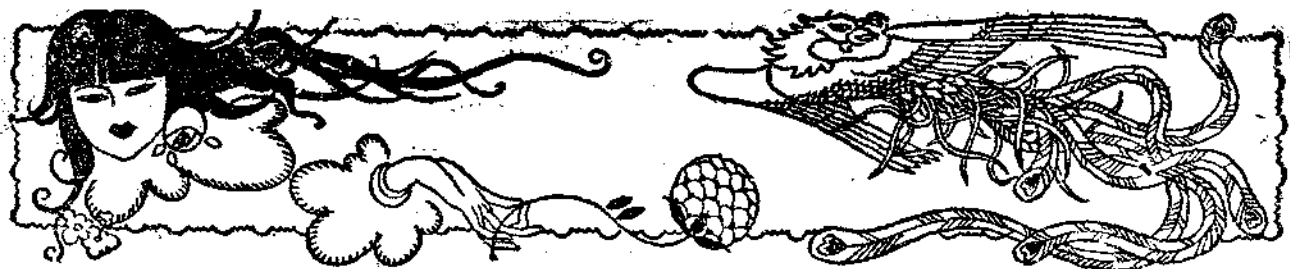
「我駁過誰的字眼？」妹妹不服的問他。

「你駁過王逸士信中的話！」哥哥說着，臉上頗有得色。

妹妹却真的氣起來了，她說：「媽！你看他又提王逸士了。」

媽媽向他瞅了一眼說：「不許說，我們自己別忘記吃飯。」

說着話她們就預備開飯，但是飯吃過了之後孝存心中的恨，似乎仍未消滅。當他們飯後大家坐在客堂中談話的時候，又把王逸士的事提出來了。他說：「我看王逸士就是很好的一個人，他是你的先生，教你的書又教得那樣仔細，就是寫給你的那封信，也沒有什麼壞的地方。」



媽媽和妹妹都不說話，可是四隻眼睛全望着他。他的興致非常高，接着說：「我今天在學校裏看見他。看他的樣子似乎很難過的。」

「怎麼會到你學校裏去的？」媽媽隨便的問了一句。

「他本來在我們學校教過書的。現在學校裏教務處走掉一位先生，校長便叫他來幫幫忙。」

「他不是在你妹妹校中教書嗎？又在你們學校裏擔任教務，怎麼行？」

「他在那邊鐘點本來不多的，我們這邊事情又少，自然可以做得過來。校長就說他是年富力強。」

說着他望了一次妹妹，妹妹把臉放下來，不理他。他說：「人家年歲很輕，就在大學畢了業。又能幹，又和氣，身體也好。家裏的人既不多，資產也和我們不相上下。我們還要挑剔什麼？他今年二十四，妹妹十九。照社會學家的話，男女婚姻最適合的年齡，就是女的年齡等於男的年齡減半加七。二十四減半是十二，加七就正是十九。妹妹今年正是十九。」

「你是在胡說！」妹妹忍不住的這樣回他：「爸爸在也不會這樣說的，你……！」

「我？我是你的哥哥！爸爸不會這樣說。哥哥却能這樣說。我並不是逼婚，你要明白！我是敘述事實，供你參考。」

「媽！你看他說的這些話喲！」妹妹沒有辦法向媽這樣申訴着。

媽媽道：「不許再說了。你像個吃醉了酒的人。」

「你總要常和他談談，纔能知道他的好壞！我知道，你的爲人，是自高自傲的，總是這個不好，那個不好，自己就像好得很。」

「我偏不理他，偏不和他談話，看你怎麼樣？」妹妹話說的聲音非常高。

媽已經沒有辦法來解圍了。她說：「叫你們不要說，你們偏要說。好！我走！」

法苑珠譚

• 秋 芝 •

◇ 兄弟律師

某律師，以「兄弟」一語為口頭禪，積久成習，校正為難。嘗代當事人出庭辯論，「兄弟」之聲，衝口而出，如：「本案兄弟認為如何如何。兄弟之意見如此。依兄弟看來」等等。推事某君，少年傲岸，斥之曰：「本院代表國家，行使法權，誰與貴律師稱兄道弟。」某律師竟不能措一辭；半晌，始強起應曰：「兄弟積重難返，下次不敢了。」於是哄堂大笑，後遂謚以「兄弟律師」而不名。

◇ 儂！儂！儂！

某地法院推事，少年盛氣，惟喜阿諛，見人趨奉，則色然以喜，若稍一率直，輒撻其鋒，當衆呵叱，不稍寬假。一日，審理某案，以證據爭執，堅囑律師補具說明，而律師則似不耐煩，漫聲應曰：「證據已極明瞭，儂如認為猶不充分，可判決敗訴，尙可上訴平反，不必稽延，以免拖累。」推事聞言，勃然震怒，拍案斥責曰：「什麼儂不儂？儂對本院毫無禮貌，實屬藐視法權。」某律師亦不甘相讓，反唇相稽曰：

「儂稱我為儂，我當然稱儂為儂，倘儂稱我為貴律師，我亦當尊儂為貴審判長矣。」推事聞語，更如火上澆油，益忿不可遏，曰：「儂又是儂儂，究竟成何體統。」法庭上一片儂儂之聲，雜以旁聽者之匿笑，真個不知成何體統矣。

◇ 新華容道

某推事，體態魁梧，碩人碩頤，公餘之暇，復好鑿弄，擅黑頭紅生各劇，於關公忠義，尤備致欽崇。某日開庭，律師遲到，推事數其不守時間，律師乃投其所好曰：「某一路行來，紅燈當道，欲行不得，大有關雲長華容擋曹之狀。」推事被搔着癢處，遂效義釋曹瞞故事，溫語誠之曰：「只此一遭，下不為例。」謔者乃謂此係一齣「新華容道」。

◇ 一隻大元寶

某律師，嘗自吳門挾妓至滬，闢逆旅以藏嬌，日久厭倦，裹足不前，妓雖怨懟，亦莫如之何，幸賴友好贖金遺歸，得免流落。事後某語人曰：「我會耗五十金，奈何猶不鑿足？此數在我鄉，已是一隻大元寶哩。」聞者亦惟匿笑而已。期年後，律師榮任推事，適某報主編，疎於檢點，蒙宣揚穢褻文字之嫌，階下受鞠，狀頗狼狽，結果命交一百元現金保，隨傳隨到。辯護律師亟起立請求曰：「報館同人，多一介寒士

，百金在我鄉足可置兩隻大元寶，當事人力有弗逮，幸稍減低。一推事聞語色變，遂減其半數。蓋律師與推事爲故交，深知其隱事，某亦懼舊事重提，有玷官箴，故不惜捨法衡情。然「一隻大元寶」，已遍傳人口矣。

◆三假律師

民事訴訟，有假執行，假扣押，假處分之制。案未確定，即得執行者，曰假執行。爲保全將來強制執行，實施扣押者，曰假扣押。爲定暫時狀態，而命爲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者，曰假處分。某君執行律務，聲名雖藉，然於法律不甚了了。遇民事案件，輒向庭上請求假執行，因不合條件而被駁回，則請求假扣押，仍不准，則又請求假處分，實際上論其案情，無一相合，時人遂笑稱爲「三假律師」。

◆假執行

普通案件，須判決確定，方能執行，而宣示假執行者則不然，雖案在上訴，仍得爲執行。某律師承辦一案，判決敗訴，宣示假執行，當事人猶思遷延，法院乃下令查封，律師無計，狀向法院抗議，有警句曰：「原判決宣示假執行，並非真正執行，豈可真個查封？」事洩於外，遂成話柄，此與三假律師，真無獨有偶矣。

◆蘇州出庭

某律師，在滬執行律務，頗負時譽。蓄一姬人，置之外室，以閩令森嚴，卜晝而不能卜夜。會當時土產公司開幕，律師乃思得一計，每週外宿一二次，翌晨攜采芝齋，悅采芳等菓餌以歸，謂方自蘇州高等法院出庭回滬也。一日，疏於檢點，於糖菓中夾入土產公司發票一紙，其事遂敗。朋儕相值，即笑詢近日蘇州出庭否？某亦笑領之，不以爲忤也。

◆黑房

舊制，縣知事兼理司法，大權獨攬，頗多腐敗。某縣令性貪墨，枉法徇情，聲名狼藉。會有舊友來訪，置酒相待，席半，友酒酣耳熱，語令曰：「廳舍建築甚佳，惜不宜決獄斷訟。」令不解其義，亟詢其故，友曰：「最好作爲洗印照相之用。」令爲之廢然。蓋洗印照相，不能露光，客作此語，蓋譏其暗無天日也，譴而虐矣。

◆夫人之力

某君，以裙帶之親，得榮任院長，論者謂「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曲解得有趣。又某君以與名媛相暖，得任法官，既失歡，罷職以歸田里，譴者稱之曰：「馬上得之，馬上失之。」

◆新名詞

十年以前，婦女運動熱烈之時，「提倡女權」，「男女平等」之聲，洋溢盈耳。某甲，納一妾，妻不耐孤衾，訴於法，以寵妾滅妻，有干例禁也。庭訊之日，甲規避不到，妻乃向庭上侃侃陳詞，曰：「若某甲者，侮辱女性，可惡已極，請大老爺出一張勾票，勾了他來法辦。」侮辱蓋侮辱之誤，勾票蓋拘票之誤，甲妻當係一婦女運動迷，學得幾句新名詞，遂思消其胸中醋意耳。

◇老爺，太太，小姐

周女士，系出名門，讀律既竟，出宰法曹，每升堂理事，審判簡捷嚴明，論者稱之。惟俗例稱法官曰老爺，某鄉愿因受鞠，亦復如此，不意庭上拍案怒曰：「我不是老爺。」鄉愿抬頭見是不櫛進士，亟改口稱「太太開恩！」官益勃然變色，蓋女士方待字閨中，小姑居處猶無郎也。鄉愿無計，半晌囁嚅答曰：「請小姐做做好事。」周女士竟為之啼笑皆非。

◇茶館店

某律師，性強項。一日，因案出庭，手執六法，援據法理，滔滔雄辯。推事以積案甚多，又以法律為其所熟悉，不需辭費，亟止之曰：「貴律師，法律不必講。」某誤會其意，以為法院不講法律，則訟不得直，乃亦反唇相稽曰：「然則請審判長同至茶館店評

理如何？」推事以其以辭害意，遂溫語解釋，旁聽者已為之失色矣。

◇賭博未遂

民初，北政府某顯宦家，以雀牌為戲，事聞於人，遂往報官。邏者既至，四人悉就逮而無一倖免。惟顯宦有急智，棄一牌於屋隅。既解訊，則為之辯曰：「正欲作博戲，因缺一牌遍覓不得，尙未動手，不信，請檢獲案賭具。」官驗之果然，遂釋出，蓋賭博未遂，律不為罪也。某為法家，故能脫罪云。

◇聚賭獲賞

昔年，某地厲行賭禁，告密者，例以罰金之半充賞。某甲無賴，囑其妻糾眾聚賭，而已則暗中報官，既破獲，各罰錢一百，四人共四百金，甲得賞金一半，除去其妻罰款，猶有羨餘，其人之狡黠可想而知。後事聞於官，其例始廢。

一斛珠

• 丹蘋 •

◇低徊詞之三

雲山迢遞，夢魂長在雲山裏，那同情事深深記，一枕游仙，枕角香雲膩。燕子不啣春並蒞，無端惹得愁滋味；拚將方寸靈臺闕；祇盼宵來，再向雲山詣。



記浪漫畫師盧世侯

平襟亞

人懷不羈之才，負絕世之技者，其人生歷程，往往如涉崗嵐，如渡海波，不落平凡。證以吾友盧世侯畫師之所遭際而益信。世侯，嘉禾產，世家子，旅居滬濱，已有年矣。其父豪於貲，廣交識，在海上金融界稱巨擘。因世侯之貌奇寢，眉粗而肌黑，且痘痕滿兩頰，不作白面書生，致失堂上之愛。二十而娶，亦不克享伉儷之樂，孑然塊然，踽踽涼涼，以家室爲傳舍。然外濁內清，穎慧過人，於藝事無弗精。曲工青衣，能行梅程荀尙之腔，得其神似。尤能效白玉霜喜彩蓮靡靡之音，於隔院聞之，咸爲神搖而魄蕩。繪事工古典派人物，熔中西於一爐，筆致纖細，裝飾古茂，一幅脫稿，令人驚服。嘗發宏願，登山茹素，割指瀝血，爲繪地藏王菩薩九華垂跡圖十二幅，弘一法師，深嘉其志，爲每幀題偈，刊印流傳，世爭寶之。

世侯生性孤僻，落落不與世諧，興到時，閉門作畫，亘三五月絕不與社會往還，朋好通問；似僧侶之坐關，與世長相遺者。其染翰也，必佐以果餌煙卷，堆疊滿桌，隨啖隨繪，揮灑自如，目不旁瞬。故尺幅之成，恒在果核遍地煙蒂滿盃中，其所獲不償所耗且倍蓰焉。

當民國二十四年春，予方專志於出版事業，凡通俗小說之封面，不下百十種，悉出世侯筆下，用七色版刊印問世，於通俗書中放一異彩。又繪「花蕊夫人深宮幽怨圖」（已用三色版精印於九月號本刊），及「山陽死友圖」（見附圖）凡十餘幀，筆致益工細，設色尤絢爛，注重於前代衣着，及宮闈裝飾，古趣盎然於楮墨間，不類近人作品也。

世侯之畫，世不多見，以予所藏，爲其生平十之八九。予與交識，雖爲時不久，然酷愛其藝事，常市其所喜啖煙果滿一室，邀其來作長夜談，晨復鍵其戶，逼使操觚，俟工畢始啓戶以慶其成。日夕偕遊，不盡歡不止也。事後思之，倘亦虐政，然不如此，則終歲無執筆時，懷絕好藝術，無由見重於當世，詎不可惜耶？！自軍興後，世侯不與予覲面者，殆一載。某日相見於丁香花園西湖博覽會場，與立談間，始知其執業於

新華影業公司，凡古裝片中男女之裝飾，及宮殿之佈置，悉出世侯構思中。時世侯神氣萎頓，異於曩時，因怪而詢之，則曰：「日來工作繁忙，心力交困，不獲已而乞靈於芙蓉膏，致憂傷憔悴，無復人形，正恐死且不遺耳。」予苦苦慰之而別。猶冀其時來寓所作常談，俾寬其愁思。不意其翩然走港，一去不復返也。

世侯之去滬，據日後傳言，云：世侯一日正埋首於雲霧中，有以港地芙蓉膏，氣味醇厚，而價復低廉告者。世侯忽斷然起曰：「吾其赴港乎。」朋儕以為戲言，不意第二日冥搜其寓，已留條作別矣，相引為異。

世侯如港，寄居友人舍，晨夕以焚膏為樂，棄筆硯如遺，以此生活日趨窘鄉。日久，友有煩言，世侯不能安居，竟憤憤棄燈剪槍，杜絕嗜好。且毅然摒棄其儒服長袍，穿工人裝，雜苦力中，從事於防禦工程之建築，荷鋤擔泥，作苦工以謀一飽。時同與操作者，固不知其為文弱書生，且不知其身懷藝術天才也。

一日，正夕陽含血墮山阿，晚鴉歸巢，羣動欲息，世侯猶伏身泥淖中，忽來一汽車，經陡岸，絕塵而馳，世侯猝不及避，為車所撞，及同儕引之出，已血肉模糊，氣息僅屬。時車中人為港地一主教，見狀，不覺油然而生惻隱之心，乃以原車載之入某醫院，為之療治。世侯於九死一生中，居然得以復活，調養數閱月，傷處竟痊可。會主教來院探視，見世侯談吐不俗，疑非苦力，因詢以身世，世侯舉實以告，主教大驚謝過，迎之居教堂，待以上客之禮，進豐饌，出楮墨，命繪耶穌聖母像。世侯調

（繪世侯） · 地藏王菩薩垂跡圖之一 ·





• 山陽死友圖 •

(繪侯世虛)

朱設彩，伸紙濡毫，凡閉戶三閱月，而畫像以成，莊嚴妙相，工緻無倫。教士大賞識，以爲有天助，乃使彼於無意間發掘一異才也。因撰一文，誌遇合之奇，騰以聖母像，寄瑞士國世界藝術院，囑永爲保存；並爲延譽於所交識之士大夫間，目世侯爲中華第一流藝術家；於是世侯之名大著，得恢復舊日之繪畫生活。主教復推薦於孫孔二要人前，命世侯繪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事跡，並別闢精舍以居世侯，雇役數人爲之侍。世侯於數閱月中，成畫多幀以之寄呈孫孔二公，均嘖嘖稱賞，謂無不妙到毫顛，以是勉勵有加。

詎意好景不常，太平洋風雲突起，港地隨之淪陷，教堂及世侯之畫舍，均毀於炮火，世侯踉蹌出走，入難民收容所，不數日，乃以瘦斃聞。

世侯死訊，傳至海上，友好無不爲之長嘆息。襟亞聞之曰：聖人不云乎，朝聞道，夕死可已。士大夫不憂死，惟憂道之不行，藝術家又何獨不然。其藝既聞於世界，則雖窮餓而死，亦何傷。若世侯者，其生也落落，其死也，聞者又何戚戚爲者？第覺其人生如夕陽之在山，忽燭然放一異彩爲足奇耳。爰敘其生平厓略，以告世之不識世侯者。

或謂世侯實未死，至今猶健在；若是則良佳。筆者但願其爲東坡海外之謠，他日歸來，脫讀我文，正不妨相與一笑，視我文所記，爲一時佳話可也。

復活節吃蛋，這是一個相傳已久的習俗。現在，商人們都以咖啡製的蛋形糖果來代替它，在「復活節吃蛋」的歷史中已有了一個轉變。

著名的學者霍拉，曾研究過復活蛋的起始，他說：「復活節以蛋來點綴的原因，是爲了蛋是春天的太陽的象徵，它表現着一種燦爛的光輝，因此人們將蛋染成紅色。」

「此外蛋還象徵着未來的生命。古代的人盼望他們的尊長或親友於死後再轉世還陽，因此埃及·羅馬·及希臘人，一旦死後，在棺槨中照例要放置許多

石蛋，或土蛋，甚至死屍的手中也托着一枚蛋。蛋，含有復活的意義。」

在公元九百八十七年以後，歐洲人的風

季

俗立春日都要吃蛋；十四世紀時，有許多地

芳

方，在冬至日吃蛋；亞洲和歐洲的某些農家，是在新年裏吃蛋的。這種蛋，往往染成鮮明的彩色。

如今，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將復活節

當作了蛋節。

中歐有很多小村莊，每逢復活節來臨時，孩子們成羣結隊的敲着鑼鼓，打起旗子，挨門遍戶去討復活蛋。在城中，有一批乞丐，在街上搖着鈴，報告復活節來到，向人家要蛋吃。

法國有一個小村子裏，耶穌殉難節的那個星期五所生的雞蛋，必須保留起來，到復活節那天煮食，全家的人都要嘗一嘗蛋的滋味。

十七世紀時，有一個商人，在巴黎的新橋口開了一片鋪子，專售染紅的蛋，此後做這種生意的人，便逐漸多了起來。

至於用糖或咖啡製的蛋，是在一八九七年，倫敦一家糖果店首先發明的。據說在南美，有一個富翁，定做了一枚巨形的復活蛋，此蛋高二公尺七十，圓周五公尺五十，重約五百公斤，七個個人都不能將它舉起，蛋的價值在一萬美金以上。

十八世紀中，法國有一個女優，在一個廣場中看見一輛貨車，拖着一個龐大的復活蛋，外面用布紮成；蛋上有一個門，她好奇地跑上去，推開那扇門，發現這蛋是一輛四輪車，裏面滿載着各種可以吃的復活蛋，這是一個富商贈給朋友的禮物。

有一次，羅馬教皇雷昂十三，收到了一件禮品，這就是一枚復活蛋，蛋殼是用四片象牙所合成，蛋白是最名貴的緞子，蛋黃是一顆鑲金的黃寶石，上面還嵌着一粒金剛石。

有一個西班牙人，在一枚雞蛋上塗了層膠質，灌音之後，放在一具特製的留聲機上，這個蛋便會高唱復活節之歌。

曾有人贈給美總統克里夫夫命一煮賽塔璐的復活蛋，殼是乳白色，如果將蛋的一端開動，殼便分爲兩半，跳出來一隻機械的小雞，拍着翅膀，肚子裏的發音片便旋轉起來，使牠不斷地喊着：「復活節一切的歡樂都是你的」。

賊禿聽見這話

大喜道：「妙哉

！你只願如此行，

我這裏自有頭陀胡

道人，我自吩咐他

來策望便了。」潘

巧雲道：「我不敢

留戀長久，恐這廝

們疑忌，我快回去

是得，你只不要誤

約。」那潘巧雲連

忙再整雲鬢，重勻

粉面，開了樓門，

便下樓來，教迎兒

叫起潘公，慌忙便

出僧房來。轎夫吃

了酒麵，已在寺門

前伺候，那賊禿直送他們到山門外，潘巧雲作別了上轎，自和潘公迎兒歸家，

不在話下。却說這賊禿，自來尋報曉頭陀，本房原有個胡道，今在寺後，退居

裏小庵中過活，諸人都叫他做胡頭陀，每日只是起五更，來敲木魚報曉，勸人

念佛，天明時收掠齋飯。賊禿喊他來房，安排三杯好酒，相待了他。又取些銀

子，送與胡道。胡道起身說道：「弟子無功，怎敢受祿，日常又承師父的恩惠

。」賊禿道：「我自看你是個志誠的人，我早晚出些錢，貼買道度牒；剃你為

潘

巧

雲



• 圖三一第 •

畫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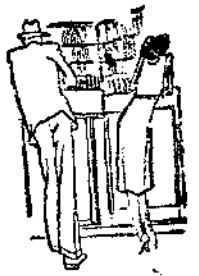
不時送些午齋與胡道，待節下又帶挈他去誦經，得些齋騾錢。胡道感恩不淺，尋思道：「他今日又與我銀兩，必有用我處，何必等他開口。」胡道便道：「師父但有使令小道處，即當向前。」賊禿道：「你既如此好心說時，我不瞞你，所有潘公的女兒，要和我來往，約定後門首，但有香桌兒在外面時，便是叫我來，我却難去那裏惹，若得你去探有無，我纔可去。又要煩你五更起來，叫人唸佛時，可就來那裏後門頭，看沒人便把木魚大敲，高聲唸佛，我便好出來。」

胡道便道：「這個有何難哉！」當時應允了，其日先到潘公後門首討齋飯，只見迎兒出來道：

「你這道人，如何不來前門討齋飯，却在後門裏來？」那胡道便唸起佛來。裏面潘巧雲聽得了，便出後門來問道：「你這道人，莫不是五更報曉的頭陀？」胡道應道：「小道便是五更報曉的頭陀，教人省睡，晚間宜燒些香，佛天歡喜。」巧雲聽了大喜，便叫迎兒上樓去取一串錢來布施。



• 圖四一第 •



多餘的一個

方任

寄雲用小銀匙在咖啡杯裏機械地攪着攪着，兩眼釘住了潔白的盃和碟只管出神。他想，會不會有一個人的肌膚也和這盃碟一樣細膩光緻呢？此一美妙而荒唐的思念，在他腦子裏盤旋了許久，他沉入於悵惘之情緒中了。他凝視了一會，某種願望使他用無聊的目光搜索到餐桌對面的椅子上。椅子上什麼也沒有；於是，他怨恨地擎起盃來，把咖啡一口氣吞下。抹抹嘴唇，起身待走。

跨出那扇爲霓虹燈照得煖烘烘的玻璃門，他呆住了。不錯，他往那兒去呢？這是個問題。他懊悔那杯咖啡喝得太快了，致使他更無機會可在玻璃門內逗留。他忽然記起適纔照臨在他座位上的燈光非常柔和可愛，頗有戀棧一些時的價值。可是再一轉念，又記起了那隔座的笑聲，這可又令他很高興。而且……他不願再去想那空着的椅子，兩腳也就在那時移動，他走了，無目的地向着西邊。

向東的人羣像急流般對着他來，輕快，疾速，恰像東邊盡是希望似的。他羞慚地退避到路邊。在他的意思，以爲這個世界是屬於他們的，至於他，却不過

是多餘的一個。但平心而論，他是不無嫉妬的。他同樣也覺得目標與希望的獲得，並不與命運絕對無關。他不承認自己是低能。他所以自覺是多餘，那是世界要遺棄他，而不是他自己不知道去攫取。他更知道自己還不能算頹廢，因爲他渴求充實的人生的想望，有時力量也很強。他屢次想到人羣中去獲得些樂趣，然而自我的尊嚴，往往使他胆怯，怨對，於是他便成了一個離羣索居者。

今天，他還是在這種複雜錯綜的心理下掙扎。一方面感到自己的渺小，另一面，又憤慨着他人的幸運而爲自己不平。他在路旁邊挨，不要人注意他，同時他也在閃耀着嫉妬的光芒，希望能做一點特異的事情出來維持他自我的地位。

當他走到路的更西端，一條熟悉的里弄已經在望了。他下意識地立定腳，心裏念着：「三個月了，三個月不見他們了。我應不應該去看看他們？爲什麼不呢？一個極熟的朋友，一個極熟的朋友的妻子！」他的脚果真繼續向前了。剛要到弄前時，他又念着：「三個月了，爲什麼要三個月不到這兒來呢？爲什麼要

和他們疎遠呢？我害怕些什麼嗎？湘蘅，喔！湘蘅太和我熟習了，我還是離開這兒罷！」但只管他有離開這兒的念頭，腳趾兒却早把他帶到了門邊。他按着鈴，他聽見自己心裏在說：「最好他們都出去了，那麼我可以毫無疑惑地走了。我不能再負擔精神上的紛擾了！讓娘姨告訴我，他們已經在晚飯前離開了家。」

門開了，他用不安定的口氣問秉堂在不在家。娘姨的回答恰合了他的心願的一部份，原來秉堂果然不在家。他迷惘地轉身，又像是輕鬆，又像是失望，正準備走時，一個女人的聲音把他牽引住了。

「一定要秉堂在家纔肯進來嗎？」熟不拘禮的口吻。

「誰說？」他惶惑地回答，跟了主婦走進客堂。

「那你爲什麼不問起我便要走？」依然是熟不拘禮的口吻。

「我不是還不會跨出門嗎？我正在想，也許你們是一起出去的。」他笑着解釋，坐到靠牆的一把椅子上去，低了頭看那瓷磚上單調的圖案。

在不滿二十句的對話中，他發現了秉堂常常留在外面過夜的消息，而且知道了今晚也不會回來，因爲今天正是星期六。他目送了湘蘅上樓爲他取香烟去後，他的思潮又起伏不定了。他先是責怪秉堂爲什麼要

常常不回家。外面有什麼是值得留戀的呢？竟至於要忘掉湘蘅。接着，他又懷疑：他不明白何以湘蘅會愛起秉堂來，秉堂有值得可愛的地方嗎？沒有。一個魯莽的男子，一個淺薄的靈魂。然而湘蘅却憑了他的粗野與大胆，便毫不猶豫地把身心都貢獻給了他。他想到此，心底忽然暴怒起來。他覺得女人們真太愚蠢了，低賤了。她們只是魯本司筆底下的村女，不值得神一般去崇敬的。他冷笑了一聲，仰起頭來，意思是在譏誚樓上的湘蘅：「你也是，當然！」

「寄雲，你樓上來坐罷。」湘蘅在樓上喚了他一聲，他的暴怒的火燄挫了一下。但幾乎是同時的，他又復燃了。他故意反抗地回說：「不！你下來，我不要上樓！」他說過，覺得非常痛快。他想：「本來我爲什麼要順從她？她不配！我對她應該殘忍些，她就愛着秉堂這一套！」

「樓上不好嗎？我偏要你上來！」湘蘅聽了他那生硬的聲調，詫異他有點反常，堅持着在樓梯頂上不下來。

「我可以隨便到你的臥室裏來嗎？」他簡直不知道何以會這樣說的。他不會隨便到他們的臥室裏去過嗎？爲什麼要提到隨便與不隨便呢？這是存了什麼心，在朋友的妻子面前？他承認這是在侮辱自己的人格

。結果，他像懺悔者走向上帝面前去那樣的踱進了客堂通扶梯的小門。

「你今天怎麼啦？」他走到半扶梯，湘蘅問他，還充滿着訝異的意味。

「不怎麼，只是賴得上樓罷了。」他跼蹐不安地回答。可是就在他回答的時候，他又看見了湘蘅露在旗袍下的雙足。

這一個視覺的刺戟，使他聯想起許多雜念，直到坐定之後，還沒有終止。他記起了咖啡盃和碟子，秉堂常常不在家，今天是星期六，秉堂又要不回家，讓湘蘅獨個兒待在屋子裏，跟他自己一樣的嘗那枯寂的滋味，他和她是同病相憐者，她會不會接受他的同情？……同情了又怎樣……

「你怎麼老是呆呆的？來，抽烟吧，我為你劃火。」

他欠身接受了烟，當青烟從鼻孔裏鑽出來時，他才決定了如何回答湘蘅的問話。

「你覺得我不大自然嗎？當然，」他勉強笑了一笑：「我常常這樣的！」

「我看你太善感了，不是嗎？憂愁是快樂的仇敵呢！」她微笑着說。

「我的確不大快樂，空虛，失……」他準備訴說

只此一家
並無分出

葉樹德堂藥號

八仙橋青
年會對面

• 特設 • 接方送藥 • 代客煎藥 • 電話 • 二二四四

保護
心臟
強固
精神
保
安
神
心
安
丸

：本丸特點：即「保心丹」

心為一身之主不可受病故無論何種病症均賴心力之抵抗則病可痊癒心藏受病則症屬危殆此時亟宜使心藏強健以珠珀珊瑚龍涎保心石等貴品以研精鍊而成選藥配方均有深切研究非如普通強心劑與藥品草率製成故服本丸絕無副作用及他種不良反應發生並可常服連服決無蓄積中毒之害凡一切奇疾無不論新久輕重服之立見奇驗已經歷試萬人功效如神

每逢朔望及一號
十五號優待九折

苦悶了，但湘蘅馬上截住了他。

「爲什麼呢？學學秉堂！你看秉堂多麼會找快樂，他簡直不懂得什麼纒叫憂愁！」

他暫時不出聲，心底的暴怒又在波動了。他想：「教我學秉堂！秉堂有什麼地方值得我去學他？」他先用冷笑開場，然後說：「我的見解並不和你相同。我只覺得他是在胡鬧……」

「可是……」

「你不必爲他袒護，」他裝着阻止湘蘅發話的手勢：「你這種企圖，不過更顯示出你的糊塗！」

「喔！你——」湘蘅看了他那興奮的神氣和圓睜的眼珠，輕輕地驚呼了一聲，而他却好似並未聽得。

「你以爲秉堂值得做我的模範，」他像忘記了顧忌般說下去：「不過因爲他是你的丈夫，你想要博得人家說你是一個賢妻良母，所以你願意把你自己的性格附庸到秉堂的人格裏去。你認爲他的光榮便是你的光榮。然而，你剛剛已告訴了我，說秉堂常常不回家，你對於這，將發生怎樣的感想呢？」他說到這裏，也許是因爲興奮過甚，感到了一些疲乏，所以又坐下了，重重地用食指打着那捲烟尾。

湘蘅不說話，只用驚奇的眼光看着他。好一會，他的興奮似已在靜默中消失。他把烟尾遠遠的擲向痰

孟中去，嗤的一聲，告訴他已經投中，而那垂盡的火星，也被污水所汨沒了。他微咳一聲，忸怩地看了湘蘅一眼，湘蘅還是靜靜的立在他對面，並不爲他的行止所擾動。以是他又惶惑地想着：「我方才說了些什麼？她一定在動怒了！她如何能不怒呢？我罵了秉堂，又罵了她自己！我應當請求她的原諒嗎？是的，爲了表示我的君子風度，我應該這樣做的，雖然我的話並不會說錯。」他決定了，又輕輕地咳了一下，然後用緩慢而歉然的姿態向湘蘅說：

「湘蘅，我剛纔像發了瘋，是不是？」

湘蘅的眼皮好像跳動了一下。

「我必須走了！請你別把這不好的印象留在記憶裏！」他想伸手去和湘蘅握一下，可是他看了湘蘅那種冷然的神情，他不敢再使他的自我尊嚴冒險了。他毅然戴上帽，疾速下樓，離開了那熟習的屋子，弄堂，而重復到路旁去，在人羣的邊緣外慢慢地挨着。

「我竟是多餘的一個嗎？」他反覆想着，更覺得茫茫然無所適從。

X

X

X

X

從清早起，天就下着牛毛雨。寄雲伏在窗檻上，望望天，望望地，這樣就消磨了整個上午。

下午，他想離開寓所一會，可是一種熱切的期待

使他不忍離開。

「難道她爲了天雨不來了嗎？這麼小的雨！難道是家裏有什麼事把她牽絆住？難道她是記錯了日子？」他猜疑着，每一個問題，都假設了一個很合邏輯的可能性。然後，再用相反的假定，使那些可能性都歸於烏有，而成立了「她一定來」的結論。

他整理了一回書架，又戮了戮熱水瓶看有沒有水。隨後，他又注意到那床上的單被，看有沒有更換一下的必要。結果，他不但更換單被，而且也更換了那枕套。當更換時，他還吹着口嘯，柔曼而紛亂，恰好爲他的心境做了一個確切的註解。

雨停了，天顯得更黑，寄雲又感到有些焦急，而房門外却有了剝啄聲。

「誰？」他的心突然大跳起來。

「我！」門外的聲音。

「啊！她終於來了！」他在心裏驚呼着，趕過去轉那彈簧鎖鈕。

門開了，湘蘅靜悄悄地踏進來，只幽祕地一笑，便把臉兒緗得緊緊的。

「我以爲天下雨，你或許不會來了！」

「你怎麼會這樣想？我既然給了你信。」她緩緩脫去雨衣，搭上椅背去。

「我很高興你來！」這時他已爲她沏好了一杯茶：「你是愛喝茶的，嘗嘗這茶葉還行不行？這是杭州一位朋友送給我的。」

她望了望玻璃杯裏嫩綠的葉片，忽然振觸起來。她覺得這清澈的飲品，好像是一首美妙的詩歌，也可以象徵自己少女時代的神韻。因爲她不能遺忘過去，她竟然有羨慕那杯茶的意思了。她小心地把茶杯轉動了一下，有幾片浮在水面的小葉瓣安詳地沉向杯底去。於是她感慨似的說：「果然好茶葉！可是在幾小時後，它們便將被傾棄了。殘敗的遺骸，將不復爲品茶者所眷顧！」

「你也居然感慨起來了！」他敏感地覺察出了湘蘅的隱意，但還是不敢斷定。因此，他就接着說：「事實上一個人也何嘗不是這樣！當各種優點漸次消失後，鑒賞我們的人便也愈走愈遠了！這是人生中的悲劇，世界上的每一角隅裏，都在繼續表演着啦！」

「寄雲，你以前也是這樣想嗎？」

「我一向抱着同樣的人生觀，我很爲那些被遺棄者不平！」他很鎮定地回答，但內蘊的紛擾却無法遏止。他確定了湘蘅的感慨與秉堂有關，他因而想着：「秉堂不愛她了，可憐的湘蘅，她將如喝殘的茶葉一樣被傾棄了！但對於我，天，難道不能算是機會嗎？」

她爲什麼要來看我？她是有作用的。啊！她的嘴唇紅得多麼好看，她的肩膀——」

「以前，也許我不會贊同你的看法。」湘蘅在一度沉思後這樣說，兩眼還在凝視那沉在杯底的茶葉。

「有時候思想很容易被自身的經歷所推移！」他以爲譏刺她比寬慰她要痛快得多。

「我承認！」她說得很輕：「但這種經歷不是容易忍受的。你以爲是嗎？」

「有時候很可以刺激一個萎靡不振的人產生新的力量。」

「你是說……」

「我說直接刺激經歷者本人，間接刺激別一個有關連的人。」他說得很緩慢，惟其緩慢，所以很清晰，很有力量。結果，湘蘅的眼光不由不掃射到他的面上來了。他忽然寒顫了一下，懊悔自己說得太顯明，太富挑撥性了。他就心湘蘅會輕視他的人格，這本是極可能的。他明白他是在幸災樂禍，爲自己不道德的慾望尋找機會。

可是湘蘅並沒有任何輕蔑他的表示。她在收斂了那異樣眼神後，反淺淺地，然而卻是欣慰地笑了，她說：「你是聰明的，不過……」她終又遲疑起來。

「地球終年不息地轉着，因此他是偉大的。人們

也應當永遠發揮自己所有的本能，纔可以獲得人生的真意。冒一分險，可以增長一分生氣；受一分刺戟，才有一分享受。好吧，我好像說得大嚼嚼了！」他把話停下來，想等待湘蘅的反應來了再繼續下去。那時，他的意識似乎已不復存在。慾望在心底透起來，組成了一面密網，準備把他自己和湘蘅都籠牢進去。

「我想知道你說這些話的最初動機。」湘蘅又望了他一眼。在他看來，湘蘅這一眼，簡直是心靈的託付。

他喜孜孜地站到湘蘅的面前，用略顯得俏皮的姿態說：「如果說得真切些，應該還在你和秉堂認識之前！」

「你！」她惶惑地喚着：「七年了！」

「七年不是一個很長的期間，一轉眼便已度過了，不是嗎？」他又慢慢踱開去，撥弄書架上那些探出來的書角。

「是的，而且是迷迷糊糊的！」她喃喃地說。

「我却很清楚。」他疾轉過身來。

「然而你太靜默了！」

「靜默嗎？然而現在……」他又站到湘蘅面前來了。

她震顫了一下，像受了催眠似的接受了寄雲伸過

去的手，他們的手開始緊握着了。

天是早就晴了，公園裏還是泥滑滑的。天上沒有一點星，整個公園都為黑暗所霸佔住。幾點發黃的燈光，掩映在黑黝黝的空氣中，顯得已失去了它們的勢。可是路只管泥濘，園裏只管昏暗，遊人並不就此而絕跡。寄雲和湘蘅，在吃過晚飯後，竟也踏進了這不常來的園地。

他們沿着小徑緩緩走着，默默的，誰也不說話。他們都懷有一顆不安定的心，在那裏估量自己到這個黑暗陰森的地方來究竟爲了些什麼？寄雲的不安更甚——他一方面感覺到自己正在愉快，興奮；另一面却又覺出自己在焦慮，胆寒。他承認自己是愛湘蘅的，即使說已愛了她七年，也不爲過。但他也承認他這種愛法，裏面包含得有許多罪惡。他時時瞟着他並肩而行的湘蘅，暗想着：「她使我愛她，但她却去嫁了秉堂。現在，她自己投到我懷裏來了。她赤裸着臂膀在我身旁挨擦，她是要我擁抱她一下嗎？我不能，至少現在還不能。她究竟是秉堂的妻子，我只能陪她在這裏環行一週，便送她爲家。仍讓我在背地裏愛她吧。」

至於湘蘅，她是這般想：「寄雲是可愛的，他愛

冠生園的奶油太妃糖畢竟與眾不同

此糖係用最上等奶油，配合麥芽餡糖椰汁香卓可等料製成，滋養豐富，達於極點，確為糖果中之極品

滋養美味

冠生園
奶油太妃糖

了我七年，偷偷地不讓第二個人知道。但今天他終於吐實了，他對於我好像有很多的希冀。我應不應該順從他呢，假使他有了任何表示？秉堂太可惡了，他簡直已忘了我，我要恨他！啊！寄雲！在這昏黑的夜間，和一個愛我的人在一起！他在看着我呢，他將有什麼舉動嗎？」

快走到池邊了，他們發現池邊有幾個人影。借着淡黃的燈光，可以看出是兩對男女，靜悄悄地生在池岸邊的椅上。他們相對微笑了一下，並坐到一隻雙人椅上，椅子的潮濕與否，他們沒有顧到。

「這樣陰沉的夜裏，居然也有人！」寄雲隨口說過，馬上發現自己和湘蘅也並不兩樣，心裏覺得很可笑。

「你居然會這樣說。」湘蘅也發覺了。

「有自知之明的人本來並不多！我自己就有許多事永遠弄不清楚！」他慨乎言之，對於自己和湘蘅的行徑又起了極度的疑慮。他凝望着灰白的池水和池底的許多黑黝模糊的樹影，抑鬱焦愁之感，也隨而加深。脚尖不住地在一塊稜起的卵石上捻轉。

「我覺得我該回去了，像這樣枯坐着有什麼趣味！」湘蘅對於寄雲如有重憂的樣子，起了反感。

「回去嗎？」他如夢初醒般看住她：「時間還早

呢。假使你不歡喜坐着，我們可以到假山上或曲徑中去跑一回，我們就打那面繞過去。」

他說完，面上微覺發熱，他懂得他已有些興奮了。湘蘅爲他高興的態度所激動，依着他的話開始向他指定的叢樹中走去。

「你打前吧，留心你的脚下！」穿過叢樹，將要踏上假山時，他忽然退到湘蘅的後面。

「這樣黑，還是你打前吧。」湘蘅用一個傳統的女性的立場說話。

將要抵達那個圓型的茅亭時，湘蘅的脚因踏着一根圓滑的東西而不復能保持其肢體的平衡了。但當她自以爲非傾跌不可時，寄雲的手却已從身後伸過來把她扶住。

「你爲什麼不讓我跌下去？」她回頭對寄雲說，聲音裏充滿了快樂的氣息。

「不怕樹根割破你的臂膀嗎？」他用扶她的手握了她赤裸的臂膀一下。可是立刻又羞慚地縮回了。

「即使流些血也是快樂的！」她對於寄雲認爲卑下的舉動，好像並未覺得。

他們隨後又並肩走進了一條曲折的小徑中。湘蘅首先發現小徑兩旁的樹叢中，稀疏地有着一對對的人影，她用肘子輕輕撞了寄雲一下，說：「你看這裏也

藏有人，好像今天不會下過雨！」

「戀愛的火燄原不是雨所能熄滅的！」他也用肘子撞了她一下，又在她的肩膀上瞟了幾眼。

「你好像很有經驗？」她打趣地說，又好像滲雜着些微嫉妬。

「的確，」他喟嘆着：「但只不過是一種幻念的經驗罷了。你知道，我並沒有可以共同經驗的人！」

「噫！」湘蘅勉強答應了一聲，便不再說話了。

她敏感地覺得寄雲也會有一點熱切的舉動。她故意把身子和寄雲挨緊些，暗想着：「假使你要擁抱我，那你就放大胆擁抱。經過了七年的醞釀的愛所爆發出來的力量，一定能使我震駭不遑的，然而我很願意試試。」

因為湘蘅不出聲，寄雲也覺得無話可說。但他已覺察到湘蘅的肩膀已增加了和他接觸的次數，他更其迷亂了。他幾次想把右手圍過去，可是總提不起勇氣來。他懊喪着，焦慮着，直到小徑走完，始終維持着原來的狀態。

她仰天噓了一口氣，接着，對寄雲幽然一笑。寄雲也勉強笑着，懊喪之外更加添了慚愧。

「你剛才說沒有共同經驗的人，那你爲什麼不去找一個呢？」顯然的，她還不會看出他自己也在爲此

而深感慚怍。

「直到現在，我才明白我將永遠得不到這種經驗！」他恨恨地說。

「像你這樣思想敏捷而言辭犀利的人？」她斜睨了他一眼。

「思想言語都是空洞的，我不過是紙上談兵罷了。」

「能够謹慎些，也不能不算是美德。」

「有時候很容易產生不幸的！」

「爲什麼你要這樣說？」

「因爲我會被謹慎誤了事。」

「可以告訴我嗎？」

「七年前，還有今天！」

「……」

又在公園門前了，湘蘅要雇車回去。他用祈求的眼光想留住她，但她不會表示許可。坐上車後，她說：「不要不來看我們，我們永遠歡迎你！」他帶着失意的微笑向她點了點頭，他很明白她的意思。

「果然，我是多餘的一個！」他確定了自己的身份，不知不覺的又踏到大馬路上，在人羣的邊沿外閒蕩着。

長篇創作

散花寺

胡山源

他告知雲岐，他早有此心。最初他希望雲岐和她常在一處，會自動發展，用不到他來操心，所以他沒有提起過。自從雲岐將詠玉的事告訴他之後，他以為那也很好，所以他格外不說關於遂路的話。現在，在這種情形之下，他覺得不能不說了，雖然他冒了越俎代謀的嫌疑。

遂路在幼年已和人家訂婚，但遂路早就不滿意。堅侯一力保證，這解約的事，由他來負責，一定可以辦到。

……我想，將來你們結婚時，她家總可以給她一二百畝田，我至少可以給她三百畝。這原是不必在現在說起的，但……

雲岐看了這幾句話，真不知涕泗之何從！他知道，這是堅侯的誠意；但他更知道，堅侯也一定明白，他，堅侯，不應該對他說這樣的話，他也不會接受這樣的贈與的。然而堅侯的信上，竟這樣寫了出來，堅侯的用心，到了什麼程度呢！

信的末了說，他，堅侯就要在本星期日來和雲岐面談一切。因此雲岐沒有寫回信，就等堅侯來。

星期日的下午，堅侯果然和遂路一同到了校裏，因為遂路是回家去的，堅侯今天上午到了她家，就和她一同來。

晚上，堅侯來和雲岐同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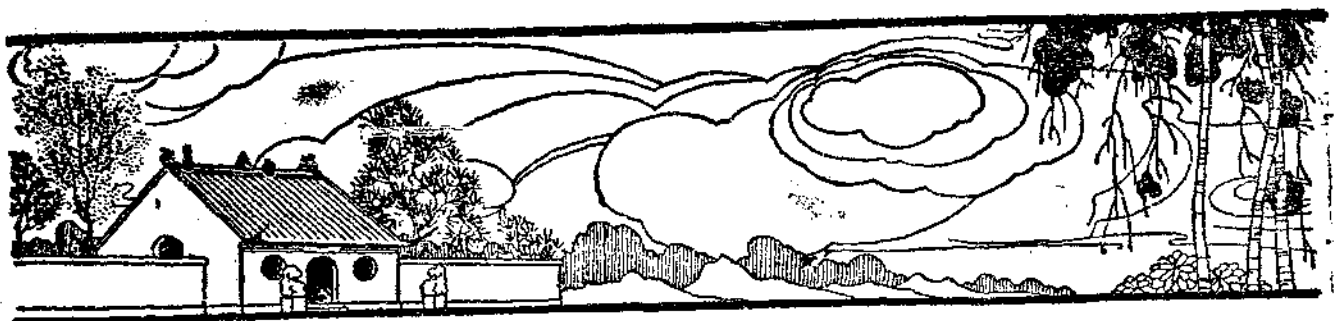
「究竟是怎麼一會事呢？」堅侯免不了還要問。

「我想此事還是就此不談吧，愈說愈會引起我對於自己的憎恨！」

「好，以往之事就不談，那末談談未來之事吧。你以為我信上的意見怎樣？」

雲岐沒有說話。但不是真的沒有說話，實在他覺得話太多，不知從何說起，所以一時倒沉默了。

「遂路的為人，你總也知道了。……」接着，堅侯就詳說着遂路的一切，說得很久。



雲岐只靜靜地聽着，不發一言。

「你以為怎樣？」一大篇詳說遂路之後，堅侯又接問了這句。

「你所說的經過事實，當然我很喜歡聽；你所評讚的話語，當然我也很同意的。的確，她是有 Poetic Heart 的人」。

「你亦承認這話，那就很好了。」

「不過，——」雲岐說不下去。

「不過什麼呢？那就由我來替你說下去吧。不過這不大自然，是不是？但是你和她認識得最早，她常和我們在一起，你也常和我們在一起，換言之，就是你常和她在一起，如果將來出於結合，那就再自然也沒有。不過將她來補詠玉的缺陷，未免對她不起，是不是？但是我以為這本來是她的位置，一時幾乎被詠玉佔去，現在仍舊歸給她，確定地歸給她，這有什麼對她不起。不過她比你小得多，是不是？但是相差也只八九歲，算得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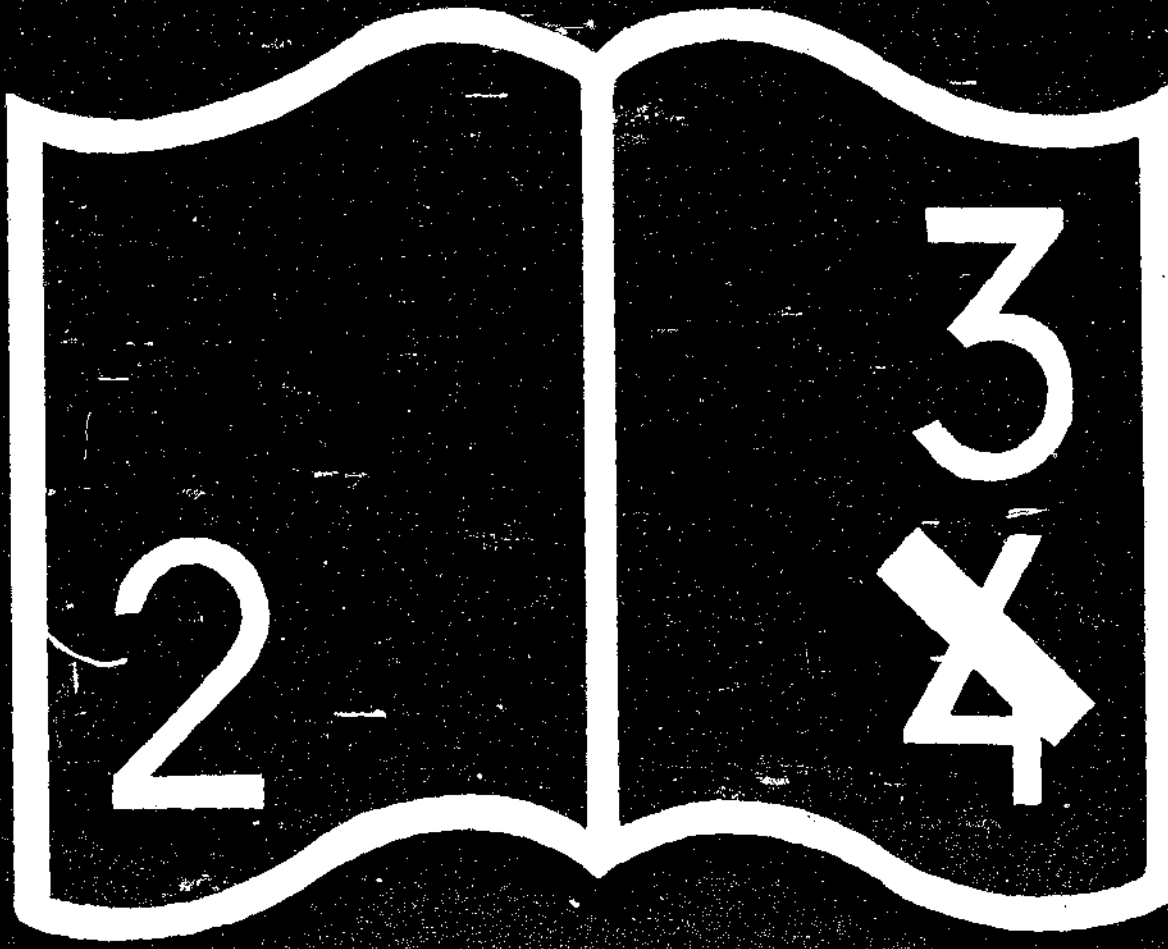
……」

堅侯又說了許多話，終於說到了贈與，他有這樣的意見：「我自己雖然是有財產的，但從來就沒有覺得自己是有財產的。我們說的贈與，倒也並不爲了你和她將來的生活打算，這還用我來爲你們打算麼？我是做給別人看的，使別人知道，要有財產是很便當的；也使別人知道，一個人的價值，不能用財產來稱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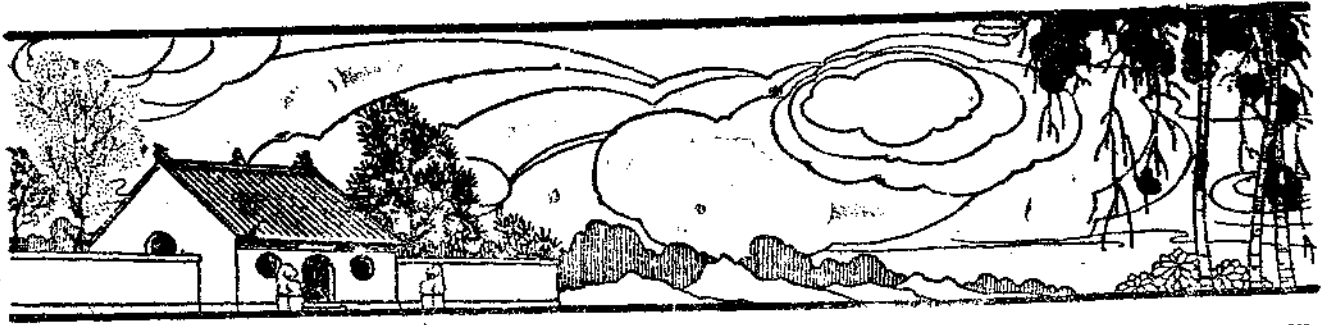
堅侯說時，頗有些憤激，雲岐偶然有幾個「唔」之外，還是不說什麼。但雲岐當堅侯將要說的話說完之後，却就不能不表示一些他的意見，他終於說：「我現在實在說不出什麼話來，待我想想再寫信告訴你吧。」

堅侯當然不會再逼着問他究竟，於是他們又泛談了許多事，一直談到了當夜的上午二時。

堅侯的精神非常好，雖然睡熟得很遲，第二天還是一早就起來了。他起早的緣故是準



编码错误



備乘頭班火車回上海去。

雲岐也跟堅侯起了早，送堅侯往車站去。堅侯上火車走後，雲岐回來時，覺得精神很不振，走不動路。他知道這是夜來少睡的緣故，但是他的心上似乎正有重重的東西壓着，以致他有些支持不住，步履遲鈍起來。他在想，的確在想，想堅侯對他說的話，想如何答覆堅侯。

他差不多一天都這樣沒精打采地。下午，接到了一個他往北京回來時在津浦車上認識的人的信，那信寫得相當的熱烈而誠懇，他在抑鬱的情緒中，寫了回信。他免不了感慨，就隨筆在一張廢紙上寫了這兩句：

萍水相逢尙如此，晨夕與數竟何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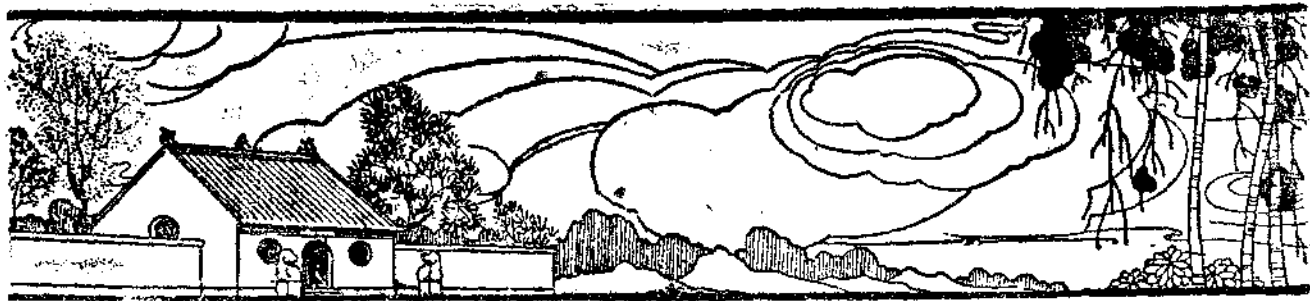
第二天他還是這樣，天一直下着小雨，似乎更加爲他添悶。下了課，他回到自己的寢室裏，勉強奮起精神來，寫了給堅侯的覆信。

他說他在堅侯來信時，早就想過，堅侯去後，他又想過。可是他所想的，却不是不要接受堅侯所提起的種種好意，而是怎樣回絕堅侯。他不忍因他的事情而使堅侯難過，所以他總不敢堅決地回絕堅侯。現在他所要回答堅侯的，還只有謝謝他的好意，不能如他的願望。

他絕對不要談婚姻。他現在也不想談戀愛。他有他的理由。他寫得很沉痛，頗有一還君明珠雙淚垂一的意味。

不過他怕太傷了堅侯的心，於是又說：

……或者我可以這樣說，我現在的心理是這樣：我什麼都不爲將來打算；婚姻完全爲將來，戀愛也未嘗沒有將來的成份在內。我就這樣過着日子，到那一天就是那一天；到那一種境地就是那一種境地。這裏面固然不免於悲觀，但何嘗不又有樂觀在內，你就以此爲我而自解吧，何況我也未嘗不爲了你，爲了我親長，也作此萬一之想。



「詩心」的好，完全沒有問題。但是你我說來說去，到底還只在你我一方面，即使我沒有問題了，還有她一方面呢。也許你已問過她，你已有把握，但我希望你還沒有問過她，而以後也不要問她。一切都聽她的自由，你不要給她絲毫的影響。

他這樣寫了之後，又強調了這一層意思：他覺得他不配，他既不配和人談婚姻，也不配和人談戀愛，而更不配和遂瑤談到這二者之一，或二者之外任何感情上的關係。他自視是賤物、汗物、渺小的，有種種不堪的人，——一大套的牢騷，結束了這封信。

×

×

×

×

×

克良忽然一眼不霎地看着雲岐，雲岐動一動，他的目光也移一移。他甚至將頭歪來歪去看，正和他在教室裏作着物理或化學試驗一般。雲岐給他看得很有些不好意思，便笑着說：「你還不認識我麼？」

他不回答，還是看着，雲岐也就不作聲，含着笑由他看。他看看雲岐稍帶長方的臉，雖然戴着亮晶晶的托力克眼鏡，却並不像一般文人那樣的瘦削或慘白，而紅潤的面容上又只是一副喜孜孜的神氣，一些也沒有什麼頹喪或憂傷的痕跡。看了一會，他忽然自言自語，同時又像對雲岐說：「我真看不透究竟是怎麼一會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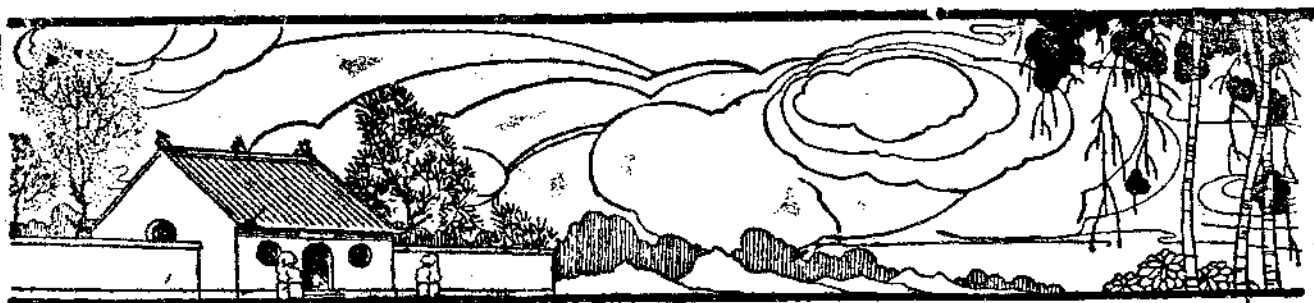
雲岐聽了他的話，懂了，面上便覺得熱辣辣起來，便搭訕着說：「本來沒有什麼事呀！」

「真真真的沒沒沒有什麼事麼？」口吃的景求，早就注意了他們，此刻也笑着問了這一句。

「我是一向不管的，」克良不再歪頭看着，用他慣常的響而燥裂的喉音對雲岐說：「如果有什麼事，你倒告訴給我聽聽看，我也許有辦法。」

景求以外，其他的人都發生了興趣，要聽雲岐如何說。

「謝謝你，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呀。」雲岐的聲音，十分地柔和，似乎在告訴人，他



的心頭非常安坦，一些沒有激動，真的沒有什麼可以告訴的。

「真的麼？」克良說了，就又用力看着雲岐，其他的人也用力看着他。

「哈哈，你們今天發瘋麼！」雲岐大笑着：「爲什麼這樣喜歡尋事呢？」

「好，沒有事！」克良有似咆哮的聲音，又響了起來，然後將手一擺，接着說：「今天大家沒有事，到我家中去吃蟹，此刻就走，已經煮好了！」

「好，吃蟹去！」大家順勢就合喊了一聲，表示着饕餮的嗜慾，同時又表示着僵局打開後的欣慰，因爲他們雖然對於克良和雲岐的說話和態度，發生了興趣，却在有些担心中，不曉得他們將何以告一個段落。現在，克良忽然出人意外地一轉，請大家吃蟹去，他們就十分滿意，了無遺憾了。

「對不起，我不去。」雲岐却輕輕地說。

「什麼？你爲什麼不去？」克良高聲問，使大家對於蟹的憧憬暫時中止了一下。

「我有事。」

「方才不是說沒有事的麼？」

「此事不比那事。」強笑強辯着。

「不去未免使人掃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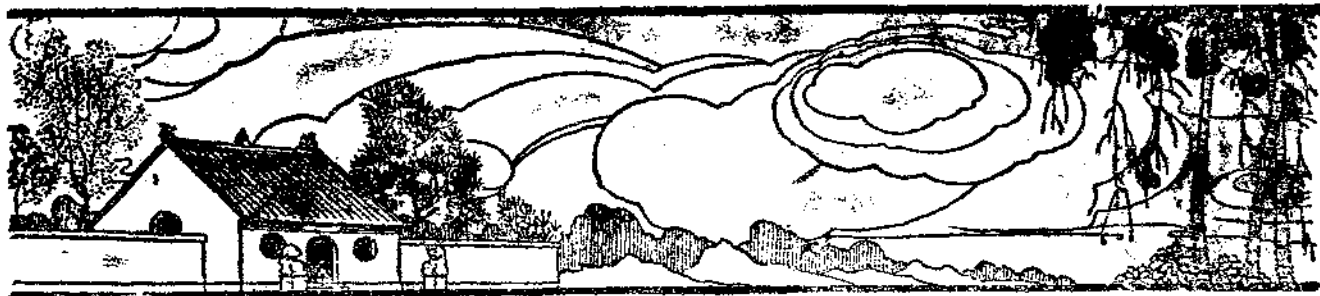
「那只好對不起。」

景求和宗汝等都勸雲岐去，雲岐却堅執不肯去。勸了一會，性急的克良耐不住了，反而勸着景求和宗汝等說：「人各有志，不要勉強吧。」

他這樣一說，大家才不再勸，就隨着克良一同嘻天哈地走了出去。

雲岐坐着看他們出去，沒有動；他們出去之後，也沒有動。他不看書，不寫字，只右手撐了下巴，低着頭，眼光看着地上，維持了好久。

燈點進來了；接着，晚飯送進來了，還是八個人吃的全桌。



「陸先生吃飯。」校工這樣叫了一聲，他才坐到吃飯的八仙桌上。

在往常，要是有誰不到，其他的人一定很高興，因為淺淺的四碗菜，也許可以每個人多吃幾筷。要是不到的有三五個人，其他的人一定笑口大開，吃一個暢快。這種心情，雲岐也是有的。可是，今天，他吃獨桌了，他却沒有笑。他機械地吃着，吃完了他素來的胃量三碗飯，就放下了筷。

飯收去後，他又坐到了他慣常坐的椅子上，還是一動不動着。他不想回宿舍去，當然他也不喜歡坐在此地。但是他往那裏去呢？結果，他還是這樣坐着。

他的頭腦沒有什麼思想，因為他的耳和目，正在忙着一些工作。耳中響着吃蟹諸人的笑話，目中耀着吃蟹諸人的笑靨。但同時，他又似乎聽見克良家裏有人在問他為什麼不來，而看見住在一宅的詠桂正在向蟹席上探尋着他的踪跡。

門外閃過了一個人影，又發生了一連串的奔跑的腳聲，才將他的耳目拉回到了現實的境地。他看看鐘，還不到七點，裏面有着鬧烘烘的人聲。這時，他又考慮到這個問題：在這裏坐到幾時呢？到那裏去呢？

考慮了一會，沒有結果，他的眼光又落到了地上。

在他聽見衣裙綵繚聲之後，就抬起頭來看。在黯淡的燈光中仔細認了一認，才認清進來的是誰，就立了起來。進來的人先說話：「陸先生沒有去吃蟹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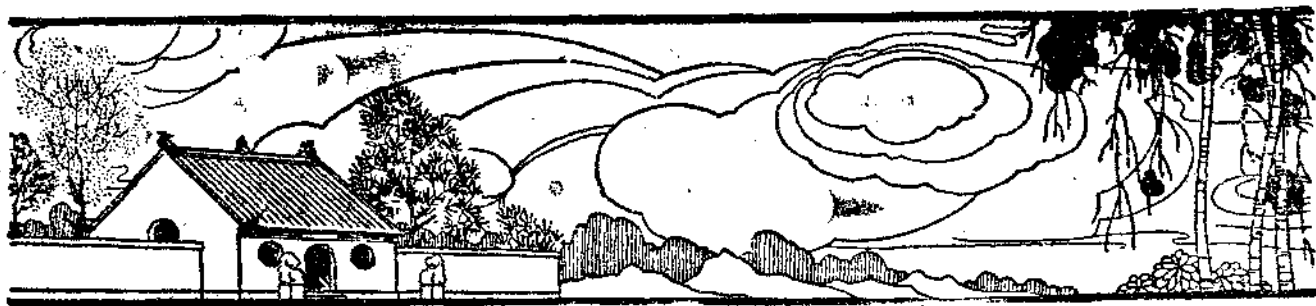
「是的，姜先生，請坐請坐。」

逸辰走向椅子去坐時，在她的背後却出現了靈淵。

「呀！你也來的麼，却嚇了我一跳！」雲岐立刻換了一種聲口，也許換了一副心情，假意怪着她。

靈淵不說什麼，只嗤嗤地笑着。

「坐下來！坐下來！」對靈淵說，自己就坐了下來。



但靈淵沒有坐，只倚在她母親的身旁。

「蟹還是少吃些好，」逸辰開始她的談話：「多吃了是要生病的。……」

「是麼，我也聽人這樣說。」雲岐隨口應着。他知道逸辰並不是來和他談蟹經的，但她既這樣談着，他也只好這樣應着。靈淵則只是聽着，默不作聲。

由蟹談到一般的吃，由吃談到各人的嗜好，由各人的嗜好談到靈淵的嗜好，時間已經在半小時以上了。但一談到靈淵的嗜好，他們，逸辰和雲岐，就都有了真正的興會。逸辰樂於講靈淵的事，而雲岐則樂於聽靈淵的事。

「靈淵最喜歡吃肥肉。」逸辰帶笑報告了出來。

「呀！這倒是我想不到的，」雲岐滿面笑着：「那你真是富貴中人了。」向着靈淵。

「取笑我，我不來！」靈淵的身子往她母親的身上擠了擠，又篩了篩，作着不依的神情。她的眼睛則在燈光中紅紅地斜看了他幾下，透着羞赧的意思。

「不是取笑你，我真的這樣想。我就不喜歡吃肥肉，甚至連任何肉類都不喜歡吃。要是有一天不吃到青菜豆腐，就使我食不下咽，如果三日不知肉味，却可以若無其事！」

「真的麼？」靈淵插言，很有些不信。

「這怎麼不真。所以我一世不會做官發財。」

「這樣說，會吃肥肉的就一定會做官發財了。」靈淵緊接着說。

「也許要做官發財的，先要學會吃肥肉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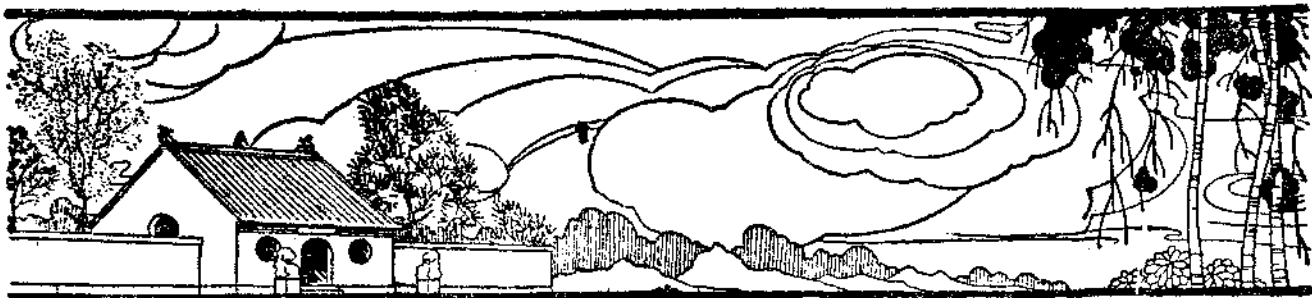
大家都笑了。

「那末你想學不學呢？」逸辰笑問着。

「想學的，只是學不會。」

「學不會做什麼呢？」靈淵又緊接着問。

「也許只好做和尚。」



又是一陣大笑。

「削水片，打網球，那樣會「蠻」的和尙倒沒有看見過。」靈淵的意見。

「這是與「蠻」字相配的「野和尙」呢！」

大家笑了好久。

笑後，又從「蠻」談到各種的玩。不過這時就只逸辰和雲岐，靈淵又恢復了方才的沉默，只在一旁聽着。因為他們談着老年人的玩，少年人的玩，以及中國人與外國人的玩。範圍很廣，既不是靈淵所知道的，更與當前的人沒有什麼關係，所以她不贊一詞了。

九點鐘了，裏面在打着睡眠的鈴，雲岐才立起來向她們道別，離開學校，回到自己的宿舍來。

平原和宗汶早已回來了。一聽見他回來，宗汶就在隔壁說：「今天的蟹很好吃，為什麼你不去！」

「什麼，你們吃蟹去的麼？」他竟忘去了方才請吃蟹的事。

「噢！……」宗汶發着輕輕的驚奇聲。

「該死，我忘了。」他立刻恍然大悟起來：「你們是去吃蟹的，我竟忘了！」

「你在忙着什麼事，會這樣健忘？」

「還不是無事忙！」

「哼！」宗汶懂得他是在得意，雖然還不知道他得意些什麼，就不理他，只以他慣有的「哼」了之。

雲岐不再做什麼工作，就上牀睡，在牀上細細地咀嚼着方才的談笑。他咀嚼出了無窮的美味，遠勝於蟹，甚至還遠勝於他喜歡吃的青菜豆腐。

五



啊！蘇珊娜馥絲德

張直與

Cynthia Miller 原著·譯自「Modern Screen」

蘇珊娜馥絲德(Susanna Foster)無疑地是銀壇上最新發現的一顆彗星，她的歌喉較狄安娜賢萍清脆有餘，而圓潤不足；她今年（一九四二年）十七歲，是南加州大學的學生，生於芝加哥，本是美国南北戰爭時代名作曲家史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的後裔，史蒂芬有一首名曲叫「啊！蘇珊娜」(Oh! Susanna)，所以她就用「蘇珊娜」來做她的藝名。

她們姊妹三人，她年最長，還有兩個妹妹：一個十三歲，一個十五歲，都預備步她姊姊的後塵，踏上銀幕。蘇珊娜於一九三七年到好萊塢，在「一代樂聖」(The Great Victor Herbert)中演出，以後，又獨擋一面演下「羅鳳初鳴」(Magic in Music)，前途誠未可限量。

——譯者

通過蘇珊娜馥絲德的全生涯，我們可以說決定她一生事業成功的靈魂，——不是金錢，不是經驗，也不是愛情，而是她和靄可親的儀態。

她說：「如果你有天賦的歌喉，或是精明的才幹，那你就應該把它貢獻給世界，使人們快樂。我想，這比你用親切仁愛的態度，更能使他們快樂，而且優於誠實。我會以為對人表示和靄親切是一種虛偽。」

接着，她又很快地補充道：「然而對待你自己，則必須誠實，否則你就是偽君子了！」

我聽了蘇珊娜那番議論之後，就問她原因何在，她說：「那時候我還幼稚不懂事，現在，我稍為要用

腦子思想思想了！」

她是一個很討人歡喜的小天使，明年十一月，是她十七歲生日，我想，那時候她一定比現在更聰明一倍了。這一部份是由於自然的造化，而另一方面却得力於艱難困苦的環境底陶冶；一個孩子在達到穎悟的階段之前，一定要受過一番鍛鍊，然後才能有所成就，對於活潑健全而可愛的蘇珊娜，我們謹寄以最大的厚望。

以客觀的眼光分析起來，像蘇珊娜那樣驚人的天稟，確是罕有的，同她一般年齡的人恐怕少有及得到她。她是非常的誠摯，何況又如此年青。「假使我能

够重新回到童年生活的話，「蘇珊娜說：『我一定要改變生活方針，我想，我不再那麼頑皮鬧孩子氣了。我覺得自己時時在成長；同時很喜歡教訓人家，這不是好事嗎？可是，也正因為我太喜歡指摘別人的錯誤，所以小朋友們都攔拒我，然而我倒並不過份認此爲我的缺點；記得十一二歲的時候，他們拒絕我參加壘球戲，想起來真是氣人，好像全世界在同我爲難。』

「我在好萊塢拍“Glamour Boy”之時，老實說，我對賈克古柏 (Jackie Cooper) 不大有好感，我覺得他是個乳臭未乾，不三不四的壞小子；口啣烟斗，駕駛一輛聲音刺耳的老爺汽車，他喊道：『哈囉，小鬍頭！』『噢！原來是位喜劇大明星。』我說道：『年紀輕輕竟然如此老氣橫秋咧！』

「最後，我的理想全被推翻了。賈克和龐妮泰是何等地可親呀！他們把我誘導進快樂之羣，可是我不慣集團生活，時常徬徨不安，我又不喜歡跳舞。」

「這是另外關於賈克的一件事：我和他在“Glamour Boy”片中搭擋跳舞，他指導我怎樣可以避免顛躓，怎樣可以看上去不僵硬；他真是個優良的藝人，他說：『馥絲德，你應該微笑露笑容。』並且告訴我怎樣去糾正它，我以爲這比他說：『馥絲德這樣很不錯，很好！』更能使我進步呢！」

「蘇珊娜，你長得更漂亮了！」一個朋友好些時沒有看見她，對她這樣說。

「唔！」蘇珊娜答道：「海蒂拉瑪要開始擔憂了！」

兩年之前，蘇珊娜的父母因爲意見不合而分居了。這時，她的年紀也已經不小，她願意和父親同居，兩個妹妹則由母親管教。她對她的妹妹說起話來，口氣有點像老祖母，而且極寵愛她們；一個是凱絲麗十五歲，一個是愛黛蕾達十三歲，她說到她的妹妹：「她有十多個男朋友，不過，都看得他們很輕，她每隔兩秒鐘便用手理理頭髮，不時用紅紅的蔻丹染趾甲，她的大腿，在我所見過的人中恐怕是最美麗了！」

她又說到凱絲麗：「她是一個優良的管家婦，我希望她在十八歲時，嫁一個年青漂亮的醫生！」

這位年青的「心理學家」，生於芝加哥，她的幼年時代，大部份消磨在明聶波立斯地方。對於歌唱一道，差不多在搖籃裏已經開始練習了；五歲之時，對珍妮麥唐納 (Jeanette Mac Donald) 非常瘋狂地崇拜，她看了「璇宮艷史」“Love Parade”以後，天天把那支插曲「夢中情人」“Dream Lover”掛在嘴邊哼個不停，她始終是個道地的「麥唐納迷」。“Naughty Marietta”一片，她會看過四十一遍。

蘇珊娜十歲時，曼麗麥考蜜克來到鎮上。「母親就去請她來聽我唱我自譜的三支歌曲。」

「她有沒有學過鋼琴或梵華鈴？」她問蘇珊娜的母親：「現在嗓子還未成熟，我願意從現在起，聽她一年。」以後，她就教授蘇珊娜聲樂，鋼琴及梵華鈴等學科。

以後，蘇珊娜的好運就來了，宮廷樂隊領導卡爾約翰生，和名評劇家曼爾包脫，聽了她的歌唱，都極口贊譽不置。

她和米高梅訂了合同，過了好幾個月，他們說：「蘇珊娜，你的嗓子不行，高音部尤為低弱，雖然你是一個很好的藝人，可是我們這兒人材衆多，一時用不着。」「我想這事倒也可笑，我想，只要有機會給我練習，是不難一鳴驚人，出人頭地的吧！」

「過去，我有個毛病，一張口高喊，聲音很淒切，和哭泣一樣，所以亟謀將缺憾彌補，結果畢竟如願。母親指導我去加入米羅瑪契蒂所設的學院學歌唱。

當他說：「你要學怎樣的聲樂」時，我真想親熱熱的擁抱他，我是非常的感激他，他把我介紹給他的姊姊紺兒達瑪契蒂；她確是最合我的理想中的一位良師，她循循善誘，教導有方，她不會說：「我教了你這樣，教了你那樣，所以你應該付我十塊錢一分鐘的學

費」那種卑鄙的話。」

「過了些時候，她介紹我認識那專門選拔明星的林達惠爾：然而，另外有一位舞藝指導家李羅潑林慈，對我道：「我過幾天來找你，一定給你一個機會！」蘇珊娜說道：「謝謝你的美意！」她的臉上泛起了笑容。

三個月之後，瑪契蒂告訴她，那位熱心的潑林慈來找她了，請她在安德羅史東的「一代樂聖」"The Great Victor Herbert"中參加演出。

史東先生原和米高梅公司的意思相左，他以爲她是一個優良的歌星，他叫她等兩星期後，得到惠廉雷巴隆的回音再訂合同；誰知雷巴隆竟表示不高興的態度，他說：「你爲什麼去請這樣一位十四歲小姑娘來？難道好萊塢缺乏桃樂珊拉摩和狄安娜寶萍？」可是，聽了蘇珊娜的歌喉以後，他回心轉意了。

接着，派拉蒙公司就與她訂了一張優待的合同，規定每年工作六個月，拍成了「雛鳳初鳴」"Magic in Music"。現在，正在拍"Glamour Boy"。

她崇拜音樂，和崇拜上帝一樣；每天學兩小時鋼琴，一星期上五班聲樂課，還要裝貓叫。——她這樣說；並不看我一眼。

她的思想在進步，她的服飾也使她由天真的小孩

子，變成美麗的姑娘了。「十三歲的時候，我就使用唇膏，搽眼睫毛，抹胭脂，我想不到母親會得不快意的，所以，後來我再也不嘗試了。現在，我至多也不過是搽搽唇膏，因為那一次，已經給了我很好的教訓，我決定要做一個簇新的新人物，而且爹爹也不喜歡這種顏色的！」

「服裝方面也是如此，第一，我不揀那種太華麗的，我喜歡樸素，也許爹爹以為太樸素了。我選擇那藍的斜紋布和白的襯衫。此外，我認為最麻煩的，就是頭髮，一個女孩子決不能不梳不洗，讓牠亂蓬蓬披在頭上是不是？」

男孩子現在對蘇珊娜還不十分注意。她喜歡和女友桃萊羅兒游泳，打網球。（她就是在「雛鳳初鳴」中彈鋼琴的）此外，還有白蓓蘭，裘麗喬治，蓓蒂勃蕾，都是她極要好的閨友；她又喜歡和蓓蒂駕汽車兜風，有時候，她一個人駕車出去遊玩，藉以調劑身心。

「有一天，我在播唱“Travita”時忘了歌詞，這現象，以前從未有過，那時，我羞愧無地，幾乎想跳海自殺呢！」

蘇珊娜對於男孩子方面的感覺，顯然已經成熟，比普通一般十六歲的小姑娘尤為富於情感，再過些時，即將羽毛豐滿，而以新姿態出現了。她已有接吻的

經驗，然而，她以為這事並無足多述，可也沒有興味。她會一度鍾情於一個比她年長的男子，她們除了說聲「哈囉！」並沒有多談，但她却用發抖的眼光偷偷地看他，還做夢想到他和別人在結婚，而驚醒過來；她還滔滔不絕地講下去：「聽好，這不過是一部份。」

她說：她對兩性問題很感興趣。她又說：「有一次我一個人坐在那裏自言自語：『看！人生在世，不過須臾之間，你希望同人們怎樣？』我真想認識認識世界是怎麼個樣子？我希望能够去遨遊四海。」

「此外，我希望嫁給一個青年，有十幾個孩子，我覺得我們應該早點抱小孩，不要等到一百零二歲纔生孩子。至於我的丈夫是自負的，還是愚笨的？我倒不以爲意。我不希望嫁給伶人，而情願嫁給一個像我一樣愛好音樂的人，閒着的時候，大家坐坐談談，不感厭煩——。」

她微微含笑：「當然，理想往往是虛無而不切實際的；然後，我們有音樂，可以去認識世界。至於孩子們，毫無問題，他們都是美國的國民，我亟望把他們在大海汪洋中扶養成成人。她的微笑變成了嚴肅：「家庭，並不是一幢空洞的房屋，那裏有的是愛情，你誕生在那裏，他們就愛你！」

鷹 · 黑

輝 俞

有一件事降臨到密司王黛麗的頭上，使她禁不住心慌意亂起來，惟一的辦法就是去找那個私家偵探賽姆爾·史培德。

史培德坐在搖椅上，當他轉身過來的時候，那搖椅也照例軋軋地響了起來。

他知道和他的當事人合作的時間到了。他含着笑說：「我以為你能告訴我以詳情的。」

他的笑意是那麼和悅，不過還有着有一種堅毅的神色表現在他的哥德式的臉上。他就像其他私家偵探一樣

地俱有剛強的個性和敏銳的目力，對於任何事都能從容不迫地應付。

王黛麗俯身向前，溫柔地發出細弱的語聲，又懦弱又散漫，像是一個女學生。她說：「父親和母親都在歐洲，他們要殺死他倆……」

當那扇通到外間辦公室的門開時，她將話噤住了。史培德向來人

看時，原來是那個高個子的米烈斯。

「原諒我。」米烈斯見史培德和他的當事人在會談，連忙轉身出

去。

「進來！」史培德喊着。

米烈斯進來之後，史培德指着王黛麗和他介紹了一下，說：「密

司王黛麗的姊姊同一個名叫佛羅達奈士貝的人自紐約私奔到舊金山。

密司王黛麗要我們找回她的姊姊，勸她歸家。」

王黛麗的眼臉在米烈斯的凝視前羞怯地垂下。米烈斯看着史培德

「！啊物人的險危個一是他」·說麗黛王



· 表 員 演 ·

- 原名：The Maltese Falcon
- 賽姆爾史培德.....亨爾萊爾嘉
 - 白莉吉奧蘇奈雪.....曼羅亞絲泰
 - 米烈斯.....葛勒古斯喬治
 - 喬兒卡洛.....彼得勞雷
 - 馮姆波爾休斯.....華德蘭特
 - 周猛.....薛達耐格林史都立
- 出品者：華納兄弟影片公司
- 導 演：約 翰 許 斯 頓

，他的嘴唇努起來作了一個無聲的口嘯。這是米烈斯說「小孩子」的方法。

史培德轉身向着王黛麗：「這祇消派一個人在今天黃昏時跟蹤佛羅達黍士貝，利用他帶領我們到你的姊那兒就成功了。」

「噢！不過你一定要當心點。」王黛麗很快地說：「他是一個危險的人物啊。」

危險，米烈斯和史培德一生根本就慣於冒險。米烈斯自告興奮地說：「我親自去追蹤他。」

「謝謝你！」王黛麗快樂地被感動了。她拉開錢袋，取出兩張百元鈔票，放在史培德的寫字枱上：

「這些够了嗎？」她問。

史培德點點頭。她紅着臉喃喃地又說了一聲「謝謝你！」才離了辦公室而去。

史培德看着那兩張鈔票——二百元，四倍於幹一次黃昏的工作的普通酬金。如果王黛麗的話是真的，她決不會付這麼多的酬金。她怕什麼呢？她那女孩子氣的謙遜顯然不是真的，可是史培德以為她有所恐怖倒是真的。王黛麗是一個受着某事或某人的威脅的女人……

X

X

X

X

X

X

電話鈴聲打破了史培德的夢境，他張開惺忪的雙眼，覺得房間裏黑暗得不辨晨昏。他盲目地摸索着電話機，拿起聽筒時，不覺在牙齒上碰了一下。

電話是警署裏的湯姆打來的，他關照史培德立刻到拔促街去一趟，他的夥伴米烈斯已被人謀殺了。

當史培德到那裏時，已將近午夜二時了。一個穿制服的警察引導他走進一條一邊建有公寓一邊圍着欄柵的黑沉沉的胡同，欄柵上端的柵索有一處已經扭曲，下面是一個斜傾的山坡。在十五呎下面，許多人打着閃光圍着一塊平坦的漂石。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具開麥拉。當史培德走來時，又閃出一陣閃光，閃光中照出了米烈斯的屍體躺在那塊平坦的石頭背面。史培德深深地呼了一口氣。有一個人正在開麥拉的閃光下露着微笑招呼：「哈囉！史培德。」

那就是湯姆·波爾休斯。他攀上石坡，跨過欄柵，到了那胡同裏。

「我想你一定要在移開那屍體前看一看，這樣比較容易入手。」湯姆指着他的胸部。

史培德沉思了一下：「他是在此處被擊——就是你站着的地方，背是朝着胡同。兇手則站在這裏，米烈斯上前時被擊一槍而滾下山坡，一直碰了那石塊，是不是呢？」

「對的！」湯姆同意道：「那一槍燒了他的上衣。他的手槍還插在臂間，它並沒有放出來，他的外衣扣緊着。」湯姆又躊躇着問道：「是你派遣他出來的嗎？」

史培德點頭：「是的，他在追蹤一個名叫佛羅達忒士貝的人。」

X

X

X

X

X

X

三時四十分，史培德回到寓所。他從廚房裏找到了一瓶酒，和一隻玻璃杯。他需要酒來麻痺這猛烈的打擊及悲哀。米烈斯當然自己也不小心，但他實在不失為一個好夥伴。

當門鈴響時，史培德正在喝第二杯酒，他立刻放下酒杯去開門，進來的是湯姆和他的上司鄧第副官。

史培德請他們喝酒。湯姆一口氣就喝完他的酒。鄧第只啜了一口，將杯子放在一旁，他問史培德：「你幹嗎要尾隨忒士貝？」

「不是我尾隨他，是米烈斯尾隨他，原因很簡單，是我們已收了一個主顧一筆很豐富的酬金。」

「那個主顧是誰呢？」

突然，史培德想起王黛麗的躊躇的黑眼，於是他說：「這可不能告訴你。」他的視線移到湯姆身上：「你的朋友幹嗎要追問這一點呢？」

「是這樣的，」鄧第代湯姆答：「大約在你離開拔促街後一小時半，忒士貝被人在旅館門前擊斃了。」史培德的雙眼皺成了一線，不過他却滑稽地說道：「我怎樣殺死他呢？我倒忘記了。」

「有人在對街向他放了四槍，彈入背部而死的。」湯姆說：「沒有人看見這件事，不過實情是如此。」早晨的陽光照耀着那事務所的玻璃門，辦公室中，史培德用痛苦的眼光諦視着米烈斯寫字枱後的空椅。

當他的書記埃斐潘林從外間辦公室拿了一張訪客的名片進來時，史培德忙努力地將注意力集中於例行公事上，他讀着那名字：「喬爾卡洛」；他立刻嗅到一股附着在名片上的香氣。

史培德聳一聳肩：「引他進來！」

喬爾卡洛是一個矮小，黑膚，且看了令人厭的人。他的臂部比兩肩還要廣闊，彷彿是一個婦人一樣。「可允許一個陌生人來弔慰你的夥伴的死？」那人說。

史培德默默地注視着他。那人突然走上前去：「可允許我問一下，此處是否像報紙上所推測，和那不幸的事故以及死者黍士貝之間有什麼關係？我正在企圖追回一樣裝飾品——一個小像，一隻黑色的鷹像。我準備以五千元作為追回這鷹像的報酬。你擔任嗎？」

他雖然第一次聽到關於這鷹像的話，可是他的臉上却並無聳異之色，他搖搖頭說：「不！五千元不是一個小數目啊！」

不過卡洛並不理會他的拒絕：「你知道它在那裏？」他溫和地說：「至少，你是知道能在那裏找到它的。我留一個地址給你，是斐爾微多旅館第六百三十五號房間。」

X

X

X

X

X

X

黃昏時分，史培德請王黛麗到他的寓所裏去作一次會談。她現在不再自稱是王黛麗了，她承認自己是白莉吉·奧蘇奈雪。她也很狼狽地承認關於黍士貝誘拐她的姊姊的故事是虛構的，她根本沒有姊姊。

她在奧蘭德地方遇到黍士貝，一同從香港旅行到舊金山，他已「蠱惑」了她——如何「蠱惑」，她沒有說出來。不過她相信米烈斯定是他殺死的，因為黍士貝是個騙子，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

史培德說：「那鷹像是什麼東西？值得這樣拚命的搶奪呢？」

「它是一隻黑鷹像，又光滑，又美麗，是一隻獵鷹或是一隻家鷹，大約有這麼高。」白莉吉將她的雙手比了一比，大約有一呎左右。

「有什麼貴重之點？」

「我不知道！」她的雙頰浮泛出一層紅暈，反襯出她那身淡綠色的衣服及墨黑的秀髮。她的胸部疾速地起伏着，眼珠子活潑地閃動着。

史培德的眼光是如何的厲害，他立刻不客氣地說：「你說謊！」

她和他同坐在靠壁的長椅上，顯得有點侷促不安。但一會兒之後她就鎮靜了些，她喃喃地說：「我覺得

很疲倦，只是想睡，什麼是謊話，什麼是真話，我毫不知道：

突然，她將她的雙手按在史培德的頰上，使了一下勁，她的嘴對了他的嘴，他的手馬上圍繞着她，緊緊地擁住她，一隻手撫摸着她的柔軟的秀髮。他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可是他卻歡喜這樣幹，她是很美麗的。

X X X

第二天，史培德又發現了另一個尋找鷹像的人。他在辦公室內，電話的鈴突然急促地響着，忙拿起聽筒。

「我是卡斯柏·周猛，密司脫史培德，你能到亞歷山大旅館C十二號來一趟嗎？」

周猛是一個胖子，他的軀幹碩大，他的雙手兩腳形成搖擺的圓錐形。他的雙頰，他的兩唇，他的頭頸都肥得形成了球莖狀。當他走動時，那些球莖狀就會跳動起來。爲了那隻鷹像，卡洛顯出五千元酬金，可是周猛却更提高價值：「現在先付二萬五千元，待你交出那鷹像後，再付給你二萬五千元。」

他們全都以為史培德已得到了那隻鷹像……除了白莉吉以外。是不是白莉吉已經得了它，而將它藏匿了起來呢？

周猛告訴史培德關於那鷹像的歷史。這是一隻麥爾帖鷹像，它是一隻用純粹的黃金鑄成的鷹像，鷹喙銜着一顆珍貴的大寶石，是一世紀前麥爾帖騎士貢獻給西班牙皇帝查理五世的禮物，不幸在呈獻的途中被一羣海盜劫了去，自此以後就流傳各處，現在傳到了此地——在一七一三年是在西西里，一八四〇年是在巴黎。

周猛發現那鷹像是在一個名叫坎密杜的俄國將軍家裏。這將軍現在移住於愛斯坦標爾。就在這時候，那鷹像已被人穿上一層黑色的珊瑚大衣，將黃金和寶石都隱藏在裏面，因此坎密杜並不知道這鷹像的真價值，



• 頰面的吉莉白着吻德培史 •

不過他却拒絕出售。所以周猛就雇了幾個人去偷竊那鷹像，不想那些替他偷竊的人突然對鷹像的價值起了懷疑，不願意交給他，却帶了鷹像逃到舊金山來。

史培德推測這些人一定就是喬爾卡洛和佛羅達忒士貝無疑。也許白莉吉·奧蘇奈雪亦在其內。

史培德喝了一杯周猛倒給他的酒，他突然覺得天地旋轉起來。他連忙站穩，但周猛已從椅子裏立了起來，球莖狀可笑地跳動着，兩眼好似兩顆黑色的彈丸。史培德謹慎地走近門邊，周猛大聲喊道：「威爾摩！」臥室裏跑出一個孩子來，兩顆明亮的眼珠子配着一張殺氣騰騰的乖戾的嘴巴。他伸出一隻腳絆倒了史培德，又用一件器具在史培德的頭顱上擊了一下，史培德暈了過去。

X

X

X

X

X

X

當史培德回復他的知覺時，見四圍都被黑暗籠罩着，僅僅有一線微弱的光從窗外射進來。他搖搖欲墜地走近窗檻，深深地呼吸了一下。現在是夜了。他的頭似乎像一隻輕汽球似的繫在他的頸項上，他轉動了幾下，在暗中摸索着電燈開關，扭亮了電燈，只見室內闌無一人。他在鏡子前照了照，被擊傷的部份現出青紫的一塊。他匆匆地離開了旅館，回到他的辦公室。

埃斐潘林蜷伏在睡椅上等候着。她見他來了，跟着他走進辦公室，她看見了他額上的傷痕，連忙替他用清水洗滌。

在裏面聽見外間有開門聲，接着一陣脚步聲慢慢地踏進外間的辦公室。傳達室的門開了，一個高個子的人站在門檻前，上自咽喉，下至膝部都被大衣包裹着，左手緊緊地夾着一個報紙包裹。

「你知道……」咽喉內給一口唾涎塞住似地說不出以下的話。接着忽然像一棵樹似的倒了下來。

史培德大吃一驚，立刻跑近他的身旁，拉出他塞在外衣內的一隻手，只見滿手是血。他連忙捻亮自來火機照看時，那人的眼膜和瞳孔都停止着不動，是死了。

史培德打開那人的皮夾，發覺他就是柏樂瑪船的則柯拜船長。柏樂瑪號是一艘航行於香港及舊金山間的船。香港——就是白莉吉認識佛羅達忒士貝的地方。接着，他又打開那包裹，裏面嚇然是一隻鷹像，彎曲的喙和圓形的眼——正是一隻一呎多高的黑鷹像。爲了爭奪這頭黑鷹，已發生了三起兇殺案。

埃斐的雙眼注視着那死人：「他救了她。」埃斐是說救了白莉吉。「他們殺死他，如今她——」史培德點點頭，他臆測這人一定是從匿藏處拿到了這鷹像。他吩咐埃斐：「你打電話報告警察，將這一件事告訴他們，不過不能提起這一包東西……」

史培德如釋重負似的離開辦公室，將那個包裹祕密存放在一個公共汽車的票房裏，又將一張支票放進一個信封裏，寫上自己的地址，投入了郵筒內，然後開始去找尋白莉吉。可是白莉吉不知去向——她失蹤了。半夜後，史培德疲倦地回轉他的寓所。當他踏上門階時，聽得人行道上傳來一陣女人高跟鞋的橐橐聲。定睛一看，原來正是白莉吉。

「啊！我以爲你永遠不會回來了。」她喊。

他拉了她走進門：「你等候我嗎？」

「是的，我等了多時。」她說時不斷地戰慄，似乎要暈倒的樣子。他扶着她走出電梯，走到他寓所的門前。會客廳裏黑暗無光，當史培德扭亮電燈時，廳裏赫然有一個人。

周猛站在廳門口，像一個和藹的旅館主人似地微笑着，那個孩子——威爾摩從廚房裏出來，手裏握着一枝手鎗。卡洛也從浴室裏握着另一枝槍出來。

史培德不理會那兩個下屬，只注視着周猛：「你是不是預備付第一次的報酬，要從我的手中買去那個鷹像嗎？」

周猛輕捷地將一個信封擲給史培德，史培德打開信封，數着裏面的鈔票——一萬元。

史培德囁囁地說：「還有一件事，我們已結束了嘲弄之仇，而警察們也找到了三起兇殺案的被害人。」
「二起！」卡洛像患了歇私的里症似的喊起來：「只有兩起兇殺案，史培德先生，忝士貝無疑地殺死了你的夥伴。」

「好了！」史培德冷冷地說。他的目光瞥到威爾摩身上：「他實在是殺死忝士貝及則柯拜的兇手，是嗎？你們這些人都要鷹像，我已經得到了。我要在他的身上也來一個嘲弄，作爲我一部份的酬金。不然，我恐怕——」

瞄準着史培德的胸部。

「噢！不！你不能……」那孩子喊着。他的面色變成灰白，兩眼閃着兇光，不過他的手還穩住不動，他在他板動槍機前，周猛上前攔住他的一臂，卡洛也趕上抓住另一條手臂。

史培德從容地走上前，不聲不響地向那孩子的額上打了一拳，威爾摩倒下來了。他們將他放在睡椅上。史培德微笑着說：「這就是我們的嘲弄。」

周猛爽直地同意：「好的！」

「這就漂亮了。」史培德看着鐘：「二點鐘了！我現在拿不出那鷹像，除非等到天亮以後。我們先來談談吧！威爾摩爲什麼要殺死則柯拜呢？」

周猛坐在椅子上，肥胖的肉體顫動着像一盤玉蜀黍粉布了。

「黍士貝是奧蘇奈雪的姻親，我們相信他的處分，是由於密司奧蘇奈雪要想和我們爭奪那鷹像。」

「你沒有分一部份給他嗎？」史培德淡然地問。

「我們自然分的，不過他是忠心於密司奧蘇奈雪的。因此威爾摩尾隨着他，做了他所應做的事。」

「現在則柯拜……」

周猛點點頭道：「昨天你到我旅館裏來的以前幾分鐘，卡洛來看我，他加入了我們的陣線。那艘柏樂瑪號船就是他的目的物，他看到了船進口的佈告，想起則柯拜和奧蘇奈雪曾在香港聚首過，他推測着事實：她一定將鷹像交給了則柯拜，請他帶到這裏來。」

「這時候你就決定嘲弄我嗎？」

周猛點一點頭：「在我們的計劃中你是無插足之地的，卡洛，威爾摩，同我，一起去拜訪則柯拜，密司奧蘇奈雪也在那裏，不過她和則柯拜船長和那黑鷹像終於逃出了我們的手。我們就和他們在她的寓所裏爭奪起來。我在威爾摩的手鎗掩護下脫了身，威爾摩逃走時向則柯拜放了一鎗，不過則柯拜確是個鐵漢，他不但緊抱着那鷹像，而且還擊暈了威爾摩才跑掉。」

周猛長嘆了一聲，繼續說：「我們勸導——話是這樣說——我們勸導密司奧蘇奈雪告訴我們：那鷹像究

竟給船長帶到什麼地方去了？不幸得很，我們勸導密司奧蘇奈雪的時間太久了，以致被你捷足先得。」

天亮了！史培德打電話給埃斐，吩咐她怎樣去取那個鷹像，以及帶它到什麼地方。

不一會，她已經將像送來了。周猛連忙將包裹鷹像的紙撕開，大家緊張地圍着他。他拿出一把小刀，在偽造的假鷹像外面刮着。它的黑衣變成一小片一小片的東西脫下來，黑衣的裏面露出淺灰色的金屬，——並無他物。

周猛的臉上罩上一層失望之色：「這是假的呀！」他怒吼着。

「可是，這就是我從坎密杜得來的一個呀！」白莉吉也失聲喊起來。

卡洛向周猛申斥道：「你這飯桶！虧你想出這個愚蠢的賣買！坎密杜是明白它的價值的啊。我們自然盜不到真的了。」

周猛回復了他的鎮靜：「我們還逗留在這裏嗎？或是趕快趕到愛斯坦標爾？十七年來我早就料到有這個節目。如果我耗費幾年的光陰去打聽……」他似乎澈悟了，聳了聳肩頭。

卡洛堅決地說：「我和你一同去！」

史培德轉身回到那睡椅上坐下，在幾分鐘前，那睡椅上的威爾摩已經悻悻地醒來，現在却空了。威爾摩已乘了大家不注意的時候逃之夭夭了。

周猛用哀求的眼光望着史培德：「你是一個富有的人，我相信你不會計較什麼的。現在……」他伸出那隻肥而短的手道：「請你將那個信封還了給我罷！」

史培德皺了皺眉毛：「爲什麼？我已經盡了我的義務——你也得到了你的鷹像。」

「我們失敗了！」周猛頹喪地說道：「這是無法消滅我們間產生的衝突的。」

當他的右手握着一枝鑲嵌着珍珠的小手鎗時，他的態度漸漸地不溫和了。他慢騰騰地說：「因此，史培德先生，我要求你交還我一萬元錢。」

史培德並不爲他的威脅所懾伏，他只是聳聳了肩，伸手到衣袋裏拿出那個信封。卡洛迅速地衝上前去，

從他的手裏搶了下來。周猛仍握着鎗瞄準了史培德和白莉吉，退了回去，卡洛跟在一旁。

門闔上之後，史培德忙跑到電話機邊，在號盤上撥了一個號碼。

「哈囉！是波爾休士副官嗎？我是賽姆爾·史培德……哈囉！我有件事告訴你。忒士貝和則柯拜是被一個名叫威爾摩的小夥子打死的，這傢伙，大約有二十歲，五呎高，穿了一套灰羊毛衣，灰色的大衣，頭上戴了灰色的帽子，他在一個名叫卡斯柏周猛的手下工作，卡洛這傢伙跟着他。他們就要離開亞歷山大旅館。」

史培德放下電話聽筒，注視着白莉吉，白莉吉的驚魂還沒有定。

史培德雙手緊緊地捏着她的兩肩：「爲什麼，你還要忒士貝庇護嗎？」

「我告訴你，」她憤怒地說：「我恨他洩漏了我的……」

「說謊！」史培德冷冷地說：「忒士貝絆住了你，你已經知道。你要他在柯拜帶那贓物來以前出外。」

「是！我這樣告訴他。不過我沒有告訴他我是否要他殺死米里斯。」

「如果你想佛羅達忒士貝沒有殺死米里斯，你是對的，安琪兒。米里斯沒有什麼智力，不過他却有豐富的經驗做一個尾隨一個人之後的偵探——在一條胡同裏的黑暗處，他的手鎗塞在他的臂下，他的外衣緊鈕着，不過——」

史培德的雙手從她的肩頭落下，他的語氣開始生硬而帶着諷刺：「但是，米里斯在那裏一瞋不視了。安琪兒，他在尾隨時是很愚笨的，他祇注意着一方面，於是，你就能在黑暗中接近他，在他的身上打了一個洞。爲什麼你要打死他呢？」

「我——我不能告訴你。」

史培德揚穿她道：「你以爲忒士貝和米里斯會扭打起來，兩人中一定有一個敗北。如果米里斯敗北了，你就能够目睹忒士貝的被捕。你排除他的目的也達到了。是嗎？」

「有點像。」她啜泣着承認。

「而當你發見忒士貝並不和他扭打時，你只得用手鎗親自動手了。」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她哽咽着。伸出她的雙臂圍住他的頸項。他俯下頭去吻着她。

「你這安琪兒。」他沒精打彩地說：「假如你的動機是對的，你就能在二十年之內從監獄裏釋放出來。現在，我送你到那邊去。」

她從他的懷裏跳了起來，她的嘴唇痙攣着：「你不能這樣幹！你不能這樣幹！」一個新思想印進她的腦海裏去：「你是和我開玩笑吧？你怎麼不關心我？」

「我想我要這樣的幹！」史培德勉強笑着，他分明也有點進退維谷。

終於他繼續地說：「我不能以名譽爲你作賭博，你有什麼話要說嗎？你殺了米烈斯，你就造成了這結果。當一個人的夥伴被殺後，他只能如此的幹。也許你愛我而我也愛你，可是和這有什麼關係呢？也許下一次我不這樣的幹，我早已想過了，我送你進監獄以後，一定要度過幾個不安的長夜，但是我也祇得忍耐呀！」

兩人再度緊緊地擁抱着，吻着。

「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將這一句話勉勵你，你也應該以此勉勵他人。」他熱情地說，將嘴湊近了她的耳邊：「你大概也不願我將名譽爲你作賭博吧？」

她一語不發，祇是緊緊地吻着他。門鈴響了。他忙釋放了她。

「進來！」史培德喊着。

湯姆·波爾休士，鄧第副官，另外還有兩個偵探走了進來。

「你吩咐的幾個人，都捕獲了。」湯姆笑着對史培德說。

「這裏還有一個。」史培德拉着白莉吉上前：「她殺了米烈斯。」

鄧第將手銬拷住白莉吉，發出細微的響聲。她跟着他們走出去，默默無言地忘記了她四周的情況，像一個夢遊者。

第二天早晨，埃斐憂愁地向史培德道：「你爲什麼那樣的對付白莉吉？」

史培德點點頭：「她殺死了米烈斯，你是知道的。」

埃斐回身走去。「你做得對，不過——。」

史培德微笑着。像埃斐這樣忠心的女人，是可以信任的。……

秋

齋

筆

談

秋翁

◆書賈與紙商

近百年來，在商業圈子裏最給人們瞧不起的，要算是書賈了！以前的書賈，很少講商業道德的，他們往往將市上稀有的古書，或者絕版的舊書，加以改裝，求善價而沽，絕不肯市惠讀者，減低讀者的負擔。尤其是對於著作家的待遇的苛刻，他們只知壓榨著作家的腦汁，抽剝著作家的思想。直待腦

美國的書賈，也同樣地不齒於社會。現在怎樣，却不得而知。中國自五四運動以還，出版商與著作家已打成一片，仿行着歐美的「抽版稅」制度，對於著作家的待遇，已好得多了。而且有的出版商，還是從著作家中蛻化而出，所以深知賣文甘苦，對於著作家，都能抱着深切的同情，很少有舊書賈時代的情形發生了。

汗流空，思想窮盡，出版商便把著作家一脚踢出去，任是窮餓而死在路隅，他們連眼梢都不睜你一睜。著作家的著作風行一時，算是出版商的倖運，與著作家是無分的。書賈缺乏道德，歷來如此，所以向為文化人所切齒。不過這不僅是中國如此，就是歐美各國，也同一情況。不信，你只要一讀林琴南譯的「玉雪留痕」說部，便是外國書賈名叫「米仁」的寫真。「米仁」在美國，是一個最大的出版商，刻薄而殘忍，他會在編輯員的身上，寫着號碼，平時不呼姓名，只喊號碼。不想天道好還，此人後來乘輪觸礁，竟溺死在大海中。可見在百年以前，

可是虎雖不存在，豹又起而代之，書賈的氣焰既滅，紙商乘時勃興，同樣的敲剝着文化人的腦汁。留下刻薄殘忍的印象，十百倍於舊書賈。這幾年來，簡直使文化人對於一般紙商，痛恨得要癢其皮而食其肉。

自從戰事開始後，一般紙商，利用機會，將所有的遊資，儘量向美國加拿大購運白報紙，（紙類雖不止一種，白報紙却為大宗。）過去，他們向例是隨運隨賣，並不上棧囤積的，一次到貨五十噸一百噸，到了碼頭之後，交與切紙廠車去，將筒子切成整令（五百張為一令），然後售與書局或報館。

那時，要看市面的需求如何而定其售價，不一定賺

錢；假使到貨多，需求少，那就不免要貶價求現，虧本出售。可是在戰時，他們却改變了方針，將國家發行的紙幣，看得一文不值，認定與其藏紙幣不如藏紙貨，因此儘量的搜刮了紙幣，向國外定紙，五百噸，一千噸的運將來，切也不切開，便將原筒子向洋棧裏堆存起來，然後將棧單向銀行抵押款項，往往可以照棧單押到六七成的現款，於是他們又將這筆錢，繼續向國外定貨，如是川流不息地的從事囤積，直把中國的紙幣，大量換了紙貨，堆存在洋棧裏，兀自高得像丘嶺一般。

一方面，他們便運用奸商的技巧，在公會裏高抬價格，一方面，又向政府當局低頭下拜的請求外匯。同時冒充着文化界的招牌，偽稱是海上文化界所委托的。公會裏特地派了代表，到香港去向平準基金委員會請願，說得天花亂墜，好像文化界沒有他們——紙商；便將沒有書讀，沒有報看，他們就是維護上海文化的功臣。當時的平準會主持人，不明就裏，當真爲他們的花言巧語所惑，准如所請，給予他們一筆爲數很鉅的外匯。代表們如願以償，回到上海後，各紙商無不喜出望外，將所得的外匯按股分派，再繼續定購大批的白報紙，核計成本，

要減輕三分之一，每令只合到三十元左右。又造成了他們一個發財的機會。

說也可憐！這一批平準基金委員會所批准給予的外匯，完全是國庫中拿出來的錢，爲了要維持海上的文化事業，不惜從各項緊急用途中抽出一部份來，給予上海的紙商，原希望他們真能爲上海的文化事業打算；誰知結果却適得其反。上海的紙商們，簡直是趁火打擊，他們的請求外匯，完全是用的奸詐手段。在他們的腦海中，那裏還有什麼國家？他們騙得了外匯定購的白報紙，成本只有三十元一令，然而他們非但不「飲水思源」，平售給文化界，反而「恩將讐報」，作爲壓榨文化界的工具，他們——那些紙業公會的委員們，一個個在公會中高抬價格，直抬到每令一百十五元，將海上文化界壓榨得肝腦塗地，透不轉氣來。（當時各書局各報館會聯名致函公會，請求辦理平售，兩次去信，均遭拒絕，謊稱並未取得外匯。）而一般紙商，也就無不立成鉅富。在去年的中秋節邊，據紙業公會的一個茶房說：「鈔票還值錢嗎？我們會裏的各委員，節上給我們的節賞，九個委員，只有一個不滿千，其他八人，給三千的四人，二千的二人，一千

的二人，合計二萬餘元。真好說從來沒有的了。」你們試想，茶房的節賞尙且三千二千的出手，那麼他們所賺的錢，還能以數字計算嗎？他們所賺的錢，一半是從國庫中榨取去的，另一半，不用說是從文化界身上抽筋剥皮而得的。直接是文化界的錢，簡接則是取諸於一般讀者。你要是不看報不讀書則已，要讀書，要看報，就成了被紙商剝削的一份子。僅僅三十塊錢成本一令的白報紙，狠心的紙商們，拾到一百十五元一令，你想！你想！這是什麼利息？每一令淨賺八十五元，一月中售去五千令報紙，便可以盈餘四十二萬五千元。這還只就白報紙一項而論咧！其他的紙料還不在內呢！讀者能不聞之而咋舌嗎？

他們一方面抬價出售，一方面還不斷地向外國補進。（其時尙在一二·八以前）然而囤積了這許多白報紙，到底預備在怎樣一個機會中脫售呢？據他們自己說，非到太平洋起了戰爭，不願大量脫售。那時，航運定然不通，美國當然不能再運貨到上海來，上海一埠，是各地的總樞紐，所有舶來貨品，各地都仰給於上海。那時，白報紙只就他們手中，有國貨，不但可以壟斷上海一埠，還能操縱全國的

文化界咧。拾他一個三百五百元一令，豈不痛快！誰知道，太平洋戰爭，當真給那些劊子手型的紙商希望到了，可是，萬想不到囤積在外商棧房裏整千整萬筒堆積得丘嶺似的白報紙，給當局來了一個封鎖。那時只能眼看着一般小囤戶，將千百令已切開的白報紙，在市場上脫貨求現，高喊着一百四五十元一令。而他們却無法從堆棧中將存紙運出來。幾千萬的物貲，在他人管轄下，只能對它望望。

當局明知那些腰纏粗得像牯牛般的紙商，在近五年來，非義之財充塞着囊橐，棧中囤積的筒紙，全是從文化界身上抽剝下來的汗血，於是除不許提取之外，名正言順的向他們備價收買數成。他們最後掙扎的紙商，還待掩耳盜鈴，一面將自己名下所有的隱藏起來，一面登報徵求外間非同業的存紙，着令登記，存着一顆偷天換日，割髮代首的心。其實非同業的存紙，爲數決不會多，大量的白報紙，千噸萬噸的筒子，（除存在洋棧外，各紙商都另有私棧存放着。）都屬於紙業公會幾位巨頭所有，只消他們幾位巨頭放出一些來，已足夠當局所徵取的四成之額了。然而那些紙業巨頭們，却還想向別人的身上敲剝，真是心狠之至！

事實上，目下海上的文化界，因為給此輩奸商將白報紙抬到一百四五十元一令之故，已經衰落到寥若晨星。白報紙的用途甚少，即使徵去個八九成，贖下一二成來，全數供給於出版界，也儘可用個二三年咧。

我們絕對不是幸災樂禍，實在是爲了一般紙老虎，恣煞的可惡，非懲誡他們一下不可。所以，我們懷着十萬分的誠意，貢獻租界當局一個足當一萬家生佛一的德政。便是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上海各洋棧各私棧所存的白報紙道林紙木造紙等盡數沒收，然後再以公平的價格出售與文化界，作爲實際維持一般市民的精神食糧之用，那纔是一件太快人心的事！我們於無路可走時，只能作此想。

看吧！一般貪心不足的紙老虎，直到現在，還在那裏向文化界拚命的摧殘，把成本三十元一令的白報紙，喊到一百四五十元一令。已經坐擁巨資，賺得不少了！何必還要如此殘酷的壓榨文化界？像這樣的壟斷居奇，結果不過是在一般文化人以及文化需求者的腦海裏，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猙獰印象，做歷史性的罪人，讀書人的公敵；害淺的，留着造孽錢，作焚身之油；孽深的，留傳給子孫，供萬

世唾罵，這又何苦呢。爲了幾個錢罷了；錢又不帶進棺材裏去，請你們清夜捫心，自己想想吧！讀書人閱報人的汗血之貲，五年以來，究竟給你們搜括了多少去？你們得想一想：白報紙由三十元一令漲到一百四五十元一令，該有多少人受到影響，以前一分錢可以看一張小型報，現在要兩毛錢了；以前一毛錢讀一冊教科書，現在要八毛錢了，這是誰在那裏作祟？白報紙三十元進價，加上利息棧租，也不到四十元，你們却要賺三倍四倍一令的錢，良心也未免太黑了呀！你們假使尙有一點天良的話，東方發白時，可以醒醒了呵！

假使不醒悟的話，三百四百元一令，儘你們去喊吧！你們抹煞了天良，不顧後患，還有什麼話說呢？不過總有一天，你們的後代，會給人戴上一頂「奸商之子孫」的帽子。而你們妻女的貞操，也難免要搬上公會，三百五百的標價零沽啦！

末了，還得連帶忠告一般非紙商的小資產階級市民，你們有了錢，什麼生意都可做，白報紙是精神食糧的原料，文化界的命脈所繫，千萬不可囤積。你們要希望子孫識字，要希望子孫不做文盲，那麼，請你們千團萬團，白報紙不要囤纔是。



青春之液

——美國 Nathaniel Hawthorne 原著

震旦大學
醫科二級 余愛淥 男 · 二十歲

那個十分奇特的老年人海特裘醫師，有一次請了他底四個老朋友到他底書齋裏會聚。其中三個已是鬚鬢斑白的紳士：梅保先生，開立戈上校

蕙秋莉寡婦早年的情人，他們都會爲了她而想殺了其餘二個情敵。海德裘醫師和他底四個客人也正和一般老年人一樣地只是終日沉湎於目前的困愁和往昔的追憶中，而不顧其他。

甘司高先生；還有一個是紅顏已老的寡婦，芳名叫蕙秋莉。他們都是憂苦愁鬱的年邁者，一生都很不幸，而最大的不幸却是行將就木了。梅保先生在年少氣

海德裘醫生請他們坐定後說：「諸位老友：我向在這書室裏做實驗以自娛，現在我很想請諸位幫助我做一個小小的實驗。」

盛之時，是個得發的商人，但由於一次過狂的投機而至喪失了一切，現在已不下於行乞之人。開立戈上校已耗盡了他底年華，以及他底康健和資財於不正當的娛樂上；所遺留給他的只是一些痛苦，像痛風症，和其他身心雙方的苦楚。甘司高先生是個失意政客，他名聲惡劣——至少是以前一度如此而後來被大家漸次遺忘，從不名譽而變爲默默無聞了。至於蕙秋莉寡婦，人家都說她年青時十分美貌，但是爲了一些有意誹謗的傳說使得當地的上等人士偏激地反對她，因此她已隱居多年了。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這三個老紳士：梅保先生，開立戈上校和甘司高先生，都是

一個晦暗不明的老式房間，佈滿了蛛網，星散着年久的塵垢。四壁立着幾座橡木書櫃，下層放着一排排龐大的書本，和黑面的四開本，上面則是羊皮面的十二開的書籍。正中一只櫃頂上有一座希臘醫學家希波克拉第的半身紫銅像，海德裘醫生每在工作上遇到困難時便依照一般人的傳說而和它商量的。房裏最黑暗的一角有一座高而狹小的壁櫥，那櫥門半掩着，裏面有架人的骨骼。有二座書櫃，中間懸着一面鏡子，鏡片高大而污穢，鍍金的框子也失了光彩。關於這面鏡子有不少神怪傳說，有人說，所有這醫生醫死的病人底

靈魂都在這鏡框裏，等到醫生照鏡子的時候，這些幽靈便一起盯着看他。在這房間的另一面掛着一幅全身的少女像，她穿着色澤已褪的華麗絕倫的綢緞，她底面貌也如衣飾一般地褪了色。大約在五十年前，這海德裘醫生正將和這少女結婚時，她忽因身染微恙吃了另一個情人開的藥後便在結婚前夜一命嗚呼了。現在要講這書室裏最神祕的東西了，這是一本笨重的巨書，外包黑皮，邊上有個大大的銀搭扣。書面上並無字跡，誰也不知它的書名；但是大家知道是本魔書。有一次，有個傭婦將它拿了起來想給它搽刷去面上的灰塵，不料這時候壁櫥中的骨骼忽有傾動之聲，那像中少女也將她一只腳踏在地板上，鏡子裏也伸出幾個可怕的鬼臉，同時那希波克拉第的紫銅頭也竟蹙額不悅地說：「不准動！」

海德裘醫生的書室就是這樣的。說到我們所講的一天，正是在夏日的下午，屋子中心正安着一張黑如烏木的小圓桌，上面有一只美妙精緻的玻璃瓶。陽光從窗口射進，穿過二層重重的褪色花緞的幕幃，直照在這瓶上；因此有一條柔和的光彩從瓶上反耀到圍坐四周的五個老年人底灰白色的臉上。檯上還有四只香檳酒杯。

「諸位老朋友，」海德裘醫師又說：「請諸位幫

助我完成一個絕頂奇怪的試驗好嗎？」

海德裘醫師是個十分奇特的老人，他底古怪和神祕便成了千百個神怪故事的中心。我所講的幾個傳說，實在都是我自己耳聞目覩的，所以這裏有什麼地方使讀者懷疑不信，就當我是亂講山海經也不妨。

當時這醫生的四個客人聽到他所說的試驗，心中暗忖至多也不過像他平時常煩擾他底知友們的無聊試驗，像在抽氣機中悶死個老鼠，顯微鏡裏看蜘蛛絲般地平淡而已。海德裘醫師不等他們回答，便蹣跚到櫃邊拿了那大家認為是魔書的黑面巨書。他解了銀扣配，翻開書本，在黑字行裏拿出一朵玫瑰來，說得準確點，實在只是從前會為玫瑰的東西，至於目下它那綠色的葉子，和粉紅色的花瓣已成了赭石色；這朵古舊的花朶似乎頃刻間便要在老醫生手裏變為塵垢了。

「這朵玫瑰，」他感慨地說：「這朵枯萎凋零的花兒，曾在五十五年前盛放着。這就是雪薇霞給我的，——她底像就掛在那邊；——我會決定在我們結婚時佩在胸前。這五十五年來，它就被保藏在這舊書裏。現在，你們以為能不能將半世紀前的玫瑰重新盛開？」

「胡說八道！」蕙秋莉寡婦忿怒地仰起了頭：「你還是問一個老太婆底枯皺的面孔能不能再變成嬌豔

的好。」

「一看！」海德裘醫生接着說。

他揭開那玻璃瓶，將這失色的玫瑰投入瓶裏的水中。起初它只浮在水面，似乎吸收不到什麼水氣。但是立刻便可以開始見到一個神奇的變異。破裂而且乾枯的花瓣已漸漸蠕動，還好像正現出一層次第加深的紅色，正好像那花兒已由死亡般的長眠中復甦一樣；那細莖和葉梗轉有了綠色。這時，那半世紀前的玫瑰已和雪薇霞給她底愛人時一般鮮豔了。一點也沒有灰色的蹤跡，幾頁皎潔的紅花瓣柔順地彎鬆於潮潤的花蕊四周，裏面有二三滴水正晶瑩地耀燦着。

「這個戲法真不差，」醫生的朋友們說；他們已見過魔術表演中更怪異的戲法，所以並不覺得驚奇。「這是什麼緣故？」

「你們聽到人家說過『生命之泉』嗎？」海德裘醫師問：「在二三百年前有個西班牙的冒險家獅子龐司曾去探尋過的。」

「他找到了沒有呢？」蕙秋莉說。

「沒有！」他答着。「因為他找的地方不對。據我所知，這舉世皆知的『生命之泉』距離美開哥湖不遠，在弗洛里地半島的南部。這泉水四圍遮着幾支巨大的木蘭，這植物由於這奇水的培育，千萬年來始終

如紫蘭一般新鮮。我有個好朋友，他知道我對於這事十分注意，便送給我這一瓶奇水。」

「呵嚀！」開立戈上校對於醫生的話，一句也不信；他說，「那麼這種水對於人體有什麼效果嗎？」

「親愛的上校，這要你自己去判斷了，還有在座的諸位好友，都請你們用這個極好的液體來恢復你們底青春。至於我自己，實在也老得够了，不想再變得年青了。所以只要諸位同意，我可以在一旁看這試驗的發展。」

他一面說，一面已將四只香檳酒杯盛滿了「生命之泉」的仙水。這裏面顯然是充滿了氣體，因為在杯子底裏不斷地有着小氣泡向上升浮，一直升到水面而變成銀色的煙霧。同時這裏面散放出陣陣如美酒般的香氣。這時四個老人起始猜疑它是否有益，是否可口，更懷疑它返老還童的力量；終於他們決定馬上一口喝了。但是海德裘醫師請他們且慢。

「諸位可敬的老友，在你們未飲之前，最好先用過去的經驗預先立下若干規約來，以備作在第二次經過青年時的危機的南針。假使你們有了這種特殊的便利而不能為今日青年人的道德和智慧上的模範，那是多麼可恥，多麼可罪呀！」

醫生底四位可敬的老友沒有回答他，只是微微強

笑一下；這種話是多麼滑稽，他們早已深悔過往日的錯誤，將來當然要另擇他途，那會重蹈覆轍呢。

「那麼請喝吧！」醫生欠身而說：「我很滿意，因為我所請來參與這試驗的人選都很適當。」

他們用着那無力的手將杯子舉到嘴口。假使這液體果真如海德裘醫生所說那樣有效，他們四個人是再也追求不過的。他們似乎已不知青春和快樂為何物，他們已成爲世上的殘物，永爲枯萎無力，老朽無能的苦命人；現在坐在老醫生的桌子四週，好像在他們底身心裏連足以重獲少年的生氣也消失了。他們飲盡了這神水，重將杯子放在桌上。

在這集會的外表上，簡直立刻有了反應，像是吃了一杯美酒似的，大家突然感到一線歡悅的陽光照在他們底臉上。他們底面頰上不再是那灰沉的色素使得他們像死屍一般，而是散佈着一層康健的氣氛。他們相互注視，驚奇着這魔力竟真的給他們掃除了羞羞的痕跡，剷平了歲月刻留在額上的花紋。蕙秋莉寡婦整一下帽子，她覺得已不再是老太婆了。

「再給我們一點這神仙水吧！」他們急切地呼着：「我們年輕點了，——但是還嫌老點！快，——再給我們一點！」

「忍耐點！忍耐點！」海德裘醫師懷着哲學家的

冷靜，坐在一旁看這個試驗的進展：「你們已老了多年，那麼當然也得過個一時三刻才能變成少年呀！至於這水，你們儘管喝吧。」

他又將杯子裝滿了青春之液，剩在瓶裏的還足以使得全城中一半的老年人變到他們孫兒的年紀。杯子裏正泛起層層氣泡，這四個客人急急地搶起杯子，便滴汗不遺地一口氣下了肚。或者是神經過敏吧？就是那液體還在喉嚨口時，全身好像已起了變化。他們底眼目變得清亮，銀絲白髮間也漸漸增加了黑色素。現在坐在桌子四周的是三個中年紳士和一個青春年華的少婦。

「親愛的寡婦，你真漂亮！」開立戈上校驚叫着，他底雙目盯住了她底臉。這時那歲月的陰霾已和黑暗離開鮮紅的晨曦般地從她面龐上溜走。

這美麗的寡婦認爲開立戈上校的話不大可靠，因此她起身跑到鏡子面前，心中自忖照出來的恐怕還是個醜陋的老太婆。同時這三位紳士好像是由於生命之泉而醉狂了，或者是由於年紀的驟然遞減而造成混亂，他們都是精神興奮，歡樂無狀。甘司高先生底心，已跑到政治問題上，他想到五十年來盤旋心上的理想和計劃。現在他放開了喉嚨宣說愛國主義，民族光榮，人民權利；他又諷嘲晦隱地訴陳一些危險性的言論

，但是他說得很謹慎，決不會被人捉住把柄；他是用高低有致的聲調和十分謙遜的語氣講演的，好像皇上正在聽着一般。開立戈上校一直在唱一首興奮的情歌，手裏用杯子來拍節，眼睛却不停地瞅着蕙秋莉寡婦的美貌。桌子那邊的梅保先生正在一面盤算着洋錢鈔票，一面在計劃將冰塊運到東印度，而將鯨魚裝到北極去。

至於蕙秋莉寡婦，她對着鏡子裏自己底影子媚笑弄情，還像對她世界上最愛好的朋友般地祝賀它。她將臉兒貼近鏡子，仔細看看那長年的皺紋是不是真的沒有了。她審視頭上的髮霜是不是完全融消了。她想不用再帶那老式的帽子。最後她突然轉身用舞蹈的步伐走到桌子邊。

「親愛的老醫生，請你再給我一杯吧！」
「當然，親愛的太太，當然！」溫和的海醫生答着：「你看，我已給你們斟好了。」

桌上是放着盛滿奇水的四只杯子，水面上飄漫起的美霧像金剛石般地閃爍發光。這時候已將是黃昏日落之際，所以這書室更變得灰澀陰暗，但是那瓶中却發出一條柔如明月的光輝，照耀到四個客人身上，以及醫生底老衰的臉上。他坐在一隻高背的，彫刻精細的橡皮圈椅中，現出一股陰黯的神氣，彷彿有父老們

說一不二的威勢似的。所以在他們痛飲第三杯青春水時，也似乎有點兒怕懼這副神祕的面貌。

但是馬上有一股青春的興奮疾流於他們的血管裏。現在他們正在血氣方剛的黃金時代。過去的許多痛苦，災難，在他們看來像一場惡夢，直到現在總算蘇醒了。世上不可消失，而他們却已消失多年的朝氣，又活躍於他們之間。他們覺得如初生之犢般的活躍在新天地中。

「我們年青了！我們年青了！」他們狂喜地呼喊

着。青春好像是年歲的絕端，擦去了中年時深深銘刻的脾氣。他們已是一羣快樂的少年，風靡了青年人的嬉戲胡鬧的特質，最簡單的結果就是相互嘲笑打趣方才他們自己還有的衰老龍鍾。他們取笑自己的老式服裝，寬邊的外衣，長垂的背心，和那如花的姑娘底舊帽子與舊衣裙。他們間，一個人學着患風濕的祖父一跛一拐地走路，另一個戴了副眼鏡假裝念那本魔書，還有個則坐在一隻圈椅中學海德裘醫生的那副莊重的老態。他們都愉快地呼鬧跳躍吵個不休。蕙秋莉寡婦——像她這般嬌嫩美豔的少女，實在不該再叫做寡婦。——粉紅色的臉上現出一股頑皮的神情，輕步矯捷地走到醫生面前。

「醫生，親愛的老頭子，起來和我跳舞呀！」這四個少年人都笑了，極高聲地笑，他們想這可憐的老醫生要多麼難堪呀。

「請原諒！」醫生很安靜地回答：「我老了！還有風濕症，我早已過了跳舞的時代。但是這些年輕快樂的紳士間必有個願意陪你跳的。」

「和我跳，親愛的！」開立戈少校喊着。

「不！不！我要和她跳！」甘司高先生也叫了起來。

「她在五十年前就答應嫁給我了！」梅保先生爭呼着。

他們都圍着她，一個人急切地緊握着她底手，另一個用臂膀摟住她底腰，還有一個伸手插在她帽下的滑潤的髮髮間。她紅頰着，喘息着，掙扎着，嬌叱着，媚笑着，她口中底熱氣直噴散在各人的臉上，她想設法脫身開來，但結果還是在這三人的包圍中。決沒有一張爲了爭奪美女的青年相鬥圖還要比我們的更生動了。然而那鏡子不知何故，（或者是由於房中的昏暗，和他們仍穿着的舊衣服之故。）照出來的却是三個白髮翁正在追逐一個醜劣的老太婆。

從他們底火熱的熱情看來，他們却是年青的。他們瘋狂地追逐這個少年寡婦，她却一味半推半就，弄

得三個情敵開始交換着威嚇的目光。誰也不肯讓步，結果大家忿怒地又別人的喉嚨。他們這麼爭鬧不休，結果將桌子翻了，瓶子也打得粉碎。寶貴的青春之液流淌在地板上，濕潤了一只夏天遺留下就要死的蝴蝶。馬上它已飛翔室中而停留在海德裘醫生底白髮上。

「諸位！來！來！——蕙秋莉來！」老醫生呼着

：「我一定要禁止你們這種暴行了。」

他們仍舊站着，但已開始戰慄；因爲這好像是時間之神在叫他們從光輝的青年回到灰黑幽慘的衰老中去。他們看着海德裘醫生，他坐在彫花的圈椅中，手裏握着一朶才由那破瓶的碎片中檢起的半世紀前的玫瑰。這四個搗蛋鬼依了他的手勢就各歸原座；因爲他們雖是年輕，却也喧鬧得乏力了。

「我底可憐的雪薇霞底玫瑰！」海德裘醫生突然感嘆着，又將那花放在夕陽中。「它好像又要凋謝了。」

果然是的，他們看着它連連皺縮，結果變得又乾又脆，正和老醫生未放入瓶前一般。他摔掉了幾滴留在瓣上的水份。

「就是這樣，我也當它是新鮮的一般愛這花兒。」他注視着，還將那枯萎的玫瑰用他底枯萎的嘴唇來吻。他說話的時候，那蝴蝶已從他底白髮上頹然地跌

了下來。

他底客人又戰慄了。一般不知道是身上的還是精神上的寒氣漸漸散佈在他們間。他們相互注視，覺得每個溜逝的頃刻片時都帶走了些美麗而留下比原來更深刻的皺紋。難道這是幻覺嗎？難道一生的轉移會擠在這麼短的時間中嗎？難道這四個老人還是和他們底老友海德裘醫師坐在一起嗎？

「我們又是這麼快地變老嗎？」他們悲慨地說。實在，他們是又老了。「青春之液」的能力比酒的能力還要短促。它所發生的顛狂已煙逝雲散。不錯，他們又老了。那寡婦突然由於一股衝動，用她底瘦削的手遮住了她底面龐，——這倒還可以明示她還是個女人——她想再也不會得美麗了，倒不如爬進棺材的好。

「是的！朋友們，你們又老了。」海德裘醫師說：「嗟！『青春之液』都已傾瀉在地上。但是我並不懊惱；就是這青春之液泛湧在我底門口，我也不要用嘴嚐一嚐，——就是這瘋狂不是片刻的而是長久的，我也不要嚐。這就是你們給我的教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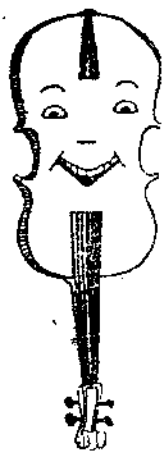
但是醫生的四個朋友却沒有得到這種教訓。他們決定馬上到弗洛里地去，日日夜夜的暢飲那「生命之泉」。

萬國藥房

總店 福州路
分店 山東路五
電話九二二五線

支店 同孚路
電話三九九四二

本藥房專營歐美原料名廠新藥化妝香品家用良藥自設藥廠製造藥典製劑耐劑流膏聘請藥師專配各國藥方凡屬藥房範圍業務無不應有盡有備貨精良價格低廉如蒙賜顧竭誠歡迎



善意的謠言

東吳附中
高二級 程慰宜 男 · 十七歲

春，是多麼使人陶醉的季節！

它能使在冬天裏死去了一切都復活過來，它能創造新生。嫩綠的葉兒給柔和的陽光撫慰着，生出一種閃爍的光彩，使每一個人的心不期然而然地恍惚着。這時，霞飛路上點綴着異國情調的男女，他們悠閒地散着步，談着話。他們能暫時忘却世上的艱苦，懊喪，在這一剎那間，追求着舒適和快樂。

偶然有一陣迷惑的春風，拂在心境不同的人們的面額上，引起了他們內心的反響，有快樂，有創痛，祇有章靈祚是例外。他沒有經歷過人生的苦杯，他覺得喜悅，覺得四週的一切都是充滿着詩情畫意，所以連他正要去出席的交誼會也幾乎忘掉了。

正是二點缺十分，章靈祚趕緊

跳上電車，希望能準時到場。但事實上他到校門時，已遲到了五分鐘。當他正在想法子溜進交誼室的時

候，突然被歌聲阻止了，音調是那樣的清脆，嘹亮，又是那麼的柔和，婉轉。章靈祚立刻就辨別出這是他最愛聽的“Largo”。

他想進去一看究竟，卻又怕那歌聲會突然停止而擾亂秩序，所以在歌聲完畢後，跟着猛烈的鼓掌聲而走進了交誼室。首先看見的就是台上的唱歌者——方紫嵐，那俏麗的面龐使章靈祚對她的印象更深了一層。他就悄悄地在靠門的最後一隻椅子上坐了下來。以下的節目並不使他注意，他正想着那美妙的歌聲，更想如果請方紫嵐在教堂中表演一次，一定能使人感動的。等到散會後，章靈祚就馬上招呼她。

「你看，章靈祚連道賀也來不及，一散會就向人家要求唱歌！」突然人堆中來了這末一句。緋紅的色素立刻在章靈祚的面孔上展布開來。他悔不該說得太直率，太魯莽，幸虧方紫嵐倒並不在意。

「唉！」她揮着手：「不要提起那隻歌罷……我記得你是遲到的，對嗎？」

這一來章靈祚就放心了許多。——是的，我正想進來的時候，聽到了你的歌聲，竟被呆住了，一來因為你唱得實在好，二來我怕進來後

你會不唱下去而擾亂秩序，所以就暫時躲在門外面欣賞。」

「哈哈！這真是笑話！」她正笑着的當兒，給一個不知叫什麼的女同學拖了就走，嘴裏還喊着：「走！走！」

「再會！」

「再會！」靈祚很勉強地答着。他恨那個女孩子，打斷了他們的談話。

這一夜章靈祚沒有舒服地睡過，他想着散會後的事，的確，開口第一句不應該太魯莽，以後一定要婉轉些才好。不知道方紫嵐的心裏怎樣？會不會罵他傻瓜？因此，章靈祚在以後幾天，簡直不敢跟方紫嵐談話。

事有湊巧，星期五早上，靈祚和紫嵐不期然地在校門口碰到了。

「早！」他尷尬地說着。

「早！」她在微笑。

這時他委實想不出妥當的說話

，那唱歌的事當然是不好意思再提起了。

「章靈祚，你真是個熱心的信徒，像我，連禮拜也不能做，和你比較，真是有天地之別。」倒是方紫嵐先開口。

「慚愧慚愧，不過我覺得在現在環境中，惟有信仰才能使人得到慰藉和愉快，所以就比較從前熱心些，我記得你好像也是信徒罷？」

「是的，可是因家庭古舊的關係，所以就連星期日也不許我出來。」

「喔！那真是可惜。」到了教室門口，他們就停止了談話。

希望成了泡影，紫嵐連星期日也不能出來做禮拜，到教堂裏去唱歌，當然更談不到。然而靈祚想初步的工作，應當領導她，使她能每星期做禮拜，然後再談到唱歌。所以散課後，他就請她在下一天的散

•• 面對司公新新中路京南 ••

行總表鐘利得亨

全國分店
聯號最多

修理鐘表
經驗豐富

專售 | 高等 | 鐘表 | 光學 | 眼鏡

中 路 登 戈 路 寺 安 靜 •• 行 分 二 第 口 路 龍 華 中 路 飛 霞 •• 行 分 一 第 埠 本

課後等一等，預備在那時送幾本關於靈修方面的書，希望紫嵐看了之後，她的心靈能够強調起來。

X X X X X

當紫嵐告訴靈祚她已看完那幾本書的時候，她果然已常常做禮拜了。她也回送給靈祚幾本同樣性質的書籍。靈祚不料這幾本書竟有那末大的能力，他更熱心地每天讀經，祈禱了。至於那唱歌的事，靈祚仍念念不忘，所以有一天他又提起這回事，紫嵐的回答，說她正要請一個先生教授唱歌，等唱得純熟之後才能上禮拜堂去唱。這使他又失望了。

不過在無形中，他們的友誼也漸漸地滋長着，不僅在禮拜堂裏，那寬闊而又莊嚴的貝當路，幽靜而有詩意的白賽仲路，更有鬧市中的安靜所在——萬國公墓，也都變成了他們倆的散步場所。

是一個充滿着音樂色彩的午後

，靈祚和紫嵐一同走着。

「紫嵐，你可知道我在學提琴嗎？」

「什麼！你學提琴？」她驚喜

地問。

「是的，我希望有一天我們能

合一曲'Largo'，你贊成嗎？」

「當然，到那時我一定跟你合

奏。」她很興奮地答。

「可是，我怕時間太長，有什麼意外——」

「唔！不要說掃興的話，如果你用心的話，我想幾個月後一定能够合的了。」她不希望聽到這種不吉的話：「喔！我記起了，你以為看電影是犯罪嗎？」

他想了一想答道：「並不！因為普通的影片多半是無意識，並且常常能引人走入犯罪的路，所以就有人說電影是不正當的。然而有意義的電影也儘多，那當然是例外。你以為對嗎？」

你以為對嗎？」

「是的，不過我以為如果一個人能立意志，決不會受影片的引誘。

像我，從前跟本沒有什麼消遣，所以常常進電影院，我並不覺得影片能使我改變什麼。」

「本來，這祇有你能做得到，別人可就沒有你那末堅強的意志。」

「不見得罷，這是你挖苦我。」

「紫嵐努起了嘴，露出了不樂意的神色。」

「好啦！好啦！算我說錯，我們就到大華去，你總可以服氣了罷。」

這樣，小事就化作了無事。

X X X X X

氣候從溫和而進入炎熱，從炎熱而轉變到涼爽，更由涼爽而落進了寒冬的羅網。然而靈祚和紫嵐的感情，始終跟著時序而演進，絕對不受氣候轉冷的影響。

他們的事全級都知道了，其中

他們的事全級都知道了，其中

也有人羨慕，妒忌，也有人置之不問，祇有靈祚的知己高政瀚感到最難過。他以為像他們的年紀已有談情說愛的事，簡直像兩隻初次航海的帆船，飄泊在怒濤之中，前面是凶是吉，真難逆料。何況青年人正是立志向上的時代呢？所以高政瀚在再三考慮之下，編造了一個故事，預備把章靈祚從危險的境地救出來。

「喂！你們兩人在做什麼？」遠遠的紫嵐在招着手，她後面還跟着徐椒晚。
靈祚和政瀚立刻停止了談話，同時慢慢兒向紫嵐他們走去：「不做什麼，我哥哥在他爸爸行裏闖了禍，叫我來說情的。」政瀚急中生智，又編了一個謊，可是他心裏委實跳得厲害，他怕靈祚會當場說穿，所以說話時面孔通紅。

那一天下了課，高政瀚拉着章靈祚，在草場的一角開始述說他的謊話：

那時紫嵐以為真有這事，及看見政瀚面孔很紅，當然不便追問下去，所以就轉換了話題：「靈祚，我想那隻錶你明天陪我去拿，好嗎？今天我要到大華醫院去望一個病人。」

「靈祚，你知道紫嵐已有了一個朋友嗎？」

「什麼？你別——」

「不！並沒有說錯，我也決不會看錯，他們——紫嵐跟一個青年——」

「不！我不過陪紫嵐走一段路——」

「不！請你不要毀壞人家的名譽。」靈祚聲色俱厲地說。

「你不是要向他借物理筆記嗎？怎麼不現在就說呢？」紫嵐問椒

「不！請你不要毀壞人家的名譽。」靈祚聲色俱厲地說。

「你不是要向他借物理筆記嗎？怎麼不現在就說呢？」紫嵐問椒

肥人血管最易硬化，一受刺激，即破裂而成中風，欲圖預防，宜早服海藻晶，因海藻晶有軟化血管，澄清血液，調平血壓之功也。

海藻晶



上海
虞洽卿路三九號
佛慈藥廠發行
電話九〇六一

藥房均售

碗。

「是的，我方才已對他說過了，他說明天帶來。章靈祚對嗎？」

「對！我明天一準帶來。」

「那末明兒見。」

「明兒見。」

望着他們遠遠的背影，靈祚說道：「不！她是一個意志堅強的少女，決不會有這種事。」

「也許紫嵐對你是純粹宗教方面的，她因為感謝你而和你這樣好，至於那個青年——」他停着等靈祚的意見。

靈祚靜默了。他想這的確有一部分可能性；就拿今天來說，紫嵐要去望一個病人，為什麼不要他去而拉椒碗陪一段呢？他低低地自語着：「是的！也許可能，要是她真是這樣，那我當然祇有放棄。」

「好！這是你偉大的犧牲精神。」政瀚幾乎露出了他的謊言。

「這是應當的，要不然，紫嵐

也太為難了，要顧慮那青年，又要敷衍我。現在我祇希望能知道那青年是否是個有志而前進的人！」

高政瀚善意的騙局成功了，面上不期然露出了會心的微笑。

X X X X X

從錶店裏出來，章靈祚鼓足了勇氣，對方紫嵐坦白地作了以下的談話。

「紫嵐，我以為你常常替我打算各種小事，又要為別人着想，實在是太辛苦了——」

「什麼？我不懂。」她詫異地問。

靈祚又後悔了，他不該說得太直爽，而且紫嵐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反應，好像事實上並沒有政瀚所說的那件事。然而騎虎難下，他祇得硬着頭皮說了下去：「我的意思，我們應當為着各人的前途而暫時抑制我們的情感。」

紫嵐呆住了，她不知道應該回

答些什麼，也不明白靈祚那句問句的來源。然而一剎那間她已得到了一個答覆，他想靈祚是有意於椒碗

的了，他所託詞的祇是冠冕文章罷了。可不是？那天去探表姊的病時

，靈祚為什麼不先告訴她，他已答應明天借物理筆記給椒碗呢？並且

平時靈祚也會告訴過她，他和椒碗

是從小就很熟悉的鄰居。他方才第一句話不是暗示我退步嗎？

紫嵐想到這裏，突然說道：「好！我決定照你的說話做，決不辜負你。再會！」她說完了就跳上剛

要開去的電車，頭也不回地走了。靈祚不料紫嵐覺悟得這樣快，想上去她是的確有那個青年的，要不然

就決不會這樣。

靈祚雖然感到了惆悵，然而想到了他的犧牲是為紫嵐，他的內心

稍稍得了些安慰。他把經過告訴了政瀚以後，政瀚倒奇怪起來。他想

紫嵐怎麼會如此？因為他所說的那

個青年根本是烏有的，紫嵐怎麼會立刻覺悟呢？這不是太不合邏輯了嗎？政瀚這時，不得不完全告訴了靈祚，先前的話是他的謊言。

這出乎意外的供述使靈祚怒責了政瀚一頓。就立刻去找紫嵐說明那事，然而所遭到的祇是迴避和嚴厲的拒絕。

口頭解釋的一條路既然斷絕，剩下的一條路祇有寫信去剖白。靈祚寫信後的幾天，他滿心抱着期望，等待紫嵐的重行修好的來信。他想：「那是一定的，紫嵐看過信以後一定會笑自己的魯莽，不加考慮，也會笑我聰明一世，矇矓一時，被人欺騙。」

回信實在是出乎意料地迅速，靈祚急急地撕開那淡綠色的信封，他用兩個手指從信封中抽出一看，不料卻是自己寄去的信，原原封封並不會撕開過，他失望得流下了淚！他認為紫嵐不該如此忍心！他悔

恨，他懊喪，他又不知如何挽救。

以後，他還是上學校去，他的心中真是悽愴極了，尤其當他看見紫嵐冷冷地坐在窗邊的座位上時，他的心鬱勃得幾乎要爆裂了。

一天，靈祚的提琴先生告訴他，靈祚已經可以學拉“Tango”了。這無疑地又是一棒打擊，合奏成了夢想，使靈祚加添了悲哀和惆悵。

一想起已往的事，靈祚常獨自地在貝當路，白賽仲路，萬國公墓等地閒步著，希冀能從回憶中找尋片刻的安慰。他追想過去，然而沒有勇氣想到未來。他也知道政瀚的謊話動機並不壞，不過他沒法抑制他的回憶，故而不能不有些兒恨他。

最後，靈祚找出了一句自慰的答語：「政瀚的見解是不錯的，青年有應走的大路，不能把自己禁錮在甜蜜的回憶中。我應解放我自己，把這回憶鎖閉在心房的深處，走我應走的路。」

中國首創
衛生護齒

大精公出品

各公百商均售

口紅



漫 步

滬江英專
高B級 嚴

神女 · 十八歲

春 的 陽 光 裏 ， 把 兩 隻 空 閒 的
手 插 在 大 衣 袋 裏 ， 衝 着 溫 煦 的 和
風 ， 我 在 田 野 間 漫 步 。 沿 着 小 溪 走 ， 腳 下 新 土 鬆 鬆 的 給 人 以 舒 柔 的 感 覺 ， 河 隄 上 楊 柳 都 已 青 了 ， 不 成 熟 的 葉 芽 像 含 笑 的 舞 衣 ， 飄 動 在 風 絲 裏 。

田 間 有 一 個 小 女 孩 和 她 爸 爸 在 一 起 ， 低 低 的 蹲 着 割 草 ， 我 向 她 們 身 邊 走 過 ：

「 學 生 子 來 了 ， 「 達 達 」 。

小 女 孩 這 樣 喊 ， 望 着 我 。

我 笑 笑 ， 閒 閒 的 踱 過 去 ， 她 「 達 達 」 只 一 心 割 草 ， 右 手 的 鐮 刀 和 左 手 相 應 地 迅 速 的 動 着 ， 他 割 了 一 束 放 到 筐 子 裏 ， 又 再 割 一 束 ， 草 是 一 簇 簇 地 生 長 着 ， 在 一 個 鬚 根 上 拖 着 許 多 青 青 的 葉 絲 ， 活 像 個 毬 子 。

—— 草 已 這 樣 長 了 ！ 望 着 已 經 有 三 寸 上 下 的 草 ， 我 這 樣 想 ； 把 他 們 遺 剩 在 背 後 。

走 着 ， 一 時 轉 得 很 遠 ， 不 知 那 家 寂 寞 的 墳 園 ， 就 在 我 所 走 的 路 的 右 面 出 現 了 。

草 籬 低 低 的 圍 着 ， 我 躡 起 腳 向 裏 面 窺 看 。 幽 寂 地 什 麼 也 沒 有 ， 與 幾 棵 疏 散 的 柏 樹 並 立 着 的 ， 只 有 一 塊

斷 碑 ， 墳 上 已 長 了 青 青 的 草 ， 可 是 掩 不 掉 那 三 個 窟 孔 ， 那 深 黑 而 暗 洞 的 窟 孔 ， 不 期 然 的 予 人 以 鬼 魅 般 陰 森 的 警 覺 。

「 該 有 門 吧 ？ 」

我 這 樣 自 語 着 ， 於 是 沿 着 草 籬 走 ， 門 就 在 右 首 不 多 路 ， 進 門 便 有 三 間 古 老 的 茅 屋 ， 進 去 ， 闐 無 人 聲 ， 窗 戶 洞 開 着 ， 地 上 散 亂 着 簡 陋 的 農 家 的 家 具 —— 木 桌 ， 竹 椅 子 ， 三 腳 的 小 板 凳 和 零 雜 的 長 短 短 短 的 斷 樹 枝 ， 還 有 一 個 破 了 的 篩 子 斜 臥 在 門 角 的 筐 子 口 上 ， 牆 角 裏 雖 佈 滿 了 珠 網 ， 却 像 不 久 以 前 還 有 人 住 着 的 一 樣 。

我 懷 疑 着 ， 小 心 翼 翼 地 不 敢 觸 動 一 條 蜘 蛛 剩 遺 的 殘 緒 ， 重 復 回 出 來 ， 門 外 是 一 條 泥 土 路 ， 兩 邊 聳 峙 着 玉 蘭 花 和 杏 樹 ， 夾 雜 着 許 多 還 沒 有 蓓 芽 的 桃 樹 和 玫 瑰 料 的 植 物 。 再 前 是 小 小 的 溪 流 ， 水 却 是 靜 止 着 。 我 立 在 兩 塊 木 板 —— 當 然 是 生 了 苔 的 —— 支 架 起 的 橋 上 ， 向 下 看 ； 一 部 份 的 河 底 的 泥 是 顯 現 着 ， 微 呈 綠 色 的 死 水 像 癩 瘡 附 在 腿 上 似 地 佔 據 着 一 部 份 的 河 底 。 在 水 面 綠 色 的 浮 沫 間 ， 時 或 靜 寂 地 拋 起 一 個 氣 泡 。

水 忽 然 動 ， —— 魚 ！ 我 腦 筋 裏 迅 速 地 起 了 這 樣 的

反映。

另一邊和這裏隔開的水潭裏，水略略澄清些，的確有魚。春日和暖的太陽射到水底，魚鎮靜地停留在水中。

——噓！

我吹噓起輕微的唇音，又把手舉得高高的，希望投影能够去恫嚇那魚，但影子剛及到那水潭邊便不會再延長過去了。

放下手，我就過了橋。

再經一個隔了一道草籬的草地，更走進了墳場。那墳前的石碑上滿是地衣色的苔，沒苔處也給毛毛的砂砂的灰色體佈滿着。字，早已消蝕了。仰頭看看黛色的柏，一球球的線紋葉緊緊地圍着，沒有一點仲春的生氣。

我折回，在左面發現了個小籬門。於是我踏着去歲積下的殘葉和今春在寂寞裏滋長的蔓草，轉由小門裏出來。

擋着路，是那條延長出來的小溪，四面却沒有橋。只曲折地斜行在這原野上，像無聊，像蕭瑟，我便沿着牠無目的地緩步走去。

許多新生的活力，在這原野間蠢動着，大地是甦醒了！

大強力火 料原準標

球煤牌老方東

售經有均店炭柴大各
號九廿路椰檳廠造製



一〇。鷓鴣暫寄一枝安

李科長道：「這就是她不對了！她既愛那個人，就不應當讓那個人分離；她若是贊成投軍，自己也當跟了情人一路去投軍；她不去，叫別人去，我怕這也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吧？」慧珠一聽這話，心裏大動一下，難道祝長春去投軍，是我害了他去嗎？然而自己在這個時候，也沒有法子來辯正，人家既不以好意來揣測我，我也就不必去和他們往來了。悄悄的回轉身來，自回房去。她到了屋子裏，靜靜的坐在電燈下，不想睡，不想吃，也不想喝，只管玩味李科長的話，覺得這話是對的。若以男女平等而論，男子可以投軍，女子也可以投軍，我雖不會鼓勵祝長春去投軍，然而他去投軍以後，我果然是愛他的話，我就當追到他那裏去，那末，我既替了國家盡力，而且又陪着我的愛人。要不然，人家說我鼓勵着愛人去上前綫，自己却別有所戀，這是很顯然的事實，叫我有什麼話來作反證呢？想到了這裏，自己不覺得站了起來，立刻就看到自己在鏡子裏的娉婷豔影，情不自禁的，走到鏡子邊，對裏面的影子，斟酌打量了一番，她用手摸摸自己的髮髮，又用一個指頭含到嘴裏，將牙來咬着，看了許久，搖了兩搖頭，自言自語的道：「難道我就真個讓姓李的料定了，不過是叫別人上前綫的女子嗎？哼！他不知道我是爲了前程來奮鬥，脫離家庭來幹的呢！怕什麼！我繼續的奮鬥，找到關外去，也讓你們官僚見識見識，我這個女子是不能以常情來推測的呢？」她如此設想之下，頹廢的志氣，忽然大興奮起來。她個人的生活，似乎要爲之一變了。這一天晚上，慧珠魂夢顛倒的，又不曾得着好睡，迷糊中似乎聽得有人敲門聲，也不去理會，自己去睡自己的覺。次日糊裏糊塗的醒來，一看窗子前面沒有日光，又繼續的去睡。後來是房門咚咚的響着，才披衣坐了起來，外面的人先道：「蜜斯邵還沒有起來嗎？」慧珠聽那聲音，知道是毛正義，因笑道：「對不住！請在外面站一會子吧！現在是什麼時候？昨天我身子不大舒服，所以今天起來得很晚。」毛正義站在門外，先就笑着起來道：「沒關係！我在這裏，站着等一會兒得了。要不然

，我也不必進來。因爲，我有幾句話要說一說。」他臉孔雖然是對着兩扇門板，可還是笑嘻嘻的樣子，彷彿這兩扇門，就是慧珠的面孔，向着門作爲對人說話一般。慧珠聽到毛正義說到是有話說，立刻就將門打了開來，一面還在繫着睡衣的胸前帶子。毛正義進來，兩手插在大衣袋裏，將肩膀抬了兩抬，笑道：「蜜斯邵昨天晚上睡得晚，要是知道睡得晚，我就等到晚上再來了。可是我又想着，蜜斯邵正爲着要找工作，等我的回信呢，所以我就很高興的來了。我得以爲來的不湊巧，也許蜜斯邵出去，看第一場電影去了。」慧珠道：「看第一場電影，十二點鐘打過了嗎？」說着，由大袖子伸出雪白的手臂來，翻轉來看看手表，笑着將身子一扭道：「該打！我這兒還是八點半鐘呢！這是那票友害了人。……」她忽然覺得剛才說了是害病了，怎麼又談到了票友呢？她想時，臉上不免微紅着，然而毛正義倒不注意這些，他背過臉去，對了鏡子整理自己的西服領子，趁着這個時候，好讓慧珠去穿衣服。慧珠果然閃到一邊，將睡衣脫下，露出裏面一件粉紅色的緊身來。可是當她脫下睡衣的時候，已是一伸手，將床欄干上搭的一件旗袍披在手上，立刻就抓着穿起來了。毛正義面朝着鏡子，見了紅豔豔的一截身體，在鏡子內一閃，慧珠一面扣着鈕扣，一面掉過臉來向他笑道：「真對不住！」說着，嘻嘻的笑了一聲。毛正義心想，這有什麼對不住，也許她是反過來說罷。便道：「我到前面去繞個灣再來罷。」說畢，他就走了。慧珠等他走後，立刻向鏡子裏照了一照，臉上去了昨天晚上的宿粉，可不是黃黃的嗎。女人家對於男子，本有許多忌諱，一早起來，沒有搽上脂粉的面孔，也是忌諱男子觀看之一。因爲如此，所以連帶着搽脂抹粉的時候，也不願男子看到，以免戳穿了紙老虎。這時毛正義去了，倒正中下懷，趕快梳梳洗洗抹了脂粉，就把面孔修飾清楚。她心裏一面想着：毛正義說是有話和我說，鄭重其事的說着，不知道有什麼話可說？莫非要我求婚嗎？若是求婚，那未免早一點，我雖然一定拒絕他，可是這樣直率的拒絕他，未免予他以難堪了。正這樣躊躇着呢，毛正義就來了，他先在門外咳嗽了兩聲，然後才輕輕的敲了二下門。慧珠道：「毛先生嗎？請進罷！」忽然叫起毛先生來，彷彿是加一倍客氣了。毛正義却也不管她，笑嘻嘻的走了進來。慧珠等他坐下，先就皺着眉歎了一口氣道：「奮鬥兩個字，說起來是容易，可是我現在過的，簡直是非人生活。我這一程子，心緒惡劣之極。」她如此說着，覺得先告了一聲不快

，可以封住毛正義的門，不讓他跟着向下說求婚的話。不料這幾句話，却正好引上毛正義的話頭來，他就正着顏色道：「這就只怪我們做朋友的不好，不能和妳早早的想一個法子，我爲了這個也很是找急，現在總算我忙出一個機會來，只是事情小一點，不知道蜜斯邵的意思如何？」說着又帶了一點笑容，望了慧珠等話。她當毛正義說話時，心裏正自卜卜跳着，現在毛正義說是和她找事來着，這倒讓她舒了一口氣，便微微一笑道：「錢是不能講的，只要我能作的事，作了和我又有益處的，我一定去幹。」毛正義道：「名義是不壞的，不過錢少些，昨天我會到五洲公司的經理，他說到手下差二個文牘員，我問女職員用不用，他說現在由高級機關，到下級機關，用人都是不分性別的，他們那裏自然也不分性別。我就把邵女士介紹一番，他說好極了，只是每月的薪水，不過三十元，供給膳宿。我想三十元錢的數目實在太少，不過在供給膳宿一點上看來，就有五六十元的樣子，所以我不敢決定，蜜斯邵的意思如何？特意來問一問。」慧珠臉上微帶了一點笑容，接着又把顏色正了起來，她道：「我現只要有飯吃，本談不到考量不考量，不過我的個性不同，向來是不大喜歡恭維人的，怕是幹不下去。可是我也知道，現時在社會上做事，總得看人家幾分顏色。」毛正義怕她會有什麼誤會，連忙站了起來，連連搖着手道：「不至於，不至於，這位五洲公司的經理，是我一個極好的朋友，我對他說了，蜜斯邵是我的好友，他爲了這一點，一定以友人相待，不會以下屬相待的。而況公司也和衙門不同，決不能令蜜斯邵難堪。要不然，我也就不介紹了。」慧珠還沒有說一定不去，却急得毛正義說了這一大套，她主張自己到公司就職的盼切，也就可想而知，便點頭微微笑道：「多謝毛先生這一番好意，我不能那樣不識抬舉，置之不理，請你對公司裏經理說一說，只要通知一聲，我一定去。」毛正義看她那樣，並沒有什麼不高興，大可以報功一下，就點點頭道：「我馬上就可以去和蜜斯邵問麼？」慧珠笑道：「那也不忙在這一會子。」毛正義站起來，已經把抓在手上的帽子又戴在頭上，笑道：「不！這個時候，經理正在公司裏，這個時候不去，今天就去不成了。」他最後一句話，已經站在院子裏說了，慧珠攔阻不及，也就由他去。一個人在屋子裏想着，若是照着剛才的話，自己真個到公司裏去當一名文牘，一個月只拿三十元錢的薪水，這事情讓朋友知道了，那不是一樁笑話嗎？許多闊人都很願意和我做朋友，我爲什麼倒去就這樣

的小事呢？她想到了這裏，覺得在面子上說不過去。在事實上，這三十元錢，也無補於事，因之態度十分消沉，在屋子裏坐着，只託了頭呆呆的去想主意，要用一句什麼話把毛正義婉謝了。想了許久，自己忽然省悟過來，我這不是發呆嗎？我身體是自由的，愛就事不就事，自有自己作主，豈能爲了朋友的面子，去受那不能受的委屈？她意念一轉，覺得心地坦然了。看到屋子裏茶几上有兩分報，就拿起來慢慢的看着，有一段社會新聞，自己正看的得勁呢，皮鞋得得之聲，由遠而近，抬頭看時，又是毛正義一頭高興地走了進來，他笑道：「蜜斯邵，妳的運氣好，前途大有希望，我見着那五洲公司的舒經理，他一口就答應了，說是不着試驗，最好蜜斯邵今天就去上工。他說在報紙上看見過妳的相片，很能信任妳的。」慧珠一想，這可是笑話了，叫我去做事，與我的相片，有什麼相干？我是三只眼睛兩個鼻子，也不能把文牘辦得好些。反過來說，我五官和平常人一樣，也不見得會把文牘辦壞。毛正義走進房來，就不會坐下，站在這裏，就想和慧珠一路走去，現在見慧珠只管沉吟着，又像有些不願的意思，便笑道：「蜜斯邵考慮一下，暫時不就，那也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我剛才和那位舒先生說定了，立刻就帶蜜斯邵去談一談，人家很熱心，在公司裏等着妳呢。若是不去的話，我未免先信於人。」

說時，斜伸了一只脚，兩手插在西服袴袋裏，好像很殷勤的，期待着她一個回答。慧珠看了他那一種爲難的樣子，覺得和他去一趟，就不就，沒有關係，反正顧全了他的面子就得。要不然，人家如此熱心，也有些對人家不住。便笑道：「就去嗎？好罷！我跟毛先生走一趟。若是有什麼失儀的地方，毛先生可要維護我一點。」毛正義道：「妳客氣，我這就去和妳雇車。」說畢，轉身就走了。慧珠看了這種情形，實在也不能躊躇，穿上大衣，就到大門口來，也用不着毛正義再來請了，她隨着毛正義到了五洲公司，在門房裏遞上名片去，那門房望了慧珠一眼便道：「我們經理招呼的，邵先生來了，就請進去，用不着上去回話的，就請罷。」說着，他拿了



名片，就在前面引路。轉了兩三個院子，前面一個洋式房子，後面有道走廊，一個穿西服的中年漢子，兩手插在西服袴袋裏，正自徘徊着，彷彿是在那裏等人的樣子。他一回頭看到有人進來，老早的就向毛正義點點頭。毛正義低聲向慧珠道：「這就是舒經理。」慧珠先聽到說一個公司，也以爲是三間門面小舖戶，現在到了這公司，一見規模堂皇，絕不是個小資本的公司，就有些願意。這時那位舒經理倒先向毛正義道：「這就是邵女士嗎？」毛正義就向前正式介紹着。舒經理點點頭笑道：「請裏面坐罷！」他說着，就一招手，把簾子掀起來等客人進去。慧珠想着，這位經理實在太客氣了，一點資本家的態度都沒有，這樣的主人翁，還有什麼難伺候？舒經理很謙遜的，口裏連連的道：「請坐請坐！」毛正義和慧珠都坐下了。舒經理倒很直率，立刻就向慧珠道：「昨天毛先生說：邵女士很願意在敝公司找一點工作，我是不勝歡迎之至。我是向來這樣主張：無論那一界，現在都應當開放起來，給予女性找出路的機會。在社會一方面，也可以藉此試驗試驗，女子是不是有謀生活的能力。若是並不開放，一味的只說女子毫無生活能力，這就未免冤屈好人了。」慧珠倒不料這公司裏用一個三十元薪水的女職員，倒有這樣一篇大道理，口裏雖不說什麼，心裏又是不住的在那裏轉輾的想着：這個經理，不但爲人和氣，而且有些政治家口吻，這是一個帶有學者臭味的資本家了。偷眼看那經理的臉色時，正是望之儼然，並沒有一點輕佻的樣子。他又道：「邵女士對於敝公司的待遇，大概已經知道了，還有什麼意見嗎？」慧珠微笑道：「我不過是一個初出來作事的人，那裏能說什麼待遇問題呢？」舒經理道：「那末，邵女士是肯俯就的了。」說着，微笑了一笑道：「到我們這裏來，不過鸚鵡一枝，聊以小就，這一勺之水，當然養不了大魚，將來有機會再說。我相信社會上機會不是沒有的，只怕找機會的人不肯忍耐。」慧珠斜斜的坐在一張沙發上，兩手捧着懷裏一個小皮包，低了頭沒有作聲。毛正義一旁偷着她的樣子，似乎已經情願繼續一幹了，不能不給舒經理一個正式答覆，便笑道：「遇到舒先生這樣優待女性的主人，還有什麼不願幹呢？密斯邵，我看今天你就可以在這裏先試一試工。」舒經理道：「工到不用得試，只要邵女士肯就，就算今天開始工作好了。」他說着話，望了邵慧珠，作一個很懇切的樣子，希望她答覆。慧珠雖是一個文明女學生，可是生平只有受人家恭維的，沒有掉轉身去恭維人的，現在當了經理的面，一切

都要看人家的顏色行事，心裏未免有些胆怯怯的。雖然這位舒經理十二分的客氣，然而究竟是自己一個主人翁，自己也不知是何緣故，對於這位主人翁不敢公然的說什麼。這時舒經理望着她的臉上，等着她的回話，這倒把她爲着難了。說是今天上工，便覺得就成了人家的屬員，有些不好意思。若不作聲，又怕把這樣一個好機會遺失掉了，便將身子向毛正義這邊椅子靠近了一點，向他低聲問道：「我能不能够明天再來呢？」她的聲音雖然說得很細，然而舒經理却已聽得很清楚，立刻搶着答道：「沒有關係，沒有關係，今天來也可以，明天來也可以，若是邵女士有事的話，今天就請便，過兩天來也沒有關係。」毛正義站起來道：「大概舒經理還有事，邵女士明天再來罷，我們這就告辭了。」慧珠沒有什麼話說，跟着站了起來，於是向舒先生半鞠着躬，就走了出來，她緊隨着毛正義向外面走了去，却聽到舒先生在後面和一個人說了幾句話。舒先生道：「這位女士，一種小鳥依人的樣子，怪可憐的。」這句話，由舒先生嘴裏說出來，完全出於好意。可是慧珠聽了，認爲是一種莫大的侮辱，平常朋友寫信給她，有什麼我的小鳥兒，我的小花兒這一類的話，她信也不必看，立刻三把兩把撕了一個粉碎，和那個朋友的交情，無論到什麼程度，當然也是要決裂的。這時，經理說出這句話，雖然一樣的不以爲然，但是想到以後的飯碗，都操之於這位舒經理之手，自己怎好去計較什麼，也就低了頭，緊緊的跟在毛正義身後，走了出來。大家走出了大門，毛正義便問道：「密斯邵，你覺得這事情可幹嗎？」慧珠回頭望了他一望，笑道：「承毛先生的好意，我還有什麼話呢？我就是不能勝任，也要去試上一試的。」毛正義道：「既然是那麼說，你明天上工得了，用不着我再送一道了吧？」慧珠笑着點頭道：「若是我還要你送，也未免太難了，我那裏能够那個樣子無用呢？」毛正義本來還想借一點事由來和慧珠說，送她到公寓裏去。可是慧珠現在說了要人送未免太難，這就不便向慧珠再說什麼，竟自告別走了。慧珠一人走回公寓去，一人坐在屋子裏，倒有些發楞了。昂頭想着，這件事完全出乎意料以外，倒好像是天上落下來的一件事，薪水雖然小，似乎面子上却很好看的，若是不去就這件事，不但是對毛正義不起，而且也是對於那位謙恭下士的舒經理，也覺得有些不過意。不管這件事能够不能够，自己決計到公司裏去一趨，那怕是三兩天，這都不在乎，總要到公司裏去試上一試。她一個人自己揣想着，自己鼓勵着，到底是偏重

於就職；因為要就職了，自己就警戒着自己，不可過於荒唐了。應當從即日起，就不和田玉文這班朋友來往；縱然來往，也要表示着自己一種毫不在乎的樣子，這樣可見自己絕對不是一種談交際混飯吃的女子，始終是要受男人節制，受男人接濟的。因為如此，在當日就沒有去找王文。到了次日，把一件藏之已久不會穿過的藍布褂子拿了出來，罩在駱駝絨袍子上，大衣也不穿，披了一條毛繩圍巾在肩上，然後雇了一輛車子上五洲公司來。然而她在車子上的時候，心裏就不住的想着，不知道第一次就職，是要經過一些什麼手續，也不知道見了同事應當說些什麼話。可是心裏儘管在這樣打算盤，那兩個車輪子，不斷的在馬路上滾着，不知不覺的，已經到了五洲公司門口。自己下了車子，鼓着十二分的勇氣，向門房裏一跑，以為昨天那個門房，是認得自己的，今天自己來了，總可以引着去見經理。不料昨天那位門房並不在這裏，一個新門房向她瞪了眼，問道：「找誰？」慧珠要說是找經理的，恐怕犯了規矩，要說是來就事的，恐怕又沒有這種說法，於是在身上掏出一張名片來，交給門房道：「你給這裏舒經理，他就知道了。」門房因為她是個女子，說話大有些自負的意味，就拿着她的名片，到裏面去試上一試。那舒經理接着名片，連說：「請進！請進！」門房將慧珠引了進去，她一見之後，正住了面孔，鞠了一個躬，舒經理滿面含笑：「你來了！就很好……」他這句話似乎沒有說完，有下半句還要待說，然而他也就沒有說出來。他今天穿了一套極漂亮的西裝，乃是在歐洲游歷的時候，在倫敦帶了回來的，他固然是中年以上的人，今天却把臉上的汗毛和鬍子刮得乾乾淨淨，架上一副大框眼鏡，覺得他已年輕了若干。不過在慧珠看來，他臉上總還有一種肅殺之氣，覺得比起當年在家里看哥哥那種樣子，簡直難看十倍。因為如此，所以對了舒經理，並不敢多說什麼話，只是正了面孔，站在一邊。舒經理笑道：「不要緊，你放大胆去作事好了，有什麼事，你來問我，我會指導你去辦的。你隨我來，我現在帶你去上工。」他說着，就在前面引導，把慧珠引到文牘股來。這股裏最有權的是中文秘書張三立，其次是英文秘書黎約翰。舒經理來了，首先便介紹慧珠和這二人相見。這兩位秘書，昨天就聽到了消息，今天有一位女職員加入，二人都想着，這應當開始修飾一點，不要弄得太難看了。但是轉念一想，向來不大講究修飾，今天突然修飾起來，恐怕會引起同事們的疑心，所以提到修飾；也不過是將頭髮梳理梳理，將臉



修刮修刮，並不真換什麼衣服。可是說也奇怪，今天這一股的人。清早一見面，彼此的臉上，都是刮得光光的，竟不約而同的，開了一個光臉比賽大會。舒經理將慧珠介紹一番之後，張三立就引着慧珠到一張小書棹邊坐下，把稿紙筆硯，一齊替她清理了一番，點着頭道：「蜜斯邵就在這裏坐好了。有什麼話，妳只管來問我。」說着，用手向隔壁一副座位上一指，那意思說：我就坐在這裏。黎約翰穿着那漂亮的灰呢嗶嘰西服，已是連連的整了兩整胸前的領帶，因為張三立老找着慧珠說話，鬧得他沒有開口的機會，他這才道：「蜜斯邵的英文……」舒經理搶着便道：「她是女子中學的高材生，英文很好很好的。」慧珠說了一句「不懂什麼」。這句話，却和舒經理所說的，一同吐了出來。黎約翰笑着點頭道：「那就很好，將來可以幫我不不少的忙。」慧珠未到公司來以前，以為初來就事，必定有許多麻煩。今天來一試，原來却是如此容易對付的，這自然免不了大大的安慰一番。因為如此，也就很坦然的安心就事。自這天起，慧珠是逐日到公司裏來，那位李科長却也逐日到花園公寓來拜訪田玉文。其初幾天，他是下午來，却會慧珠不着。後來知道慧珠六點以後，才由公司裏回來，他要七點鐘才來拜訪，所以等到慧珠回家，洗過臉，重抹了雪花膏之後，他是恰恰的進門。有兩次玉文在公寓，都是他先到她屋子裏以後，再把慧珠請了去。有兩次玉文不在家，他就毫不客氣，直接走到慧珠屋子裏來。慧珠以為都是熟人，不便怎樣拒絕，也自由他。李科長也很見諒，每次來了，只說幾句閑話，不請慧珠去看電影，也不請慧珠去吃館子，他無意之中，知道了慧珠喜歡聽京戲，又知道愛穿漂亮衣服，因之送了慧珠一個話匣子，五十張話片，三天兩天的送慧珠兩件衣料。慧珠本待不要，然而這些東西，都是自己所愛的，不忍拒絕。好在李科長送了來，並不表示一些德意，送來了也就送來了，並不藉此有什麼要求，這倒落得坐而受之。只是那位毛正義先生，自慧珠到了公司就職，倒有些感着痛苦，跟着到公司裏去追求她，固然有些不便，每次到公寓來，倒有好幾

回碰到李科長。慧珠是不屬於甚何一個人的，她有權交她的朋友，誰也不能干涉。而且科長拚命送東西給慧珠，一百五十的價值，毫不在乎，自己却絕沒有這種力量，未免相形見絀。好在慧珠的眼界很高，雖然李科長送了這些東西給她，她也沒有什麼感激的樣子。每當三個人在一處談話的時候，慧珠却是和自己說話的時候居多。在這一點上，彷彿還是自己佔着勝利，自己素興將身份提高起來，不要用物質去戰勝別人。所以和慧珠在一起的時候，自己總是談些國家大事，偶然也說一二句，要靠醉生夢死的官僚來救國那是不行的。慧珠每次聽了他這話時，却向李科長微笑，這樣看去，好像慧珠是很同意自己的議論，不和李科長同調了。慧珠在二者之間，她却是坦然，她覺得正要和毛正義這種人，交厚一些，才可表示自己不是一個愛慕虛榮，和闊人交朋友的女子。李科長雖然送了許多衣料來做衣服，但是她只在出去買東西看電影會朋友的時候穿上，在公寓裏只穿兩件舊衣服。到公司裏，更在舊綢衣上，罩着一件藍布大褂。所以李科長毛正義都看不出她的真正態度，就是五洲公司的舒經理，也只覺得邵女士還不失却書生本色。不知道她在公司外面，依然還是個摩登小姐。有一晚，慧珠陪着玉文，到那貴族階級的平安電影院看電影回來，身上穿的是一件桃紅色的軟緞旗袍，回來匆匆的罩上藍布大褂，在桌上寫了兩封信，就睡覺了。次日早上起來，穿上衣服就走，並不會加以考量。殊不知這藍布大褂，要比裏面的旗袍，短去一寸多，一截大紅邊，很顯明的在大褂下面露了出來。她到了公司裏，舒經理恰好和她迎面相遇，他搶着看了一眼，由上看到下，點了個頭出門去了。不到半小時之久，一個聽差走到她辦事的桌子邊來道：「邵小姐，經理請妳進去有話說。」慧珠道：「經理不是出去了嗎？」聽差道：「出去不多大一會子，他就回來了。」慧珠在公司裏做事，決沒有經理呼喚，可以不前去的道理，也就不管經理是不是在經理室裏，立刻就走了前去。她雖是在公司裏服務，却還穿的是一雙半高跟的鞋子，一路走着來，便是答答作響，這不啻老遠告訴人，來了一位女客了。所以舒經理聽了這樣聲音，就來開門了，一見是慧珠，打開門，立刻向她點了個頭道：「請裏面坐！請裏面坐！」慧珠真想不着爲着什麼，經理先生要這樣的特別客氣。只得帶了笑容，挨了門，側着身子走進來。舒經理又道：「請坐請坐！」不過他說過了請坐請坐以後，却找不到其他的話來說，只管陸續的微笑着，在屋子裏連轉了兩個圈子，倒好像是

有些手足無措。慧珠是個何等聰明的人，看了他這個樣子，當然聞絃歌而知雅意，就正當當坐着，眼睛直望着書架上一排西裝書，那書背上有燙金印的一行「森格爾夫人節慾論」八個字。舒經理這時坐上了他的寫字檯，伸手將桌上的文具，一一加以整理，還向桌面上吹了兩口灰，這才向慧珠笑道：「邵女士到公司來以後，辦事倒是很努力，將來我自然要相當的提拔。」慧珠沒有什麼話可說，微笑着起了一起身子。舒經理道：「現在工作以外，還看看書嗎？」慧珠道：「公寓裏亂得很，沒有法子看書。」舒經理表示着很誠懇而又樂與人爲善的樣子，正色道：「工作之餘，總是看看書的好，交際雖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了正當工作，差不多的工作，是可以避免的，究竟還是應當避免。」慧珠微笑着，用很低的聲音道：「我也沒有什麼交際。」舒經理道：「我們公司裏的圖書室，佈置得很精緻的，你沒有事，可以到圖書室裏去看看書。」慧珠答應着是。舒經理道：「昨天公司已經發薪了，本來邵女士的薪水，也一同發下的，但是邵女士沒有來幾天，若是按日子算，未免太笑話了，因之我告訴他們說，這個月不必發了，可以歸併到下個月再算。邵女士若是要錢用的話，可以在我這裏另外通融。」慧珠這兩天因爲有李科長送的料子，作了好幾件衣服，裁縫工錢等着要付給，正在張羅着，要用什麼法子，來渡過這個難關，現在經理當面說，可以和他通融，這是再好沒有的事了，不過女子們和人家要錢，總有些不好意思的，於是紅着臉笑了一笑，這笑的裏面，有了認可的意思，也有感謝的意思。舒經理自然也是心領神會，於是打開了位子後面的一只保險箱，取出圖章支票來，開了一張支票，隨手在文具盒子裏取了一只美麗的洋信封，把這張支票袋好，親自向前交給慧珠的手上道：「開的是今天的日期，妳隨便什麼時候去拿都可以的。」慧珠還是沒有話說，依然笑着將支票接過去。但是她以爲是經理叫來說話的，經理並沒有什麼交代以前，自己却是不大好走，所以她拿了支票到手上以後，還在屋子裏躊躇的站着，未曾走開。舒經理點着頭道：「沒有什麼事了，妳請便罷。」慧珠應着：「是！」倒退着反關上門，走了出來。她在走廊上急於要知道的一件事，便是經理開的這張支票，究竟有多少錢。因之她不回辦事的所在，却先到公司裏由自己來後特備的女洗手室去，第一下將房門關上，第二下，便是在小皮包裏將那張支票取出，看看數目，是不是一個月的薪水三十元；她這一看後，倒不覺大大的吃了一驚。



一〇 封鎖

李阿毛深夜在樓上看書，只聽得隔壁樓上，阿楊哥正在長吁短嘆，放她在外面胡鬧，自然只管放肆了，阿毛哥就向他搭訕：

「阿楊哥！！你爲什麼一個人才對呢？」

嘆窮氣？」

「唉！阿毛哥！不要說起，我鎖？」

老婆到這樣深更半夜，還不回家，要我一個人守門，不是倒霉麼？她

「今晚等她回來，你閉門不納，這就叫做封鎖。」

也不獨是今天如此，天天總是這樣的。」

「那就是你的不是了。」

「怎麼反而是我的不是？」

「聖人說：唯女子與小人爲難，才大的訓斥一下，要等她屈服討個饒，才可以放她進門。這樣一來，

包你尊嫂以後天天會早回來了。」

養也。你娶了老婆，不會教養她，

郵票廉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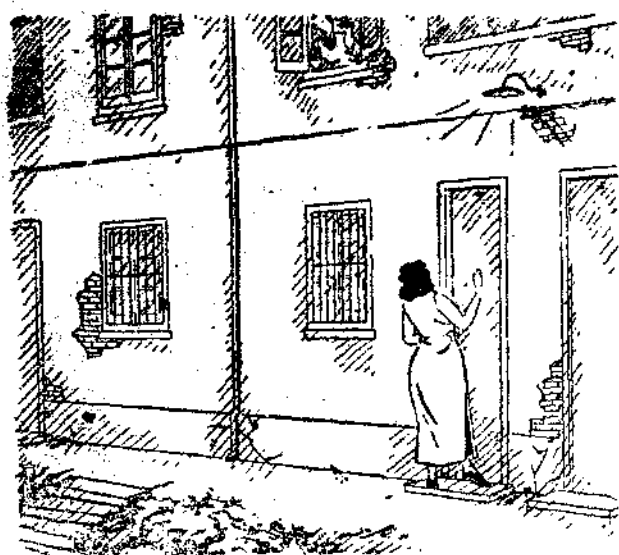
華郵不同樣六十種 國幣壹元
 華郵不同樣百種 國幣壹元
 華郵五百種 國幣壹元
 華郵五百種(貼冊) 壹元
 瑞典紀念票十五種 壹元
 滿郵紀念票十五種 壹元

集郵良機

香港四十五種 壹元
 香港四十五種 壹元
 菲島大形紀念全 二元
 菲島大形紀念全 二元
 菲島大形紀念全 二元
 節慶美紀念全 二元
 香港百年紀念大形 二元
 菲島一週紀念大形 二元
 莫山鼻克三角形航空 二元

星洲大形一九四〇年總統就職紀念 壹元
 星洲大形一九四〇年總統就職紀念 壹元
 星洲大形一九四〇年總統就職紀念 壹元
 星洲大形一九四〇年總統就職紀念 壹元
 星洲大形一九四〇年總統就職紀念 壹元
 星洲大形一九四〇年總統就職紀念 壹元
 星洲大形一九四〇年總統就職紀念 壹元
 星洲大形一九四〇年總統就職紀念 壹元
 星洲大形一九四〇年總統就職紀念 壹元
 星洲大形一九四〇年總統就職紀念 壹元

特佳如承惠函購請先匯款空函約
 不覆詳細價單不勝歡迎時間先函約
 惠鑒參觀不勝歡迎時間先函約
 匯文郵票社啓
 (通訊處)上海郵政信箱五〇〇九號



「好，我就試他一試。」

「開門！開門！」

「誰？」

「老楊！是我，快些開門。」

「是你麼？你爲什麼到深更半

夜才回來？」

「我在小姊妹家裏又麻將。」

「放屁！你爲人之妻，不管家

務，拋棄了可愛的丈夫，在外面又

麻將，簡直沒有主婦的資格……」

「老楊！你今天難道發瘋了麼？我那一天不打牌？」

「這是你不打自招。你天天打

牌，還成什麼體統！從今天起，非

嚴厲管束你一下不可。現在沒有話

說，總而言之，門是不開的了。」

「快開！快開！你不開，我要

打破這門。」

「……………」

「你當真不開麼？老楊！我跟

你做了七八年夫妻，你怎麼會下這

毒手？叫你親愛的妻子，在露天站

一夜麼？買愛達林！你開開罷！」

「……………」

「你開不開？一輩子不開麼？

也好！我嫁到了這樣無情的丈夫，

活着也沒意思，我要死了。」

她在地上捧了一大塊石頭，對

後門外河裏一擲。

「撲冬！」

變色褪色

布多利福

保證退換

"FREEDOM" GUARANTEED FAST COLORS

標商 冊註

每碼 兩碼 印有 下式 保單 為憑

色布之 首選 衣料之 上品 經洗又 經穿 男女皆 相宜

各大公司綢 布商店均售

二九

阿楊哥一聽，知道夫人投河死了，那還了得！急忙奔下樓，開門出去觀看。

夫人趁這時候，溜進了門，即忙把門閉上。阿楊哥不見什麼動靜，正想回進門去；不料門已關閉。他心裏一急，就打了三下。

「什麼人打門？」夫人在樓窗上問。

「上了你的當！快些開門！」

「是你麼？你爲什麼深夜才回家？你爲人之夫，不管家務，拋棄了可愛的妻子，一定在外面又麻將，你簡直沒有家主的資格。」

「算了算了！開門！」

「你天天打牌，還成什麼體統？我從今天起，非嚴厲的管束你一下不可。現在沒有話說，總而言之，門是不開的了。」

阿楊哥弄得啼笑皆非，抬頭看隔壁時，見阿毛哥也在樓窗上觀看

，他只得討救兵了。

「阿毛哥！你教我封鎖她，現在反而被她把我封鎖了。」

「這有什麼要緊？」

「你別說風涼話，快些給我想法子。」

「你放心！我來開門。今天晚上，你到我家裏來住宿一宵，好不好？阿桂姐快從舞場裏回來了，我們三個人可以狂歡一宵。」

楊夫人聽得清清楚楚，那裏肯放鬆，即忙輕輕開門出去，要想把阿楊哥拖住；那知一到外面，並不見阿楊哥的人影，回頭一看，自己的門，已經關上，抬頭看時，只見阿楊哥在樓窗上哈哈大笑：

「阿毛！謝謝你！」

「阿楊哥！你睡罷！」

「那阿桂姐到底來不來？」

「她那裏會來？恐怕今天晚上封鎖在路上了！」

「她那裏會來？恐怕今天晚上封鎖在路上了！」

「她那裏會來？恐怕今天晚上封鎖在路上了！」

「她那裏會來？恐怕今天晚上封鎖在路上了！」

「她那裏會來？恐怕今天晚上封鎖在路上了！」

「她那裏會來？恐怕今天晚上封鎖在路上了！」

「她那裏會來？恐怕今天晚上封鎖在路上了！」

「她那裏會來？恐怕今天晚上封鎖在路上了！」

行善致富 · 一舉兩得

慈善獎券

頭獎十萬元

全張六元
分條二元

開獎日期
請閱各報

總經銷處 逢興貿易公司 各處均售

110

ZYMASUN



大衆補品

生母食

胃腸良藥

整調腸胃 輔助消化 增進營養 通利大便 戒煙之後 飲食無味 購服本品 胃口大開

信誼藥廠監製 藥房均售



第十三章 旅館辦事員的報告

第二天，星期六的上午——是十月裏陽光和暖的日子——稽查員奎寧的精神似乎大大的興奮了起來。原因是檢驗醫官潑勞志親自送來一紙關於檢驗卡吉斯和格立沙屍體的報告書。

地方律師賽浦森，因為自己要親審一件案子，所以就派幫辦貝伯到警察總署的稽查員辦公室去會同研究。

當潑勞志醫官抽着雪茄走進辦公室內來時，他看見稽查員，貝伯，費連，和愛雷。奎寧都在裏面等候他多時了。

稽查員見他走進室內來時，即忙招呼道：「喂！喂！醫官，醫官，有什麼好消息嗎？」

潑勞志先在一張舒適的椅子裏坐了下來，然後慢慢地說道：「或許，你們先要知道關於卡氏屍體的報告。檢驗的結果，證明鄧根醫師所簽的死亡證上的話完全是確實的。一些沒有被人害死的現象。他完全是因爲患了嚴重的心臟病而身故的。」

「一些沒有中毒的現象嗎？」

「沒有，一些也沒有，一切都正常。講到那第二具屍首……」潑勞志頓了一頓，又道：「從各種現象上看來，他是在卡氏身死之前被人殺害的。說來話也很長，我們會用過不少的方法去檢驗，從皮膚和肌肉上的變化加以辨別；用化學方法，發見腹上的綠色的痕點，我們斷定他到昨夜至少已死了七天之久了。腹內壓出來的氣，和氣管的毀壞，胃腸的傷象也可以證明他死了有這許多時日了。總之，從各方面的現象看來，我斷定格立沙是在昨晨檢驗前的六天半以前身死的。」

稽查員道：「這樣說來，格立沙一定是在上星期五的夜裏或是上星期六的早上被人殺害的。」

「不錯！如果那屍體在下葬以前不是放置在潮濕的地方，那是很容易檢驗出來的。」

愛雷·奎寧似乎很覺不寧起來：「這，就難了。」

稽查員又急速地問潑勞忒道：「警官，格立沙被人勒斃這一點，總是沒有問題的了？」

「不！他是被人用手扼死的，因為他頸項裏的手指印是很明顯的。」

愛雷·奎寧一面抽着一支煙捲，似乎突然又想起了一件事。他就問道：「警官，那末你在我給你的一瓶污水裏找到什麼嗎？」

「噢！那瓶污水。沒有什麼，祇有一些鹽質，那是一種鈣質鹽——這種鹽在各種硬質的水裏都有。你知道他們現在喝的水都是硬質的。祇要把水煮沸那許多鹽質就會沉澱下來的，所以這種化學分析是很簡易的，這僅能斷定水是否煮沸罷了。我們檢查你給我們的那瓶污水後，斷定那咖啡壺裏的水是沸的，後來也並沒有加進不沸的水進去。」

愛雷·奎寧喃喃道：「謝謝你的科學頭腦。」

「過獎了！還有別的事嗎？」

稽查員道：「沒有了！警官，費心費心！」

潑勞忒就無事一身輕地抽着雪茄，踱出稽查員的辦公室去了。

稽查員開始搓着自己的雙手，說道：「現在，我們怎麼辦呢？且慢……」他掏出日記簿來查閱着：「那個人名叫佛利蘭的，他的魁北克之行是有種種明證的，有火車票，有旅館登記證等等。那……戴梅·卡吉斯，上星期六一整天，始終留在白樂醫生的診所裏，沒有到過別的地方去。……指紋報告上，又沒有查出什麼來，那張書桌上，各人的指印都有。……」

「或許全家的人都有指印在那只書桌上，尤其是當大家忙着找尋那紙遺囑的時候。至於棺材上的指印也很多，而且都很明顯。我想當那口棺材停放在會客室裏的時候，全家的人或許都會觸過手的，所以也是極難辨別究竟是那幾個人的指印。……喂！費連，你知道畢高脫到百蕾內衣店去查問，可有什麼結果？」

費連答道：「畢高脫的報告是這樣的。他曾去找接電話的店員。據那店員說，那個電話是卡吉斯親自打的——他堅決地認定那是卡吉斯的聲音。卡吉斯是在上星期六的早晨打電話給他，叫他送牛打紅帶去，至於質料和樣子也是卡氏親口指定的。後來百蕾內衣店的送貨員把一袋領帶送到卡氏家中時是由衛克司收下的，他們的送貨單上還有衛克司的簽字哩。所以一切似乎都沒有可疑之處。」

稽查員聽了就現著不耐煩的神氣向愛雷·奎寧道：「你聽得嗎？那總可以使你滿意了。這還有什麼辦法呢！」

這時候貝伯插嘴問道：「警佐，那所空屋子的情形究竟怎樣？去檢查過嗎？」

費連答道：「是派偵探李德去檢查的，據他說，也沒有找到什麼。全屋子都是空的，一些傢具都沒有，祇有地下室裏有一只破舊的木箱。此外他簡直不能找到一件別的東西。」

愛雷·奎寧喃喃地道：「唔，是派李德去查的。」他深深地噴出了一口濃煙。

稽查員又翻出另一張紙來說道：「現在，我們再研究那格立沙。」

貝伯搶着道：「是的，地方律師也很注意那格立沙。稽查員，你對於他可曾研究過？」

奎寧答道：「我也研究得够苦了。他是在被殺的那個星期的星期三纔從監獄裏釋放出來的——那天是九月二十八日，他的行爲當然是很惡劣的——你們知道他是犯了偽造罪被捕監禁的，徒刑期一共五年。他是在犯案三年之後纔被捕入獄的，最初總是緝獲不到他。按記錄，他在十五年之前也曾被監禁過二年，罪名是意圖竊取支加哥博物院中的名畫，但並沒有竊取到手，他從前也就是在這博物院執役的。」

貝伯道：「噢！原來如此。我祇當他單犯過一次偽造罪哩。」

愛雷·奎寧在旁邊聽得很留神，到這時候纔冷冷地說道：「博物院竊案？這倒似乎很有連帶關係的。這裏是一位著名的古董商，而他是意圖竊取博物院古畫的賊……」

稽查員也領首道：「這倒似乎有些關係的。講到他的行動，我們也已查明白了。他是在九月二十八日那天出獄的。他出獄後就到西四十九號街的一家旅館裏去開了一個房間，那是一家三等的小旅館，名叫朋來店

旅館。當時他登記在旅客簿上的姓名，就是他的真姓名格立沙。」

貝伯也接嘴道：「看來他並不想用假姓名。」

愛雷·奎寧問道：「你會盤問過旅館裏的人員嗎？」他轉臉過來問警佐。

費連答道：「我問過那經理和日班的辦事員，他們都不知道什麼。我已去叫那夜班的辦事員了——他不久就會到這裏來的，我想他或許知道一些關於格立沙的事。」

貝伯問稽查員道：「後來，那格立沙還有什麼別的行動值得加以注意嗎？」

「有的。有人還見他和一個婦人在西四十五號街的一家小茶室裏聚談——是上星期三的晚上，也就是他被釋放後的次日。費連，斯乞克來了沒有？」

費連答了一聲：「來了，現在等在在外面。」以後，立即就走向室外去。

愛雷·奎寧問道：「斯乞克是誰？」

「是那家小茶室的店主。」

不一刻，費連又進來了，他的背後跟着一個體格高大，紫紅皮色的漢子。他很膽怯，他見了稽查員就勉強招呼道：「早，早安，稽查員，今天天氣很好，是嗎？」

稽查員點點頭道：「是的，很好，請坐，請坐。我有幾句話要問你哩。」

斯乞克用手掌擦了一下自己的臉龐，說道：「難道小店有什麼不法的地方嗎？」

稽查員搖搖頭，一面走向書桌前，說道：「不是的。你聽着。我們知道有一個人名叫亞爾培·格立沙的，纔從監獄裏釋放出來。他在上星期三的晚上會到過你的茶室裏來。有這樣一回事嗎



斯乞克很不自然地答道：「稽查員，這，這或許有的。」

「唔！有人看見，那天晚上他還同着一個婦人哩。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這時候斯乞克似乎較前膽壯了一些，答道：「稽查員，我老實告訴你罷，事情是有這麼一回事的，但那個婦人，我以前從沒有見過。」

「伊的面貌大概怎樣，你說給我聽聽。」

「伊的身體很高大，淡赭色的頭髮，面貌中常，年齡，據我猜測，大概在三十五歲左右。」

「講下去，那天的情形怎樣？」

「他們那晚來得很早，到了那裏就在一只桌子旁坐了下來……」說到這裏斯乞克咳了幾聲嗽，又道：「……他們坐下來後，格立沙就叫了一杯咖啡，那女的並沒有叫什麼，後來他們就開始低聲地談着話，聲音很低，我們一句也聽不出來，我祇聽得他好像喚伊——麗蘭。樣子似乎像格立沙在要求伊替他幹一件事。他們講畢又坐了五分至十分鐘：就先後去了。稽查員：我所知道的，就祇有這些。」

稽查員將雙手撐着自己的下顎，自言自語道：「叫麗蘭，淡赭色的頭髮……」他不由得連連地點着頭，接着又問道：「很好！斯乞克，在那天之後，格立沙還到過你的店裏來嗎？」

斯乞克立即回答道：「沒有，沒有。稽查員，這許多都是實話，我可以發誓作證的。」

「很好，沒有事了。你去罷。」

斯乞克如釋重負地站起身來，緩步走出室外去了。

費連自告奮勇地問稽查員道：「要我去找那個婦人嗎？」

「當然要的，伊是很重要的。但是看來他和伊在他未入獄前一定是很有往來的。這個婦人在他前案的供詞中或許會被提及，也未可知。你可以先去查閱一下他的口供和記錄。」

費連奉命去了。不一刻又回了進來，他的前面走着一個青年漢子，他的面色慘白，雙目中露出十分恐懼

的神色。費連報告道：「這個就是倍爾，是朋來店旅館的夜班辦事員。走啊！走！快走！倍爾，我們不會吃掉你的，胆大些。」他推着倍爾坐在一只椅子裏。

稽查員用和氣的口吻對倍爾道：「很好，倍爾，我們要問你幾個問題。你在朋來店旅館內當夜班辦事員有多少時候了？」

「先生，已有四年半了。」他一面回答着，一面不住地用手指扭摺着帽子的邊。

「自從九月二十八日以後，你都是每晚到旅館辦事的嗎？」

「是的，先生。我從沒有請過一次假——」

「你還記得有一位客人名叫亞爾培·格立沙的嗎？」

「有的，先生，我記得的。我見報載，那個人已被人暗殺在五十四號街教堂的墓地上了。」

「不錯，倍爾。就是那個人。他到你們的旅館裏時，是你給他登記的嗎？」

「不是的，先生。那是日班的辦事員給他登記的。」

「那末，你怎會認識他的呢？」

「那是很有趣的一件事。」這時候倍爾已不再害怕了。他接着道：「是在那個星期裏的某一個晚上——」

發生過一件奇怪的事，因此我就開始認識他了。」

稽查員急切地插嘴問道：「是那一天的晚上？你記得嗎？發生了什麼事情？」

「是在他進旅館後的第三個晚上。也就是一星期前的星期四的晚上……」

「呀！」

「是的，先生，那天晚上，有五個人相繼來訪那格立沙！他們都是在半小時之內來的。」

稽查員聽到這裏，反若無其事地仰後靠着椅背，一面掏出鼻煙壺來，嗅了一些鼻煙，看來好像並不以倍爾的報告認為重要的樣子：「倍爾，快講下去。」

「在那星期四的晚上的十點鐘左右，我見格立沙同着一個人從大街上走進旅店來。他們走得很急促，談

貝倫插嘴問道：「那個和格立沙同來的人的面貌是怎樣的？」

「先生，我說不出。因為他的臉是用布蒙着的——」

「呀！」稽查員二度驚駭失聲。

「——他是蒙面的。看來他不願人家看出他的真面目。日後再看見他時，或許我仍能認得他，但我沒有把握。後來他們就走到電梯裏去了。那是我最後一次見那格立沙。」

「且慢，倍爾！」稽查員回頭過來吩咐費連：「費連，快去找那夜班的電梯司機。」

費連答道：「我早已命黑斯去把他叫來了，現在他們在外面聽候傳喚。」

「好，倍爾，你再繼續講下去。」

「是，那大約是在十點鐘光景。就在這個時候，當格立沙和那個同來的人還在電梯旁等候的當兒——忽然又有一個男子到我的櫃台前來探聽格立沙。他要打聽他住的房間號數。我當時答道：「先生，格立沙剛纔走進電梯裏去，他的房間號數是三一四號。」他聽了似乎有些奇怪和驚恐，後來他就走過去等候電梯了。我們的旅館規模不大，電梯祇有一個。」

「後來又怎樣呢？」

「後來，不久，又有一個婦人走進店堂來，樣子很膽怯。伊走到我的櫃台前面問道：「在三一四號房間的鄰近，可有空房間嗎？」伊問這句話，或許是聽得那男子的問話後纔說的。當時我稍稍覺得有些奇怪，因為伊並沒有攜帶行李。事情也巧得很，三一六號房間的隔壁恰巧有一間空房間。我於是就拿了一個鑰匙，又高聲喚侍者領伊上樓去。但是伊並不要人引領，伊說伊自會找到那個房間的。我當時就把鑰匙給伊，伊就去乘電梯了，這時候，那男子早已乘着電梯上樓去了。」

「伊的面貌大約是怎樣的？」

「哦——我如果再見伊時，一定能認得伊的。伊的身材很矮胖，已是一個中年的婦人了。」

「伊在旅客簿上登記的姓叫什麼？」
「叫密昔司施東。我看伊在寫那姓名的時候，似乎盡力設法隱去自己的真筆蹟。字蹟寫得有些屈曲，據我看來，伊是故意那樣寫的。」

「伊的頭髮是淡赭色的嗎？」

「不，先生。是黑色的，但已有些灰白了。總之，當時伊就預付了一夜的房金——那房間是不連浴室的。」

「噢！你說一共不是有五個人嗎？那末再有兩個呢？」

「是的，大概又過了十五分鐘或二十分鐘的樣子，就再有兩個人來到櫃臺前，詢問是否有一個旅客名叫亞爾培·格立沙的住在我們的旅館裏。如果有的，那末他住的房間是幾號？」

「兩個人是同來的嗎？」

「不，先生。他們是一前一後來的，大概兩者相距約五分鐘的光景。」

「如果你再見那兩個人時，你還能認識他們嗎？」

「那當然，我能够。」倍爾的語氣似乎是很有把握的。接着他又道：「我覺得最奇怪的，是他們的神色都有些鬼鬼祟祟，似乎極力要避免被人瞧見。其中要算那個和格立沙同來的人最奇怪了——」

「那末後來你還注意到他們中任何一個走出旅館去嗎？」

倍爾呆了一呆道：「先生，照理我應該十分注意這件事。但是後來我又忙着去辦理一批女伶回掉房間的事，一時忙得厲害，所以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我想，他們或許就是在我最忙的時候」



離去的。」

「那末，那個婦人又怎樣呢？伊在什麼時候回掉房間的呢？」

「這又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據日班的辦事員告訴我，第二天早晨樓上值班的女侍前來報告他說，三二六號房間裏的床舖昨晚並沒有人睡過，而鑰匙却塞在門上的鑰匙孔裏。伊或許就是在當夜登記後離去的。我們當然也不去追問這件事，因為伊的房金是早已預付的了。」

「後來幾晚的情形又怎樣呢？還有什麼人來探訪過格立沙嗎？」

那夜班的辦事員用抱歉的口吻答道：「先生，這我可不能說了。我所知道的是後來從沒有人到櫃臺前來問訊過。他在星期五的晚上九點鐘光景退掉房間出旅館去，當時也沒有註明未來的通訊處。並且他也沒有行李——這是我所以特別注意他的另一個原因。」

稽查員喃喃道：「我們可以去搜查一下那間房間。」接着他又高聲問倍爾道：「自從格立沙離去以後，那三二四號房間有別的人住過嗎？」

「有的，先生。自從他去後，已有三個旅客連續地住過那個房間了。」

「是每天收拾乾淨的嗎？」

「唔！是的。」

貝伯搖搖頭道：「稽查員，搜查房間是沒用的，就是有什麼遺留的東西也早已被清除了，現在決不能再找到什麼東西了。」

這時候愛雷·奎寧忽然插嘴問道：「喂！倍爾，格立沙住的那間房間可連有一間浴室嗎？」

「有的，先生。」

稽查員站起身來吩咐費連道：「費連，你快召集全體與本案有關的人衆，限在一小時之內，到東五十四號街第十一號裏去。」

費連奉命去了。貝伯獨自喃喃地道：「我們祇要查出與本案有關的人衆中有幾個在那天晚上曾到旅館裏

去訪問過格立沙的，那就好了。」

稽查員冷冷地答道：「事情恐怕沒有這樣的簡單罷！」

費連去了不久，就回進來報告道：「所有的人衆都已通知集合了。但是黑斯和那個朋來店旅館的夜班電梯司機還等在外面，靜候傳喚哩。」

「好！就叫他們進來見我。」

朋來店的夜班電梯司機是一個年輕的黑人，滿面現露驚懼之色。

「你叫什麼名字？」

「我……我叫小白……先生。」

稽查員打了一個哈哈道：「叫小白。好。我問你。你還記得上星期中，你們的旅館裏有那樣的一個旅客名叫格立沙的嗎？」

「是那個名叫亞爾培·格立沙先生的嗎？」

「是的。」

「那……那我還記得。」

「那末你還記得在一星期前的星期四晚上——大約在十點鐘光景，他曾同一個朋友，乘着電梯上樓去嗎？」

「是，有的，我記得。」

「那個同來的人的面貌是怎樣的？」

「先生，那我記不起來了。」

「你還記得別的事嗎？當夜還有許多人搭乘電梯到格立沙住的樓上去，有嗎？」

「上樓去的人多得很，我一時也記不起來了。但有一件事我還記得，那就是有幾個人一到三樓後，就走進三、四號房間裏去。因為三、四號房間離電梯很近，所以我會看見。」

「他們在電梯裏會談過什麼話嗎？」

那黑人睜大了眼睛，現着辨白的神情道：「先生，我是從來不偷聽乘客們的談話的，所以我並沒有留意到。」

「那末和格立沙回來的人的口音是怎樣的，你還記得嗎？」

「這……我……我也沒有留意。」

「好，小白，沒有事了，你回去罷。」

小白悄悄地退出去了。稽查員突然站起身來，披上了自己的外套，吩咐倍爾道：「你在這裏等着我，我立刻就要回來的——我要你指認幾個人給我看看。」他說罷就大踏步出外去。

室內貝伯和愛雷·奎寧還端坐着。貝伯無聊地對愛雷·奎寧道：「密斯脫奎寧，這真是要我的命了。稽查員把查緝那紙遺囑的事差不多完全放在我的肩膀上，但是我很悲觀，看來那紙遺囑是永遠找不到的了——你看那紙遺囑到底在什麼地方呢？」

愛雷·奎寧幽默地答道：「貝伯，對於那紙遺囑我不敢再自作聰明地加以推測了。上次照我的推斷，那遺囑無疑地被藏匿在卡吉斯的棺材裏面被埋葬掉了。但是結果遺囑沒有找到，却發現了雙屍重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弄得我們束手無策。」

「那當然也不能怨你。因為你的推斷，在當時，無論如何是最合理的。」

愛雷·奎寧又燃了一支捲煙，深深地抽了一口，說道：「至於現在，如果那紙遺囑還沒有被毀掉的話，我可以告訴你，是在誰的地方。」

貝伯很興奮地問道：「真的嗎？——你快告訴我。是誰的地方呢？」

愛雷·奎寧輕輕地歎了一口氣道：「貝伯，這個問題可算是最簡單的了，誰都能够推斷出來。那就是誰把格立沙埋葬在卡吉斯的棺材裏的，那紙遺囑也一定就在他的地方，這是毫無問題的。」

貝伯聽了，又把他的額頭垂了下去。

上海中西大藥房發行

痰敵



分片與露兩種
祛痰 療咳
防癆 治肺

胃鎗



分片與汁兩種
止肝 胃痛
治腸 胃病

紅字黑盒

百花香粉

制油 防皺



去斑 白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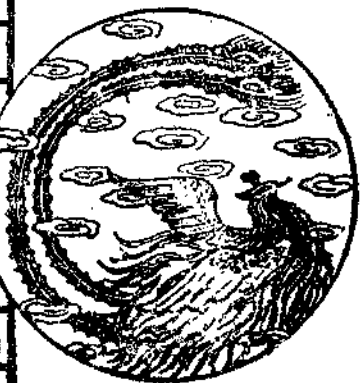
男用新寶龍

補針丸 滋補神
經衰弱 鼓舞細
胞活力

女用新寶鳳

補針丸 主治月
經不調 促進乳
肌健美

地址新開路辛家花園
海民誼大藥廠發行
電話六〇一〇六至八



各大公司藥房均有經售



一〇 計劃成功

校長覺得所最關心的同學最近似乎很忙，自動來謁的日子不會有過，即去召她，也並非一定履約。但在發出第五張「大茶條子」後的這次，終於來了。

對方仍舊掛起這朵熟悉的甜笑，呂文亞頗有些兒怨

，要是沒有這朵熟悉的甜笑多好？自己可以扮起了臉，痛痛快快的責罵她一頓，現在却想不出應該採取何種策略。可是，郁南馨首先打開話匣子道：「校長！抱歉得很，這幾天我委實……」

「貴忙？」呂文亞抿了抿嘴。

「校長因此見氣了嗎？」

「不，不，不，我見什麼氣？」呂文亞也帶些笑意道：「我委實掛念你得厲害，有渴塵萬斛之感。」

「我何嘗不呢？可是……親戚家裏有些事情，因此不能時常來向你問候，不過這也快了。」

「出了什麼事情？」呂文亞向她招了招手說。

郁南馨便在距他不遠的沙發上坐下。身子倚在角裏，右腿擱上左腿，且翹得怪高。呂文亞開始注意她的下肢了，問道：「穿的什麼襪子——那漏空的。」

「珠網襪。」郁南馨將右腿再伸前些道：「是「凱索」牌子。其實應該夏天穿，我是胡亂的套上。真是笑話。」

「確是應該夏天穿，肉簡直有一半裸在外面，比喬琪紗要那個。」

「喬琪紗是做旗袍的，假如拿這種襪子的質料做，穿了豈不……唏唏！」

「可是，對於異性，却是一種……」

「一種什麼？」

呂文亞自覺出言不遜，臉便通紅，郁南馨不好意思再問，又將自己的腿恢復原狀。這使校長的心緒也稍復原狀，問道：「你們親戚家裏究竟出了什麼事情？」

「死了人，沒活人料理，所以我去幫忙，真是討厭。」

「有這等事情？那末你可以在上課時間去，晚上

仍能到我家裏來。」

「上課時間也不能完全不上課。」

「我想並沒十二分的關係。」

郁南馨幾乎失笑，但仍皺着眉頭道：「不過事情

也並非祇須在上課時間做的。反正也沒有幾天了。」

「今晚又沒有空？」

「再說沒有空，我是如何的不安呵！可是事實上

確沒有空。校長，你會原諒我嗎？」

呂文亞自然相當失望，太息道：「實不相瞞，你

像我的必需品了。」

「這是什麼意思？」

呂文亞又有些後悔，自己不能如此輕薄，說得這

樣露骨，期期艾艾的道：「這也是感……感情作用，

譬如父母對於子女是愛護的，就恐怕他們離開，似乎

必需他們，我……我也相當於這個。」

「哦！我很感激。」

「可是我還有一個希望。」

郁南馨非常討厭他的肉麻，問他是什麼希望？校

長微笑着道：「希望你對我也有一種同感，有此可能

否？」

真想服下些「阿司匹靈」，郁南馨頭痛得厲害，

答覆他道：「人是情感的動物，校長的善意我都領會得。」

「領會得。」

呂文亞輕輕地念了

一遍。

郁南馨點了點

頭。校長快活了，

想過去擁抱她，身

子已經立起，以敲

門聲音傳入耳管而又坐下，恨恨地向門外大聲道：「

進來！」

來者是朱作人，向郁南馨領首之後，對校長道：

「朱校董所答應的那筆體育館建築費還沒繳來，也許

他忘了。要否通知他一聲？」

「慢着，等幾天再說。卓爾的呢？」呂文亞樣子

很不耐煩。

「李校董早已繳過，近年來似乎此公挺胖。」

「投機事情挑了他。可是，這總是不正當的營利

，為吾輩教育界中人齒冷。」



「市儈流亞，滿身銅臭。」

呂文亞對郁南馨看了一眼，再對朱作人道：「這年頭是市儈的世界。你還有別的什麼事情嗎？」

「沒有，我走了！」朱作人又對郁南馨道：「蜜絲都再坐一會。」

郁南馨忙立起身來，向他道了「再會」。

朱作人走後，郁南馨對呂文亞道：「朱先生似有所知。」

呂文亞點了點頭，郁南馨問他道：「校長知道我意何所指？」

「怎麼不知道？你是說作人也明白我們間有着特殊的師生之感情。」

「因此我有些擔憂。」

「南馨，你真是杞人了。他是我夾袋裏的人物，即使感情遠過師生，變了別的什麼，問題也是非常渺小的。」

「這樣就好。校長，我是應該去了。」

呂文亞走到沙發邊，撫摸着她的頭髮道：「有空就來。」

郁南馨答應了一聲，忙奪門而出。

傍晚的「弟弟斯」裏，一對老少不相稱的男女引

起了人們的注意。女的笑着對男的道：「你的喉嚨太響。」

「聲若宏鐘。」男的將聲音抑低了道：「那是貴相。」

「所以你會發財。」

「本來這幾天我不想多做，為你翻本，我便大幹一下。」

「李先生，這五萬元不能拿你。」

李卓爾將口裏的雪茄在烟盤上擱下道：「你的話完全不對。第一，你應該叫我「卓爾」。第二，這五萬元是我代你做條子所賺的，你要給我佣金，那末二百三百我拿，至於款子，原是你的。」

「可是我不會拿出本錢來呀！」

「信用放款，我至多再收你些利息。」李卓爾將支票塞在她的皮包內道：「南馨，我還得謝你呢！」

「那更沒理由了。」

「因為你有幫友運。」

「幫友運？」郁南馨笑道：「這是新名詞，我不會聽到過。」

「改一個字而已，是脫胎於「幫夫運」。有幫友運的，將來當然也有幫夫運，你說我發財，將來或許

真的發財。」

「你準備再娶一個太太？」

「這樣想。」李卓爾反問道：「可是你以為怎

樣。」

「你問得很奇怪，那是要徵求你現在太太的同意

的。」

「準備跟她離婚，怎麼去問她？你要明白，我是

尊重對方的，並不想娶姨太太。」

「那末誰是對象呢？」

「你當然明白。」

郁南馨笑了，李卓爾突然坐到她的身旁，她對他

道：「你還是坐過去，否則更要引起旁人的注意。」

「請你原諒我，委實我衝動得太厲害，南馨……

你……」

「衝動？這是什麼地方？」

「酒吧。至於衝動，是情感方面。我並非唯肉主

義者，你可以乾脆的答覆我，願意嫁我嗎？」

郁南馨裝作出人意表的樣子，身子也漸漸後退，

李卓爾太息道：「太使我失望了。」

「李校董！你應該明白，我的身份是不同於舞女

的。」

「你誤會了，我簡直可以掏出血來給你看，我是十二萬分的尊重你，由敬而愛。不要你現在答覆我，希望你考慮一下。」

李卓爾回到自己的座上，吩咐僕歐取「威士忌」

來。郁南馨問道：「呷酒幹嗎？」

「借酒澆愁，以你的誤會而愁。」

郁南馨以為做作過甚，不理睬他。等呷了三杯之

後，對他道：「可以不用呷了，我相信你並未侮辱我

，要是爲了這些小事而覺刺激，李先生真比我們女性

更脆弱。」

「我覺得奇怪

。」

郁南馨向他看

了一眼。李卓爾將

杯中的剩酒舔乾了

後賡續道：「十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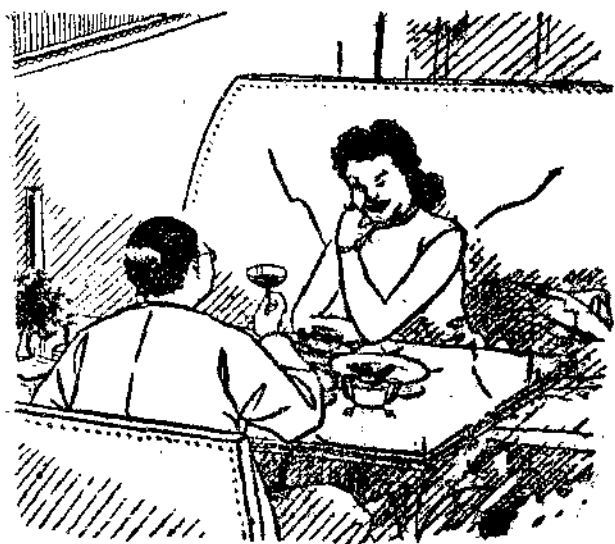
鐘前的你與現在完

全不同。」

這話纔使我覺

得奇怪呢！」

「十分鐘，」



李卓爾笑了笑：「現在應該說是十一分鐘前，我感到你有春天的溫暖，可是，現在……」

「現在你感到我像冬天那末冷酷了嗎？」郁南馨伏案吃吃地笑，然後抬起頭來對他道：「你太多疑了。」

「僕歐！」李卓爾向左作獅子吼道：「再來一杯「威士忌」，仍舊是「常納華克」，而且要紅牌，快！」

僕歐過來，郁南馨向他搖手，僕歐祇得朝着李卓爾看着；而整個酒吧的視線也都射着他。他從袋裏摸出一大疊鈔票，在僕歐眼前一揚道：「你快去倒來，我有的是錢，這世界上是鈔票第一，說句老調，就是「金錢萬能」。」

僕歐去了，郁南馨從皮包內掏出那張五萬元的支票，塞到李卓爾的袖內。他很奇怪，問道：「這算什麼？」

「噓……」郁南馨向他丟了一個眼色道：「輕些，別再製造笑料了！」

「你是嫌少？」

「金錢是給人崇拜的，可是我命運還好，不比僕歐，家裏有的是金錢，因金錢而遭人侮辱，決不是郁

南馨。李校董你收了吧！這算什麼？」

太出於李卓爾的意料之外，覺得這女人是頗不平凡的，先將支票收下，然後思考了一下對她道：「皇后息怒。」

「我祇是貴校的學生。」

「你生氣了嗎？太使我抱歉。」

「爲你生氣不值得；爲金錢生氣，那除非是張五萬萬美金的支票。」

李卓爾認爲茲事體大，給自己弄得糟極，想不出應該說些什麼話出來。僕歐將「威士忌」送上，他一飲而盡，郁南馨問他道：「你還有幾杯胃口？」

「如果你不要我呷，不用再添了。」

「要呷，你呷個痛快，半打或是一打吧！」郁南馨忽然又對僕歐道：「算一打，你給我開帳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李卓爾諦視着她。

「我會一次帳，有什麼大驚小怪？」

「你對我的惡感是一分甚於一分，一秒甚於一秒了嗎？難道你不能給我以懺悔與改過自新的機會嗎？」

李卓爾太息道：「南馨！你太殘忍了。」

郁南馨沉默着，李卓爾見僕歐站在桌邊，申斥道：「你滾！」

僕歐果然「滾」了，郁南馨仰天大笑。李卓爾問她笑些什麼？則曰：「這些人所缺少的是金錢，纔肯遭受你的侮辱。」

「南馨！以後起，我永遠不提關於錢是可貴的事情。」

「本來你太賤人不起了。」

李卓爾將郁南馨的皮包拿過來，要去搶，起初搶不着，旋終給他搶來。她要開皮包，李卓爾輕輕地道：「這樣，你自己也製造笑料了。原是你的錢，蝕了本我也要向你算帳，賺了當然你應該收下。」

「我不要。」郁南馨皺着眉頭。

「南馨，請你原諒我一次，無論如何收下。皇后！人是應該有慈悲心的。」

「真討厭。」

「我們間的磨擦告一個段落吧！我問你，呂老頭子那邊去過不會？」

郁南馨點了點頭，李卓爾又問道：「老呂對你說些什麼？」

「掛念我，十二萬分的掛念我。」郁南馨笑道：

「我推說親戚家有喪事，爲了死人而忙，因此沒到他家裏去。」

「好！再見皇后笑靨，我心上一塊沉重的石頭已除，你說我死人並沒有關係，即說舍下滿門抄斬，何嘗成爲問題？」李卓爾去捏着她的手道：「我所擔憂的祇是皇后不快活，那可把我急死了。」

「然而你仍舊活着。」

李卓爾笑道：「我不會讀過修辭學，難免有語病，換一個字，說「急壞」怎麼樣？」

「哎！你嘮嘮叨叨些什麼？我還要到親戚家裏去呢！」

李卓爾於是付帳。懷着一顆喜悅的心，與郁南馨道別。

郁南馨踏進林信一律師事務所，林信一已將帽子戴上，笑着對她道：「你要是來遲了一步，就要敗興而歸了。」

郁南馨在寫字檯的角上坐下，向他要了香烟，噴了幾個烟圈之後，問道：「說我要敗興而歸，難道我乘興而來？」

「做律師的大都有雙尖銳的眼睛，我知道你是相當高興的。」

郁南馨將香烟交給他，他看了下染着口紅底烟的一端道：「未親香澤已久。」

「賞你親一下。」

林信一便啣在口裏猛抽。

郁南馨又在沙發裏坐下問道：「這幾天你的進益如何？撈得順利否？」

「我吸的烟是「前門」，那是敬客的，我自己則抽「紅錫包」，由此可知我近來的境况如何了。」林信一又反問她道：「你有好幾天沒來，計劃成功了嗎？」

郁南馨從皮包裹掏出一樣東西在他眼前一揚，林信一叫道：「五萬。」

「你真起碼，寒酸得像個桂花律師，見了五萬一張支票，就要大驚小怪。」

「投機狂潮澎湃，」林信一笑，「時勢造謠三，我這個律師，就是上海人所謂「糖炒栗子」了。」

「不是仍舊有人請教你嗎？」

林信一向她一指道：「你真傻，沒人請教，我要變為「風乾栗子」，瀟了。」

「沒有大票進帳？」

「是的，有一千萬與一萬萬財產的富翁死亡率似乎很低，他們的子孫析產案子不大發生，我就生路缺

缺。」

郁南馨是頗有惻隱之心的，對他道：「缺錢用，我這裏可以拿些去。」

林信一當然高興，伸出一隻指頭道：「借給我一萬，鄙人感恩匪淺。」

郁南馨答應明天給他。林信一高興之餘，晚上伴她到「仙樂」舞宮去。

他倆坐在靠壁的沙發上。她發現了許多同學，便對林信一道：「這裏熟人太多，我們還是到「國際」去。」

像懿旨那樣，林信一自然服從。走到門口，郁南馨趨趨不前，原來王文瀾與陳華同來，他們已經走上了階石，雙方的視線接觸，她招呼他們道：「跳舞去？」

「是！」王文瀾冷冷的反問她道：「你們呢？你們……」

郁南馨難以置答，陳華却代他答覆道：「也是跳舞去，跳的是席夢思舞。」

王文瀾大笑。林信一想發作，郁南馨示以顏色，他便摟着她的腰跨開脚步。

鑽進汽車，林信一問她道：「這兩個小鬼跟你有

過什麼？」

「都給我抗過。」郁南馨很坦白的說。

「過去，你過着找刺激的生活，現在則唯利是圖，這是由壞轉變為好。」

「你太自私。」

「怎麼？要是專跟那些小鬼廝混，五萬元從那裏來？」

「說你太自私，還不承認，你無非視我若禁鬱而已，不許別人染指。」

「不！」林信一搖頭道：「要是你不得已而跟李卓爾或呂文亞有些什麼，我且深表贊同。」

「原因祇由他們長得醜，我自己並非願意而已。我仍說你太自私。要是說惟有錢的纔有跟我那個的資格，那末你呢？哈哈哈哈哈！」

林信一語塞，郁南馨拍拍他的肩膀道：「信！

你別使我討厭，剛才你所說的，大足以引起我的頭痛，你懂得嗎？」

「懂……得。」林信一很勉強的說。

「這使我歡喜，我們不必到舞場裏去了。」

林信一吩咐車夫開到「偉達」。於是，車身便向西而逝。

願天下人情成都眷屬

一千對以上

新夫婦採用

畫家手繪 · 真絲雅文 · 禮妙品 · 婚禮 · 訂婚 · 結婚 · 必備

龍鳳證書

訂婚 · 結婚 · 必備 · 發行 · 柳影

二百新書 · 經銷處

總店四馬路 · 分店棋盤街

美麗印刷公司	東路	永安印刷公司	至	四馬路	兩宜齋印刷所	明星社	元益印刷所
--------	----	--------	---	-----	--------	-----	-------

蘇州發行所 · 西脚門口 · 中國鋼筆公司



一〇・石榴紅候教

柳絲要去找職業，並不是在慧芳面前賭氣的話。諸太太馮太太，都知道了。馮太太知道了，偷偷的問柳絲道：「是誰介紹你的？多少錢一個月？一天要做多少鐘頭的事？是那一家公司？將來我和諸太太到公司裏來買東西，價錢能便宜一些嗎？」

「柳絲回答她母親的，只是吞吞吐吐，說：「我現在還是一個小職員，做的好，一步一步往上升，那才是有光輝的事。現在，我想不告訴媽，將來也許不告訴媽，媽倒是已經知道了。」

諸太太知道了，可就不比等閒，在一個晚上，多備了幾樣菜，給柳絲賀榮任之喜。柳絲說：「不敢當，不敢當，那裏要伯母破費錢。倒讓我吃的心裏不安。」

席間，有慧芳，有美仁，並且有馬素琴。在柳絲看來，馬素琴和美仁，都是慧芳請了來把自己刺激的。未吃以前，嘴裏說不安，既吃以後，心裏真有些不安。她掠着秀髮，睜着美目，擎着纖手，吃山珍海錯，有些像藥味。諸太太問了：「柳絲小姐，你是上那一家公司裏去？」

諸太太是一片盛情，總不能把對付自己娘的話，來對付諸太太，她就一笑道：「是一家小公司，榮安公司。」

美仁笑道：「榮安公司，新開的，在什麼部份？」

慧芳接口道：「偏是你記得清楚，是新開的，像我們是鄉下人一樣的，有新開的公司，還不知道。」

嘻嘻嘻嘻。「美仁和柳絲，都爲了慧芳一句話，把說話的興趣打下去了。」

從諸太太請吃晚飯起，柳絲是每天出去，早上八點鐘，便出去了。有時穿得樸素一些；有時就非常的華麗。這都說得過去，因爲樸素，是不失爲女學生的本色；華麗呢，她在公司裏當職員，是常常被人稱爲什麼西施或是什麼花的，花和西施，是不能不穿得一些了。她是在公司裏吃飯的，這一點，她並不會告訴人家，人家看她不回來吃飯，於是乎猜想起來，是在公司裏吃飯了。她晚上回來的時間，大概是九十點鐘，人家又猜想柳絲在公司裏的職務，是很繁忙的，營業時間過了，還有事情要等他料理。從柳絲出門就業之後，第一

個星期日，大家不經意；第二個星期日，發覺她還是出門做事，就說：「這家榮安公司，怎麼連星期日的上午，都不休息的，有新式商店之名，而無新式之實。柳絲小姐太辛苦了。」

美仁在家裏，還是忙裏偷閒，在舞他的刀，還是背了慧芳在舞他的刀。可是慧芳像把他監視得很嚴的，只要宏仁中學放學，麗則女校放學，兩個人便在馬路上一個適中地點相會。有一天慧芳會不到美仁，便直接往美仁家裏走。美仁不十分歡迎她，但也說不出她有甚麼可厭之處。到了秋天，秋雨瀟瀟是常有之事，在一個星期日的早晨，來了一場狂風暴雨。美仁忽然覺得是好機會，忙打一個電話給慧芳道：「今天刮着風，下着雨，你在家裏做什麼？」慧芳答道：「看書。」美仁道：「你今天是不能來看我了麼？」慧芳道：「不來了，這麼大的雨。家父有個酒會，喚做醒社，今天約在秦伯未醫室聚餐，他也說不想去了。」美仁道：「本來這麼大的風大的雨，沒有十萬火急的事，誰也不願意出來。你看書，是和柳絲姊姊一同看的麼？」美仁這話，是故意問的，他已然聽到慧芳，說柳絲連星期日上午都不得休息；他知道了還是要問，是有一些畫蛇添足。慧芳在電話裏遞過來一聲笑，沒見她臉，不知是冷笑，還是媚笑，她說：「謝謝你，你在風雨中，惦記着你的柳姊，她現在是有職務的人了，不能像你我一樣，看看書打打電話過日子的。」

美仁穿起雨衣，戴起雨帽，往風雨裏直奔，奔了一截，才雇到人力車，坐上去，說一聲榮安公司。不一會，便到榮安公司門口，他給了車錢，回過頭來一看，那梭子眼的鐵門，密密層層的關着。美仁除了望門興歎，再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他廢然了，走在路上，比蝸牛還走得慢。還是走回自己家裏去呢？還是走到慧芳家裏去呢？還是柳姊在慧芳家裏呢？還是也不在慧芳家裏也不在公司裏呢？他忘了雨點在每一條衣縫裏每一個布眼裏無孔不入。

他猛然想起，如果慧芳隔了一會，打一個電話來試試我在家不在家，這是可能的。我並不怕慧芳來查問我的行踪；也不是我這人可以肯定的屬於慧芳的了；不過慧芳知道了我冒雨外出，她是和柳絲姊姊有了裂痕的，她一定會遷怒於她，她的媽媽，她的弟弟，都在她家裏，仰給於她，爲了我，弄出些節外生枝的事，這可不對。美仁想到這裏，就急速的走回家裏來。僕婦笑道：「少爺，你上那裏去了？太太找你。」美仁慢條

斷裏的拿去雨帽，脫下雨衣。看裏邊的長衫也濕透了，又脫去長衫，裏邊的短衫也濕透了，他抓住前襟，一陣子鼓盪，好像讓空氣進去，那濕的便會變了燥的。他偏了臉，對天井裏一望，雨倒是稀了細了，笑道：「我出去，你就下大雨，我回來，你就不下了麼？我試試靈不靈。」他站到天井裏去，看雨到底是大了還是小。僕婦在笑，少爺今天又在發神經病。她疑心少爺的發神經病，是從堆起了桌椅練武起的，現在又蔓延到不怕下雨。

真像美仁所預料的，電話玲玲響起來。他拿起電話筒笑道：「我知道你會打電話來，我好好的在家裏，沒有出去。」那邊道：「知道我會打電話來，這話說得奇怪了，我是馮柳絲。」美仁雖然不會和柳絲見面，兀自有些內忤，勉強應道：「是的是的，我是知道你要打電話來的。」這話一出口，倒又後悔不迭：「剛才第一句，不是說在家沒出去嗎，這又不能說冒雨相訪榮安公司饗以閉門羹的話了。那邊柳絲說：『美仁弟弟，你在練武嗎？』」美仁道：「練，怎麼不練？你在那裏？你是休息的，你能不能來我家裏？我相信下雨了，不會有第二個人到我家裏來。」柳絲道：「我上半年也做事，不能來。再會。」美仁開始懷疑：明明開了鐵門，還說在做事。翻出電話簿來，找着了榮安公司的電話號碼，按着號碼撥過去，聲音告訴他沒有人接。他懷疑了一個整天，又是一個整晚。次日，是星期一，到了學校裏，推說母親有病，要陪她去瞧病，請假半天。到了榮安公司，鋪面，櫃裏，差不多每個部份都有女職員，對每個女職員的臉，都認一認，那裏有柳絲。到二樓，女職員比較少；到三樓，簡直沒有女職員了。他未嘗不想，假使去問任何一個女職員，問有沒有馮柳絲，一問也許問出來了。但是他不肯，他有些自作聰明，想女子的心，是虛榮心和妒忌心兩種成份合成的，一問時，她們知道我那柳姊長得漂亮，把真話說了假話，實話說了虛話，還是不得要領。他回到鋪面，還存着些微的希望，去向問詢處問詢。裏邊的男職員，



第廿一章 柳絲

先對美仁相了一相，說道：「馮柳絲，有這個人罷，在四樓會計處。她是一個女人。」女人，果然不錯，然而說女職員比較適當，說女人，好像輕視了女人。

他破了這個疑團，找到會計處，只在門口探望了一下，瞧見一張桌子上，柳絲在振筆疾書。他喚一聲姊姊，回頭過來的不止一個。柳絲瞧見了美仁，把簿籍放到櫃子裏，出來招待，把美仁招待到在會計處後邊一間小型的會客室裏。握着美仁的手問道：「你怎麼不上課，這正是上課的時間？」美仁想這是我敬愛的姊姊，我還是說實話吧。他把自己所疑慮的話，一齊說了出來。柳絲穿一件淺藍色的旗衫，把前襟牽了來，綁在兩邊腿上，綁的像一隻鼓。低了頭笑道：「我識得你的苦心。爲了免去慧芳的嘖有煩言，你就在大風雨裏來訪問我，謝謝你。你還是安心讀書；你這兩天，好像是瘦了些；吃東西，還是照常嗎？練武，也不要去了。」美仁問：「我在這裏，能坐多少時候，妨礙你的工作嗎？」柳絲道：「有一些兒妨礙，可是我歡迎你的妨礙。」

美仁將要辭別的時候，問起盧虎虔，柳絲搖搖手，表示不談。美仁很誠懇的問道：「你的意思，是要讓他苟延殘喘。」柳絲只說：「我先要求自己的生存，不會想到把人家毀滅。」美仁立刻就走。柳絲扯住了他胳膊道：「你生氣嗎？謝謝你，你是可歌可泣的爲了我生氣。」美仁笑道：「我沒有呀。」榮安公司打鐘要吃飯，美仁在鐘聲裏走了。從此隔了一星期或是三四天，美仁總是忙裏偷閒去找柳絲，有時見到，有時沒見到。

柳絲還是住在馮家，和慧芳見面的時候，倒是甚少。柳絲回來得遲，見慧芳房裏電燈亮着，也不再進去驚擾她。見面的日子，只有星期日。大概離柳絲進榮安去服務，有一個月了。是一個晚上，柳絲從外邊回家，見美仁和慧芳，坐在客廳裏。她們表面上是保持着密切的友誼的，一進門，說：「美仁弟弟你也在這裏，難得難得。」她和美仁握手，回過頭來又和慧芳握手。把腋下一捲報紙，掉在地下。柳惠在旁邊，給她拾了起來，美仁伸着手道：「是申報嗎？今天我奔來奔去，還沒看過報紙。」柳惠送了過去，美仁打開了看，慧芳笑道：「柳姊這麼忙，太辛苦了。」柳絲和顏悅色的答道：「總算感覺得興趣，所以便是忙一些，精神上

還愉快。「美仁道：「你們來看，這廣告，怪不怪，石榴紅候教。」美仁指着一條廣告的標題，給她們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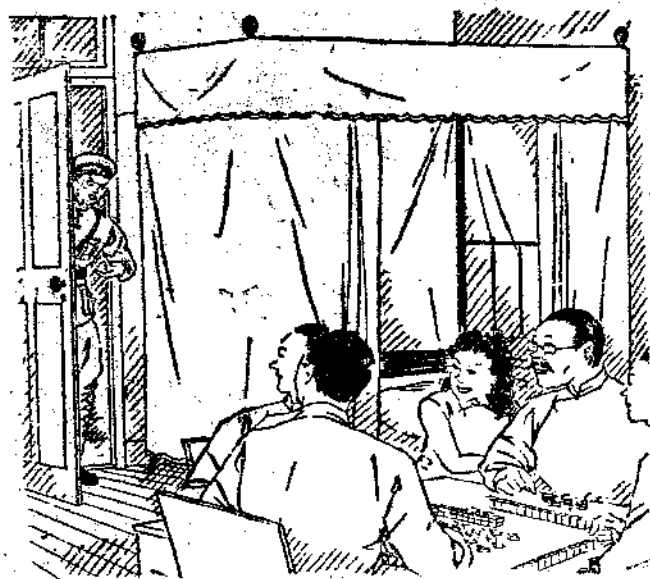
慧芳的臉，湊了過來，柳絲也湊了過來，連柳惠都來湊熱鬧。柳絲一笑道：「哦！是石榴紅，我聽人說過的。」慧芳且不聽柳絲的話，只把廣告看完，廣告上說：「榴紅忝為交際之花，凡軍政商學各界，均竊欲一接芝顏，藉承明教。倘荷不棄，惠然肯來，擬暫取見面禮每位五十金，以五分鐘為度。寓牯嶺路六六弄六六號，時間下午六時至七時。」慧芳笑道：「上海之大，無奇不有，怎麼自稱交際之花？把女子比做花，已經多少含有侮辱的成份。依她這樣說，好像還自鳴得意似的。」柳絲道：「我聽人說過，有這個人。」美仁道：「柳絲姊姊聽誰說的？」柳絲回過頭來一看道：「弟弟，可以上樓去睡覺了，你明天有課的，睡遲了明天起不來。」柳惠倒還是事姊如事母，給柳絲一說，就轉到屏後去。柳絲聽果然腳聲響到樓上去了，噗哧一笑道：「他倒還肯聽話。」美仁道：「其實我們也大不了他多少年紀，便大家只許州官放火起來。」慧芳笑道：「你也應該迴避，談女子只許女子聽，你是男子。」

美仁又婦人般的紅了臉，慧芳道：「柳姊，你說吧，石榴紅是誰？我想她也許是個化名。」柳絲道：「聽說石什麼的曾孫女，在前清是一個大員。現在家道中落了，拈出候教兩個字來騙錢。可是聽人說，她騙錢也是化了大本錢：香水是幾百塊錢一瓶的，一件衣服動不動是幾百塊錢；一雙皮鞋，穿三天就不穿了。即此數端，已經可概其餘。」美仁搔了搔頭髮道：「恐怕言過其實，中國人的習性，是歡喜誇大，甲告訴乙是一，乙告訴丙，是二了，丙告訴丁，是變了四了。」慧芳把臉偏向了美仁道：「你的不信，正是你的相信，你說這話，大有意思去對證古本，我是不會奉陪你的。」美仁道：「哎喲！我現在開不得口了。一開口，慧芳姊姊便會疑心我另有作用。」柳絲雖然不直慧芳把美仁的言論和思想，加以限止，可是她怕美仁心裏不快活，便亂以他語，說：「公司裏有人要去拜訪石榴紅，他們聽人傳說，去過的人認為五十塊錢是不貴，這不貴的理由，說來也很可笑的，他們拿梅蘭芳來比，說聽梅蘭芳的戲，眨一眨眼是值幾個錢，走一步路是值幾個錢，來一句說白是值幾個錢，使一個什麼醉又是值幾個錢，併合起來，常常會超過票價。他們把看梅蘭芳的戲來做比例，那這位石榴紅女士的評價，也許超過五十金的。哈哈！」柳絲先笑了，美仁和慧芳，也跟

着歡喜。

這一次的談笑，把石榴紅做了題材，倒忘了夜深，又忘了慧芳和柳絲間有着裂痕。美仁突然把時計掏出來看一看，驚訝道：「我該走了，再不走，怕快要戒嚴了。」慧芳不像美仁樣一站，她還坐在一把椅子上，行無所事的笑道：「你說遲，我說還早。我媽和馮家伯母在打牌，沒回來；我爸爸在外邊有應酬，也沒回來；這就證明了時間還早。」柳絲也笑道：「如果不能走，就在這裏住。美仁弟弟在這裏住過嗎？」美仁道：「沒有，以前我姊姊在這裏住過，我可沒有。」慧芳道：「真的，你打一個電話給伯母，說不回去了，成不成呢？」柳絲也湊趣道：「慧哥住的那間房，現在閒着。」慧芳道：「要住，還是在我房裏，我和柳姊做一牀睡去。因為我哥哥那間房，好多日子不去整理它，灰塵有一分厚；美仁是愛清潔的，他走進去了，立刻會逃出來的。」美仁想了一想，笑道：「家母要惦記的，我走了，明天再會。」

從她們姊妹談論到石榴紅之後，石榴紅的大名，果然給上海局部的人知道了。不久又見報紙上的廣告，石榴紅通告各界，把見面禮照前例加五成計算。隔了兩天，又登報，照前例加倍計算。前例是每位每次五十金，加了倍便是一百金。這消息傳到盧隊長盧虎虔耳朵裏，從他的本鄉，帶了三四個衛士，坐專車，坐專輪，趕到上海來。他到上海，又不往別處停留，只是往長江飯店小駐行踪。爲的長江飯店有他的長房間。一個衛士，走在前面，給房間裏的人透露了一些消息，說：「隊長來了！」這是輕輕的一聲，可是房間裏的人，已是鴉飛雀噪。當時有着四個人在打牌；一個營不正當職業的女人，在旁邊搖旗吶喊，四個人的吃呀碰呀槓呀，她是很關心的。這衛士一進去，打牌的立刻停止打牌，那女人也被人推了出去。一眨眼，盧虎虔那隻黑臉上，在發出光亮，一聲「合罕」，踱到了房裏。那四個打牌的人，都低了頭，垂了手，像跑龍套一樣，分立兩旁。盧虎虔看見桌子上的雀牌，喝道：「你們打



牌嗎？誰叫你們打牌的？凌佑之，我派你在上海做一個耳目，把上海新鮮的玩意兒報告我，你爲什麼不報告？他媽的！恨起來，撕了你的嘴，打折了你的腿，你的嘴不會說話了嗎？你的腿不會走路了嗎？」凌佑之是四個打牌裏的一個，也就是柳絲柳惠喚的三舅舅。他聽盧虎虔這樣罵他，他立刻舉起手來，左右開弓，打在臉上，打了七八下嘴巴。打完了，說：「是是是，隊長吩咐的是。」他又把兩條腿迸一迸，迸出一個屁來，表示嚇的已是屁滾尿流。幸而這個屁，把盧虎虔逗的笑了，笑道：「你這個傢伙，又是令人笑，又是令人氣。」凌佑之見盧隊長肯笑，那就是撥雲霧而見青天，立刻去開窗，讓外邊新鮮空氣流進來，換去屋子裏夾着屁的空氣。

房裏，盧虎虔要坐，先有人給他把一隻單人沙發抬過來。他又一站，有人給附那件寬博的黑綢長衫；他把嘴啞一啞，有人把呂宋烟送上來。茶房已是得了房裏人的指示，走進來掃地，收拾雀牌。凌佑之罵道：「飯桶，連掃地都不會掃，我掃給你看，要掃的灰塵一些兒不飛起來。」一剎那間，盧虎虔留滬的部下，只騰了一個凌佑之，一個邱錦龍；衛士只騰了一個李得功，其餘的談不上是盧虎虔的心腹，一概滾，滾到隔壁房裏。

不但凌佑之是駝背，邱錦龍和李得功，在盧虎虔面前，照例也該是駝背。盧虎虔把一隻腳擱起來，擱在沙發扶手上，噴出一股濃厚的烟味。凌佑之看烟成了一個個圓圈，大圓圈，小圓圈，知道盧虎虔已是大人不記小人過了，笑道：「隊長，老太太在家好，太太在家好？」盧虎虔點點頭。凌佑之又說道：「上海在這幾天裏，沒有什麼新鮮的玩意兒。聽說有一班馬戲團，要來，可是始終沒有來。我那天誅地滅的外甥女兒馮柳絲，倒是有了一些消息。」

盧虎虔把一條腿放了下來，注視着凌佑之道：「有消息了嗎？在那裏？」凌佑之道：「有人看見她在大世界申曲場聽戲。她那娘，老婆子，她那弟弟，小東西，都在。」盧虎虔道：「住在什麼地方呢？」凌佑之道：「這倒沒有知道，見也不是我見到的。這麼看起來，那小妖精畢竟還是在上海，沒有到外埠去。這不能不算是一個消息。」盧虎虔伸了腿，望空一踢，沒踢着凌佑之。凌佑之趕快走過來，給他踢。盧虎虔倒又懶

